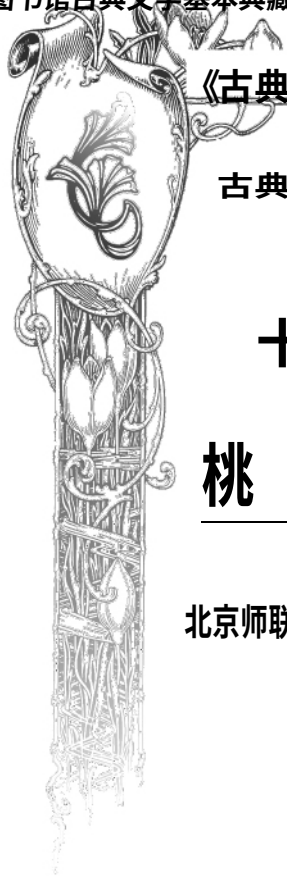


图书馆古典文学基本典藏——



《古典文学基本解读》

古典戏剧基本解读

③

(配图)

十大悲剧

(三)

桃花扇

北京师联教育科学研究所 编

人民武警出版社·2006年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古典戏剧基本解读/北京师联教育科学研究所编. - 北京:人民武警出版社,2002.6

(古典文学基本解读)

ISBN7 - 80176 - 022 - 0

I. 古… II. 北… III. 古典戏曲 - 文学评论 - 中国
IV. I207.3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35745 号

(笺图) 古典戏剧基本解读

编 著 者:北京师联教育科学研究所

出版发行:人民武警出版社

社 址:(100089) 北京市西三环北路 1 号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社科印刷厂

开 本 850 × 1168 1/32

字 数 2,715 千字

印 张 104.5

版 次 2002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6 年 5 月第 3 次印刷

书 号 ISBN7 - 80176 - 022 - 0

定 价 全 11 册 291.50 元 (册均 26.50 元)

图书馆古典文学基本典藏——

《古典文学基本解读·古典戏剧基本解读》

出版说明

本书编撰的宗旨和原则有两点：

一是作为图书馆中国古典文学的基本典藏图书，本书以确认、规范、建设和丰富图书馆中国古典文学收藏方面的基本内容为目标。因此，内容选择上以历史上确认的，具有历时性和普适性影响的著名作品为标准，这些作品曾经滋养哺育了一代代伟人，可以说是中华民族人文文化的结晶和集中体现。作为面向 21 世纪的图书馆，这些图书是必需的、基本的，其作用在于使青少年读者能在此基础上对中国古典文学有一个比较全面、系统、完整的认知和把握。

二是以解读为方针和特色，其目的是拓展阅读量和深化阅读理解层次，这正是素质培养的基本要求。解读指导设计上也较灵活，有插图，有笺图，有配图，有注释，有讲解，有评析，有白话翻译，有故事情节讲述。根据具体作品的解读指导需要，各适其用。

本书的编辑方针和基本体例：

适应基本典藏和解读的要求，本大系仍按传统认可的诗歌、散文、小说、戏剧分为四大类（而目前可见的青少年古典文学名著读本之类实际只有小说、诗歌、散文有一点，但不系统，更不完整，戏剧是根本没有的）。具体体例如下：

古典诗歌基本解读：(笺图) 古诗观止

按时代分体裁，包括诗、词、曲三大体裁及其中小体裁（如宫词、花鼓词、竹枝词等）。主要是选精品、作注解、分析评价、作家介绍、流派风格分析、写法分析等，并仿古诗笺意配装饰笺图，画面丰富生动。

- | | |
|--------------|--------------|
| ①先秦诗观止 | ②两汉诗观止 |
| ③魏晋南北朝诗观止(上) | ④魏晋南北朝诗观止(下) |
| ⑤隋唐五代诗观止(上) | ⑥隋唐五代诗观止(下) |
| ⑦唐五代词观止(上) | ⑧唐五代词观止(中) |
| ⑨唐五代词观止(下) | ⑩宋诗观止(上) |
| ⑪宋诗观止(下) | ⑫宋词观止(上) |
| ⑬宋词观止(下) | ⑭辽金元诗词观止 |
| ⑮元词曲观止 | ⑯明诗词观止(上) |
| ⑰明诗词观止(下) | ⑱清诗词观止(上) |
| ⑲清诗词观止(中) | ⑳清诗词观止(下) |

古典散文基本解读：(笺图) 古文观止(正、续编)

历史上编定的古文观止和续古文观止全文。有注释、解析、白话、作者说明，文风写法分析、点评，并仿古文笺意配装饰笺图。画面丰富生动。

- | | | |
|-----------------------------|------------------------------|---------------------------|
| ①古文观止(上)
<u>周文·秦文</u> | ②古文观止(中)
<u>汉文·唐文</u> | ③古文观止(下)
<u>唐宋文·明文</u> |
| ④续古文观止(一)
<u>先秦文·秦汉文</u> | ⑤续古文观止(二)
<u>魏晋六朝文·唐文</u> | ⑥续古文观止(三)
<u>宋文·元文</u> |
| ⑦续古文观止(四)
<u>明文</u> | ⑧续古文观止(五)
<u>清文(上)</u> | ⑨续古文观止(六)
<u>清文(下)</u> |

古典小说基本解读：(绣像) 四大名著

绣像图本，内含 1400 余幅全真绣像，古人绘制，原汁原味，古典情趣，有注释、点评。

- | | |
|----------------|----------------|
| ①(绣像)《三国演义》(一) | ②(绣像)《三国演义》(二) |
| ③(绣像)《三国演义》(三) | ④(绣像)《三国演义》(四) |
| ⑤(绣像)《三国演义》(五) | ⑥(绣像)《水浒传》(一) |

- | | |
|----------------|----------------|
| ⑦ (绣像)《水浒传》(二) | ⑧ (绣像)《水浒传》(三) |
| ⑨ (绣像)《水浒传》(四) | ⑩ (绣像)《水浒传》(五) |
| ⑪ (绣像)《红楼梦》(一) | ⑫ (绣像)《红楼梦》(二) |
| ⑬ (绣像)《红楼梦》(三) | ⑭ (绣像)《红楼梦》(四) |
| ⑮ (绣像)《红楼梦》(五) | ⑯ (绣像)《西游记》(一) |
| ⑰ (绣像)《西游记》(二) | ⑱ (绣像)《西游记》(三) |
| ⑲ (绣像)《西游记》(四) | ⑳ (绣像)《西游记》(五) |

古典戏剧基本解读：(配图) 十大悲、喜剧

古典情节,现代配图,悲剧、喜剧两列,有剧情说明、作者介绍、作品分析、白话剧情故事,并配有说明剧情的插图。

- | | |
|--------------------------------|--------------------------------|
| ①《中国古代十大悲剧》(一)
窦娥冤·精忠旗 | ②《中国古代十大悲剧》(二)
长生殿·赵氏孤儿 |
| ③《中国古代十大悲剧》(三)
桃花扇 | ④《中国古代十大悲剧》(四)
汉宫秋·娇红记 |
| ⑤《中国古代十大悲剧》(五)
琵琶记·清忠谱 | ⑥《中国古代十大悲剧》(六)
雷峰塔 |
| ⑦《中国古代十大悲剧》(七)
牡丹亭 | ⑧《中国古代十大喜剧》(一)
西厢记 |
| ⑨《中国古代十大喜剧》(二)
救风尘·看钱奴·风筝误 | ⑩《中国古代十大喜剧》(三)
墙头马上·绿牡丹·玉簪记 |
| ⑪《中国古代十大喜剧》(四)
中山狼·李逵负荆·幽闺记 | |

以元代杂剧和明清传奇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戏曲,是中国古典文学百花园中的一朵奇葩。她用以精致的结构、巧妙的关目、

动人的场面、优美的曲词构筑而成的高超的艺术形式,给人们提供了一种美的享受。她用对现实生活的描绘、对历史事件的写照、对神话故事的渲染、对人间真情的抒发,给人们提供了一幅广阔的社会画卷。她用对忠臣、烈女、孝妇、情郎的褒奖和赞颂,对奸臣贼子、不义之徒等人间丑类的砭刺和鞭挞,给人们提供了一本明辨是非曲直的教材。

因此,无论是元杂剧,还是明清传奇,在当时乃至之后的相当一段历史时期里,都被人们所喜闻乐见、耳熟能详。她们都曾盛极一时。特别是元杂剧,因为有极强的群众基础作为繁荣发展的肥沃土壤,所以成为元代文学的代表,开创了我国戏曲史上的新纪元。至今仍保存在山西洪洞县明应王庙(俗称龙王庙)的元代泰定年间的一幅彩色壁画,就真实地展现了元杂剧在当时盛行的情景。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社会的进步,中国传统戏曲慢慢地在人们面前变得陌生起来,越来越“古典”了。古老的艺术形式和遥远的方言俗语,有碍于读者接触、认识、欣赏,成了我们接受古代优秀文化的两大拦路之虎。

人类要发展,要进步,不可能离开借鉴与继承。中国传统戏曲作为我国古代优秀文学艺术遗产之一,我们理应了解、继承,以丰富、发展、弘扬我们的传统文化和传统艺术。如何才能做到这一点呢?

编辑《中国古典十大悲剧》和《中国古典十大喜剧》,就是我们对这个问题的实际回答。

元代杂剧和明清传奇,从题材内容的性质角度看,可以分为悲剧、喜剧和悲喜剧(正剧)。我国近代戏曲研究的创始人王国维是运用国外悲喜剧理论衡量评价我国古代戏曲的第一人。解放后,著名的中国戏曲研究专家王季思先生通过深入的研究、鉴别和比较,选出了我国传统戏曲中最优秀的十大悲剧和十大喜

剧,并进行了认真的校订工作。我们编录的《中国古典十大悲剧》、《中国古典十大喜剧》中的悲喜剧原作,便是沿用了王先生的选择。十大喜剧有《救风尘》、《墙头马上》、《西厢记》、《李逵负荆》、《看钱奴》、《幽闺记》、《中山狼》、《玉簪记》、《绿牡丹》、《风筝误》;十大悲剧有《窦娥冤》、《汉宫秋》、《赵氏孤儿》、《琵琶记》、《精忠旗》、《娇红记》、《清忠谱》、《长生殿》、《桃花扇》、《雷锋塔》。

我们之所以同时将改编的悲、喜剧白话故事作为我们这两本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因为我们深深感到,必须赶走前面提到的那“两只虎”。由浅而深,从形式到内容,这是人们接受事物的一般规律,我们愿为广大的读者朋友们提供这样的方便。在做这项工作时,我们也借鉴、参考了许多同仁时贤的一些成果,在表示谢意的同时,我们也为在此无法一一注明深表歉意。

《中国古典十大悲剧》、《中国古典十大喜剧》除了上述的戏剧原文和改编的白话故事两部分外,每个剧目的最前面安排一个剧情简介,每个戏剧原文前列有剧作者小传,以满足读者朋友的多种需求。另外,我们还做了一个“读剧须知”,放在正文之前,向读者朋友们介绍一些中国传统戏曲的小常识,让大家在读剧之前对中国古代戏曲艺术形式有一个初步的大概的了解。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汤显祖的《牡丹亭》虽然既不属于纯粹的悲剧,也不属于纯粹的喜剧,但因为它是明代传奇中最杰出的代表,所以我们把它附在《中国古典十大悲剧》之后,以飨读者。

在编辑《中国古典十大悲剧》和《中国古典十大喜剧》的整个过程中,我们都尽力想把事情做好,但由于编辑水平有限,书中不当之处在所难免,请读者朋友、先学同仁们不吝赐教。

在本书编撰过程中,我们参阅了一些专家学者的个人研究资料,在此谨致谢意。同时,我们还注意到一些特殊字如“象”

与“像”、“作”与“做”的规范用法问题。由于语境的复杂性和原作原译的个人历史性、特殊性,因此,对不太明显的不规范用法,未作大的改动。谨请读者注意到。

北京师联教育科学研究所

2006 年 1 月

读剧须知

中国传统戏剧以戏曲为主要形式。戏曲则可分为杂剧与传奇。

奇剧 盛行于元,以北曲为基础发展起来,因此,作家亦皆北方人,如关汉卿、马致远等。

形式短小,分为四折,一折限用一宫调的套曲组成。惟主角可唱,配角只说不唱。

“末本”是指男主角独唱的剧本,如《汉宫秋》;“旦本”即女主角的唱本,如《窦娥冤》。

风格慷慨昂扬,元杂剧最为本色当行。

传奇 由南戏(戏文)发展而成,盛行于明清。

传奇是长篇,一本都在三四十出以上。曲调以江南之音为主,一出不限一套曲子,也不限一个宫调。而且所有角色都可以唱,独唱、接唱、合唱等技巧多有使用,使表演丰富生动。

科 元杂剧剧本中关于动作、表情或其他方面的舞台指示,如“笑科”、“打科”等。传奇剧本作“介”。

白 元剧称一人独白为“白”,二人对说为“宾”。

合 即合唱。

楔子 元剧一本四折,可以在前面加一个楔子作序幕,或加在折与折中间当过场戏。

题目正名 元杂剧剧本结尾处总括全剧情节的对句,一联或两联。

衬字 曲词中依调谱所定填入的字句称“正字”,自由增加的字句称“衬字”。衬字作用在利于歌唱、行文,但绝不可因衬字影响原文意义。

末 元杂剧中扮演男性主要人物的角色。有正末（男主角）、外末、小末（青少年男子）、冲末（副末）等。

旦 杂剧、传奇之主要女性角色。正旦是女主角，次有外旦、贴旦（简称贴，多扮丫鬟）、花旦（多扮演烟花粉黛）等。

生 明、清戏剧中之男性角色，冠生多扮帝王、官吏、巾生多为爱情剧之男主角。

副净、副末 杂剧中负责插科打诨、闹笑料的人物。传奇作“付”。

卜儿 元戏曲中的老年妇女角色。

大面 即“净”，有红面、黑面，如扮关公、尉迟恭等之角色。

李老 元戏曲中老年男子之俗称。

曲牌 元代以下曲调之称。各有专名，如〔点绛唇〕、〔山坡羊〕、〔叨叨令〕等。曲牌都各有固定的曲调、唱法、字数、平仄，可据以填写新词。

引子 戏曲中重要角色登场时所用的第一个曲子，大都介绍剧中的规定情境。

尾声 杂剧、传奇中即套曲最末一曲之泛称。大型戏剧中为末一幕后的场戏，用以交代剧中人的归宿、情节发展的远景，或表达作者的愿望。

过曲 南曲曲牌除引子、尾声外皆为过曲。

么篇 北曲中连续使用同一曲牌时，后面各曲不再标示曲牌名，而作〔么篇〕或〔么〕。南曲中称〔前腔〕。

换头 连续使用同一曲牌，但后曲首句与头曲首句字数有别时，后曲称〔前腔换头〕或〔换头〕。



桃 花 扇

剧情简介	(1)
剧作者小传	(5)
戏剧原文	(7)
试一出 先声	(7)
第一出 听稗	(8)
第二出 传歌	(12)
第三出 哄丁	(16)
第四出 侦戏	(19)
第五出 访翠	(23)
第六出 眠香	(27)
第七出 却奁	(31)
第八出 闹榭	(35)
第九出 抚兵	(39)
第十出 修札	(41)
第十一出 投辕	(44)
第十二出 辞院	(48)
第十三出 哭主	(52)





第十四出	阻奸		(56)
第十五出	迎驾		(59)
第十六出	设朝		(62)
第十七出	拒媒		(65)
第十八出	争位		(70)
第十九出	和战		(73)
第二十出	移防		(75)
闰二十出	闲话		(78)
加二十一出	孤吟		(82)
第二十一出	媚座		(83)
第二十二出	守楼		(87)
第二十三出	寄扇		(90)
第二十四出	骂筵		(94)
第二十五出	选优		(100)
第二十六出	赚将		(104)
第二十七出	逢舟		(108)
第二十八出	题画		(111)
第二十九出	逮社		(116)
第三十出	归山		(120)
第三十一出	草檄		(124)
第三十二出	拜坛		(129)
第三十三出	会狱		(133)
第三十四出	截矾		(136)
第三十五出	誓师		(139)
第三十六出	逃难		(141)
第三十七出	劫宝		(146)
第三十八出	沉江		(149)
第三十九出	栖真		(152)





第四十出	入道	(155)
续四十出	余韵	(162)
白话故事		(169)
试一章	先声	(169)
第一章	听稗	(170)
第二章	传歌	(174)
第三章	哄丁	(176)
第四章	侦戏	(178)
第五章	访翠	(180)
第六章	眠香	(184)
第七章	却奁	(187)
第八章	闹榭	(189)
第九章	抚兵	(193)
第十章	修札	(195)
第十一章	投辕	(198)
第十二章	辞院	(201)
第十三章	哭主	(203)
第十四章	阻奸	(206)
第十五章	迎驾	(209)
第十六章	设朝	(211)
第十七章	拒媒	(213)
第十八章	争位	(217)
第十九章	和战	(220)
第二十章	移防	(222)
闰二十章	闲话	(224)
加二十一章	孤吟	(227)
第二十一章	媚座	(228)
第二十二章	守楼	(231)





第二十三章	寄扇		(234)
第二十四章	骂筵		(236)
第二十五章	选优		(241)
第二十六章	赚将		(244)
第二十七章	逢舟		(247)
第二十八章	题画		(250)
第二十九章	逮社		(253)
第三十章	归山		(256)
第三十一章	草檄		(260)
第三十二章	拜坛		(264)
第三十三章	会狱		(267)
第三十四章	截矾		(269)
第三十五章	誓师		(271)
第三十六章	逃难		(273)
第三十七章	劫宝		(277)
第三十八章	沈江		(279)
第三十九章	栖真		(281)
第四十章	入道		(284)
续四十章	余韵		(288)





剧 情 简 介

秀才侯方域，字朝宗，中州归德人，因江南乡试落第，侨寓莫愁湖边。他与复社文人吴次尾、陈定生时常往来。一日，吴次尾等复社秀才前去文庙祭奠孔子，正好阮大铖也在。阮文才虽高，却因为曾是魏忠贤的干儿子，声名狼籍。阮大铖被一帮秀才当场斥骂，连胡子也被扯了下来，十分狼狈。他闲在家里牢骚满腹，听说陈定生等让人来借他新编的《燕子笺》传奇，便连忙吩咐戏班前去戏演，并派人侦探三公子看戏的反应。闻得三公子对此赞不绝口，他十分得意，但又听说三公子对他投靠魏忠贤大骂一通，又弄得好生懊恼。阮大铖有个盟弟叫杨文驄，表字龙友，善书画，是位罢职县令。当时他正在和阮大铖一起饮酒，便劝阮想法和侯朝宗拉上关系，然后再请侯代向复社诸人调解。

杨龙友的相好秦淮名妓李贞丽，有个义女叫李香君，品貌夺人，温柔娇羞，尚未接客。侯朝宗闲居无聊，正想找一位秦淮佳丽，杨龙友便从中牵线。那日，侯公子和柳敬亭一起来到香君居住的城东旧院，见香君妙龄绝色，顿生爱意，香君也属意侯生，于是商定三月十五日成亲。美景良辰，李家大摆筵席，秦淮名优名妓，纷纷前来贺喜。杨龙友教人搬来箱笼数件，作为香君的妆奁。洞房花烛，侯方域拿出宫扇一柄，题赠香君。

次日一早，杨龙友前来贺喜。香君问他为何轻掷千金，杨





龙友只好告以实情，说这些妆奁酒席，全由阮大铖出资，阮想借此结识侯公子，代为说情。侯方域当面应承，香君听了十分气恼，她责怪他不该徇私废公，并把身上穿戴的钗钏衣裙，丢弃一地。侯方域自感羞愧，最后拒绝了杨龙友的请求。

一天，侯方域正在柳敬亭处听他说评话，杨龙友匆忙赶来，告知镇守武昌的宁南侯左良玉领兵东下，要抢南京，侯方域的父亲侯恂曾是左良玉的恩师，因此，兵部尚书熊明遇托他来请侯方域想个办法。侯方域当即以父亲的名义修书左良玉，柳敬亭自告奋勇，连夜将信送到左军辕门，并在左良玉面前陈述利弊，左良玉遂罢东下之议，并将柳敬亭留在帐下。

为左良玉一事，淮安漕抚史可法、凤阳漕抚马士英等聚集清议堂，商量对策。阮大铖因香君却奁一事恼羞成怒，便借此诬告侯方域下私书勾结左良玉，马士英立即派人捉拿侯方域，杨龙友虽说是马的妹夫，仍辩解无效，只好赶紧给侯文域通风报信，劝他去投奔史可法。侯方域临别香君时，两人都流了眼泪。

甲申三月十九日，李自成攻陷北京，崇祯帝自缢煤山。马士英欲拥立福王，但史可法采侯方域之计，极力反对。马士英多方活动，福王终于登位，马士英功居第一，升补内阁大学士兼兵部尚书，其他迎驾之臣，皆录功叙用。史可法虽也入阁，却被派往江北督师。史可法到扬州后，召集四镇武臣高杰、黄得功、刘良佐、刘泽清，共商防河大计。但高杰与其他三人不和，展开争斗。侯方域此时正在史可法帅府参谋军事，他建议高杰移防黄河，以避争端。史可法则让侯方域随营监军。

马士英的同乡田仰将升漕抚，他用三百两聘金托杨龙友找一美妓，杨龙友去找香君，但香君自侯郎去后，立志守节，自然拒绝。一次，马士英宴客，席间谈起香君拒婚一事，马士英大怒，阮大铖又火上添油，于是马上派家人拿着衣服财礼去强





娶，香君坚决不从。杨龙友、李贞丽强行帮她梳头穿衣，香君持扇乱打，又倒地撞头，鲜血四射，那把白纱宫扇也溅污了。无奈，杨龙友只好劝李贞丽冒名顶替。贞丽去后，香君卧病空楼，好生凄凉。杨龙友和教香君唱曲的老师苏昆生前来看望，香君正在熟睡，身边那把扇上有许多血点，红艳非常。杨龙友用苏昆生采摘的草汁权当颜料，在扇上添枝加叶，点染成折枝桃花。香君醒来，见扇叹道：“桃花薄命，扇底飘零。”香君以扇代书，托苏昆生想法寄给侯公子。

阮大铖由马士英破格提携，做了光禄寺卿，他向弘光帝献上四种传奇，弘光帝广选优伶，教演阮的《燕子笺》传奇。一次，阮大铖和马士英在赏心亭饮酒赏雪，香君以贞丽之名被唤来斟酒唱曲。香君当面痛骂阮大铖，阮大铖把香君推倒雪中，并用脚踢她。杨龙友出面劝解，香君遂被选入内庭，罚演丑角，后被弘光帝定为正旦，从此被打入冷宫。

再说侯方域随高杰防河，高杰不听劝告，被总兵许定国骗入睢州城内杀害。侯方域只好乘船南下，巧遇苏昆生和李贞丽。苏昆生拿出桃花扇，侯方域捧扇痛哭。两人决定去南京寻找香君。侯生来到红楼旧院，推开香君妆楼，见到的却是杨龙友的画友蓝瑛。一会儿杨龙友来访，讲起香君的情况，并劝侯生不可久留。侯方域决定去访陈定生和吴次尾，正好在蔡益所书店相遇，但被新升了兵部侍郎的阮大铖发现，便报镇抚司将三人抓了起来。锦衣卫仪正张薇审理此案，张不愿杀人媚人，于是与蔡益所一起入山修道去了，三人暂囚狱中。苏昆生为救侯方域，去武昌面见左良玉，左良玉举兵东进，马、阮调黄得功部在坂矶堵截，左兵前锋已败，进退无着，左良玉呕血而死。柳敬亭为左良玉传檄被逮，在狱中见到了侯方域。

淮安失守，清兵猛攻扬州，史可法带三千子弟死守，兵败城陷，史可法投江而死。弘光帝逃出南京，投奔芜湖黄得功，





刘良佐、刘泽清赶来劫了弘光，去送与清兵，黄得功愤而自刎。南京城内大乱，马士英、阮大铖慌忙逃窜，一个被雷殛于台州山中，一个跌死在仙霞岭。苏昆生带着香君乘乱逃出城外，栖霞山葆真庵庵主卞玉京收留了他们。侯方域等也逃出监狱，路上遇见史可法尸体，大为悲恸，后来逃至丁继之所在的采真观。七月十五日，张薇道人在白云庵祭奠崇祯帝，侯方域、李香君法坛之前意外相逢。两人观扇言情，惹恼了张道人，怒斥道：“两个痴虫，你看国在哪里？家在哪里？君在哪里？父在哪里？偏是这点花月情根割他不断么？”侯方域如梦方醒，于是侯、李分别拜丁、卞为师，修真学道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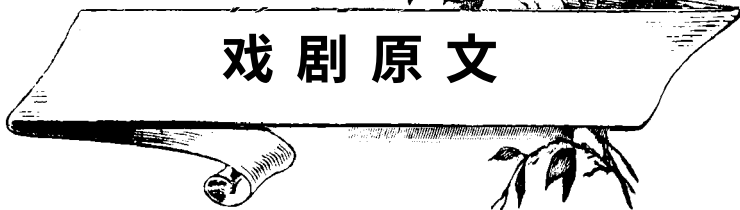
剧作者小传

孔尚任字聘之，又字季重，号东塘，岸堂、云亭山人。生于1648年，卒于1718年。山东曲阜人，系孔子六十四世孙。曾任国子监博士、户部主事、工部员外郎等职。《桃花扇》是他经过数十年努力，三易其稿，于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完成。除《桃花扇》之外，戏曲作品尚有和顾彩合写的《小忽雷》。另有诗文集《湖海集》、《岸堂文集》、《长留集》等，近人辑为《孔尚任诗文集》。





戏剧原文



试一出 先声

康熙甲子八月

【蝶恋花】〔副末毡巾、道袍、白须上〕古董先生谁似我？非玉非铜，满面包浆裹。剩魄残魂无伴伙，时人指笑何须躲。旧恨填胸一笔抹，遇酒逢歌，随处留皆可。子孝臣忠万事妥，休思更吃人参果。

日丽唐虞世，花开甲子年；山中无寇盗，地上总神仙。老夫原是南京太常寺一个赞礼，爵位不尊，姓名可隐。最喜无祸无灾，活了九十七岁，阅历多少兴亡，又到上元甲子。尧舜临轩，禹皋在位；处处四民安乐，年年五谷丰登。今乃康熙二十三年，见了祥瑞一十二种。〔内问介〕请问那几种祥瑞？〔屈指介〕河出图，洛出书，景星明，庆云现，甘露降，膏雨零，凤凰集，麒麟游，萁莢发，芝草生，海无波，黄河清。件件俱全，岂不可贺！老夫欣逢盛世，到处遨游。昨在太平园中，看一本新出传奇，名为《桃花扇》，就是明朝末年南京近事。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实事实人，有凭有据。老夫不但耳闻，皆曾眼见。更可喜把老夫衰态，也拉上了排场，做了一个副末脚色；惹的俺哭一回，笑一回，怒一回，骂一回。那满座





宾客，怎晓得我老夫就是戏中之人！〔内〕请问这本好戏，是何人著作？〔答〕列位不知，从来填词名家，不著姓氏。但看他有褒有贬，作春秋必赖祖传；可咏可歌，正雅颂岂无庭训！

〔内〕这等说来，一定是云亭山人了。〔答〕你道是那个来？

〔内〕今日冠裳雅会，就要演这本传奇。你老既系旧人，又且听过新曲，何不把传奇始末，预先铺叙一番，大家洗耳？

〔答〕有张道士的“满庭芳”词，歌来请教罢：

〔满庭芳〕公子侯生，秣陵侨寓，恰偕南国佳人；
谗言暗害，鸾凤一宵分。又值天翻地覆，据江淮藩镇
纷纭。立昏主，征歌选舞，党祸起奸臣。良缘难再续，
楼头激烈，狱底沉沦。却赖苏翁柳老，解救殷勤。半
夜君逃相走，望烟波谁吊忠魂？桃花扇、斋坛揉碎，
我与指迷津。

〔内〕妙，妙，只是曲调铿锵，一时不能领会，还求总括数句。〔答〕待我说来：

奸马阮中外伏长剑，巧柳苏往来牵密线；
侯公子断除花月缘，张道士归结兴亡案。
道犹未了，那公子早已登场，列位请看。

第一出 听稗

崇祯癸未二月

〔恋芳春〕〔生儒扮上〕孙楚楼边，莫愁湖上，又添
几树垂杨。偏是江山胜处，酒卖斜阳，勾引游人醉赏，
学金粉南朝模样。暗思想，那些莺颠燕狂，关甚兴亡！

〔鹧鸪天〕院静厨寒睡起迟，秣陵人老看花时；城连晓雨
枯陵树，江带春潮坏殿基。伤往事，写新词，客愁乡梦乱如
丝。不知烟水西村舍，燕子今年宿傍谁？小生姓侯，名方域，





表字朝宗，中州归德人也。夷门谱牒，梁苑冠裳。先祖太常，家父司徒，久树东林之帜；选诗云间，征文白下，新登复社之坛。早岁清词，吐出班香宋艳；中年浩气，流成苏海韩潮。人邻耀华之宫，偏宜赋酒；家近洛阳之县，不愿栽花。自去年壬午，南闱下第，便侨寓这莫愁湖畔。烽烟未靖，家信难通，不觉又是仲春时候。你看碧草粘天，谁是还乡之伴；黄尘匝地，独为避乱之人。（叹介）莫愁，莫愁！教俺怎生不愁也！幸喜社友陈定生、吴次尾，寓在蔡益所书坊，时常往来，颇不寂寞。今日约到冶城道院，同看梅花，须索早去。

【懒画眉】乍暖风烟满江乡，花里行厨携着玉缸；笛声吹乱客中肠，莫过乌衣巷，是别姓人家新画梁。

〔下〕〔末、小生儒扮上〕

【前腔】王气金陵渐凋伤，鼙鼓旌旗何处忙？怕随梅柳渡春江。〔末〕小生宜兴陈贞慧是也。〔小生〕小生贵池吴应箕是也。〔末问介〕次兄可知流寇消息么？〔小生〕昨见邸抄，流寇连败官兵，渐逼京师。那宁南侯左良玉，还军襄阳。中原无人，大事已不可问，我辈且看春光。〔合〕无主春飘荡，风雨梨花催晓妆。

〔生上相见介〕请了，两位社兄，果然早到。〔小生〕岂敢爽约！〔末〕小弟已着人打扫道院，沽酒相待。〔副净扮家僮忙上〕节寒嫌酒冷，花好引人多。稟相公，来迟了，请回罢！〔末〕怎么来迟了？〔副净〕魏府徐公子要请客看花，一座大大道院，早已占满了。〔生〕既是这等，且到秦淮水榭，一访佳丽，倒也有趣！〔小生〕依我说，不必远去，兄可知道泰州柳敬亭，说书最妙，曾见赏于吴桥范大司马、桐城何老相国。闻他在此作寓，何不同往一听，消遣春愁？〔末〕这也好！〔生怒介〕那柳麻子新做了阉儿阮胡子的门客，这样的人说书，不听也罢！〔小生〕兄还不知阮胡子漏网余生，不肯退





藏；还在这里蓄养声伎，结纳朝绅。小弟做了一篇留都防乱的揭帖，公讨其罪。那班门客才晓得他是崔魏逆党，不待曲终，拂衣散尽。这柳麻子也在其内，岂不可敬！〔生惊介〕阿呀！竟不知此辈中也有豪杰，该去物色的！〔同行介〕

〔前腔〕仙院参差弄笙簧，人往深深丹洞旁，闲将双眼阅沧桑。〔副净〕此间是了，待我叫门。〔叫介〕柳麻子在家么？〔末喝介〕呸！他是江湖名士，称他柳相公才是。〔副净又叫介〕柳相公开门。〔丑小帽、海青、白髯，扮柳敬亭上〕门掩青苔长，话旧樵渔来道房。

〔见介〕原来是陈、吴二位相公，老汉失迎了！〔问生介〕此位何人？〔末〕这是敝友河南侯朝宗，当今名士，久慕清谈，特来领教。〔丑〕不敢不敢！请坐献茶。〔坐介〕〔丑〕相公都是读书君子，什么《史记》、《通鉴》，不曾看熟，倒来听老汉的俗谈。〔指介〕你看：

〔前腔〕废苑枯松靠着颓墙，春雨如丝宫草香，六朝兴废怕思量。鼓板轻轻放，沾泪说书儿女肠。

〔生〕不必过谦，就求赐教。〔丑〕既蒙光降，老汉也不敢推辞；只怕演义盲词，难入尊耳。没奈何，且把相公们读的《论语》说一章罢！〔生〕这也奇了，《论语》如何说的？〔丑笑介〕相公说得，老汉就说得不得？今日偏要假斯文，说他一回。〔上坐敲鼓板说书介〕问余何事栖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闲；桃花流水杳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拍醒木说介〕敢告列位，今日所说不是别的，是申鲁三家欺君之罪，表孔圣人正乐之功。当时鲁道衰微，人心僭窃，我夫子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那些乐官恍然大悟，愧悔交集，一个个东奔西走，把那权臣势家闹烘烘的戏场，顷刻冰冷。你说圣人的手段利害呀不利害？神妙呀不神妙？〔敲鼓板唱介〕

〔鼓词一〕自古圣人手段能，他会呼风唤雨，撒豆





成兵。见一伙乱臣无礼教歌舞，使了些小方法，弄的他精打精。正排着低品走狗奴才队，都做了高节清风大英雄！

〔拍醒木说介〕那太师名摯，他第一个先适了齐。他为何适齐，听俺道来！〔敲鼓板唱介〕

〔鼓词二〕 好一个为头为领的太师摯，他说：“咳，俺为甚的替撞三家景阳钟？往常时瞎了眼睛在泥窝里混，到如今抖起身子去个清。大撒脚步正往东北走，合伙了个敬仲老先才显俺的名。管喜的孔子三月忘肉味，景公擦泪侧着耳听；那贼臣就吃了豹子心肝熊的胆，也不敢到姜太公家里去拿乐工。”

〔拍醒木说介〕管亚饭的名干，适了楚；管三饭的名繇，适了蔡；管四饭的名缺，适了秦。这三人为何也去了？听我道来！〔敲鼓板唱介〕

〔鼓词三〕 这一班劝膳的乐官不见了领队长，一个个各寻门路奔前程。亚饭说：“乱臣堂上掇着碗，俺倒去吹吹打打伏侍着他听；你看咱长官此去齐邦谁敢去找？我也投那熊绎大王，倚仗他的威风。”三饭说：“河南蔡国虽然小，那堂堂的中原紧靠着京城。”四饭说：“远望西秦有天子气，那强兵营里我去抓响箏。”一齐说：“你每日倚着塞门桩子使唤俺，今以后叫你闻着俺的风声脑子疼。”

〔拍醒木说介〕击鼓的名方叔，入于河；播鼗的名武，入于汉；少师名阳，击磬的名襄，入于海。这四人另有个去法，听俺道来！〔敲鼓板唱介〕

〔鼓词四〕 这击磬擂鼓的三四位，他说：“你丢下这乱纷纷的排场俺也干不成。您嫌这里乱鬼当家别处寻主，只怕到那里低三下四还干旧营生。俺们一叶扁舟





桃源路，这才是江湖满地，几个渔翁。”

〔拍醒木说介〕这四个人，去的好，去的妙，去的有意思。听他说些甚的？〔敲鼓板唱介〕

〔鼓词五〕他说：“十丈珊瑚映日红，珍珠捧着水晶宫，龙王留俺宫中宴，那金童玉女不比凡同。凤箫象管龙吟细，可教人家吹打着俺们才听。那贼臣就溜着河边来赶俺，这万里烟波路也不明。莫道山高水远无知己，你看海角天涯都有俺旧弟兄。全要打破纸窗看世界，亏了那位神灵提出俺火坑；凭世上沧海变田田变海，俺那老师父只管蒙眛着两眼定六经。”

〔说完起介〕献丑，献丑！〔末〕妙极，妙极！如今应制讲义，那能如此痛快，真绝技也！〔小生〕敬亭才出阮家，不肯别投主人，故此现身说法。〔生〕俺看敬亭人品高绝，胸襟洒脱，是我辈中人，说书乃其余技耳。

〔解三醒〕〔生、末、小生〕暗红尘霎时雪亮，热春光一阵冰凉，清白人会算糊涂帐。〔同笑介〕这笑骂风流跌宕，一声拍板温而厉，三下渔阳慨以慷！〔丑〕重来访，但是桃花误处，问俺渔郎。

〔生问介〕昨日同出阮衙，是那几位朋友？〔丑〕都已散去，只有善馥的苏昆生，还寓比邻。〔生〕也要奉访，尚望同来赐教。〔丑〕自然奉拜的。

〔丑〕歌声歇处已斜阳，〔末〕剩有残花隔院香；
〔小生〕无数楼台无数草，〔生〕清谈霸业两茫茫。



第二出 传歌

癸未二月

〔秋夜月〕〔小旦倩妆扮鸨妓李贞丽上〕深画眉，不把





红楼闭；长板桥头垂杨细，丝丝牵惹游人骑。将箏弦紧系，把笙囊巧制。

梨花似雪草如烟，春在秦淮两岸边；一带妆楼临水盖，家家分影照婵娟。妾身姓李，表字贞丽，烟花妙部，风月名班；生长旧院之中，迎送长桥之上，铅华未谢，丰韵犹存。养成一个假女，温柔纤小，才陪玳瑁之筵，宛转娇羞，未入芙蓉之帐。这里有位罢职县令，叫做杨龙友，乃凤阳督抚马士英的妹夫，原做光禄阮大铖的盟弟，常到院中夸俺孩儿，要替他招客梳拢。今日春光明媚，敢待好来也。〔叫介〕丫鬟，卷帘扫地，伺候客来。〔内应介〕晓得！〔末扮杨文骢上〕三山景色供图画，六代风流入品题。下官杨文骢，表字龙友，乙榜县令，罢职闲居。这秦淮名妓李贞丽，是俺旧好，趁此春光，访他闲话。来此已是，不免竟入。〔入介〕贞娘那里？〔见介〕好呀！你看梅钱已落，柳线才黄，软软浓浓，一院春色，叫俺如何消遣也。〔小旦〕正是。请到小楼焚香煮茗，赏鉴诗篇罢。〔末〕极妙了。〔登楼介〕帘纹笼架鸟，花影护盆鱼。〔看介〕这是令爱妆楼，他往那里去了？〔小旦〕晓妆未竟，尚在卧房。〔末〕请他出来。〔小旦唤介〕孩儿出来，杨老爷在此。〔末看四壁上诗篇介〕都是些名公题赠，却也难得。〔背手吟哦介〕

〔前腔〕〔旦艳妆上〕香梦回，才褪红鸳被。重点檀唇胭脂腻，匆匆挽个抛家髻。这春愁怎替，那新词且记。

〔见介〕老爷万福！〔末〕几日不见，益发标致了。这些诗篇赞的不差。〔又看惊介〕呀呀！张天如、夏彝仲这班大名公，都有题赠，下官也少不的和韵一首。〔小旦送笔砚介〕〔末把笔久吟介〕做他不过，索性藏拙，聊写墨兰数笔，点缀素壁罢。〔小旦〕更妙。〔末看壁介〕这是蓝田叔画的拳石。





呀！就写兰于石旁，借他的补贴也好。〔画介〕

〔梧桐树〕 绫纹素壁辉，写出骚人致。嫩叶香苞，雨困烟痕醉。一拳宣石墨花碎，几点苍苔乱染砌。〔远看介〕 也还将就得去；怎比元人潇洒墨兰意，名姬恰好湘兰佩。

〔小旦〕 真真名笔，替俺妆楼生色多矣。〔末〕 见笑。〔向旦介〕 请教尊号，就此落款。〔旦〕 年幼无号。〔小旦〕 就求老爷赏他二字罢。〔末思介〕 左传云：“兰有国香，人服媚之”，就叫他香君何如。〔小旦〕 甚妙！香君过来谢了。〔旦拜介〕 多谢老爷。〔末笑介〕 连楼名都有了。〔落款介〕 崇祯癸未仲春，偶写墨兰于媚香楼，博香君一笑。贵筑杨文骢。〔小旦〕 写画俱佳，可称双绝。多谢了！〔俱坐下〕 〔末〕 我看香君国色第一，只不知技艺若何？〔小旦〕 一向娇养惯了，不曾学习。前日才请一位清客，传他词曲。〔末〕 是那个？〔小旦〕 就叫什么苏昆生。〔末〕 苏昆生，本姓周，是河南人，寄居无锡。一向相熟的，果然是个名手。〔问介〕 传的那套词曲？〔小旦〕 就是玉茗堂四梦。〔末〕 学会多少了？〔小旦〕 才将《牡丹亭》学了半本。〔唤介〕 孩儿，杨老爷不是外人，取出曲本快快温习。待你师父对过，好上新腔。〔旦皱眉介〕 有客在坐，只是学歌怎的。〔小旦〕 好傻话，我们门户人家，舞袖歌裙，吃饭庄屯。你不肯学歌，闲着做甚。〔旦看曲本介〕

〔前腔〕 〔小旦〕 生来粉黛围，跳入莺花队，一串歌喉，是俺金钱地。莫将红豆轻抛弃，学就晓风残月坠；缓拍红牙，夺了宜春翠，门前系住王孙辔。

〔净扁巾、褶子，扮苏昆生上〕 闲来翠馆调鹦鹉，懒去朱门看牡丹。在下固始苏昆生是也，自出阮衙，便投妓院，做这美人的教习，不强似做那义子的帮闲么。〔竟入见介〕 杨老爷在此，久违了。〔末〕 昆老恭喜，收了一个绝代的门生。〔小





旦] 苏师父来了，孩儿见礼。〔旦拜介〕〔净〕免劳罢。〔问介〕昨日学的曲子，可曾记熟了？〔旦〕记熟了。〔净〕趁着杨老爷在坐，随我对来，好求指示。〔末〕正要领教。〔净、旦对坐唱介〕

【皂罗袍】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良辰美景奈何天，〔净〕错了错了，美字一板，奈字一板，不可连下去。另来另来！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朝飞暮卷，云霞翠轩；雨丝风片，〔净〕又不是了，丝字是务头，要在嗓子内唱。雨丝风片，烟波画船，锦屏人忒看得这韶光贱。〔净〕妙妙！是的狠了，往下来。

【好姐姐】遍青山啼红了杜鹃，荼蘼外烟丝醉软。牡丹虽好，他春归怎占得先。〔净〕这句略生些，再来一遍。牡丹虽好，他春归怎占得先。闲凝盼，生生燕语明如剪，啁啁莺声溜的圆。

〔净〕好好！又完一折了。〔末对小旦介〕可喜令爱聪明的紧，不愁不是一个名妓哩。〔向净介〕昨日会着侯司徒的公子侯朝宗，客囊颇富，又有才名，正在这里物色名姝。昆老知道么？〔净〕他是敝乡世家，果然大才。〔末〕这段姻缘，不可错过的。

【琐窗寒】破瓜碧玉佳期，唱娇歌，细马骑。缠头掷锦，携手倾杯；催妆艳句，迎婚油壁。配他公子千金体，年年不放阮郎归，买宅桃叶春水。

〔小旦〕这样公子肯来梳拢，好的紧了。只求杨老爷极力帮衬，成此好事。〔末〕自然在心的。

【尾声】〔小旦〕掌中女好珠难比，学得新莺恰恰啼，春锁重门人未知。

如此春光，不可虚度，我们楼下小酌罢。〔末〕有趣。





(同行介)

(末) 苏小帘前花满畦，(小旦) 莺酣燕懒隔春堤；

(旦) 红绡裹下樱桃颗，(净) 好待潘车过巷西。

第三出 哄丁

癸未三月

(副净、丑扮二坛户上) (副净) 俎豆传家铺排户，(丑) 祖父。(副净) 各坛祭器有号簿，(丑) 查数。(副净) 朔望开门点蜡炬，(丑) 扫路。(副净) 跪迎祭酒早进署，(丑) 休误。怎么只说这样没体面的话。(副净) 你会说，让你说来。(丑) 四季关粮进户部，(副净) 夸富。(丑) 红墙绿瓦阖家住，(副净) 娶妇。(丑) 干柴只靠一把锯，(副净) 偷树。(丑) 一年到头不吃素，(副净) 腌胙。(丑) 啐！你接得不好，到底露出脚色来。(同笑介) 咱们南京国子监铺排户，苦熬六个月，今日又是仲春丁期。太常寺早已送到祭品，待俺摆设起来。(排桌介) (副净) 栗、枣、芡、菱、榛。(丑) 牛、羊、猪、兔、鹿。(副净) 鱼、芹、菁、笋、韭。(丑) 盐、酒、香、帛、烛。(副净) 一件也不少，仔细看着，不要叫赞礼们偷吃，寻我们的晦气呀。(副末扮老赞礼暗上) 啐！你坛户不偷就够了，倒赖我们。(副净拱介) 得罪得罪！我说的是那没体面的相公们，老先生是正人君子，岂有偷嘴之理。(副末) 闲话少说，天已发亮，是时候了，各处快点香烛。(丑) 是。(同混下)

【粉蝶儿】(外冠带执笏，扮祭酒上) 松柏笼烟，两阶蜡红初剪。排笙歌，堂上宫悬。捧爵帛，供牲醴，香芹早荐。(末冠带执笏，扮司业上) 列班联，敬陪南雍释奠。





〔外〕下官南京国子监祭酒是也。〔末〕下官司业是也。
今值文庙丁期，礼当释奠。〔分立介〕

〔四园春〕〔小生衣巾，扮吴应箕上〕楹鼓逢逢将曙天，诸生接武杏坛前。〔杂扮监生四人上〕济济礼乐绕三千，万仞门墙瞻圣贤。〔副净满髯冠带，扮阮大铖上〕净洗含羞面，混入几筵边。

〔小生〕小生吴应箕，约同杨维斗、刘伯宗、沈昆铜、沈眉生众社兄，同来与祭。〔杂四人〕次尾社兄到的久了，大家依次排起班来。〔副净掩面介〕下官阮大铖，闲住南京，来观盛典。〔立前列介〕〔副末上，唱礼介〕排班，班齐。鞠躬，俯伏、兴，伏俯、兴，俯伏、兴，伏俯、兴。〔众依礼各四拜介〕

〔泣颜回〕〔合〕百尺翠云巅，仰见宸题金匾，素王端拱，颜曾四座冠冕。迎神乐奏，拜彤墀齐把袍笏展。读诗书不愧胶庠，畏先圣洋洋灵显。

〔拜完立介〕〔唱礼介〕焚帛，礼毕。〔众相见揖介〕

〔前腔〕〔外、末〕北面并臣肩，共事春丁荣典；趋跄环佩，鹓班鹭序旋转。〔小生等〕司筵执豆，鲁诸生尽是瑚璉选。〔副净〕喜留都、散职逍遥，叹投闲、名流谪贬。

〔外、末下〕〔副净拱介〕〔小生惊看，问介〕你是阮胡子，如何也来与祭；唐突先师，玷辱斯文。〔喝介〕快快出去！〔副净气介〕我乃堂堂进士，表表名家，有何罪过，不容与祭。〔小生〕你的罪过，朝野俱知，蒙面丧心，还敢入庙。难道前日防乱揭帖，不曾说着你病根么！〔副净〕我正为暴白心迹，故来与祭。〔小生〕你的心迹，待我替你说来：

〔千秋岁〕魏家干，又是客家干，一处处儿字难免。同气崔田，同气崔田，热兄弟羹争尝，痛同吮。东林里丢飞箭，西厂里牵长线，怎掩旁人眼。〔合〕笑冰山





消化，铁柱翻掀。

〔副净〕诸兄不谅苦衷，横加辱骂，那知俺阮圆海原是赵忠毅先生的门人。魏党暴横之时，我丁艰未起，何曾伤害一人，这些话都从何处说起。

〔前腔〕飞霜冤，不比黑盆冤，一件件风影敷衍。初识忠贤，初识忠贤，救周魏，把好身名，甘心贬。前辈康对山，为救李空同，曾入刘瑾之门。我前日屈节，也只为着东林诸君子，怎么倒责起我来。春灯谜谁不见，十错认无人辩，个个将咱谴。〔指介〕恨轻薄新进，也放屁狂言！

〔小生〕好骂好骂！〔众〕你这等人，敢在文庙之中公然骂人，真是反了。〔副末亦喊介〕反了反了！让我老赞礼，打这个奸党。〔打介〕〔小生〕掌他的嘴，捋他的毛。〔众乱采须，指骂介〕

〔越恁好〕阉儿瑯子，阉儿瑯子，那许你拜文宣。辱人贱行，玷庠序，愧班联。急将吾党鸣鼓传，攻之必远；屏荒服不与同州县，投豺虎只当闲猪犬。

〔副净〕好打好打！〔指副末介〕连你这老赞礼，都打起我来了。〔副末〕我这老赞礼，才打你个知和而和的。

〔副净看须介〕把胡须都采落了，如何见人，可恼之极。〔急跑介〕

〔红绣鞋〕难当鸡肋拳揎，拳揎。无端臂折腰撺，腰撺。忙躲去，莫流连。〔下〕〔小生〕〔众〕分邪正，辨奸贤，党人逆案铁同坚。

〔尾声〕当年势焰掀天转，今日奔逃亦可怜。儒冠打扁，归家应自焚笔砚。

〔小生〕今日此举，替东林雪愤，为南监生光，好不爽快。以后大家努力，莫容此辈再出头来。〔众〕是是！





〔众〕 堂堂义举圣门前，〔小生〕 黑白须争一着先，
〔众〕 只恐输赢无定局，〔小生〕 治由人事乱由天。

第四出 侦戏

癸未三月

〔双劝酒〕 〔副净扮阮大铖忧容上〕 前局尽翻，旧人皆散，飘零鬓斑，牢骚歌懒。又遭时流欺漫，怎能得高卧加餐。

下官阮大铖，别号圆海。词章才子，科第名家；正做着光禄吟诗，恰合着步兵爱酒。黄金肝胆，指顾中原；白雪声名，驱驰上国。可恨身家念重，势利情多；偶投客、魏之门，便入儿孙之列。那时权飞烈焰，用着他当道豺狼；今日势败寒灰，剩了俺枯林鹁鸟。人人唾骂，处处击攻。细想起来，俺阮大铖也是读破万卷之人，什么忠佞贤奸，不能辨别？彼时既无失心之疯，又非汗邪之病，怎的主意一错，竟做了一个魏党？〔跌足介〕才题旧事，愧悔交加。罢了罢了！幸这京城宽广，容的杂人，新在这裤子裆里买了一所大宅，巧盖园亭，精教歌舞，但有当事朝绅，肯来纳交的，不惜物力，加倍趋迎。倘遇正人君子，怜而收之，也还不失为改过之鬼。〔悄语介〕若是天道好还，死灰有复燃之日。我阮胡子呵！也顾不得名节，索性要倒行逆施了。这都不在话下。昨日文庙丁祭，受了复社少年一场痛辱，虽是他们孟浪，也是我自己多事。但不知有何法儿，可以结识这般轻薄。〔搔首寻思介〕

〔步步娇〕 小子翩翩皆狂简，结党欺名宦，风波动几番。扫落吟须，捶折书腕。无计雪深怨，叫俺闭户





空羞赧。

〔丑扮家人持帖上〕地僻疏冠盖，门深隔燕莺。稟老爷，有帖借戏。〔副净看帖介〕通家教弟陈贞慧拜。〔惊介〕呵呀！这是宜兴陈定生，声名赫赫，是个了不得的公子，他怎肯向我借戏？〔问介〕那来人如何说来？〔丑〕来说，还有两位公子，叫什么方密之、冒辟疆，都在鸡鸣埭上吃酒，要看老爷新编的《燕子笺》，特来相借。〔副净吩咐介〕速速上楼，发出那一副上好行头；吩咐班里人梳头洗脸，随箱快走。你也拿帖跟去，俱要仔细着。〔丑应下〕〔杂抬箱，众戏子绕场下〕〔副净唤丑介〕转来。〔悄语介〕你到他席上，听他看戏之时，议论什么，速来报我。〔丑〕是。〔下〕〔副净笑介〕哈哈！竟不知他们目中还有下官，有趣有趣！且坐书斋，静听回话。〔虚下〕〔末巾服扮杨文骢上〕周郎扇底听新曲，米老船中访故人。下官杨文骢，与圆海笔砚至交，彼之曲词，我之书画，两家绝技，一代传人。今日无事，来听他燕子新词，不免竟入。〔进介〕这是石巢园，你看山石花木，位置不俗，一定是华亭张南垣的手笔了。〔指介〕

〔风入松〕花林疏落石斑斓，收入倪黄画眼。〔仰看，读介〕“咏怀堂，孟津王铎书。”〔赞介〕写的有力量。〔下看介〕一片红毡铺地，此乃顾曲之所。草堂图里乌巾岸，好指点银筝红板。〔指介〕那边是百花深处了，为甚的萧条闭关，敢是新词改，旧稿删。

〔立听介〕隐隐有吟哦之声，圆老在内读书。〔呼介〕圆兄，略歇一歇，性命要紧呀！〔副净出见，大笑介〕我道是谁，原来是尤友。请坐，请坐！〔坐介〕〔末〕如此春光，为何闭户。〔副净〕只因传奇四种，目下发刻；恐有错字，在此对阅。〔末〕正是，闻得《燕子笺》已授梨园，特来领略。〔副净〕恰好今日全班不在。〔末〕那里去了？〔副净〕有几





位公子借去游山。〔末〕且把钞本赐教，权当《汉书》下酒罢。〔副净唤介〕叫家僮安排酒酌，我要和杨老爷在此小饮。

〔内〕晓得。〔杂上排酒果介〕〔末、副净同饮，看书介〕

〔前腔〕〔末〕新词细写乌丝阑，都是金淘沙拣。簪花美女心情慢，又逗出烟慵云懒。看到此处，令人一往情深。这燕子衔春未残，怕的杨花白，人鬓斑。

〔副净〕芜词俚曲，见笑大方。〔让介〕请干一杯。〔同饮介〕〔丑急上〕传将随口话，报与有心人。禀老爷，小人到鸡鸣埭上，看着酒斟十巡，戏演三折，忙来回话。〔副净〕那公子们怎么样来？〔丑〕那公子们看老爷新戏，大加称赞。

〔急三枪〕点头听，击节赏，停杯看。〔副净喜介〕妙妙！他竟知道赏鉴哩。〔问介〕可曾说些什么？〔丑〕他说真才子，笔不凡。〔副净惊介〕阿呀呀！这样倾倒，却也难得。〔问介〕再说什么来？〔丑〕论文采，天仙吏，谪人间。好教执牛耳，主骚坛。

〔副净佯恐介〕太过誉了，叫我难当，越往后看，还不知道怎么样哩。〔吩咐介〕再去打听，速来回话。〔丑急下〕〔副净大笑介〕不料这班公子，倒是知己。〔让介〕请干一杯。

〔风入松〕俺呵！南朝看足古江山，翻阅风流旧案，花楼雨榭灯窗晚，呕吐了心血无限。每日价琴对墙弹，知音赏，这一番。

〔末〕请问借戏的是那班公子？〔副净〕宜兴陈定生、桐城方密之、如皋冒辟疆，都是了不得学问，他竟服了小弟。〔末〕他们是不轻许可人的，这本《燕子笺》词曲原好，有什么说处。〔丑急上〕去如走兔，来似飞鸟。禀老爷，小的又到鸡鸣埭，看着戏演半本，酒席将完，忙来回话。〔副净〕那公子又讲些什么？〔丑〕他说老爷呵！

〔急三枪〕是南国秀，东林彦，玉堂班。〔副净佯惊





介] 句句是赞俺，益发惶恐。〔问介〕还说些什么？〔丑〕他说为何投崔、魏，自摧残。〔副净皱眉，拍案恼介〕只有这点点不才，如今也不必说了。〔问介〕还讲些什么？〔丑〕话多着哩，小人也不敢说了。〔副净〕但说无妨。〔丑〕他说老爷呼亲父，称干子，忝羞颜，也不过仗人势，狗一般。

〔副净怒介〕阿呀呀！了不得，竟骂起来了。气死我也！

〔风入松〕平章风月有何关，助你看花对盏，新声一部空劳赞。不把俺心情剖辩，偏加些恶谗毒讪，这欺侮受应难。

〔末〕请问这是为何骂起。〔副净〕连小弟也不解，前日好好拜庙，受了五个秀才一顿狠打。今日好好借戏，又受这三个公子一顿狠骂。此后若不设个法子，如何出门。〔愁介〕

〔末〕长兄不必吃恼，小弟倒有个法儿，未知肯依否？〔副净喜介〕这等绝妙了，怎肯不依。〔末〕兄可知道，吴次尾是秀才领袖，陈定生是公子班头，两将罢兵，千军解甲矣。〔副净拍案介〕是呀！〔问介〕但不知谁可解劝？〔末〕别个没用，只有河南侯朝宗，与两君文酒至交，言无不听。昨闻侯生闲居无聊，欲寻一秦淮佳丽。小弟已替他物色一人，名唤香君，色艺皆精，料中其意。长兄肯为出梳梳之资，结其欢心，然后托他两处分解，包管一举双擒。〔副净拍手，笑介〕妙妙！好个计策。〔想介〕这侯朝宗原是敝年侄，应该料理的。〔问介〕但不知应用若干。〔末〕妆奁酒席，约费二百余金，也就丰盛了。〔副净〕这不难，就送三百金到尊府，凭君区处便了。〔末〕那消许多。



〔末〕白门弱柳许谁攀，〔副净〕文酒笙歌俱等闲。

〔末〕惟有美人称妙计，〔副净〕凭君买黛画春山。





第五出 访翠

癸未三月

〔缙山月〕〔生丽服上〕金粉未消亡，闻得六朝香，满天涯烟草断人肠。怕催花信紧，风风雨雨，误了春光。

小生侯方域，书剑飘零，归家无日。对三月艳阳之节，住六朝佳丽之场，虽是客况不堪，却也春情难按。昨日会着杨龙友，盛夸李香君妙龄绝色，平康第一。现在苏昆生教他吹歌，也来劝俺梳梳；争奈萧索奚囊，难成好事。今日清明佳节，独坐无聊，不免借步踏青，竟到旧院一访，有何不可。〔行介〕

〔锦缠道〕望平康，凤城东、千门绿杨。一路紫丝缰，引游郎，谁家乳燕双双。〔丑扮柳敬亭上〕黄莺惊晓梦，白发动春愁。〔唤介〕侯相公何处闲游？〔生回头见介〕原来是敬亭，来的好也；俺去城东踏青，正苦无伴哩。〔丑〕老汉无事，便好奉陪。〔同行介〕〔丑指介〕那是秦淮水榭。〔生〕隔春波，碧烟染窗；倚晴天，红杏窥墙。〔丑指介〕这是长桥，我们慢慢的走。〔生〕一带板桥长，闲指点茶寮酒舫。〔丑〕不觉来到旧院了。〔生〕听声声卖花忙，穿过了条条深巷。〔丑指介〕这一条巷里，都是有名姊妹家。〔生〕果然不同，你看黑漆双门之上，插一枝带露柳娇黄。

〔丑指介〕这个高门儿，便是李贞丽家。〔生〕我问你，李香君住在那个门里？〔丑〕香君就是贞丽的女儿。〔生〕妙妙！俺正要访他，恰好到此。〔丑〕待我敲门。〔敲介〕〔内问介〕那个？〔丑〕常来走动的老柳，陪着贵客来拜。〔内〕贞娘、香姐，都不在家。〔丑〕那里去了？〔内〕在卞姨娘家做





盒子会哩。〔丑〕正是，我竟忘了，今日是盛会。〔生〕为何今日做会？〔丑拍腿介〕老腿走乏了，且在这石磴上略歇一歇，从容告你。〔同坐介〕〔丑〕相公不知，这院中名妓，结为手帕姊妹，就象香火兄弟一般，每遇时节，便做盛会。

〔朱奴剔银灯〕结罗帕，烟花雁行；逢令节，齐门新妆。〔生〕是了，今日清明佳节，故此皆去赴会，但不知怎么叫做盒子会。〔丑〕赴会之日，各携一副盒儿，都是鲜物异品，有海错、江瑶、玉液浆。〔生〕会期做些什么？〔丑〕大家比较技艺，拨琴阮，笙箫嘹亮。〔生〕这样有趣，也许子弟入会么？〔丑摇手介〕不许不许！最怕的是子弟混闹，深深锁住楼门，只许楼下赏鉴。〔生〕赏鉴中意的如何会面？〔丑〕若中了意，便把物事抛上楼头，他楼上也便抛下果子来。相当，竟飞来捧觞，密约在芙蓉锦帐。

〔生〕既然如此，小生也好走走了。〔丑〕走走何妨。〔生〕只不知卞家住在那厢？〔丑〕住在暖翠楼，离此不远，即便同行。〔行介〕〔生〕扫墓家家柳。〔丑〕吹箫处处箫。〔生〕莺花三里巷。〔丑〕烟水两条桥。〔指介〕此间便是，相公请进。〔同入介〕〔末扮杨文驄、净扮苏昆生迎上〕〔末〕闲陪簇簇莺花队，〔净〕同望迢迢粉黛围。〔见介〕〔末〕侯世兄怎肯到此，难得难得！〔生〕闻杨兄今日去看阮胡子，不想这里遇着。〔净〕特为侯相公喜事而来。〔丑〕请坐。〔俱坐〕〔生望介〕好个暖翠楼！

〔雁过声〕端详，窗明院敞，早来到温柔睡乡。〔问介〕李香君为何不见？〔末〕现在楼头。〔净指介〕你看，楼头奏技了。〔内吹笙、笛介〕〔生听介〕鸾笙凤管云中响，〔内弹琵琶、箏介〕〔生听介〕弦悠扬，〔内打云锣介〕〔生听介〕玉玎珰，一声声乱我柔肠。〔内吹箫介〕〔生听介〕翱翔双凤凰。〔大叫介〕这几声箫，吹的我消魂，小生忍不





住要打采了。〔取扇坠抛上楼介〕海南异品风飘荡，要打着美人心上痒！

〔内将白汗巾包樱桃抛下介〕〔丑〕有趣有趣！掷下果子来了。〔净解汗巾，倾樱桃盘内介〕好奇怪，如今竟有樱桃了。〔生〕不知是那个掷来的，若是香君，岂不可喜。〔未取汗巾看介〕看这一条冰绡汗巾，有九分是他了。〔小旦扮李贞丽捧茶壶，领香君捧花瓶上〕〔小旦〕看草偏随蝴蝶扇，美人又下凤凰台。〔净惊指介〕都看天人下界了。〔丑合掌介〕阿弥陀佛。〔众起介〕〔未拉生介〕世兄认认，这是贞丽，这是香君。〔生见小旦介〕小生河南侯朝宗，一向渴慕，今才遂愿。〔见旦介〕果然妙龄绝色，龙老赏鉴，真是法眼。〔坐介〕〔小旦〕虎邱新茶，泡来奉敬。〔斟茶〕〔众饮介〕〔旦〕绿杨红杏，点缀新节。〔众赞介〕有趣有趣！煮茗看花，可称雅集矣。〔末〕如此雅集，不可无酒。〔小旦〕酒已备下，玉京主会，不得下楼奉陪，贱妾代东罢。〔唤介〕保儿烫酒来！〔杂提酒上〕〔小旦〕何不行个令儿，大家欢饮？〔丑〕敬候主人发挥。〔小旦〕怎敢僭越。〔净〕这是院中旧例。〔小旦取骰盆介〕得罪了。〔唤介〕香君把盏，待我掷色奉敬。〔众〕遵令。〔小旦宣令介〕酒要依次流饮，每一杯干，各献所长，便是酒底。么为樱桃，二为茶，三为柳，四为杏花，五为香扇坠，六为冰绡汗巾。〔唤介〕香君敬侯相公酒。〔旦斟，生饮介〕〔小旦掷色介〕是香扇坠。〔让介〕侯相公速干此杯，请说酒底。〔生告干介〕小生做首诗罢。〔吟介〕南国佳人佩，休教袖里藏；随郎团扇影，摇动一身香。〔末〕好诗！好诗！〔丑〕好个香扇坠，只怕摇摆坏了。〔小旦〕该奉杨老爷酒了。〔旦斟，末饮介〕〔小旦掷介〕是冰绡汗巾。〔末〕我也做诗了。〔小旦〕不许雷同。〔末〕也罢，下官做个破承题罢。〔念介〕睹拭汗之物，而春色撩人矣。夫汗之沾巾，必由于春之生面也。





伊何人之面，而以冰绡拭之；红素相著之际，不亦深可爱也耶？

〔生〕绝妙佳章。〔丑〕这样好文彩，还该中两榜才是。〔旦斟，丑酒介〕柳师父请酒。〔小旦掷色介〕是茶。〔丑饮酒介〕我道恁薄。〔小旦笑介〕非也，你的酒底是茶。〔丑〕待我说个张三郎吃茶罢。〔小旦〕说书太长，说个笑话更好。〔丑〕就说笑话。〔说介〕苏东坡同黄山谷访佛印禅师，东坡送了一把定瓷壶，山谷送了一斤阳羡茶。三人松下品茶，佛印说：“黄秀才茶癖天下闻名，但不知苏胡子的茶量何如：今日何不斗一斗，分个谁大谁小。”东坡说：“如何斗来？”佛印说：“你问一机锋，叫黄秀才答。他若答不来，吃你一棒，我便记一笔：胡子打了秀才了。你若答不来，也吃黄秀才一棒，我便记一笔：秀才打了胡子了。末后总算，打一下吃一碗。”东坡说：“就依你说。”东坡先问：“没鼻针如何穿线？”山谷答：“把针尖磨去。”佛印说：“答的好。”山谷问：“没把葫芦怎生拿？”东坡答：“抛在水中。”佛印说：“答的也不错。”东坡又问：“虱在裤中，有见无见？”山谷未及答，东坡持棒就打。山谷正拿壶子斟茶，失手落地，打个粉碎。东坡大叫道：“和尚记着，胡子打了秀才了。”佛印笑道：“你听哄哄一声，胡子没打着秀才，秀才倒打了壶子了。”〔众笑介〕〔丑〕众位休笑，秀才利害多着哩。〔弹壶介〕这样硬壶子都打坏，何况软壶子。〔生〕敬老妙人，随口诙谐，都是机锋。〔小旦〕香君，敬你师父。〔旦斟，净饮介〕〔小旦掷介〕是杏花。〔净唱介〕“晚妆楼上杏花残，犹自怯衣单。”〔旦向小旦介〕孩儿敬妈妈酒了。〔小旦饮干，掷介〕是樱桃。〔净〕让我代唱罢。〔唱介〕“樱桃红绽，玉粳白露，半晌恰方言。”〔丑〕昆生该罚了，唱的唇上樱桃，不是盘中樱桃。〔净〕领罚。〔自斟，饮介〕〔小旦〕香君该自斟自饮了。〔生〕待小生奉敬。〔生斟，旦饮介〕〔小旦掷介〕不消猜，是柳了，香君唱来。〔旦羞介〕〔小旦〕孩儿腼腆，请个代笔相公罢。〔掷介〕





三点，是柳师父。〔净〕好好！今日是他当值之日。〔丑〕我老汉姓柳，飘零半世，最怕的是“柳”字。今日清明佳节，偏把个柳圈儿套住我老狗头。〔众大笑介〕〔净〕算了你的笑话罢。〔生〕酒已有了，大家别过。〔丑〕才子佳人，难得聚会。〔拉生、旦介〕你们一对儿，吃个交心酒何如。〔旦羞，遮袖下〕〔净〕香君面嫩，当面不好讲得；前日所订梳拢之事，相公意下允否？〔生笑介〕秀才中状元，有什么不肯处。〔小旦〕既蒙不弃，择定吉期，贱妾就要奉攀了。〔末〕这三月十五日，花月良辰，便好成亲。〔生〕只是一件，客囊羞涩，恐难备礼。〔末〕这不须愁，妆奁酒席，待小弟备来。〔生〕怎好相累。〔末〕当得效力。〔生〕多谢了。

〔小桃红〕误走到巫峰上，添了些行云想，匆匆忘却仙模样。春宵花月休成谎，良缘到手难推让，准备着身赴高唐。

〔作辞介〕〔小旦〕也不再留了。择定十五日，请下清客，邀下姊妹，奏乐迎亲罢。〔小旦下〕〔丑向净介〕阿呀！忘了，忘了，咱两个不得奉陪了。〔末〕为何？〔净〕黄将军船泊水西门，也是十五日祭旗，约下我们吃酒的。〔生〕这等怎处？〔末〕还有丁继之、沈公宪、张燕筑，都是大清客，借重他们陪陪罢。

〔净〕暖翠楼前粉黛香，〔末〕六朝风致说平康；
〔丑〕踏青归去春犹浅，〔生〕明日重来花满床。

第六出 眠香



癸未三月

〔临江仙〕〔小旦艳妆上〕短短春衫双卷袖，调筝花





里迷楼。今朝全把绣帘钩，不教金线柳，遮断木兰舟。

妾身李贞丽，只因孩儿香君，年及破瓜，梳拢无人，日夜放心不下。幸亏杨龙友，替俺招了一位世家公子，就是前日饮酒的侯朝宗，家道才名，皆称第一。今乃上头吉日，大排筵席，广列笙歌，清客俱到，姊妹全来，好不费事。〔唤介〕保儿那里？〔杂扮保儿扇扇慢上〕席前揜趣话，花里听情声。妈妈唤保儿那处送衾枕么？〔小旦怒介〕啐！今日香姐上头，贵人将到，你还做梦哩。快快卷帘扫地，安排桌椅。〔杂〕是了。〔小旦指点排席介〕

〔一枝花〕〔末新服上〕园桃红似绣，艳覆文君酒；屏开金孔雀，围春昼。涂了金瓯，点着喷香兽。这当垆红袖，谁最温柔，拉与相如消受。

下官杨文骢，受圆海嘱托，来送梳拢之物。〔唤介〕贞娘那里？〔小旦见介〕多谢作伐，喜筵俱已齐备。〔问介〕怎么官人还不见到？〔末〕想必就来。〔笑介〕下官备有箱笼数件，为香君助妆，教人搬来。〔杂抬箱笼、首饰、衣物上〕〔末吩咐介〕抬入洞房，铺陈齐整着！〔杂应下〕〔小旦喜谢介〕如何这般破费，多谢老爷！〔末袖出银介〕还有备席银三十两，交与厨房；一应酒肴，俱要丰盛。〔小旦〕益发当不起了。〔唤介〕香君快来！〔旦盛妆上〕〔小旦〕杨老爷赏了许多东西，上前拜谢。〔旦拜谢介〕〔末〕些须薄意，何敢当谢，请回，请回。〔旦即入介〕〔杂急上报介〕新官人到门了。〔生盛服，从人上〕虽非科第天边客，也是嫦娥月里人。〔末、小旦迎见介〕〔末〕恭喜世兄，得了平康佳丽；小弟无以为敬，草办妆奁，粗陈筵席，聊助一宵之乐。〔生揖介〕过承周旋，何以克当。〔小旦〕请坐，献茶。〔俱坐〕〔杂捧茶上，饮介〕〔末〕一应喜筵，安排齐备了么？〔小旦〕托赖老爷，件件完全。〔末向生拱介〕今日喜席，小弟不敢揜越，竟此告别，明





日早来道喜罢。〔生〕同坐何妨。〔末〕不便，不便。〔别下〕
 〔杂〕请新官人更衣。〔生更衣介〕〔小旦〕妾身不得奉陪，
 替官人打扮新妇，撺掇喜酒罢。〔别下〕〔副净、外、净扮三
 清客上〕一生花月张三影，五字宫商李二红。〔副净〕在下丁
 继之。〔外〕在下沈公宪。〔净〕在下张燕筑。〔副净〕今日
 吃侯公子喜酒，只得早到。〔净〕不知请那几位贤歌来陪俺
 哩。〔外〕说是旧院几个老在行。〔净〕这等都是我梳拢的了。
 〔副净〕你有多大家私，梳拢许多。〔净〕各人有帮手，你看
 今日侯公子，何曾费了分文。〔外〕不要多话，侯公子堂上更
 衣，大家前去作揖。〔众与生揖介〕〔众〕恭喜，恭喜！〔生〕
 今日借光。〔小旦、老旦、丑扮三妓女上〕情如芳草连天醉，
 身似杨花尽日忙。〔见介〕〔净〕唤的那一部歌妓，都报名来。
 〔丑〕你是教坊司么，叫俺报名。〔生笑介〕正要请教大号。
 〔老旦〕贱妾卞玉京。〔生〕果然玉京仙子。〔小旦〕贱妾寇
 白门。〔生〕果然白门柳色。〔丑〕奴家郑妥娘。〔生沈吟介〕
 果然妥当不过。〔净〕不妥，不妥！〔外〕怎么不妥？〔净〕
 好偷汉子。〔丑〕呸！我不偷汉，你如何吃得恁胖。〔众诨笑
 介〕〔老旦〕官人在此，快请香君出来罢。〔小旦、丑扶香君
 上〕〔外〕我们做乐迎接。〔副净、净、外吹打十番介〕〔生、
 旦见介〕〔丑〕俺院中规矩，不兴拜堂，就吃喜酒罢。〔生、
 旦上坐〕〔副净、外、净坐左边介〕〔小旦、老旦、丑坐右边
 介〕〔杂执壶上〕〔左边奉酒，右边吹弹介〕

〔梁州序〕〔生〕齐梁词赋，陈隋花柳，日日芳情迤
 逗。青衫偎倚，今番小杜扬州。寻思描黛，指点吹箫，
 从此春入手。秀才渴病急须救，偏是斜阳迟下楼，刚
 饮得一杯酒。

〔右边奉酒，左边吹弹介〕

〔前腔〕〔旦〕楼台花颤，帘栊风抖，倚着雄姿英





秀。春情无限，金钗肯与梳头。闲花添艳，野草生香，消得夫人做。今宵灯影纱红透，见惯司空也应羞，破题儿真难就。

〔副净〕你看红日衔山，乌鸦选树，快送新人回房罢。〔外〕且不要忙，侯官人当今才子，梳拢了绝代佳人，合欢有酒，岂可定情无诗乎？〔净〕说的有理，待我磨墨拂笺，伺候挥毫。〔生〕不消诗笺，小生带有官扇一柄，就题赠香君，永为订盟之物罢。〔丑〕妙，妙！我来捧砚。〔小旦〕看你这嘴脸，只好脱靴罢了。〔老旦〕这个砚儿，倒该借重香君。〔众〕是呀！〔旦捧砚，生书扇介〕〔众念介〕夹道朱楼一径斜，王孙初御富平车。青溪尽是辛夷树，不及东风桃李花。〔众〕好诗，好诗！香君收了。〔旦收扇袖中介〕〔丑〕俺们不及桃李花罢了，怎的便是辛夷树？〔净〕辛夷树者，枯木逢春也。〔丑〕如今枯木逢春，也曾鲜花着雨来。〔杂持诗笺上〕杨老爷送诗来了。〔生接读介〕生小倾城是李香，怀中婀娜袖中藏；缘何十二巫峰女，梦里偏来见楚王。〔生笑介〕此老多情，送来一首催妆诗，妙绝，妙绝！〔净〕“怀中婀娜袖中藏”，说的香君一搦身材，竟是个香扇坠儿。〔丑〕他那香扇坠，能值几文，怎比得我这琥珀猫儿坠。〔众笑介〕〔副净〕大家吹弹起来，劝新人多饮几杯。〔丑〕正是带些酒兴，好入洞房。〔左右吹弹，生、旦交让酒介〕

〔节节高〕〔生、旦〕金樽佐酒筹，劝不休，沈沈玉倒黄昏后。私携手，眉黛愁，香肌瘦。春宵一刻天长久，人前怎解芙蓉扣。盼到灯昏玳筵收，宫壶滴尽莲花漏。

〔副净〕你听谯楼二鼓，天气太晚，撤了席罢。〔净〕这样好席，不曾吃净就撤去了，岂不可惜。〔丑〕我没吃够哩，众位略等一等儿。〔老旦〕休得胡缠，大家奏乐，送新人入房罢。〔众起吹打十番，送生、旦介〕





【前腔】〔合〕笙箫下画楼，度清讴，迷离灯火如春昼。天台岫，逢阮刘，真佳偶。重重锦帐香熏透，旁人妒得眉头皱。酒态扶人太风流，贪花福分生来有。

〔杂执灯，生、旦携手下〕〔净〕我们都配成对儿，也去睡罢。〔丑〕老张休得妄想，我老妥是要现钱的。〔净数与十文钱，拉介〕〔丑接钱再数，换低钱，译下〕

【尾声】〔合〕秦淮烟月无新旧，脂香粉腻满东流，夜夜春情散不收。

〔副净〕江南花发水悠悠，〔小旦〕人到秦淮解尽愁，

〔外〕不管烽烟家万里，〔老旦〕五更怀里啖歌喉。

第七出 却奁

癸未三月

〔杂扮保儿掇马桶上〕龟尿龟尿，撒出小龟；鳖血鳖血，变成小鳖。龟尿鳖血，看不分别；鳖血龟尿，说不清白。

看不分别，混了亲爹；说不清白，混了亲伯。〔笑介〕胡闹，胡闹！昨日香姐上头，乱了半夜；今日早起，又要刷马桶，倒溺壶，忙个不了。那些孤老、表子，还不知搂到几时哩。〔刷马桶介〕

〔夜行船〕〔末〕人宿平康深柳巷，惊好梦门外花郎。绣户未开，帘钩才响，春阻十层纱帐。

下官杨文驄，早来与侯兄道喜。你看院门深闭，侍婢无声，想是高眠未起。〔唤介〕保儿，你到新人窗外，说我早来道喜。〔杂〕昨夜睡迟了，今日未必起来哩。老爷请回，明日





再来罢。〔末笑介〕胡说！快快去问。〔小旦内问介〕保儿！来的是那一个？〔杂〕是杨老爷道喜来了。〔小旦忙上〕倚枕春宵短，敲门好事多。〔见介〕多谢老爷，成了孩儿一世姻缘。〔末〕好说。〔问介〕新人起来不曾？〔小旦〕昨晚睡迟，都还未起哩。〔让坐介〕老爷请坐，待我去催他。〔末〕不必，不必。〔小旦下〕

〔步步娇〕〔末〕儿女浓情如花酿，美满无他想，黑甜共一乡。可也亏了俺帮衬，珠翠辉煌，罗绮飘荡，件件助新妆，悬出风流榜。

〔小旦上〕好笑，好笑！两个在那里交扣丁香，并照菱花，梳洗才完，穿戴未毕。请老爷同到洞房，唤他出来，好饮扶头卯酒。〔末〕惊却好梦，得罪不浅。〔同下〕〔生、旦艳妆上〕

〔沈醉东风〕〔生、旦〕这云情接着雨况，刚搔了心窝奇痒，谁搅起睡鸳鸯。被翻红浪，喜匆匆满怀欢畅。枕上余香，帕上余香，消魂滋味，才从梦里尝。

〔末、小旦上〕〔末〕果然起来了，恭喜，恭喜！〔一揖，坐介〕〔末〕昨晚催妆拙句，可还说的入情么。〔生揖介〕多谢！〔笑介〕妙是妙极了，只有一件。〔末〕那一件？〔生〕香君虽小，还该藏之金屋。〔看袖介〕小生衫袖，如何着得下？〔俱笑介〕〔末〕夜来定情，必有佳作。〔生〕草草塞责，不敢请教。〔末〕诗在那里？〔旦〕诗在扇头。〔旦向袖中取出扇介〕〔末接看介〕是一柄白纱宫扇。〔嗅介〕香的有趣。〔吟诗介〕妙，妙！只有香君不愧此诗。〔付旦介〕还收好了。〔旦收扇介〕

〔园林好〕〔末〕正芬芳桃香李香，都题在宫纱扇上；怕遇着狂风吹荡，须紧紧袖中藏，须紧紧袖中藏。

〔末看旦介〕你看香君上头之后，更觉艳丽了。〔向生介〕世兄有福，消此尤物。〔生〕香君天姿国色，今日插了几朵珠





翠，穿了一套绮罗，十分花貌，又添二分，果然可爱。〔小旦〕这都亏了杨老爷帮衬哩。

〔江儿水〕送到缠头锦，百宝箱，珠围翠绕流苏帐，银烛笼纱通宵亮，金杯劝酒合席唱。今日又早早来看，恰似亲生自养，陪了妆奁，又早敲门来望。

〔旦〕俺看杨老爷，虽是马督抚至亲，却也拮据作客，为何轻掷金钱，来填烟花之窟？在奴家受之有愧，在老爷施之无名；今日问个明白，以便图报。〔生〕香君问得有理，小弟与杨兄萍水相交，昨日承情太厚，也觉不安。〔末〕既蒙问及，小弟只得实告了。这些妆奁酒席，约费二百余金，皆出怀宁之手。〔生〕那个怀宁？〔末〕曾做过光禄的阮圆海。〔生〕是那皖人阮大铖么？〔末〕正是。〔生〕他为何这样周旋？〔末〕不过欲纳交足下之意。

〔五供养〕〔末〕羡你风流雅望，东洛才名，西汉文章。逢迎随处有，争看坐车郎。秦淮妙处，暂寻个佳人相傍，也要些鸳鸯被、芙蓉妆；你道是谁的，是那南邻大阮，嫁衣全忙。

〔生〕阮圆老原是敝年伯，小弟鄙其为人，绝之已久。他今日无故用情，令人不解。〔末〕圆老有一段苦衷，欲见白于足下。〔生〕请教。〔末〕圆老当日曾游赵梦白之门，原是吾辈。后来结交魏党，只为救护东林，不料魏党一败，东林反与之水火。近日复社诸生，倡论攻击，大肆殴辱，岂非操同室之戈乎？圆老故交虽多，因其形迹可疑，亦无人代为分辩。每日向天大哭，说道：“同类相残，伤心惨目，非河南侯君，不能救我。”所以今日谆谆纳交。〔生〕原来如此，俺看圆海情辞迫切，亦觉可怜。就便真是魏党，悔过来归，亦不可绝之太甚，况罪有可原乎。定生、次尾，皆我至交，明日相见，即为分解。〔末〕果然如此，吾党之幸也。〔旦怒介〕官人是何说





话，阮大铖趋附权奸，廉耻丧尽；妇人女子，无不唾骂。他人攻之，官人救之，官人自处于何等也？

【川拨棹】不思想，把话儿轻易讲。要与他消释灾殃，要与他消释灾殃，也提防旁人短长。官人之意，不过因他助俺妆奁，便要徇私废公；那知道这几件钗钏衣裙，原放不到我香君眼里。【拔簪脱衣介】脱裙衫，穷不妨；布荆人，名自香。

【末】阿呀！香君气性，忒也刚烈。【小旦】把好好东西，都丢一地，可惜，可惜！【拾介】【生】好，好，好！这等见识，我倒不如，真乃侯生畏友也。【向末介】老兄休怪，弟非不领教，但恐为女子所笑耳。

【前腔】【生】平康巷，他能将名节讲；偏是咱学校朝堂，偏是咱学校朝堂，混贤奸不问青黄。那些社友平日重俺侯生者，也只为这点义气；我若依附奸邪，那时群起来攻，自救不暇，焉能救人乎。节和名，非泛常；重和轻，须审详。

【末】圆老一段好意，也还不可激烈。【生】我虽至愚，亦不肯从井救人。【末】既然如此，小弟告辞了。【生】这些箱笼，原是阮家之物，香君不用，留之无益，还求取去罢。

【末】正是“多情反被无情恼，乘兴而来兴尽还。”【下】【旦恼介】【生看旦介】俺看香君天姿国色，摘了几朵珠翠，脱去一套绮罗，十分容貌，又添十分，更觉可爱。【小旦】虽如此说，舍了许多东西，到底可惜。

【尾声】金珠到手轻轻放，惯成了娇痴模样，辜负俺辛勤做老娘。

【生】些须东西，何足挂念，小生照样赔来。【小旦】这等才好。

【小旦】花钱粉钞费商量，【旦】裙布钗荆也不妨，





〔生〕只有湘君能解佩，〔旦〕风标不学世时妆。

第八出 闹榭

癸未五月

〔金鸡叫〕〔末、小生扮陈贞慧、吴应箕上〕〔末〕贡院秦淮近，赛青衿，剩金零粉。〔小生〕节闹端阳只一瞬，满眼繁华，王谢少人问。

〔末唤小生介〕次尾兄，我和你旅邸抑郁，特到秦淮赏节，怎的不见同社一人？〔小生〕想都在灯船之上。〔指介〕这是丁继之水榭，正好登眺。〔场上搭河房一座，悬灯垂帘〕

〔同登介〕〔末唤介〕丁继老在家么？〔杂扮小僮上〕榴花红似火，艾叶碧如烟。〔见介〕原来是陈、吴二位相公，我家主人赴灯船会去了。家中备下酒席，但有客来，随便留坐的。

〔末〕这样有趣，〔小生〕可称主人好事矣。〔末〕我们在此雅集，恐有俗子阑入，不免设法拒绝他。〔唤介〕童子取个灯笼来。〔杂应下〕〔取灯笼上〕〔末写介〕“复社会文，闲人免进。”〔杂挂灯笼介〕〔小生〕若同社朋友到此，便该请他入会了。〔末〕正是。〔杂指介〕你听鼓吹之声，灯船早已来了。

〔末、小生凭栏望介〕〔生、旦雅妆同丑扮柳敬亭、净扮苏昆生，吹弹鼓板坐船上。〕

〔八声甘州〕〔末〕丝竹隐隐，载将来一队乌帽红裙。天然风韵，映着柳陌斜曛。名姝也须名士衬，画舫偏宜画阁邻。〔小生〕消魂，趁晚凉仙侣同群。

〔末指介〕那灯船上，好似侯朝宗。〔小生〕侯朝宗是我们同社，该请入会的。〔末指介〕那个女客便是李香君，也好请他么？〔小生〕李香君不受阮胡子妆奁，竟是复社的朋友，





请来何妨。〔末〕这等说来，〔指介〕那两个吹歌的柳敬亭、苏昆生，不肯做阮胡子门客，都是复社朋友了。请上楼来，更是有趣。〔小生〕待我唤他。〔唤介〕侯社兄，侯社兄！〔生望见介〕那水榭之上，高声唤我的，是阿定生、吴次尾。〔拱介〕请了。〔末招手介〕这是丁继之水榭，备有酒席，侯兄同香君、敬亭、昆生都上楼来，大家赏节罢。〔生〕最妙了。〔向丑、净、旦介〕我们同上楼去。〔吹弹上介〕

〔排歌〕〔生、旦〕龙舟并，画桨分，葵花蒲叶泛金樽。朱楼密，紫障匀，吹箫打鼓入层云。

〔见介〕〔末〕四位到来，果然成了个“复社文会”了。〔生〕如何是“复社文会”？〔小生指灯介〕请看。〔生看灯笼介〕不知今日会文，小弟来的恰好。〔丑〕“闲人免进”，我们未免唐突了。〔小生〕你们不肯做阮家门客的，那个不是复社朋友？〔生〕难道香君也是复社朋友么？〔小生〕香君却查一事，只怕复社朋友还让一筹哩。〔末〕已后竟该称他老社嫂了。〔旦笑介〕岂敢。〔末唤介〕童子把酒来斟，我们赏节。〔末、小生、生坐一边，丑、净、旦坐一边。饮酒介〕

〔八声甘州〕〔末、小生〕相亲，风流俊品，满座上都是语笑春温。〔丑、净〕梁愁隋恨，凭他燕恼莺嗔。〔生、旦〕榴花照楼如火喷，暑汗难沾白玉人。〔杂报介〕灯船来了，灯船来了。〔指介〕你看人山人海，围着一条烛龙，快快看来！〔众起凭栏看介〕〔扮出灯船，悬五色角灯，大鼓大吹绕场数回下〕〔丑〕你看这般富丽，都是公侯勋卫之家。〔又扮灯船悬五色纱灯，打粗十番，绕场数回下〕〔净〕这是些富商大贾，衙门书办，却也闹热。〔又扮灯船悬五色纸灯，打细十番，绕场数回下〕〔末〕你看船上吃酒的，都是些翰林部院老先生们。〔小生〕我辈的施为，到底有些“郊寒岛瘦”。〔众笑介〕〔合〕纷纭，望金波天汉迷津。





〔生〕夜阑更深，灯船过尽了，我们做篇诗赋，也不负会文之约。〔末〕是，是，但不知做何题目？〔小生〕做一篇哀湘赋，倒有意思的。〔生〕依小弟愚见，不如即景联句，更觉畅怀。〔末〕妙，妙！〔问介〕我三人谁起谁结？〔生〕自然让定生兄起结了。〔丑问介〕三位相公联句消夜，我们三个陪着打盹么？〔末〕也有个借重之处。〔净〕有何使唤？〔末〕俺们每成四韵，饮酒一杯，你们便吹弹一回。〔生〕有趣，有趣！真是文酒笙歌之会。〔末拱介〕小弟竟僭了。〔吟介〕赏节奏淮榭，论心剧孟家。〔小生〕黄开金裹叶，红绽火烧花。〔生〕蒲剑何须试，葵心未肯差。〔末〕辟兵逢彩缕，却鬼得丹砂。〔末、小生、生饮酒，丑击云锣，净弹月琴，旦吹箫一回介〕〔小生〕蜃市楼缥缈，虹桥洞曲斜。〔生〕灯疑羲氏驭，舟是蒙龙拿。〔末〕星宿才离海，玻璃更炼娲。〔小生〕光流银汉水，影动赤城霞。〔照前介〕〔生〕玉树难谐拍，渔阳不辨挝。〔末〕龟年喧笛管，中散闹箏琶。〔小生〕系缆千条锦，连窗万眼纱。〔生〕楸枰停斗子，瓷注屡呼茶。〔照前介〕〔末〕焰比焚椒列，声同对垒哗。〔小生〕电雷争此夜，珠翠乘谁家。〔生〕萤照无人苑，乌啼有树衙。〔末〕凭栏人散后，作赋吊长沙。〔照前介〕〔众起介〕〔末〕有趣，有趣！竟联成一十六韵，明日可以发刻了。〔小生〕我们倡和得许多感慨，他们吹弹出无限凄凉，楼下船中，料无解人也。〔净向丑介〕闲话且休讲，自古道良宵苦短，胜事难逢。我两个一边唱曲，陈、吴二位相公一边劝酒，让他名士、美人，另做一个风流佳会何如。〔丑〕使得，这是我们帮闲本等也。〔末〕我与次兄原有主道，正该少申敬意。〔小生〕就请依次坐来。〔生、旦正坐，末、小生坐左，丑、净坐右介〕〔生向旦介〕承众位雅意，让我两个并坐牙床，又吃一回合盃双杯，倒也有趣。〔旦微笑介〕〔末、小生劝酒，净、丑唱介〕





〔排歌〕歌才发，灯未昏，佳人重抖玉精神。诗题壁，酒沾唇，才郎偏会语温存。

〔杂报介〕灯船又来了。〔末〕夜已三更，怎的还有灯船？

〔俱起凭栏看介〕〔副净扮阮大铖，坐灯船。杂扮优人，细吹细唱缓缓上〕〔净〕这船上象些老白相，大家洗耳，细细领略。〔副净立船头自语介〕我阮大铖买舟载歌，原要早出游赏；只恐遇着轻薄厮闹，故此半夜才来，好恼人也！〔指介〕那丁家河房，尚有灯火。〔唤介〕小厮，看有何人在上？〔杂上岸看，回报介〕灯笼上写着“复社会文，闲人免进”。〔副净惊介〕了不得，了不得！〔摇袖介〕快歇笙歌，快灭灯火。

〔灭灯、止吹，悄悄撑船下〕〔末〕好好一只灯船，为何歇了笙歌，灭了灯火，悄然而去？〔小生〕这也奇怪，快着人看来。〔丑〕不必去看，我老眼虽昏，早已看真了。那个胡子，便是阮圆海。〔净〕我道吹歌那样不同。〔末怒介〕好大胆老奴才，这贡院之前，也许他来游耍么！〔小生〕待我走去，采掉他胡子。〔欲下介〕〔生拦介〕罢，罢！他既回避，我们也不必为已甚之行。〔末〕侯兄，不知我不已甚，他便已甚了。

〔丑〕船已去远，丢开手罢。〔小生〕便益了这胡子，〔旦〕夜色已深，大家散罢。〔丑〕香姐想妈妈了，我们送他回去。

〔末、小生〕我二人不回寓，就下榻此间了。〔生〕两兄既不回寓，我们过船的，就此作别罢。请了。〔末、小生〕请了。

〔先下〕〔生、旦、丑、净下船，杂摇船行介〕

〔余文〕下楼台，游人尽；小舟留得一家春，只怕花底难敲深夜门。

〔生〕月落烟浓路不真，〔旦〕小楼红处是东邻；

〔丑〕秦淮一里盈盈水，〔净〕夜半春帆送美人。





第九出 抚兵

癸未七月

【点绛唇】〔副净、末扮二将官，杂扮四小卒上〕旗卷军牙，射潮弩发鲸鲵怕。操弓试马，鼓角斜阳下。

俺们镇守武昌兵马大元帅宁南侯麾下将士是也。今日点卯日期，元帅升帐，只得在此伺候。〔吹打开门介〕

【粉蝶儿】〔小生戎装，扮左良玉上〕七尺昂藏，虎头燕颌如画，莽男儿走遍天涯。活骑人，飞食肉，风云叱咤。报国恩，一腔热血挥洒。

建牙吹角不闻喧，三十登坛众所尊；家散万金酬士死，身留一剑答君恩。咱家左良玉，表字昆山，家住辽阳，世为都司，只因得罪罢职，补粮昌平。幸遇军门侯恂，拔于走卒，命为战将，不到一年，又拜总兵之官。北讨南征，功加侯伯；强兵劲马，列镇荆襄。〔作势介〕看俺左良玉，自幼习学武艺，能挽五石之弓，善为左右之射；那李自成、张献忠几个毛贼，何难剿灭。只可恨督师无人，机宜错过，熊文灿、杨嗣昌既以偏私而败绩，丁启睿、吕大器又因怠玩而无功。只有俺恩帅侯公，智勇兼全，尽能经理中原；不意奸人忌功，才用即休，叫俺一腔热血，报主无期，好不恨也！〔顿足介〕罢，罢，罢！这湖南、湖北，也还可战可守，且观成败，再定行藏。〔坐介〕〔内作众兵喊叫，小生惊问介〕辕门之外，何人喧哗？〔副净、末禀介〕禀上元帅，辕门肃静，谁敢喧哗。〔小生怒介〕现在喧哗，怎报没有！〔副净、末〕那是饥兵讨饷，并非喧哗。〔小生〕哇！前自湖南借粮三十船，不到一月，难道支完了。〔副净、末〕禀元帅，本镇人马已足三十万了，些须粮





草，那够支销。〔小生拍案介〕呵呀！这等却也难处哩。〔立起，唱介〕

〔北石榴花〕你看中原豺虎乱如麻，都窥伺龙楼凤阙帝王家；有何人勤王报主，肯把义旗拿。那督师无老将，选士皆娇娃；却教俺自撑达，却教俺自撑达。正腾腾杀气，这军粮又早缺乏。一阵阵拍手喧哗，一阵阵拍手喧哗，百忙中教我如何答话，好一似薨薨白昼闹蜂衙。

〔坐介〕〔内又喊介〕〔小生〕你听外边将士，益发鼓噪，好象要反的光景，左右听俺吩咐。〔立起，唱介〕

〔上小楼〕您不要错怨咱家，您不要错怨咱家。谁不是天朝犬马，他三百年养士不差，三百年养士不差。都要把良心拍打，为什么击鼓敲门闹转加，敢则要劫库抢官衙。俺这里望眼巴巴，俺这里望眼巴巴，候江州军粮飞下。

〔坐介〕〔抽令箭掷地介〕〔副净、末拾箭，向内吩咐介〕元帅有令，三军听者：目下军饷缺乏，乃人马归附之多，非粮草屯积之少。朝廷深恩，不可不报；将军严令，不可不遵。况江西助饷，指日到辕，各宜静听，勿得喧哗。〔副净、末回话介〕奉元帅军令，俱已晓谕三军了。〔内又喊叫介〕〔小生〕怎么鼓噪之声，渐入辕门，你再去吩咐。〔立起，唱介〕

〔黄龙犯〕您且忍枵腹这一宵，盼江西那几艘。俺待要飞檄金陵，俺待要飞檄金陵，告兵曹转达车驾，许咱们迁镇移家，许咱们迁镇移家。就粮东去，安营歇马，驾楼船到燕子矶边耍。

〔副净、末持令箭向内吩咐介〕元帅有令，三军听者：粮船一到，即便支发。仍恐转运维艰，枵腹难待；不日撤兵汉口，就食南京；永无缺乏之虞，同享饱腾之乐。各宜静听，勿





再喧哗！〔内欢呼介〕好，好，好！大家收拾行装，预备东去呀。〔副净、末回生介〕禀上元帅，三军闻令，俱各欢呼散去了。〔小生〕事已如此，无可奈何，只得择期移镇，暂慰军心。〔想介〕且住，未奉明旨，辄自前行，虽圣恩宽大，未必加诛；只恐形迹之间，难免天下之议。事非小可，再作商量。

〔尾声〕慰三军没别法，许就粮喧声才罢，谁知俺一片葵倾向日花。

〔下〕〔内作吹打掩门，四卒下〕〔副净向末〕老哥，咱弟兄们商量，天下强兵勇将，让俺武昌。明日顺流东下，料知没人抵当。大家拥着元帅爷，一直抢了南京，就扯起黄旗，往北京进取，有何不可。〔末摇手介〕我们左爷爷忠义之人，这样风话，且不要题。依着我说，还是移家就粮，且吃饱饭为妙。〔副净〕你还不知，一移南京，人心惊慌，就不取北京，这个恶名也免不得了。

〔末〕纷纷将士愿移家，〔副净〕细柳营中起暮笳，

〔末〕千古英雄须打算，〔副净〕楼船东下一生差。

第十出 修札

癸未八月

〔丑扮柳敬亭上〕老子江湖漫自夸，收今贩古是生涯。年来怕作朱门客，闲坐街坊吃冷茶。〔笑介〕在下柳敬亭，自幼无藉，流落江湖，虽则为谈词之辈，却不是饮食之人。〔拱介〕列位看我象个甚的，好象一位阎罗王，掌着这本大帐簿，点了没数的鬼魂名姓；又象一尊弥勒佛，腆着这副大肚皮，装了无限的世态炎凉。鼓板轻敲，便有风雷雨露；舌唇才动，也





成月旦春秋。这些含冤的孝子忠臣，少不得还他个扬眉吐气；那班得意的奸雄邪党，免不了加他些人祸天诛；此乃补救之微权，亦是褒讥之妙用。〔笑介〕俺柳麻子信口胡谈，却也燥脾。昨日河南侯公子，送到茶资，约定今日午后来听平话，且把鼓板取出，打个招客的利市。〔取出鼓板鼓唱介〕无事消闲扯淡，就中滋味酸甜；古来十万八千年，一霎飞鸿去远。几阵狂风暴雨，各家虎帐龙船，争名夺利片时喧，让他陈抟睡扁。〔生上〕芳草烟中寻粉黛，斜阳影里说英雄。今日来听老柳平话，里面鼓板铿锵，早已有人领教。〔相见大笑介〕看官俱未到，独自在此，说与谁听。〔丑〕这说书是老汉的本业，譬如相公闲坐书斋，弹琴吟诗，都要人听么？〔生笑介〕讲的有理。〔丑〕请问今日要听那一朝故事？〔生〕不拘何朝，你只拣着热闹爽快的说一回罢。〔丑〕相公不知，那热闹局就是冷淡的根芽，爽快事就是牵缠的枝叶；倒不如把些剩水残山，孤臣孽子，讲他几句，大家滴些眼泪罢。〔生叹介〕咳！不料敬老你也看到这个田地，真可虑也！〔末扮杨文骢急上〕休教铁锁沈江底，怕有降旗出石头。下官杨文骢，有紧急大事，要寻侯兄计议；一路问来，知在此处，不免竟入。〔见介〕〔生〕来的正好，大家听敬老平话。〔末急介〕目下何等时候，还听平话。〔生〕龙老为何这样惊慌。〔末〕兄还不知么，左良玉领兵东下，要抢南京，且有窥伺北京之意。本兵熊明遇束手无策，故此托弟前来，恳求妙计。〔生〕小弟有何计策。〔末〕久闻尊翁老先生乃宁南之恩帅，若肯发一手谕，必能退却。不知足下主意若何？〔生〕这样好事，怎肯不做；但家父罢政林居，纵肯发书，未必有济。且往返三千里，何以解目前之危？〔末〕吾兄素称豪侠，当此国家大事，岂忍坐视。何不代写一书，且救目前；另日禀明尊翁，料不见责也。〔生〕应急权变，倒也可行；待我回寓起稿，大家商量。〔末〕事不宜迟，





即刻发书，还恐不及，那里等的商量。〔生〕既是如此，就此修书便了。〔写书介〕

【一封书】老夫愚不揣，劝将军自忖裁，旌旗且慢来，兵出无名道路猜。高帝留都陵树在，谁敢轻将马足躐；乏粮柴，善安排，一片忠心穷莫改。

〔写完，末看介〕妙妙！写的激切婉转，有情有理，叫他不好不依，又不敢不依，足见世兄经济。〔生〕虽如此说，还该送与熊大司马，细加改正，方为万妥。〔末〕不必烦扰，待小弟说与他便了。〔愁介〕只是一件，书虽有了，须差一个当家人早寄为妙。〔生〕小弟轻装薄游，只带两个童子，那能下的书来。〔末〕这样密书，岂是生人可以去得。〔生〕这却没法了。〔丑〕不必着忙，让我老柳走一遭何如。〔末〕敬老肯去，妙的狠了；只是一路盘诘，也不是当耍的。〔丑〕不瞒老爷说，我柳麻子本姓曹，虽则身長九尺，却不肯食粟而已。那些随机应变的口头，左冲右挡的膂力，都还有些儿。〔生〕闻得左良玉军门严肃，山人游客，一概不容擅入。你这般老态，如何去的？〔丑〕相公又来激俺了，这是俺说书的熟套子。我老汉要去就行，不去就止，那在乎一激之力。〔起问介〕

【北斗鹤鹑】你那里笔下诤文，我这里胸中画策。舌战群雄，让俺不才；柳毅传书，何妨下海。丢却俺的痴騃，用着俺的诙谐，悄去明来，万人喝采。

〔末〕果然好个本领，只是书中意思，还要你明白解说，才能有济。

【紫花儿序】〔丑〕书中意不须细解，何用明白，费俺唇腮。一双空手，也去当差，也会捋乖。凭着俺舌尖儿把他的人马骂开，仍倒回八百里外。〔生〕你怎的骂他？〔丑〕则问他防贼自作贼，该也不该。

〔生〕好，好，好！比俺的书字还说得明白。〔末〕你快





进去收拾行李，俺替你送盘缠来，今夜务必出城才好。〔丑〕晓得，晓得！〔拱手介〕不得奉陪了。〔竟下〕〔末〕竟不知柳敬亭是个有用之才。〔生〕我常夸他是我辈中人，说书乃其技耳。

〔尾声〕一封书信权宜代，仗柳生舌尖口快，阻回那莽元帅万马晨霜，保住这好江城三山暮霭。

〔末〕一纸贤于汗马才，〔生〕荆州无复战船开；

〔末〕从来名士夸江左；〔生〕挥麈今登拜将台。

第十一出 投辕

癸未九月

〔净、副净扮二卒上〕〔净〕杀贼拾贼囊，救民占民房，当官领官仓，一兵吃三粮。〔副净〕如今不是这样唱了。〔净〕你唱来！〔副净〕贼凶少弃囊，民逃剩空房，官穷不开仓，千兵无一粮。〔净〕这等说，我们这穷兵当真要饿死了。〔副净〕也差不多哩。〔净〕前日鼓噪之时，元帅着忙，许俺们就粮南京，这几日不见动静，想又变卦了。〔副净〕他变了卦，俺们依旧鼓噪，有何难哉。〔净〕闲话少说，且到辕门点卯，再作商量。正是“不怕饿杀，谁肯犯法”。〔俱下〕

〔北新水令〕〔丑扮柳敬亭，背包裹上〕走出了空林落叶响萧萧，一丛丛芦花红蓼。倒戴着接罟帽，横骑着淇卢刀，白髯儿飘飘，谁认的诙谐玩世东方老。

俺柳敬亭冲风冒雨，沿江行来，并不见乱兵抢粮，想是讹传了。且喜已到武昌城外，不免在这草地下打开包裹，换了靴帽，好去投书。〔坐地换靴帽介〕

〔南步步娇〕〔副净、净上〕晓雨城边饥乌叫，来往





荒烟道，军营半里遥。〔指介〕风卷旌旗，鼓角缥缈，前面是辕门了，大家趑行几步。饿腹好难熬，还点三八卯。

〔丑起拱介〕两位将爷，借问一声，那是将军辕门？〔净向副净私语介〕这个老儿是江北语音，不是逃兵，就是流贼。〔副净〕何不收拾起来，诈他几文，且买饭吃。〔净〕妙！〔副净问介〕你寻将军衙门么？〔丑〕正是。〔净〕待我送你去。〔丢绳套住丑介〕〔丑〕呵呀！怎么拿起我来了？〔副净〕俺们是武昌营专管巡逻的弓兵，不拿你，拿谁呀。〔丑推二净倒地，指笑介〕两个没眼色的花子，怪不得饿的东倒西歪的。〔净〕你怎晓得我们捱饿。〔丑〕不为你捱饿，我为何到此？〔副净〕这等说来，你敢是解粮来的么？〔丑〕不是解粮的，是做甚的。〔净〕呸！我们瞎眼了，快搬行李，送老哥辕门去。〔副净、净同丑行介〕

〔北折桂令〕〔丑〕你看城枕着江水滔滔，鹦鹉洲阔，黄鹤楼高。鸡犬寂寥，人烟惨淡，市井萧条。都只把豺狼喂饱，好江城画破图抛。满耳呼号，鼙鼓声雄，铁马嘶骄。

〔副净指介〕这是帅府辕门了。〔唤介〕老哥在此等候，待我传鼓。〔击鼓介〕〔末扮中军官上〕封拜惟知元帅大，征诛不让帝王尊。〔问介〕门外击鼓，有何军情，速速报来。〔净〕适在汛地捉了一个面生可疑之人，口称解粮到此，未知真假，拿赴辕门，听候发落。〔末问丑介〕你称解粮到此，有何公文？〔丑〕没有公文，止有书函。〔末〕这就可疑了。

〔南江儿水〕你的北来意费推敲，一封书信无名号，荒唐言语多虚冒，凭空何处军粮到。无端左支右调，看他神情，大抵非逃即盗。

〔丑〕此话差矣，若是逃、盗，为何自寻辕门。〔末〕说





的也是。既有书函，待我替你传进。〔丑〕这是一封密书，要当面交与元帅的。〔末〕这话益发可疑了。你且外边伺候，待我禀过元帅，传你进见。〔净、副净、丑俱下〕〔内吹打开门，杂扮军卒六人各执械对立介〕〔小生扮左良玉戎服上〕荆襄雄镇大江滨，四海安危七尺身。日日军储劳计画，那能谈笑净烟尘。〔升坐，吩咐介〕昨因饥兵鼓噪，本帅诈他就粮南京；后来细想：兵去就粮，何如粮来就兵。闻得九江助饷，不日就到，今日暂免点卯，各回汛地，静候关粮。〔末〕得令。〔虚下，即上〕奉元帅军令，挂牌免卯，三军各回汛地了。〔小生〕有甚军情，早早报来。〔末〕别无军情，只有差役一名，口称解粮到此，要见元帅。〔小生喜介〕果然粮船到了，可喜，可喜！〔问介〕所赍文书，系何衙门？〔末〕并无文书，止有私书，要当堂投递。〔小生〕这话就奇了，或是流贼细作，亦未可定。〔吩咐介〕左右军牢，小心防备，着他膝行而进。〔众〕是！〔末唤丑进介〕〔左右交执器械，丑钻入见介〕〔揖介〕元帅在上，晚生拜揖了。〔小生〕哇！你是何等样人，敢到此处放肆。〔丑〕晚生一介平民，怎敢放肆。

〔北雁儿落带得胜令〕俺是个不出山老渔樵，那晓得王侯大宾客小。看这长枪大剑列门旗，只当深林密树穿荒草。尽着狐狸纵横虎咆哮，这威风何须要。偏吓俺孤身客无门跑，便作个长揖儿不是骄。〔拱介〕求饶，军中礼原不晓。〔笑介〕气也么消，有书函将军仔细瞧。

〔小生问介〕有谁的书函？〔丑〕归德侯老先生寄来奉候的。〔小生〕侯司徒是俺的恩帅，你如何认得？〔丑〕晚生现在侯府。〔小生拱介〕这等失敬了。〔问介〕书在那里？〔丑送上书介〕〔小生〕吩咐掩门。〔内吹打掩门，众下〕〔小生〕尊客请坐。〔丑傍坐介〕〔小生看书介〕





〔南侥侥令〕看他谆谆情意好，不啻教儿曹。这书中文理，一时也看不透彻，无非劝俺镇守边方，不可移兵内地。
〔叹介〕恩帅，恩帅！那知俺左良玉，一片忠心天可告，怎肯背深恩，辱荐保。

〔问丑介〕足下尊姓大号？〔丑〕不敢，晚生姓柳，草号敬亭。
〔杂捧茶上〕〔小生〕敬亭请茶。〔丑接茶介〕〔小生〕你可知这座武昌城，自经张献忠一番焚掠，十室九空。俺虽镇守在此，缺草乏粮，日日鼓噪，连俺也做不得主了。〔丑气介〕元帅说那里话，自古道“兵随将转”，再没个将逐兵移的。

〔北收江南〕你坐在细柳营，手握着虎龙韬，管千军山可动，令不摇。饥兵鼓噪犯天朝，将军无计，从他去自逍遥。这恶名怎逃，这恶名怎逃。说不起三军权柄帅难操。

〔摔茶钟于地下介〕〔小生怒介〕呵呀！这等无礼，竟把茶杯掷地。〔丑笑介〕晚生怎敢无礼，一时说的高兴，顺手摔去了。〔小生〕顺手摔去，难道你的心做不得主么。〔丑〕心若做得主呵，也不叫手下乱动了。〔小生笑介〕敬亭讲的有理。只因兵丁饿的急了，许他就粮内里。亦是无可奈何之一着。〔丑〕晚生远来，也饿急了，元帅竟不问一声儿。〔小生〕我倒忘了，叫左右快摆饭来。〔丑摩腹介〕好饿，好饿！〔小生催介〕可恶奴才，还不快摆！〔丑起介〕等不得了，竟往内里吃去罢。〔向内行介〕〔小生怒介〕如何进我内里？〔丑回顾介〕饿的急了。〔小生〕饿的急了，就许你进内里么？〔丑笑介〕饿的急了，也不许进内里，元帅竟也晓得哩。〔小生大笑介〕句句讥诮俺的错处，好个舌辩之士。俺这帐下倒少不得你这个人哩。

〔南园林好〕俺虽是江湖泛交，认得出滑稽曼老；这胸次包罗不少，能直谏，会旁嘲。





〔丑〕那里，那里！只不过游戏江湖，图铺啜耳。〔小生问介〕俺看敬亭，既与缙绅往来，必有绝技，正要请教。〔丑〕晚生自幼失学，有何技艺。偶读几句野史，信口演说，曾蒙吴桥范大司马、桐城何老相国，谬加赏赞，因而得交缙绅，实堪惭愧。

〔北沽美酒带太平令〕俺读些稗官词，寄牢骚，稗官词，寄牢骚，对江山吃一斗苦松醪。小鼓儿颤杖轻敲，寸板儿软手频摇；一字字臣忠子孝，一声声龙吟虎啸；快舌尖钢刀出鞘，响喉咙轰雷烈炮。呀！似这般冷嘲、热挑，用不着笔抄，墨描。劝英豪，一盘错帐速勾了。

〔小生〕说的爽快，竟不知敬亭有此绝技，就留下榻衙斋，早晚领教罢。

〔清江引〕从此谈今论古日倾倒，风雨开怀抱。你那苏张舌辩高，我的巧射惊岳羿，只愁那匝地烟尘何日扫。

〔丑〕闲话多时，到底不知元帅向内移兵，有何主见？

〔小生〕耿耿臣心，惟天可表，不须口劝，何用书责。

〔小生〕臣心如水照清霄，〔丑〕咫尺天颜路不遥，

〔小生〕要与西南撑半壁，〔丑〕不须东看海门潮。

第十二出 辞院

癸未十月

〔西地锦〕〔末扮杨文骢冠带上〕锦绣东南列郡，英雄割据纷纷；而今还起周郎恨，江水向东奔。

下官杨文骢，昨奉熊司马之命，托侯兄发书宁南，阻其北





上，已遣柳敬亭连夜寄去。还怕投书未稳，一面奏闻朝廷，加他官爵，荫他子侄；又一面知会各处督抚，及在城大小文武，齐集清议堂，公同计议，助他粮饷，这也是不得已调停之法。下官与阮圆海虽罢闲流寓，都有传单，只得早到。〔副净扮阮大铖冠带上〕黑白看成棋里事，须眉扮作戏中人。〔见介〕龙友请了，今日会议军情，既传我们到此，也不可默默无言。〔末〕事体重大，我们废员闲宦，立不得主意，身到就是了。〔副净〕说那里话。

〔啄木儿〕朝廷事，须认真，太祖神京今未稳，莫漫愁铁锁船开，只怕有萧墙人引。角声鼓音城楼震，帆扬帆飞江风顺，明取金陵，有人私启门。

〔末〕这话未确，且莫轻言。〔副净〕小弟实有所闻，岂可不说。〔丑扮长班上〕处处军情紧，朝朝会议多。禀老爷，淮安漕抚史可法老爷，凤阳督抚马士英老爷俱到了。〔末、副净出候介〕〔外白须扮史可法，净秃须扮马士英，各冠带上〕

〔外〕天下军储一线漕，无能空佩吕虔刀。〔净〕长陵抔土关龙脉，愁绝烽烟搔二毛。〔末、副净见各揖介〕〔外问介〕本兵熊老先生为何不到？〔丑禀介〕今日有旨，往江上点兵去了。〔净〕这等又会议不成，如何是好？

〔前腔〕〔外〕黄尘起，王气昏，羽扇难挥建业军；幕府山蜡檄星驰，五马渡楼船飞滚。江东应须夷吾镇，清淡怎消南朝恨，少不得努力同捐衰病身。

〔末〕老先生不必深忧，左良玉系侯司徒旧卒，昨已发书劝止，料无不从者。〔外〕学生亦闻此举虽出熊司马之意，实皆年兄之功也。〔副净〕这倒不如；只闻左兵之夹，实有暗里勾之者。〔外〕是那个？〔副净〕就是敝同年侯恂之子侯方域。〔外〕他也是敝世兄，在复社中铮铮有声，岂肯为此？〔副净〕老公祖不知，他与左良玉相交最密，常有私书往来；若不早除





此人，将来必为内应。〔净〕说的有理，何惜一人，致陷满城之命乎？〔外〕这也是莫须有之事，况阮老先生罢闲之人，国家大事也不可乱讲。〔别介〕请了，正是“邪人无正论，公议总私情”。〔下〕〔副净指恨介〕〔向净介〕怎么史道邻就拂衣而去，小弟之言凿凿有据；闻得前日还托柳麻子去下私书的。〔末〕这太屈他了，敬亭之去，小弟所使，写书之时，小弟在傍；倒亏他写的恳切，怎反疑起他来？〔副净〕龙友不知，那书中都有字眼暗号，人那里晓得？〔净点头介〕是呀，这样人该杀的，小弟回去，即着人访拿。〔向末介〕老妹丈，就此同行罢。〔末〕请舅翁先行一步，小弟随后就来。〔副净向净介〕小弟与令妹丈不啻同胞，常道及老公祖垂念，难得今日会着。小弟有许多心事，要为竟夕之谈。不知可否？〔净〕久荷高雅，正要请教。〔同下〕〔末〕这是那里说起！侯兄之素行虽未深知，只论写书一事呵，

【三段子】这冤怎伸，硬叠成曾参杀人；这恨怎吞，强书为陈恒弑君。不免报他一信，叫他趁早躲避。〔行介〕眠香占花风流阵，今宵正倚熏笼困，那知打散鸳鸯金弹狠。

来此是李家别院，不免叫门。〔敲门介〕〔内吹唱介〕〔净扮苏昆生上〕是那个？〔末〕快快开门！〔净开门见介〕原来是杨老爷，天色已晚，还来闲游。〔末认介〕你是苏昆老。〔问介〕侯兄在那里？〔净〕今日香君学完一套新曲，都在楼上听他演腔。〔末〕快请下楼！〔净入唤介〕〔小旦、生、旦出介〕〔生〕浓情人带酒，寒夜帐笼花。杨兄高兴，也来消夜。〔末〕兄还不知，有夭大祸事来寻你了。〔生〕有何祸事，如此相吓？〔末〕今日清议堂议事，阮圆海对着大众，说你与宁南有旧，常通私书，将为内应。那些当事诸公，俱有拿你之意。〔生惊介〕我与阮圆海素无深仇，为何下这毒手。〔末〕





想因却奁一事，太激烈了，故此老羞变怒耳。〔小旦〕事不宜迟，趁早高飞远遁，不要连累别人。〔生〕说的有理。〔愁介〕只是燕尔新婚，如何舍得。〔旦正色介〕官人素以豪杰自命，为何学儿女子态。〔生〕是，是，但不知那里去好？

〔滴溜子〕双亲在，双亲在，信音未准；烽烟起，烽烟起，梓桑半损。欲归，归途难问。天涯到处迷，将身怎隐。歧路穷途，天暗地昏。

〔末〕不必着慌，小弟倒有个算计。〔生〕请教！〔末〕会议之时，漕抚史可法、凤抚马舍舅俱在坐。舍舅语言甚不相为，全亏史公一力分豁，且说与尊府原有世谊的。〔生想介〕是，是，史道邻是家父门生。〔末〕这等何不随他到淮，再候家信。〔生〕妙，妙！多谢指引了。〔旦〕待奴家收拾行装。〔旦束装介〕

〔前腔〕欢娱事，欢娱事，两心自忖；生离苦，生离苦，且将恨忍，结成眉峰一寸。香沾翠被池，重重束紧。药裹巾箱，都带泪痕。

〔丑上，挑行李介〕〔生别旦介〕暂此分别，后会不远。〔旦弹泪介〕满地烟尘，重来亦未可必也。

〔哭相思〕离合悲欢分一瞬，后会期无凭准。〔小旦〕怕有巡兵踪迹，快行一步罢。〔生〕吹散俺西风太紧，停一刻无人肯。

〔生〕但不知史漕抚寓在那厢。〔净〕闻他来京公干，常寓市隐园，待我送官人去。〔生〕这等多谢。〔生、净、丑急下〕〔小旦〕这桩祸事，都从杨老爷起的，也还求杨老爷归结。明日果来拿人，作何计较？〔末〕贞娘放心，侯郎既去，都与你无干了。

〔末〕人生聚散事难论，〔旦〕酒尽歌终被尚温；

〔小旦〕独照花枝眠不稳，〔末〕来朝风雨掩重门。





第十三出 哭主

甲申三月

〔副净扮旗牌官上〕汉阳烟树隔江滨，影里青山画里人，可惜城西佳绝处，朝朝遮断马头尘。在下宁南帅府一个旗牌官的便是，俺元帅收复武昌，功封侯爵。昨日又奉新恩，加了太傅之衔；小爷左梦庚，亦挂总兵之印，特差巡按御史黄澍老爷到府宣旨。今日九江督抚袁继咸老爷，又解粮三十船，亲来给友。元帅大喜，命俺设宴黄鹤楼，请两位老爷饮酒看江。〔望介〕遥见晴川树底，芳草洲边，万姓欢歌，三军嬉笑，好一段太平景象也。远远喝道之声，元帅将到，不免设起席来。〔台上挂黄鹤楼匾〕〔副净设席安座介〕〔杂扮军校旗仗鼓吹引导〕〔小生扮左良玉戎装上〕

〔声声慢〕逐人春色，入眼睛光，连江芳草青青。百尺楼高，吹笛落梅风景。领着花间小乘，载行厨，带缓衣轻；便笑咱将军好武，也爱儒生。

咱家左良玉，今日设宴黄鹤楼，请袁、黄两公饮酒看江，只得早候。〔吩咐介〕大小军卒楼下伺候。〔众应下〕〔作登楼介〕三春云物归胸次，万里风烟到眼中。〔望介〕你看浩浩洞庭，苍苍云梦，控西南之险，当江汉之冲；俺左良玉镇此名邦，好不壮哉！〔坐呼介〕旗牌官何在？〔副净跪介〕有。〔小生〕酒席齐备不曾？〔副净〕齐备多时了。〔小生〕怎么两位老爷还不见到？〔副净〕连请数次，袁老爷正在江岸盘粮，黄老爷又往龙华寺拜客，大约傍晚才来。〔小生〕在此久候，岂不困倦。叫左右速接柳相公上楼，闲谈拨闷。〔杂跪禀介〕柳相公现在楼下。〔小生〕快请。〔杂请介〕〔丑扮柳





敬亭上) 气吞云梦泽，声憾岳阳楼。〔见介〕〔小生〕敬亭为何早来了。〔丑〕晚生知道元帅闷坐，特来奉陪的。〔小生〕这也奇了，你如何晓得。〔丑〕常言“秀才会课，点灯告坐”。天生文官，再不能爽快的。〔小生笑介〕说的有理。〔指介〕你看天才午转，几时等到点灯也。〔丑〕若不嫌聒噪呵，把昨晚说的“秦叔宝见姑娘”，再接上一回罢。〔小生〕极妙了。〔问介〕带有鼓板么？〔丑〕自古“官不离印，货不离身”，老汉管着做甚的。〔取出鼓板介〕〔小生〕叫左右泡开芥片，安下胡床。咱要纱帽隐囊，清淡消遣哩。〔杂设床、泡茶，小生更衣坐，杂捶背搔痒介〕〔丑旁坐敲鼓板说书介〕大江滚滚浪东流，淘尽兴亡古渡头；屈指英雄无半个，从来遗恨是荆州。按下新诗，还提旧话。且说人生最难得的是乱离之后，骨肉重逢。总是地北天南，时移物换，经几番凶荒战斗，怎免得梗泛萍漂。可喜秦叔宝解到罗公帅府，枷锁连身，正在候审；遇着嫡亲姑娘，卷帘下阶，抱头大哭。当时换了新衣，设席款待，一个候死的囚徒，登时上了青天。这叫做“运去黄金减价，时来顽铁生光”。〔拍醒木介〕〔小生掩泪介〕咱家也都经过了。〔丑〕再说那罗公问及叔宝的武艺，满心欢喜，特地要夸其本领，即日放炮传操。下了教场，雄兵十万，雁翅排开。罗公独坐当中，一呼百诺，掌着生杀之权。秦叔宝站在旁边，点头赞叹，口里不言，心中暗道：大丈夫定当如此！〔拍醒木介〕〔小生作骄态，笑介〕俺左良玉也不枉为人一世矣。〔丑〕那罗公眼看叔宝，高声问道：“秦琼，看你身材高大，可曾学些武艺么？”叔宝慌忙跪下，应答如流：“小人会使双铜。”罗公即命家人，将自己用的两条银铜，抬将下来。那两条银铜，共重六十八斤，比叔宝所用铁铜，轻了一半。叔宝是用过重铜的人，接在手中，如同无物。跳下阶来，使尽身法，左轮右舞，恰似玉蟒缠身，银龙护体。玉蟒缠身，万道毫光台下落；





银龙护体，一轮月影面前悬。罗公在中军帐里，大声喝采道：“好呀！”那十万雄兵，一齐答应。〔作喊介〕如同山崩雷响，十里皆闻。〔拍醒木介〕〔小生照镜镊鬓介〕俺左良玉立功边塞，万夫不当，也是天下一个好健儿。如今白发渐生，杀贼未尽，好不恨也。〔副净上〕禀元帅爷，两位老爷俱到楼了。〔丑暗下〕〔小生换冠带、杂撤床排席介〕〔外扮袁继咸，末扮黄澍，冠带喝道上〕〔外〕长湖落日气苍茫，黄鹤楼高望故乡。〔末〕吹笛仙人称地主，临风把酒喜洋洋。〔小生迎揖介〕二位老先生俯临敝镇，曷胜光荣；聊设杯酒，同看春江。〔外、末〕久钦威望，喜近节麾，高楼盛设，大快生平。〔安席坐，斟酒欲饮介〕〔净扮塘报人急上〕忙将覆地翻天事，报与勤王救主人。禀元帅爷，不好了，不好了！〔众惊起介〕有什么紧急军情，这等喊叫？〔净急白介〕禀元帅爷：大伙流贼北犯，层层围住神京；三天不见救援兵，暗把城门开禁。放火焚烧宫阙，持刀杀害生灵。〔拍地介〕可怜圣主好崇祯，〔哭说介〕缢死煤山树顶。〔众惊问介〕有这等事，是那一日来？〔净喘介〕就是这、这、这三月十九日。〔众望北叩头，大哭介〕〔小生起，搓手跳哭介〕我的圣上呀！我的崇祯主子呀！我的大行皇帝呀！孤臣左良玉，远在边方，不能一旅勤王，罪该万死了。

〔胜如花〕高皇帝在九京，不管亡家破鼎，那知他圣子神孙，反不如飘蓬断梗。十七年忧国如病，呼不应天灵祖灵，调不来亲兵救兵；白练无情，送君王一命。伤心煞煤山私幸，独殉了社稷苍生，独殉了社稷苍生！

〔众又大哭介〕〔外摇手喊介〕且莫举哀，还有大事相商。〔小生〕有何大事？〔外〕既失北京，江山无主，将军若不早建义旗，顷刻乱生，如何安抚。〔末〕正是。〔指介〕这江汉





荆襄，亦是西南半壁，万一失守，恢复无及矣。〔小生〕小弟滥握兵权，实难辞责，也须两公努力，共保边疆。〔外、末〕敢不从事。〔小生〕既然如此，大家换了白衣，对着大行皇帝在天之灵，恸哭拜盟一番。〔唤介〕左右可曾备下縗衣么？〔副净〕一时不能备及，暂借附近民家素衣三领，白布三条。〔小生〕也罢，且穿戴起来。〔吩咐介〕大小三军，亦各随拜。〔小生、外、末穿衣裹布介〕〔领众齐拜，举哀介〕我那先帝呀，

〔前腔〕〔合〕宫车出，庙社倾，破碎中原费整。养文臣帷幄无谋，豢武夫疆场不猛；到今日山残水剩，对大江月明浪明，满楼头呼声哭声。〔又哭介〕这恨怎平，有皇天作证：从今后戮力奔命，报国仇早复神京，报国仇早复神京。

〔小生〕我等拜盟之后，义同兄弟；临侯督师，仲霖监军，我左昆山操兵练马，死守边方。倘有太子诸王，中兴定鼎，那时勤王北上，恢复中原，也不负今日一番义举。〔外、末〕领教了。〔副净禀介〕禀元帅，满城喧哗，似有变动之意，快请下楼，安抚民心。〔俱下楼介〕〔小生〕二位要向那里去？〔外〕小弟还回九江。〔末〕小弟要到襄阳。〔小生〕这等且各分手，请了。〔别介〕〔小生呼介〕转来，若有国家要事，还望到此公议。〔外、末〕但寄生纸，无不奔赴。请了。〔外、末下〕〔小生〕呵呀呀！不料今日天翻地覆，吓死俺也！

飞花送酒不曾擎， 片语传来满座惊，
黄鹤楼中人哭罢， 江昏月暗夜三更。





第十四出 阻奸

甲申四月

〔绕地游〕〔生上〕飘飏家舍，怎把平安写，哭苍天满喉新血。国仇未雪，乡心难说，把闲情丢开后些。

小生侯方域，自去冬仓皇避祸，夜投史公，随到淮安漕署，不觉半载。昨因南大司马熊公内召，史公即补其缺，小生又随渡江。亏他重俺才学，待同骨肉。正思移家金陵，不料南北隔绝。目今议立纷纷，尚无定局，好生愁闷。且候史公回衙，一问消息。〔暂下〕

〔三台令〕〔外扮史可法忧容，丑扮长班随上〕山河今日崩竭，白面谈兵掉舌；弈局事堪嗟，望长安谁家传舍。

下官史可法，表字道邻，本贯河南，寄籍燕京。自崇祯辛未，叨中进士，便值中原多故，内为曹郎，外作监司，扬历十年，不曾一日安枕。今由淮安漕抚升补南京兵部尚书。那知到任一月，遭此大变；万死无裨，一筹莫展。幸亏长江天险，护此留都。但一月无君，人心皇皇，每日议立议迎，全无成说。今早操兵江上，探得北信，不免请出侯兄，大家快谈。〔丑〕侯爷，有请。〔生上见介〕请问老先生，北信若何？〔外〕今日得一喜信，说北京虽失，圣上无恙，早已航海而南；太子亦间道东奔，未知果否？〔生〕果然如此，苍生之福也。〔小生扮差役上〕朝廷无诏旨，将相有传闻。〔到门介〕门上有人么？〔丑问介〕那里来的？〔小生〕是凤抚衙门来的，有马老爷候札，即讨回书。〔丑〕待我传上去。〔入见介〕禀老爷，凤抚马老爷差人投书。〔外拆看，皱眉介〕这个马瑶草，又讲





什么迎立之事了。

【高阳台】清议堂中，三番公会，攒眉仰屋蹴靴；相对长吁，低头不语如呆。堪嗟！军国大事非轻举，俺纵有庙谟难说。这来书谋迎议立，邀功情切。

〔向生介〕看他书中意思，属意福王。又说圣上确确缢死煤山，太子奔逃无踪。若果如此，俺纵不依，他也竟自举行了。况且昭穆伦次，立福王亦无大差。罢，罢，罢！答他回书，明日会稿，一同列名便了。〔生〕老先生所言差矣。福王分藩敝乡，晚生知之最详，断断立不得。〔外〕如何立不得？〔生〕他有三大罪，人人俱知。〔外〕那三大罪？〔生〕待晚生数来：

【前腔】福邸藩王，神宗骄子，母妃郑氏淫邪。当日谋害太子，欲行自立，若无调护良臣，几将神器夺窃。〔外〕此一罪却也不小。〔问介〕还有那一罪？〔生〕骄奢，盈装满载分封去，把内府金钱偷竭。昨日寇逼河南，章不舍一文助饷；以致国破身亡，满宫财宝，徒饱贼囊。〔外〕这也算的一大罪。〔问介〕那第三大罪呢？〔生〕这一大罪，就是现今世子德昌王，父死贼手，暴尸未葬，竟忍心远避。还乘离乱之时，纳民妻女。这君德全亏尽丧，怎图皇业。

〔外〕说的一些不差，果然是三大罪。〔生〕不特此也，还有五不可立。〔外〕怎么又有五不可立？

【前腔】〔生〕第一件，车驾存亡，传闻不一，天无二日同协。第二件，圣上果殉社稷，尚有太子监国，为何明弃储君，翻寻枝叶旁牒。第三件，这中兴之主，原不必拘定伦次的。分别，中兴定霸如光武，要访取出群英杰。第四件，怕强藩乘机保立。第五件，又恐小人呵，将拥戴功挟。

〔外〕是，是，世兄高见，虑的深远。前日见副使雷绩





祚、礼部周鑣，都有此论，但不及这番透彻耳。就烦世兄把这三大罪、五不可立之论，写书回他便了。〔生〕遵命。〔点烛写书介〕〔副净扮阮大铖，杂扮家童提灯上〕须将奇货归吾手，莫把新功让别人。下官阮大铖，潜往江浦，寻着福王，连夜回来，与马士英倡议迎立。只怕兵部史可法临时掣肘。今日修书相商，还恐不妥，故此昏夜叩门，与他细讲。〔见小生介〕你早来下书，如何还不回去。〔小生〕等候回书，不见发出。〔喜介〕阮老爷来的正好，替小人催一催。〔杂〕门上大叔那里？〔丑〕是那个？〔副净见，作足恭介〕烦位下通报一声，说裤子裆里阮，求见老爷。〔丑诨介〕裤子裆里软，这可未必。常言“十个胡子九个骚”，待我摸一摸，果然软不软。〔副净〕休得取笑，快些方便罢。〔丑〕天色已晚，老爷安歇了，怎敢乱传。〔副净〕有要话商议，定求一见的。〔丑〕待我传上去。〔进禀介〕禀老爷，有裤子裆里阮，到门求见。〔外〕是那个姓阮的？〔生〕在裤子裆里住，自然是阮胡子了。〔外〕如此昏夜，他来何干？〔生〕不消说，又是讲迎立之事了。〔外〕去年在清议堂诬害世兄的便是他。这人原是魏党，真正小人，不必理他，叫长班回他罢了。〔丑出，怒介〕我说夜晚了，不便相会，果然惹个没趣。请回罢！〔副净拍丑肩介〕位下是极在行的，怎不晓得。夜晚来会，才说的是极有趣的话哩；那青天白日，都是些扫帐儿。〔丑〕你老说的有理，事成之后，随封都要双分的。〔副净〕不消说，还要加厚些。〔丑〕既是这等，待我再传。〔进禀介〕禀老爷，姓阮的定求一见，要说极有趣的话。〔外〕哇，放屁！国破家亡之时，还有什么趣话说！快快赶出，闭上宅门。〔丑〕凤抚回书尚未打发哩。〔生〕书已写就，求老先生过目。〔外读介〕

〔前腔〕二祖列宗，经营垂创，吾皇辛苦力竭。一旦倾移，谁能重续灭绝。详列：福藩罪案三桩大，五





不可、势局当歇。再灵求贤宗雅望，去留先决。

〔外〕写的明白，料他也不敢妄动了。〔吩咐介〕就交与凤抚家人，早闭宅门，不许再来罗唆。〔起介〕正是江上孤臣生白发，〔生〕灯前旅客罢冰弦。〔外、生下〕〔丑出呼介〕马老爷差人呢？〔小生〕有。〔丑〕领了回书，快快出去，我要闭门哩。〔小生接书介〕还有阮老爷要见，怎么就闭门？〔副净向丑介〕正是，我方才央过求见老爷的，难道忘了。〔丑佯问介〕你是谁呀？〔副净〕我便是裤子裆里阮哪。〔丑〕啐！半夜三更，只管软里硬里，奈何的人不得睡。〔推介〕好好的去罢。〔竟闭门入介〕〔小生〕得了回书，我先去了。〔下〕〔副净恼介〕好可恶也，竟自闭门不纳了。〔呆介〕罢了！俺老阮十年之前，这样气儿也不知受过多少，且自耐他。〔搓手介〕只是当前机会，不可错过。这史可法现掌着本兵之印，如此执拗起来，目下迎立之事，便行不去了，这怎么处？〔想介〕呸！我到呆气了，如今皇帝玉玺且无下落，你那一颗部印有何用处。〔指介〕老史，老史，一盘好肉包掇上门来，你不会吃，反去让了别人，日后不要见怪。正是：

穷途才解阮生嗟， 无主江山信手拿，
奇货居来随处赠， 不知福分在谁家。

第十五出 迎驾

甲申四月

〔番下簪〕〔净扮马士英冠带上〕一旦神京失守，看中原逐鹿交走。捷足争先，拜相与封侯，凭着这拥立功大权归手。





下官马士英，别字瑶草，贵州贵阳卫人也，起家万历己未进士，现任凤阳督抚。幸遇国家多故，正我辈得意之秋。前日发书约会史可法，同迎福王。他回书中有“三大罪、五不可立”之言。阮大铖走去面商，他又闭门不纳。看来是不肯行的了。但他现握着兵权，一倡此论，那九卿班里，如高弘图、姜曰广、吕大器、张国维等，谁敢竟行。这迎立之事，便有几分不妥了。没奈何，又托阮大铖约会四镇武臣，及勋戚内侍，未知如何，好生焦躁。〔副净扮阮大铖急上〕胸有已成之竹，山无难劈之柴。此是马公书房，不免竟入。〔净见问介〕圆老回来了，大事如何？〔副净〕四镇武臣见了书函，欣然许诺，约定四月念八，全备仪仗，齐赴江浦矣。〔净〕妙，妙！那高黄二刘，如何说来？〔坐介〕

〔催拍〕〔副净〕他说受君恩爵封列侯，镇江淮千里借筹；神京未收，神京未收，似我辈滥功糜饷，建牙堪羞。江浦迎銮，愿领貔貅，扶新主持节复仇。临大事，敢夷犹。

〔净〕此外还有何人肯去？〔副净〕还有魏国公徐鸿基，司礼监韩赞周，吏科给事李沾，监察御史朱国昌。〔净〕勋、卫、科、道，都有个把，也就好了。他们都怎么说来？

〔前腔〕〔副净〕他说马中丞当先出头，众公卿谁肯逗留。职名早投，职名早投，大家去上书陈表，拥入皇州。新主中兴，拜舞龙楼，将今日劳苦功酬，迁旧秩，壮新猷。

〔净〕果然如此，妙的狠了。只是一件，我是一个外吏，那几个武臣勋卫，也算不得部院卿僚，目下写表如何列名？

〔副净〕这有什么考证，取本缙绅便览来，从头抄写便了。

〔净〕虽如此说，万一驾到，没有百官迎接，我们三五个官，如何引进朝去？〔副净〕我看满朝诸公，那个是有定见的。乘





與一到，只怕递职名的还挨挤不上哩。〔净〕是，是！表已写就，只空衔名，取本缙绅来，快快开列。〔外扮书办取缙绅上〕西河沿洪家高头便览在此。〔下〕〔副净〕待我抄起来。〔偏头远视介〕〔表上字体〕，俱要细楷的，目昏难写，这怎么处？〔想介〕有了。〔腰内取出眼镜戴，抄介〕“吏部尚书臣高弘图”。〔作手颤介〕这手又颤起来了，目下等着起身。一时写不出，急杀人也。〔净〕还叫书办写去罢。〔副净〕这姓名里面都有去取，他如何写得。〔净〕你指示明白，自然不错了。〔叫介〕书办快来。〔外上〕〔副净照缙绅指点向外介〕〔外下〕〔净〕自古道：“中原逐鹿，捷足先得”，我们不可落他人之后。快整衣冠，收拾箱包，今日务要出城。〔丑扮长班收拾介〕〔副净问介〕请问老公祖，小弟怎生打扮？〔净〕迎驾大典，比不得寻常私谒，俱要冠带才是。〔副净〕小弟原是废员，如何冠带？〔净〕正是。〔想介〕没奈何，你且权充个赍表官罢，只是屈尊些儿。〔副净〕说那里话，大丈夫要立功业，何所不可，到这时候还讲刚方么。〔净笑介〕妙，妙，才是个软圆老。〔副净换差吏服色介〕

〔前腔〕拚余生寒灰已休，喜今朝涸海更流；金鳌上钩，金鳌上钩，好似太公一钓，享国千秋。牛马风尘，暂屈何忧，刀笔吏丞相根由；人笑骂，我不羞。

〔外上〕表已列名，老爷过目。〔副净看介〕果然一些不差，就包裹好了，装入箱中。〔外包裹装箱内介〕〔副净〕下官只得背起来了。〔外、丑与副净绑箱背上介〕〔净看，笑介〕圆老这件功劳却也不小哩。〔副净正色介〕不要取笑，日后画在凌烟阁上，倒有些神气的。〔丑牵马介〕天色半晚，请老爷上马。〔净吩咐介〕这迎驾大事，带不的多人，只你两个跟去罢。〔副净〕便益你们，后日都要议叙的。〔俱上马，急走绕场介〕





〔前腔〕〔合〕趁斜阳南山雨收，控青骢烟驿水邮，金鞭急抽，金鞭急抽，早见浦江云气，楚尾吴头。应运英雄，虎赴龙投，恨不的双翅飏飏，银烛下，拜冕旒。

〔净〕叫左右早去寻下店房。〔副净〕阿呀！我们做的何事，今日还想安歇，快跑快跑！〔加鞭跑介〕

〔净〕江云山气晚悠悠，〔副净〕马走平川似水流，

〔净〕莫学防风随后到，〔副净〕涂山明日会诸侯。

第十六出 设朝

甲申五月

〔念奴娇〕〔小生扮弘光衮冕，小旦、老旦扮二监引上〕高皇旧宇，看宫门殿阁，重重初敞。满目飞腾新紫气，倚着钟山千丈。祖德重光，民心合仰，迎俺青天上。云消帘卷，东南烟景雄壮。

一朵黄云捧御床，醒来魂梦自彷徨；中兴不用亲征战，才洗尘颜着袞裳。寡人乃神宗皇帝之孙，福邸亲王之子，自幼封为德昌郡王。去年贼陷河南，父王殉国，寡人逃避江浦，九死余生；不料北京失守，先帝升遐，南京臣民推俺为监国之主。今乃甲申年五月初一日，早谒孝陵回宫，暂御偏殿，看百官有何章奏。〔外扮史可法，净扮马士英，末扮黄得功，丑扮刘泽清，文武袍笏上〕再见冠裳盛，重瞻殿阁高；金瓯仍未缺，玉烛又新调。我等文武百官，昨日迎銮江浦，今早陪位孝陵；虽投职名，未称朝贺，礼当恭上表文，请登大宝。〔众前跪上表介〕南京吏部尚书臣高弘图等，恭请陛下早正大位，改元听政，以慰臣民之望。恭惟陛下呵，





【本序】潜龙福邸，望扬扬，貌似神宗，嫡派天潢。久著仁贤声誉重，中外推戴陶唐。瞻仰，牒出金枝，系连花萼，宜承大统诸宗长。臣伏愿登庸御宇，早继高皇。

〔四拜介〕〔小生〕寡人外潘袁宗，才德凉薄，俯顺臣民之请，来守高帝之宫。君父含冤，大仇未报，有何面颜，忝然正位。今暂以藩王监国，仍称崇祯十七年，一切政务，照常办理。诸卿勿得諄请，以重寡人之罪。

〔前腔〕休强，中原板荡，叹王孙乞食江头，栖止榛莽。回首尘沙何处去，洛下名园花放。盼望，兵燹难消，松楸多恙，鼎湖弓剑无人葬；吾怎忍垂旒正冕，受贺当阳。

〔众跪呼介〕万岁，万万岁！真仁君圣主之言，臣等敢不遵旨。但大仇不当迟报，中原不可久失，将相不宜缓设，谨具题本，伏候裁决。〔上本介〕

〔前腔〕开朗，中兴气象，见罽毼瑞霭祥云，王业重创。不共天仇，从此后尝胆眠薪休忘。参想，收复中原，调燮黄阁，急须封拜卜忠亮；还缺少百官庶士，乞选才良。

〔小生〕览卿题本，汲汲以报仇复国为请，俱见忠悃。至于设立将相，寡人已有成议，众卿听着：

〔前腔〕职掌，先设将相，论麒麟画阁功劳，迎立为上。捧表江头，星夜去拥着乘舆仪仗。寻访，加体黄袍，嵩呼拜舞，百忙难把玺符让。今日里论功叙赏，文武谁当。

众卿且退，午门候旨。〔小生、内官随下〕〔外、净、末、丑退班立介〕〔外〕若论迎立之功，今日大拜，自然让马老先生了。〔净〕下官风尘外使，焉能越次而升。若论国家用武之





际，史老先生现居本兵，理当大拜。〔向末、丑介〕四镇实有护驾之劳，加封公侯，只在目下。〔末、丑〕皆赖恩帅提拔。〔老旦扮内监捧旨上〕圣旨下：凤阳督抚马士英，倡议迎立，功居第一，即升补内阁大学士，兼兵部尚书，入阁办事。吏部尚书高弘图、礼部尚书姜曰广、兵部尚书史可法，亦皆升补大学士，各兼本衔。高弘图、姜曰广入阁办事，史可法着督师江北。其余部院大小官员，现任者，各加三级；缺员者，将迎驾人员，论功选补。又四镇武臣，靖南伯黄得功，兴平伯高杰，东平伯刘泽清，广昌伯刘良佐，俱进封侯爵，各归汛地。谢恩！〔众谢恩介〕万岁，万万岁！〔起介〕〔外向末、丑介〕老夫职居本兵，每以不能克复中原为耻，圣上命俺督师江北，正好戮力报效。今与列侯约定，于五月初十日，齐集扬州，共商复仇之事。各须努力，勿得迟延。〔末、丑〕是。〔外〕老夫走马到任去也。正是：重兴东汉逢明主，收复中原任老臣。〔别众下〕〔末、丑欲下介〕〔净唤介〕将军转来。〔拉手话介〕圣上录咱迎立之功，拜相封侯。我等皆系勋旧大臣，比不得别个。此后内外消息，须要两相照应，千秋富贵，可以常保矣。〔末、丑〕蒙恩携带，得有今日，敢不遵谕。〔末、丑急下〕〔净笑介〕不料今日做了堂堂首相，好快活也。〔副净扮阮大铖探头瞧介〕〔净欲下介〕且住，立国之初，诸事未定，不要叫高、姜二相夺了俺的大权。且慢回家，竟自入阁办事便了。〔欲入介〕〔副净悄上作揖介〕恭喜老公祖，果然大拜了。〔净惊问介〕你从哪里来？〔副净〕晚生在朝房藏着，打听新闻来。〔净〕此系禁地，今日立法之始，你青衣小帽，在此不便，请出去罢。〔副净〕晚生有要紧话说。〔附耳介〕老师相叙迎立之功，获此大位；晚生赍表前往，亦有微劳，如何不见提起？〔净〕方才宣旨，各部院缺员，许将迎驾之人叙功选补矣。〔副净喜介〕好，好！还求老师相荐拔。〔净〕你





的事何待谆嘱。〔欲入介〕〔副净〕事不宜迟，晚生权当班役，跟进内阁，看看机会何如。〔净〕学生初入内阁，未谙机务；你来帮一帮，也不妨事，只要小心着。〔副净〕晓得。〔替净拿笏板随行介〕

〔赛观音〕〔净〕旧黄扉，新丞相，喜一旦趾高气扬，廿四考中书模样。〔副净〕莫忘辛勤老陪堂。

〔净〕殿阁东偏晓雾黄，〔副净〕新参知政气昂昂，

〔净〕过江同是从龙彦，〔副净〕也步金阶抱笏囊。

第十七出 拒媒

甲申五月

〔燕归梁〕〔末扮杨文骢冠带上〕南朝领略风流尽，新立个妙龄君；清江隔断浊烟尘，兰署里买香熏。

下官杨文骢，因叙迎驾之功，补了礼部主事。盟兄阮大铖，仍以光禄起用。又有同乡越其杰、由仰等，亦皆补官，同日命下，可称一时之盛。目下漕抚缺人，该推升田仰。适才送到聘金三百，托俺寻一美妓，要带往任所。我想青楼色艺之精，无过香君，不免替他去问。〔唤介〕长班走来。〔杂扮长班上〕胸中一部缙绅，脚下千条胡同。〔见介〕老爷有何使唤？〔末〕你快请清客丁继之，女客卞玉京，到我书房说话。〔杂〕禀老爷，小人是长班，只认的各位官府，那里串客、表子，没处寻觅。〔末〕听我吩咐：

〔渔灯儿〕闹端阳，正纷纭，水阁含春。便有那乌衣子弟伴红裙，难道是织女牵牛天汉津。〔杂〕就在那秦淮河房么，小人晓得了。〔末指介〕你望着枣花帘影杏纱纹，那壁厢款问殷勤。





〔副净扮丁继之，外扮沈公宪，净扮张燕筑上〕院里常留老白相，朝中新聘大陪堂。〔副净〕来此是杨老爷私宅，待我叫门。〔叫介〕位下那里？〔杂出见介〕众位何来？〔副净〕老汉是丁继之，同这沈、张两敝友，求见杨老爷；烦位下通报一声。〔杂喜介〕正要去请，来的凑巧，待我通报。〔欲入介〕〔老旦扮卞玉京，小旦扮寇白门，丑扮郑妥娘上〕紫燕来何早，黄莺到已迟。〔小旦叫介〕三位略等一等，同进去罢。〔副净〕原来是你姊妹们。〔净〕你们来此何干？〔丑〕大家是一样病根，你们怕做师父，我们怕做徒弟的。〔俱入介〕〔末喜介〕如何来的恰好。〔众〕无事不敢轻造，今日特来感恩，尚容拜见。〔俱叩介〕〔末拉起介〕请坐，有何见教？〔副净问介〕新补光禄阮老爷是杨老爷至交么？〔末〕正是。〔副净〕闻得新主登极，阮老爷献了四种传奇，圣心大悦，把《燕子笺》钞发总钢，要选我们入内教演，有这话么？〔末〕果然有此盛举。〔净〕不瞒老爷说，我们两片唇，养着八张嘴。这一入内庭，岂不“灭门绝户了一家儿”？〔丑〕我们也是八张嘴，靠着两片皮哩。〔末笑介〕不必着忙，当差承应，自有一班教坊男女；你们都算名士数里的，谁好拿你。〔众〕只求老爷护庇则个。〔末〕明日开列姓名，送与阮圆海，叫他一概免拿便了。〔众〕多谢老爷。

〔前腔〕看一片秣陵春，烟水消魂，借着些笙歌裙屐醉斜曛。若把俺尽数选入呵，从此后江潮暮雨掩柴门，再休想白舫青帘载酒樽。老爷果肯见怜，这功德不小，保秦淮水软山温。

〔末〕下官有一事借重。〔副净〕老爷有何见教？〔末〕舍亲田仰，不日就升漕抚，适才送到聘金三百，托俺寻一小宠。〔丑〕让我去罢。〔净〕你去不得，你去了，这院中便散了板儿了。〔丑〕怎的便散了板儿？〔净〕没人和我打钉了。





〔丑〕 呸！〔副净〕 老爷意中可有一个人儿么？〔末〕 人是有一个在这里，只要你去作伐。〔老旦〕 是那个？〔末〕 便是李家的香君。〔副净摇头介〕 这使不得。〔末〕 如何使不得？〔副净〕 他是侯公子梳梳过的。

〔锦渔酒〕 现有个秦楼上吹箫旧人，何处去觅封侯柳老三春。留着他燕子楼中昼闭门，怎教学改嫁的卓文君。

〔末〕 侯公子一时高兴，如今避祸远去，那里还想着香君哩。但去无妨。〔老旦〕 香君自侯郎去后，立志守节，不肯下楼，岂有嫁人之理，去也无益。

〔锦上花〕 似一只雁失群，单宿水，独叫云，每夜里月明楼上度黄昏。洗粉黛，抛扇裙，罢笛管，歇喉唇，竟是长斋绣佛女尼身，怕落了风尘。

〔末〕 虽如此说，但有强如侯郎的，他自然肯嫁。〔副净〕 香君之母，原是老爷厚人，倒是老爷面讲更好。〔末〕 你是知道的，侯郎梳梳香君，原是下官作伐。今日靛面，如何讲说，还烦二位走走，自有重谢。〔净、外〕 这等我们也去走走。

〔小旦、丑〕 呸！皮肉行里经纪，只许你们做么，俺也同去。

〔末〕 不必争闹，待他二位说不来时，你们再去。〔众〕 是，是！辞过老爷罢。〔末〕 也不远送了。狎客满堂消我闷，嫁衣终日为人忙。〔下〕 〔副净、老旦〕 杨老爷免了咱们差事，莫大的恩典哩。〔外、净〕 正是。〔副净〕 你四位先回，俺要到香君那边，替杨老爷说事去了。〔丑〕 赚了钱不可偏背，大家八刀才好。〔众下〕 〔副净、老旦同行介〕 〔副净〕 记得侯公子梳梳香君，也是我们帮衬来。

〔锦中拍〕 想当初华筵盛陈，配才子佳人，排列着花林粉阵，逐趁着箏声笛韵。如今又去帮衬别家；好不赧颜，似邮亭马廐，迎官送宾。〔老旦〕 我们不去何如。〔副





净] 俺若不去呵,又怕他新铮铮春官匣印,硬选入秋宫院门。〔老旦〕这等如之奈何?〔副净〕俺自有个两全之法,到那边款语商量,柔情索问,做一个闲蜂蝶花里混。

〔老旦〕妙,妙!〔副净〕来此已是,不免竟进。〔唤介〕贞娘出来。〔旦上〕空楼寂寂含愁坐,长日恹恹带病眠。〔问介〕楼下那个?〔老旦〕丁相公来了。〔旦望介〕原来是卞姨娘同丁大爷光降,请上楼来。〔副净、老旦见介〕令堂怎的不见?〔旦〕往盒子会里去了。〔让介〕请坐,献茶。〔同坐介〕〔老旦〕香君闲坐楼窗,和那个顽耍!〔旦〕姨娘不知:

〔锦后拍〕俺独自守空楼,望残春,白头吟罢泪沾巾。〔老旦〕何不招一新婿?〔旦〕奴家已嫁侯郎,岂肯改志。〔副净〕我们晓你苦心。今日礼部杨老爷说,有一位大老田仰,肯输三百金,娶你作妾,托俺来问一声。〔旦〕这题目错认,这题目错认,可知定情诗红丝拴紧,抵过他万两雪花银。〔老旦〕这事凭你裁酌,你既不肯,另问别家。〔旦〕卖笑哂,有勾栏艳品。奴是薄福人,不愿入朱门。

〔老旦〕既如此说,回他便了。〔副净〕令堂回家,不要见钱眼开。〔旦〕妈妈疼奴,亦不肯相强的。〔副净〕如此甚好,可敬,可敬!〔起介〕别过了。〔外、净、小旦、丑急上〕两处红丝千里系,一条黑路六人忙。〔净〕快去,快去!他二人说成,便偏背我们了。〔丑〕我就不依他,饶他吃到口里,还倒出脏来。〔进介〕〔净〕香君恭喜了。〔旦〕喜从何来?〔小旦〕双媒人来你家,还不喜哩。〔旦〕敢也说田仰的事么?〔净〕便是。〔旦〕方才奴已拒绝了。〔外〕杨老爷的好意,如何拒得。

〔北骂玉郎带上小楼〕他为你生小绿珠花月身,寻一个金谷绮罗里石季伦。〔旦〕奴家不图富贵,这话休和我





讲。〔副净、老旦〕我二人在此劝了半日，他决不肯嫁人的。

〔小旦〕他不嫁人，明日拿去学戏，要见个男子的面，也不能够哩。歌残舞罢锁长门，卧氍毹夜夜伤神。〔旦〕奴便终身守寡，有何难哉，只不嫁人。〔丑〕难道三百两花银，买

不去你这黄毛丫头么？〔旦〕你要银子，你便嫁他，不要管人家闲事。〔丑怒介〕好丫头，抢白起姨娘来了，我就死在你家。〔撒泼介〕小私窠贱根，小私窠贱根，掉巧舌讪谤

尊亲。〔净发威介〕好大胆奴才！杨老爷新做了礼部，连你们官儿都管的着，明日拿去拶掉你指头。管烟花要津，管

烟花要津；触恼他风狂雨迅，准备着桃伤柳损。〔旦〕尽你吓唬，奴的主意已定了。〔老旦〕看他小小年纪，倒有志

气。〔副净〕吓他不动，走罢，走罢。〔丑〕我这里撒泼，没个人来拉拉，气死我也。他不嫁人，我扭也扭他不下楼。硬

推来门外双轮，硬推来门外双轮；兜折宝钏，扯断湘裙。〔副净〕自古有钱难买不卖货，撒了赖当不的，大家散

罢。〔外、小旦〕我两个原要不来，吃亏老燕、老妥强拉到此，惹了这场没趣。走，走，走！快出门，掩羞面，气忍

声吞。〔净、丑〕我们也走罢，干发虚，没钞分，遗臊撒粪。

〔外、净、小旦、丑俱诨下〕〔副净、老旦〕香君放心，我们回绝杨老爷，再不来缠你便了。〔旦拜介〕这等多射二

位。〔作别介〕

〔副净〕蜂媒蝶使闹纷纷，〔旦〕阑入红窗搅梦魂，

〔老旦〕一点芳心采不去，〔旦〕朝朝楼上望夫君。





第十八出 争位

甲申五月

〔生上〕无定输赢似弈棋，书空殷浩欲何为？长江不限天南北，击楫中流看誓师。小生侯方域，前日替史公修书，一时激烈，有“三大罪、五不可立”之议。不料福王今已登极，马士英竟入阁办事，把那些迎驾之臣，皆录功补用。史公虽亦入阁，又令督师江北，这分明有外之之意了。史公却全不介意，反以操兵剿贼为喜，如此，忠肝义胆，人所难能也。现在开府扬州，命俺参其军事；约定今日齐集四镇，共商防河之计，不免上前一问。〔作至书房介〕管家那里？〔小生扮书童上〕侯爷来了，待我通报。〔小生请外介〕

〔北点绛唇〕〔外上〕持节江皋，龙骧虎啸，忧国事，不顾残躯，双双鬓苍白了。

〔见生介〕世兄可知今日四镇齐集，共商大事；不日整师誓旅，雪君父之仇了。〔生〕如此甚妙。只有一件，高杰镇守扬、通，兵骄将傲，那黄、刘三镇，每发不平之恨。今日相见，大费调停，万一兄弟不和，岂不为敌人之利乎。〔外〕所说极是。今日相见，俺自有一番劝慰之言。〔小生报介〕辕门传鼓，说四镇到齐，伺候参谒。〔生下〕〔外升帐吹打开门，杂排左右仪卫介〕〔副净扮高杰，末扮黄得功，丑扮刘泽清，净扮刘良佐，俱介胄上〕只恨燕京无乐毅，谁知江左有夷吾。〔入见，禀介〕四镇小将，叩谒阁部大元帅。〔拜介〕〔外拱手立介〕列侯请起。〔副净等俱排立介〕听候元帅将令。〔外〕本帅以阁部督师，君命隆重，大小将士俱在指挥之下。〔众〕是。〔外〕四镇乃堂堂列侯，不比寻常武弁。〔举手介〕屈尊





侍坐，共议军情。〔众〕岂敢。〔外〕本帅命坐，便如军令一般，不可推辞。〔众〕是。〔揖介〕告坐了。〔副净首坐，末、丑、净依次坐介〕〔末怒视副净介〕

〔混江龙〕〔外〕淮南险要，江河保障势滔滔，一带奇云结阵，满目细柳垂条。铁马嘶风先突塞，犀军放弩早惊潮。说什么徐、常、沐、邓，比得上绛、灌、萧、曹。同心共把乾坤造，看古来功臣阁丹青图画，似今日列侯会剑佩弓刀。

〔末怒介〕元帅在上，小将本不该争论。〔指介〕这高杰乃投诚草寇，有何战功，今日公然坐俺三镇之上。〔副净〕我投诚最早，年齿又尊，岂肯居尔等之下。〔丑〕此处是你汛地，我们都是客兵，连一个宾主之礼不晓得，还要统兵。〔净〕他在扬州享受繁华，尊大惯了；今日也该让咱们来享享。〔副净〕你们敢来，我就奉让。〔末〕那个是不敢来的。〔起介〕两位刘兄同我出来，即刻见个强弱。〔怒下〕〔外向副净介〕他讲的有理，你还该谦逊才是。〔副净〕小将宁死不在他们之下。〔外〕你这就大错了。

〔油葫芦〕四镇堂堂气象豪，倚仗着恢复北朝。看您挨肩雁序，恰似好同胞，为甚的争坐位失了同心好，斗齿牙变了协恭貌。一个眼睁睁同室操戈盾，一个怒冲冲平地起波涛。没见阵上逞威风，早已窝里相争闹，笑中兴封了一伙〔指介〕小儿曹。

不料四镇英雄，可笑如此；老夫一天高兴，却早灰冷一半也。没奈何，且出张告示，晓谕三镇，叫他各回汛地，听候调遣。〔向副净介〕你既驻札本境，就在本帅标下做个先锋，各有执掌，他们也不敢来争闹了。〔副净〕多谢元帅。〔外〕待老夫写起告示来。〔写介〕〔内呐喊介〕〔副净不辞，出介〕〔末、丑、净持刀上〕高杰快快出来！〔副净出见介〕你青天





白日，持刀呐喊，竟是反了。〔末〕我们为甚么反，只要杀你这个无礼贼子。〔副净〕你们敢在帅府门前如此放肆，难道不是无礼贼子么？〔末、丑、净赶杀副净介〕〔副净入辕门叫介〕阁部大老爷救命呀，黄、刘三赋杀入帅府来了。〔末、丑、净门外喊骂介〕〔外惊立介〕

〔天下乐〕俺只道塞马南来把战挑，杀声渐高，却是咱兵自麇。这时候协力同仇还愁少，怎当的闯墙鼓噪，起了个离间根苗。这才是将难调，北贼易讨。

〔吩咐介〕快请侯相公出来。〔杂向内介〕侯爷有请。〔生急上〕晚生已听的明白了。〔外〕借重高才，传俺帅令，安抚乱军。〔生〕如何安抚？〔外〕老夫有告示一纸，快去晓谕他们便了。〔生〕遵命。〔接告示出见介〕列侯请了！小弟乃本府参谋，奉阁部大元帅之命，晓谕三镇知悉：恭逢新主中兴，闯贼未讨，正我辈枕戈待旦、立功报效之时；不宜怀挟小忿，致乱大谋。俟收复中原，太平赐宴，论功叙坐，自有朝仪。目下军容匆遽，凡事权宜，皆当相谅，无失旧好。兴平侯高，原镇扬、通，今即留在本帅标下，委作先锋。靖南侯黄，仍回庐、和。东平侯刘，仍回淮、徐。广昌侯刘，仍回凤、泗。静听调遣，勿得抗违。军法懍然，本帅不能容情也。特谕。〔末〕我们只要杀无礼贼子，怎敢犯元帅军法。〔生〕目今辕门截杀，这就是军法难容的了。〔丑〕既是这等，不要惊着元帅，大家且散。〔净〕明日杀到高杰家里去罢。正是“国仇犹可恕，私恨最难消”。〔下〕〔生入见介〕三镇闻令，暂且散去，明日还要厮杀哩。〔外〕这却怎处？〔指副净介〕

〔后庭花〕高将军，你横将仇衅招，为甚的不谦恭，妄自骄；坐了个首席乡三老，惹动他诸侯五路刀。凭仪秦一番舌战巧，也不过息兵半晌饶。费调停，干焦躁；难消释，空懊恼。这情形何待瞧，那事业全去了。





〔副净〕元帅不必着急，明日和他见个输赢，把三镇人马并俺一处，随着元帅恢复中原，却亦不难也。〔外〕你说的是那里话。现今流寇北来，将渡黄河，总兵许定国不能阻当，连夜告急；正要与四镇商议，发兵防河。今日一动争端，债俺大事，岂不可忧！〔副净〕他三镇也不为别的，只因扬州繁华，要来夺取，俺怎肯让他。〔外〕这话益发可笑了。

〔煞尾〕领着一枝兵，和他三家傲，似垒卵泰山压倒。你占住繁华廿四桥，竹西明月夜吹箫；他也能隋堤柳下安营巢，不教你蕃厘观独夸琼花少。谁不羡扬州鹤背飘，妒杀你腰缠十万好，怕明日杀声咽断广陵涛。

罢，罢，罢！老夫已拚一死，更无他法；侯兄长才，只索凭你筹画了。〔生〕且看局势，再做商量。〔外、生下〕〔吹打掩门，杂俱下〕〔副净吊场介〕俺高杰也是一条好汉，难道坐以待毙不成。明早黄金坝上，点齐人马，排下阵势，等他来时，迎敌便了。正是：

龙争虎斗逞雄豪， 杯酒筵边动剑刀，
刘项何须成败论， 将军头断不降曹。

第十九出 和战

甲申五月

〔末、净、丑扮黄得功、刘良佐、刘泽清戎装，杂扮军校执旗帜器械呐喊上〕〔末〕兄弟们俱要小心著，闻得高杰点齐人马，在黄金坝上伺候迎敌。我们分作三队，依次而进。

〔净〕我带的人马原少，让我挑战，两兄迎敌便了。〔末〕我的田雄不曾来，我作第二队，总叫河洲哥哥压哨罢。〔丑〕就是如此，大家杀向前去。〔摇旗呐喊急下〕〔副净扮高杰戎装，





军校执械随上) 大小三军排开阵势, 伺候迎敌。〔杂扮探卒上〕报, 报, 报! 三家贼兵摇旗呐喊, 将次到营了。〔净持大刀上〕老高快快出马, 今日和你争个谁大谁小。〔副净持枪骂上〕你花马刘, 是咱家小兄弟, 那个怕你! 〔内击鼓, 净、副净厮杀介〕〔副净叫介〕三军齐上, 活捉了这个刘贼。〔杂上乱战介〕〔净败下〕〔末持双鞭上〕我黄闾子的本领你是晓得的, 快快磕头, 饶你一死。〔副净〕我高老爷不稀罕你这活头, 要取你那颗死头的。〔内击鼓, 末、副净厮杀介〕〔副净叫介〕三军再来。〔杂上乱战介〕〔末急介〕从来将对将, 兵对兵, 如何这样混战。到底是个无礼贼子, 今日且输与你。〔败下〕〔丑持双刀领众喊上介〕高杰, 你不要逞强, 我刘河洲也带著些人马哩, 咱就混战一场, 有何不可。〔副净〕我翻天鹞子不怕人的, 凭你竖战也可, 横战也可。杀, 杀, 杀! 〔两队领众混战介〕〔生持令箭立高台, 小兵持锣敲介〕〔众止杀, 仰看介〕〔生摇令箭介〕阁部大元帅有令: 四镇作反, 皆督师之过。请先到帅府, 杀了元帅, 次到南京, 抢了宫阙; 不必在此混战, 骚扰平民。〔丑〕我们并不曾作反, 只因高杰无礼, 混乱坐次, 我们争个明白, 日后好参谒元帅。〔副净〕我高杰乃本标先锋, 怎敢作反; 他们领兵来杀, 只得迎敌。〔生〕不奉军令, 妄行厮杀, 都是反贼。明日奏闻朝廷, 你们自去分辩罢。〔丑〕朝廷是我们迎立的, 元帅是朝廷差来的, 我们违了军令, 便是叛了朝廷, 如何使得。情愿束身待罪, 只求元帅饶恕。〔生〕高将军, 你如何说? 〔副净〕我高杰是元帅犬马, 犯了军法, 只听元帅处分。〔生〕既如此说, 速传黄、刘二镇, 同赴辕门, 央求元帅。〔丑〕二镇败走, 各回汛地去了。〔生〕你淮、扬两镇, 唇齿之邦, 又无宿嫌, 为何听人指使。快快前去, 候元帅发落。〔众兵下〕〔生下台〕〔丑、副净同行, 到介〕〔生〕已到辕门了, 两位将军在外等候, 待





俺传进去。〔稍迟即出介〕元帅有令：四镇擅相争夺，皆当军法从事；但高将军不知礼体，挑嫌起衅，罪有所归，著与三镇服礼。俟解和之日，再行处分。

〔香柳娘〕劝将军自思，劝将军自思，祸来难救，负荆早向辕门叩。〔副净恼介〕我高杰乃元帅标下先锋，元帅不加护庇，倒叫与三镇服礼，可不羞死人也。罢，罢，罢！看来元帅也不能用俺了，不免领兵渡江，另做事业去。这屈辱怎当，这屈辱怎当，渡过大江头，事业从新做。〔唤介〕三军快来，随俺前去。〔众兵上，呐喊摇旗随下〕〔丑望介〕呀，呀，呀！高杰竟要过江了，想江南有他的党羽，不日要领来与俺厮闹；俺也早去约会黄、刘二镇，多带人马，到此迎敌。笑力穷远走，笑力穷远走，长江洗羞，防他重来作寇。

〔丑下〕〔生呆介〕不料局势如此，叫俺怎生收救。

〔前腔〕恨山河半倾，恨山河半倾，怎能重构；人心瓦解忘恩旧。〔南望介〕那高杰竟是反了。看扬扬渡江，看扬扬渡江，旗帜乱中流，直入南徐口。〔北望介〕那刘泽清也急忙北去，要约会三镇人马，同来迎敌。这烟尘遍有，这烟尘遍有，好叫俺元帅搔头，参谋搓手。

〔行介〕且去回复了阁部，再作计较。正是：

堂堂开府辖通侯，江北淮南数上游，
只恐楼船与铁马，一时都美好扬州。

第二十出 移防



甲申六月

〔锦上花〕〔副净扮高杰领众执械上〕策马欲何之？策





马欲何之？江锁坚城，弩射雄师。且收兵，且收兵，占住这扬州市。

俺高杰领兵渡江，要抢苏、杭，不料巡抚郑瑄，操舟架炮，堵住江口，没奈何又回扬州；但不知黄、刘三镇，此时何往。〔杂扮报卒上〕报上将军，黄、刘三镇会齐人马，南来迎敌，前哨已到高邮了。〔副净〕阿呀！不好了！南下不得，北上又不能，好叫俺进退两难。〔想介〕罢，罢！还到史阁部辕门，央他的老体面，替俺解救罢。〔行介〕

〔前腔〕速去乞恩慈，速去乞恩慈，空忝羞颜，答对何辞。这才是，这才是，自作孽，天教死。

〔内喊介〕〔副净领众走下〕

〔捣练子〕〔外扮史可法从人上〕局已变，势难支，踌躇中夜少眠时。〔生上〕自叹经纶空满纸。

〔外向生介〕世兄，你看高杰不辞而去，三镇又不遵军法；俺本标人马，为数无几，怎能守得住江北。眼看大事已去，奈何，奈何！〔生〕闻得巡抚郑瑄，堵住江口，高杰不能南下，又回扬州来了。〔外〕那三镇知何？〔生〕三镇如他退回，会齐人马，又来迎敌，前哨已到高邮了。〔外愁介〕目前局势更难处矣。

〔玉抱肚〕三百年事，是何人掀翻到此；只手儿怎擎青天，却莱兵总仗虚词。〔合〕烟尘满视野横尸，只倚扬州兵一枝。

〔丑扮中军官传鼓介〕〔杂问介〕门外击鼓，有何军情？

〔丑〕将军高杰，领兵到辕，求见元帅。〔外〕他果然来了。传他进来，看他有何话说。〔外升帐，开门，左右排列介〕

〔副净急跑上介〕小将高杰，擅离汛地，罪该万死。求元帅开恩饶恕！〔外〕你原是一介乱民，朝廷许你投诚，加封侯爵，不曾薄待了你。为何一言不合，竟自反去；及至渡江不得，又





投辕门。忽而作反，忽而投诚，把个作反投诚，当做儿戏，岂不可恨！本该军法从事，姑念你悔罪之速，暂且饶恕。〔副净叩头起介〕〔外问介〕你还有何说？〔副净又跪介〕前日擅离汛地，只为不肯服礼。今三镇知俺回来，又要交战，小将虽强，独力怎支，还望元帅解救。〔向生央介〕侯先生替俺美言一句。〔生〕你不肯服礼，叫元帅如何处断？〔外〕正是，事到今日，本帅也不能偏护了。

〔前腔〕争论坐次，动干戈不知进止。他三家鼎足称雄，你孤军危命如丝。〔合前〕〔副净〕元帅不肯解救，小将宁可碎首辕门，断不拜他下风。〔生〕你那黄金坝上威风那里去了？〔副净〕那时他没带人马，俺用全军混战，因而取胜。今日三家卷土齐来，小将不得不临事而惧矣。〔生〕小生倒有个妙计，只怕你不肯依从。〔副净〕除了服礼，都依都依。〔生〕目今流贼南下，将渡黄河，许定国不能阻当，连夜告急。元帅正要发兵防河，你何不奉命前往，坐镇开、洛；既解目前之围，又立将来之功。他三镇知你远去，也不能兴无名之师了。将军以为何如？〔副净低头思介〕待我商量。〔内呐喊介〕〔外〕城外杀声震天，是何处兵马？〔丑报介〕黄、刘三镇，领兵到城，要与高将军厮杀哩。〔副净惧介〕这怎么处，只得听元帅调遣了。〔外〕既然肯去，速传军令，晓谕三镇。〔拔令箭丢地介〕〔丑拾令箭跪介〕〔外〕高杰无礼，本当军法从事，但时值用人之际，又念迎驾之功，暂且饶恕，罚往开、洛防河，将功赎罪，今日已离扬州。三镇各释小嫌，共图大事，速速回汛，听候调遣。〔丑〕得令。〔下〕〔外指高杰介〕高将军，高将军，只怕你的性气，到处不能相安哩。

〔前腔〕黄河难恃，劝将军谋终虑始。那许定国也不是个安静的。须提防酒前茶后，软刀枪怎斗雄雌。〔合前〕〔向生介〕防河一事，乃国家要着，我看高将军勇多谋





少，倘有疏虞，罪坐老夫。仔细想来，河南原是贵乡，吾兄日图归计，路阻难行，何不随营前往；既遂还乡之愿，又好监军防河，且为桑梓造福，岂非一举而三得乎。〔生〕多谢美意，就此辞过元帅，收拾行装，即刻起程便了。〔副净〕一同告辞罢。〔拜别介〕〔外向生介〕参谋此去，便如老夫亲身防河一般；只恐局势叵测，须要十分小心，老夫专听好音也。正是人事无常争胜负，天心有定管兴亡。〔下〕〔吹打掩门〕〔生、副净出介〕〔副净〕侯先生，你听杀声未息，只怕他们前面截杀。〔生〕无妨也，他们知你移防，怒气已消，自然散去的。况且三镇之兵，俱走东路，我们点齐人马，直出北门，从天长、六合，竟奔河南，有何阻挡。〔众兵旗仗伺候介〕〔副净〕就此起程。〔行介〕

〔朝元令〕〔生〕乡园系思，久断平安字；乌栖一枝，郁郁难居此。结伴还乡，白云如驶，遂了三年归志。〔副净〕统着全师，烟城柳驿行参差；莫逞旧雄姿，函关偷度时。〔合〕扬州倒指，看不见平山萧寺，平山萧寺。

〔副净〕落日林梢照大旗，〔生〕从军北去慰乡思，
〔副净〕黄河曲里防秋将，〔生〕好似英雄末路时。

闰二十出 闲话

甲申七月

〔内鸣金擂鼓呐喊介〕〔外扮老官人，白巾麻衣背包裹急上〕戎马消何日，乾坤剩此身；白头江上客，红泪自沾巾。
〔立住大哭介〕〔小生扮山人背行李上〕日淡村烟起，江寒雨气来。〔丑扮贾客背行李上〕年年经过路，离乱使人猜。〔小





生见丑介] 请了，我们都是上南京的，天色将晚，快些趲行。
 [丑] 正是兵荒马乱，江路难行，大家作伴才好。[指外介]
 那个老者为何立住了脚，只顾啼哭？[小生问外介] 老兄想是走错了路，失迷什么亲人了。[外摇手介] 不是，不是。俺是从北京下来的，行到河南，遇着高杰兵马，受了无限惊恐。刚得逃生，渡过江来，看见满路都是逃生奔命之人，不觉伤心恸哭几声。[掩泪介] [小生] 原来如此，可怜，可叹！[丑] 既是北京下来的，俺正要问问近日的消息，何不同宿村店，大家谈谈。[外] 甚妙，我老腿无力，也要早歇哩。[小生指介] 这座村店稍有墙壁，就此同宿了罢。[让介] 请进。[同入介]
 [外仰看介] 好一架豆棚。[小生] 大家放下行李，便坐这豆棚之下，促膝闲话也好。[同放行李，坐介] [副净扮店主人上] 村店新泥壁，田家老瓦盆。[问介] 众位客官，还用晚饭么？[众] 不消了。[小生] 烦你买壶酒来，削瓜剥豆，我与二位解解困乏罢。[外向小生介] 怎好取扰？[丑向外介] 四海兄弟，却也无妨；待用完此酒，咱两个再回敬他。[副净取酒、菜上] [三人对饮介] [外向介] 方才都是路遇，不曾请教尊姓大号，要到南京有何贵干？[小生] 在下姓蓝名瑛，字田叔，是西湖画士，特到南京访友的。[丑] 在下是蔡益所，世代南京书客，才从江浦索债回来的。[问外介] 老兄是从北京下来的了；敢问高姓大名，有甚急事，这等狼狈？[外] 不瞒二位说，下官姓张名薇，原是锦衣卫堂官。[丑惊介] 原来是位老爷，失敬了。[小生问介] 为何南来？[外] 三月十九日，流贼攻破北京，崇祯先帝缢死煤山，周皇后也殉难自尽。下官走下城头，领了些本管校尉，寻着尸骸，抬到东华门外，买棺收殓，独自一个戴孝守灵。[小生] 那旧日的文武百官，那里去了？[外] 何曾看见一人。那时闯贼搜查朝官，逼索兵饷，将我监禁夹打。我把家财尽数与他，才放我守灵戴孝。别





个官儿走的走，藏的藏，或被杀，或下狱，或一身殉难，或阖门死节。〔小生〕有这样忠臣，可敬，可敬。〔外〕还有进朝称贺，做闯贼伪官的哩。〔丑〕有这样狗彘，该杀，该杀。〔外掩泪介〕可怜皇帝、皇后两位梓宫，丢在路旁，竟没人秋采。〔小生、丑俱掩泪介〕〔外〕直到四月初三日，礼部奉了伪旨，将梓宫抬送皇陵。我执幡送殡，走到昌平州；亏了一个赵吏目，纠合义民，捐钱三百串，掘开田皇妃旧坟，安葬当中。下官就看守陵旁，早晚上香。谁想五月初旬，大兵进关，杀退流贼，安了百姓，替明朝报了大仇；特差工部查宝泉局内铸的崇祯遗钱，发买工料，从新修造享殿碑亭，门墙桥道，与十二陵一般规模。真是亘古希有的事。下官也没等工完，亲手题了神牌，写了墓碑，连夜走来，报与南京臣民知道，所以这般狼狈。〔小生〕难得，难得！若非老先生在京，崇祯先帝竟无守灵之人。〔丑问介〕但不知太子二王，今在何处？〔外〕定、永两王，并无消息；闻太子渡海南来，恐亦为乱兵所害矣。〔掩泪介〕〔小生问介〕闻得北京发书一封与阁部史可法，责备亡国将相，不去奔丧哭主，又不请兵报仇。史公答了回书，特着左懋第披麻扶杖，前去哭灵，老先生可晓得么？〔外〕下官半路相遇，还执手恸哭了一场的。〔内作大风雷声介〕〔副净掌灯急上〕大雨来了，快些进房罢。〔众起，以袖遮头入房介〕好雨，好雨。〔外〕天色已晚，下官该行香了。〔丑问介〕替那个行香？〔外〕大行皇帝未周年，下官现穿孝服，每早每晚要行香哭拜的。〔取包裹出香炉、香盒，设几上介〕〔洗手介〕〔望北两拜介〕〔跪上香介〕大行皇帝呀，大行皇帝呀！今日七月十五，孤臣张薇，叩头上香了。〔内作大风雷不止介〕〔外伏地放声大哭介〕〔小生呼丑介〕过来，过来，我两个草莽之臣，也该随拜举哀的。〔小生、丑同跪，陪哭介〕〔哭毕，俱叩头起，又两拜介〕〔小生〕老先





生远路疲倦，早早安歇了罢。〔外〕正是，各人自便了。〔各解行李卧倒介〕〔小生〕窗外风雨益发不住，明早如何登程？〔外〕老天的阴晴，人也料他不定。〔丑问介〕请问老爷，方才说的那些殉节文武，都有姓名么？〔外〕问他怎的？〔丑〕我小铺中要编成唱本，传示四方，叫万人景仰他哩。〔外〕好，好！下官写有手折，明日取出奉送罢。〔丑〕多谢！〔小生〕那些投顺闯贼，不忠不义的姓名，也该流传，叫人唾骂。〔外〕都有抄本，一总奉上。〔丑〕更妙。〔俱作睡熟介〕〔内作众鬼号呼介〕〔外惊听介〕奇怪，奇怪！窗外风雨声中，又有哀苦号呼之声，是何物类？〔杂扮阵亡厉鬼，跳叫上〕〔外隔窗看介〕怕人，怕人！都是些没头折足阵亡厉鬼，为何到此？〔众鬼下〕〔外睡倒介〕〔内作细乐警蹕声介〕〔外惊听介〕窗外又有人马鼓乐声，待我开门看来。〔起看介〕〔杂扮文武冠带骑马，幡幢细乐引导，扮帝后乘舆上〕〔外惊出跪迎介〕万岁，万岁，万万岁！孤臣张薇恭迎圣驾。〔众下〕〔外起呼介〕皇帝，皇后，何处巡游，我孤臣张薇不能随驾了。〔又拜哭介〕〔小生、丑醒问介〕天已发亮，老爷怎的又哭起来，想是该上早香了。〔外掩泪介〕奇事，奇事！方才睡去，听得许多号呼之声，隔窗张看，都是些阵亡厉鬼。〔小生〕是了，昨夜乃中元赦罪之期，想是赴孟兰会的。〔外〕这也没相干，还有奇事理。〔丑〕还有什么奇事？〔外〕后来又听的人马鼓吹之声，我便开门出看，明明见崇祯先帝同着周皇后乘舆车行，引导的文武官员，都是殉难忠臣；前面奏着细乐，排着仪仗，象个要升天的光景。我伏俯路旁，送驾过去，不觉失声大哭起来。〔小生〕有这等异事。先皇帝、先皇后自然是超升天界的，也还是张老爷一片至诚，故此特特显圣。〔外〕下官今日发一愿心，要到明年七月十五日，在南京胜境，募建水陆道场，修斋追荐，并脱度一切冤魂，二位也肯随喜么？〔丑〕





老爷果能做此好事，俺们情愿搭醮。〔外〕好人，好人。到南京时，或买书，或求画，不时要相会的。〔丑〕正是。〔小生〕大家收拾行李作别罢。〔各背行李下〕

雨洗鸡笼翠， 江行趁晓凉，
乌啼荒冢树， 槐落废宫墙；
帝子魂何弱， 将军气不扬，
中原垂老别， 恸哭过沙场。

加二十一出 孤吟

康熙甲子八月

〔天下乐〕〔副末毡巾道袍，扮老赞礼上〕雨洗秋街不动尘，青山红树满城新；谁家剩有闲金粉，撒与歌楼照镜人？

老客无家恋，名园杯自劝，朝朝贺太平，看演《桃花扇》。〔内问〕老相公又往太平园，看演《桃花扇》么？〔答〕正是。〔内问〕昨日看完上本，演的何如？〔答〕演的快意，演的伤心，无端笑哈哈，不觉泪纷纷。司马迁作史笔，东方朔上场人。只怕世事含糊八九件，人情遮盖两三分。〔行唱介〕

〔甘州歌〕流光箭紧，正柳林蝉噪，荷沼香喷。轻衫凉笠，行到水边人困；西窗乍惊连夜雨，北里重消一枕魂。梧桐院，砧杵村，青苔虫语不堪闻。闲携杖，漫出门，宫槐满路叶纷纷。

〔前腔〕鸡皮瘦损，看饱经霜雪，丝鬓如银。伤秋扶病，偏带旅愁客闷；欢场那知还剩我，老境翻嫌多此身。儿孙累，名利奔，一般流水付行云。诸侯怒，丞相嗔，无边衰草对斜曛。





【前腔】〔换头〕望春不见春，想汉宫图画，风飘灰
烬。其柝客散，黑白胜负难分；南朝古寺王谢坟，江
上残山花柳阵。人不见，烟已昏，击筑弹铗与谁论。
黄尘变，红日滚，一篇诗话易沈沦。

【前腔】〔换头〕难寻吴宫旧舞茵，问开元遗事，白
头人尽。云亭词客，阁笔几度酸辛；声传皓齿曲未终，
泪滴红盘蜡已寸。袍笏样，墨粉痕，一番妆点一番新。
文章假，功业诤，逢场只合酒沾唇。

【余文】老不羞，偏风韵，偷将拄杖拨红裙。那管
他扇底桃花解笑人。

当年真是戏， 今日戏如真；

两度旁观者， 天留冷眼人。

那马士英又早登场，列位请看。〔拱下〕

第二十一出 媚座

甲申十月

【菊花新】〔净冠带扮马士英，外扮长班从人喝道上〕调
和鼎鼐费心机，别户分门恩济威；钻火燃寒灰，这燮
理阴阳非细。

下官马士英，官居首辅，权握中枢。天子无为，从他闭目
拱手；相公养体，尽咱吐气扬眉。那朱紫半朝，只不过呼朋引
党；这经纶满腹，也无非报怨施恩。人都说养马成群，滚尘不
定；他怎知立君由我，杀人何妨。〔笑介〕这几日太平无事，
又且早放红梅，设席万玉园中，会些亲戚故旧，但看他趋奉之
多，越显俺尊荣之至。人生行乐耳，须富贵此时。〔叫介〕长
班，今日下的是那几位请帖？〔外〕都是老爷同乡。有兵部主





事杨文骢，金都御史越其杰，新推漕抚田仰，光禄寺卿阮大铖，这几位老爷。〔净疑介〕那阮大铖不是同乡呀。〔外〕他常对人说是老爷至亲。〔净笑介〕相与不同，也算的个至亲了。〔吩咐介〕今日不是外客，就在这梅花书屋设席罢。〔外〕是！〔净〕天已过午，快去请客。〔外〕不用去请，俱在门房候着哩。只传他一声，便齐齐进来了。〔传介〕老爷有请！〔末、副净忙上〕阎人片语千钧重，相府重门万里深。〔进见足恭介〕〔净〕我道是谁。〔向末介〕杨妹丈是咱内亲，为何也不竟进？〔末〕如今亲不敌贵了。〔净〕说那里话。〔向副净介〕圆老一向来熟了的，为何也等人传？〔副净〕府体尊严，岂敢冒昧。〔净〕这就见外了。〔让净告坐，打恭介〕

〔好事近〕〔净〕吾辈得施为，正好谈心花底；兰友瓜戚，门外不须倒屣。休疑，总是一班桃李，相逢处把臂倾杯，何必拘冠裳套礼。俺肯堂堂相府，宾从疏稀。

〔茶到让净先取，打恭介〕〔净〕今日天气微寒，正宜小饮。〔副净、末打恭介〕正是。〔净〕才下朝来，日已过午；昼短夜长，差了三个时辰了。〔副净、末打恭介〕是是！皆老师相调燮之功也。〔吃茶完，让净先放茶杯，打恭介〕〔净问外介〕怎么越、田二位还不见到？〔外〕越老爷痔漏发了，早有辞帖；田老爷明日起身，打发家眷上船，夜间才来辞行。〔净〕罢了，吩咐排席。〔吹打，排三席，安座介〕〔副净、末谦恭告坐介〕〔入座饮介〕

〔泣颜回〕〔净〕朝罢袖香微，换了轻裘朱履；阳春十月，梅花早破红蕊。南朝雅客，半闲堂且说风流嘴；拚长宵读画评诗，叹吾党知心有几。

〔副净问介〕相府连日宴客，都是那几位年翁？〔净〕总是吾党，但不如两公风雅耳。〔末问介〕是谁？〔净唤介〕长班拿客单来看。〔外〕客单在此。〔副净接看介〕张孙振、袁





宏勋、黄鼎、张捷、杨维垣。〔末〕果然都是大有经济的。

〔净〕个个是学生提拔，如今皆成大僚了。〔副净打恭介〕晚生等已废之员，还蒙起用；老师相为国吐握，真不啻周公矣。

〔净〕岂敢。〔拱介〕二位不比他人，明日嘱托吏部，还要破格超升。〔末打恭介〕〔副净跪介〕多谢提拔。〔净拉起介〕

〔前腔〕〔副净、末〕提携，铙羽忽高飞，剑出丰城狱底。随朝待漏，犹如狗续貂尾。华筵一饮，出公门，满面春风起；这恩荣锡袞封圭，不比那登龙御李。

〔起介〕〔净〕撤了大度，安排小酌，我们促膝谈心。〔设一席，更衣围坐介〕〔净〕也不再把盏了。〔副净、末〕岂敢重劳。〔杂扮二价献赏封介〕〔净摇手介〕不必不必！花间雅集，又无梨园，怎么行这官席之礼。〔副净〕舍下小班，日日得闲，为何不唤来承应。〔净〕圆老见惯的，另请别客，借来领教罢。

〔太平令〕妙部新奇，见惯司空自品题。〔副净〕是是！名园山水清音美，又何用丝竹随。

〔末笑介〕从来名花倾园，缺一不可。今日红梅之下，梨园可省，倒少不了一声“晓风残月”哩。

〔前腔〕半放红梅，只少韦娘一曲催。〔净大笑介〕妹丈多情，竟要做个苏州刺史了。苏州刺史魂消矣，想一个丽人陪。

〔净〕这也容易。〔吩咐介〕叫长班传几名歌妓，快来伺候。〔外〕稟老爷，要旧院的，要珠市的？〔净向末介〕请教杨姑老爷。〔末〕小弟物色已多，总无佳者；只有旧院李香君，新学《牡丹亭》，倒还唱得出。〔净吩咐介〕长班快去唤来！〔外应下〕〔副净问末介〕前日田百源用三百金，要娶做妾的，想是他了？〔末〕正是。〔净问末介〕为何不娶去？〔末〕可笑这个呆丫头，要与侯朝宗守节，断断不从。俺往说数次，竟不下楼，





令我扫兴而回。〔净怒介〕有这样大胆奴才。

〔风入松〕不知开府爪牙威，杀人如同虱虬。笑他命薄烟花鬼，好一似蛾扑灯蕊。〔副净〕这都是侯朝宗教坏的，前番辱的晚生也不浅。〔净大怒介〕了不得，了不得！一位新任漕抚，拿银三百，买不去一个妓女。岂有此理！难道是珍珠一斛，偏不能换蛾眉。

〔副净〕田漕台是老师相的乡亲，被他羞辱，所关不小。〔净〕正是，等他来时，自有处法。〔外上〕禀老爷，小人走到旧院，寻着香君，他推托有病，不肯下楼。〔净寻思介〕也罢！叫长班家人，拿着衣服财礼，竟去娶他。

〔前腔〕不须月老几番催，一霎红丝联喜，花花彩轿门前挤，不少欠分毫茶礼。莫管他鴛子肯不肯，竟将香君拉上轿子，今夜还关到田漕抚船上。惊的他迷离似痴，只当烟波上遇湘妃。

〔外等急应下〕〔副净喜介〕妙妙！这才燥脾。〔末〕天色太晚，我们告辞罢。〔净〕正好快谈，为何就去？〔副净〕动劳久陪，晚生不安。〔俱起打恭介〕〔净〕还该远送一步。〔副净、末〕不敢。〔连打三恭〕〔净先入内介〕〔副净〕难得令舅老师相在乡亲面上，动此义举；龙老也该去帮一帮。〔末〕如何去帮？〔副净〕旧院是你熟游之处，竟去拉下楼来，打发起身便了。〔末〕也不可太难为他。〔副净怒介〕这还便益了他。想起前番，就处死这奴才，难泄我恨。

〔尾声〕当年旧恨重提起，便折花损柳心无悔。那侯朝宗空梳拢了一番。看今日琵琶抱向阿谁？

〔副净〕封侯夫婿几时归，〔末〕独守妆楼掩翠帏，

〔副净〕不解巫山风力猛，〔末〕三更即换雨云衣。





第二十二出 守楼

甲申十月

〔外、小生拿内阁灯笼、衣、银跟轿上〕天上从无差月老，人间竟有错花星。〔外〕我们奉老爷之命，硬娶香君，只得快走。〔小生〕旧院李家母子两个，知他谁是香君。〔末急上呼介〕转来同我去罢。〔外见介〕杨姑老爷肯去，定娶不错了。〔同行介〕月照青溪水，霜沾长板桥。来此已是，快快叫门。〔叫门介〕〔杂扮保儿上〕才关后户，又开前筵；迎官接客，卑职驿丞。〔问介〕那个叫门？〔外〕快开门来。〔杂开门惊介〕呵呀！灯笼火把，轿马人夫，杨老爷来夸官了。〔末〕哇！快唤贞娘出来。〔杂大叫介〕妈妈出来，杨老爷到门了。〔小旦急上问介〕老爷从那里赴席回来么？〔末〕适在马舅爷相府，特来报喜。〔小旦〕有什么喜？〔末〕有个大老官来娶你令爱哩。〔指介〕

〔渔家傲〕你看这彩轿青衣门外催，你看这三百花银，一套绣衣。〔小旦惊介〕是那家来娶，怎不早说？〔末〕你看灯笼大字成双对，是中堂阁内。〔小旦〕就是内阁老爷自己娶么？〔末〕非也。漕抚田公，同乡至戚，赠个佳人捧玉杯。

〔小旦〕田家有事，久已回断，如何又来歪缠？〔小生拿银交介〕你就是香君么，请受财礼。〔小旦〕待我进去商量。〔外〕相府要人，还等你商量；快快收了银子，出来上轿罢。〔末〕他怎敢不去，你们在外伺候，待我拿银进去，催他梳洗。〔末接银，杂接衣，同小旦作进介〕〔小生、外〕我们且寻个老表子燥脾去。〔俱暂下〕〔小旦、末、杂作上楼介〕〔末





〔唤介〕香君睡下不曾？〔旦上〕有甚紧事，一片吵闹。〔小旦〕你还不知么？〔旦见末介〕想是杨老爷要来听歌。〔不旦〕还说什么歌不歌哩。

〔剔银灯〕忙忙的来交聘礼，凶凶的强夺歌妓；对着面一时难回避，执着名别人谁替。〔旦惊介〕唬杀奴也！又是那个天杀的？〔小旦〕还是田仰，又借着相府的势力，硬来娶你。堪悲，青楼薄命，一霎时杨花乱吹。

〔小旦向末介〕杨老爷从来疼俺母子，为何下这毒手？〔末〕不干我事，那马瑶草知你拒绝田仰，动了大怒，差一班恶仆登门强娶。下官怕你受气，特为护你而来。〔小旦〕这等多谢了，还求老爷始终救解。〔末〕依我说三百财礼，也不算吃亏；香君嫁个漕抚，也不算失所；你有多大本事，能敌他两家势力？〔小旦思介〕杨老爷说的有理，看这局面，拗不去了。孩儿趁早收拾下楼罢！〔旦怒介〕妈妈说那里话来！当日杨老爷作媒，妈妈主婚，把奴嫁与侯郎，满堂宾客，谁没看见。现收着定盟之物。〔急向内取出扇介〕这首定情诗，杨老爷都看过，难道忘了不成？

〔摊破锦地花〕案齐眉，他是我终身倚，盟誓怎移。宫纱扇现有诗题，万种恩情，一夜夫妻。〔末〕那侯郎避祸逃走，不知去向；设若三年不归，你也只顾等他么？〔旦〕便等他三年；便等他十年；便等他一百年；只不嫁田仰。〔末〕呵呀！好性气，又象摘翠脱衣骂阮圆海的那番光景了。〔旦〕可又来，阮、田同是魏党，阮家妆奁尚且不受，倒去跟着田仰么？〔内喊介〕夜已深了，快些上轿，还要赶到船上去哩。〔小旦劝介〕傻丫头！嫁到田府，少不了你的吃穿哩。〔旦〕呸！我立志守节，岂在温饱。忍寒饥，决不下这翠楼梯。

〔小旦〕事到今日，也顾不得他了。〔叫介〕杨老爷放下





财礼，大家帮他梳头穿衣。〔小旦替梳头，末替穿衣介〕〔旦持扇前后乱打介〕〔末〕好利害，一柄诗扇，倒象一把防身的利剑。〔小旦〕草草妆完，抱他下楼罢。〔末抱介〕〔旦哭介〕奴家就死不下此楼。〔倒地撞头晕卧介〕〔小旦惊介〕呵呀！我儿苏醒，竟把花容，碰了个稀烂。〔末指扇介〕你看血喷满地，连这诗扇都溅坏了。〔拾扇付杂介〕〔小旦唤介〕保儿，扶起香君，县到卧房安歇罢。〔杂扶旦下〕〔内喊介〕夜已三更了，诳去银子，不打发上轿；我们要上楼拿人哩。〔末向楼下介〕管家略等一等；他母子难舍，其实可怜的。〔小旦急介〕孩儿碰坏，外边声声要人，这怎么处？〔末〕那宰相势力，你是知道的，这番羞了他去，你母子不要性命了。〔小旦怕介〕求杨老爷救俺则个。〔末〕没奈何，且寻个权宜之法罢！〔小旦〕有何权宜之法？〔末〕娼家从良，原是好事，况且嫁与田府，不少吃穿，香君既没造化，你倒替他享受去罢。〔小旦急介〕这断不能。一时一霎，叫我如何舍得。〔末怒介〕明日早来拿人，看你舍得舍不得。〔小旦呆介〕也罢！叫香君守着楼，我去走一遭儿。〔想介〕不好，不好，只怕有人认得。〔末〕我说你是香君，谁能辨别。〔小旦〕既是这等，少不得又妆新人了。〔忙打扮完介〕〔向内叫介〕香君我儿，好好将息，我替你去了。〔又嘱介〕三百两银子，替我收好，不要花费了。〔夫扶小旦下楼介〕

〔麻婆子〕〔小旦〕下楼下楼三更夜，红灯满路辉，出户出户寒风起，看花未必归。〔小生、外打灯抬轿上〕好，发，新人出来了，快请上轿。〔小旦别末介〕别过杨老爷罢。〔末〕前途保重，后会有期。〔小旦〕老爷今晚且宿院中，照管孩儿。〔末〕自然。〔小旦上轿介〕萧郎从此路人窥，侯门再出岂容易。〔行介〕舍了笙歌队，今夜伴阿谁。

〔俱下〕〔末笑介〕贞丽从良，香君守节，雪了阮兄之恨，





全了马舅之威！将李代桃，一举四得，倒也是个妙计。〔叹介〕只是母子分别，未免伤心。

匆匆夜去替蛾眉， 一曲歌同易水悲；
燕子楼中人卧病， 灯昏被冷有谁知。

第二十三出 寄扇

甲申十一月

〔醉桃源〕〔旦包帕病容上〕；寒风料峭透冰绡，香炉懒去烧。血痕一缕在眉梢，胭脂红让娇。孤影怯，弱魂飘，春丝命一条。满楼霜月夜迢迢，天明恨不消。

〔坐介〕奴家香君，一时无奈，用了苦肉之计，得遂全身之节。只是孤身只影，卧病空楼，冷帐寒衾，无人作伴，好生凄凉。

〔北新水令〕冻云残雪阻长桥，闭红楼冶游人少。栏杆低雁字，帘幕挂冰条；炭冷香消，人瘦晚风峭。

奴家虽在青楼，那些花月欢场，从今罢却了。

〔驻马听〕绣户萧萧，鹦鹉呼茶声自巧；香闺悄悄，雪狸偎枕睡偏牢。榴裙裂破舞风腰，鸾靴剪碎凌波勒；愁多病转饶，这妆楼再不许风情闹。

想起侯郎匆匆避祸，不知流落何所；怎知奴家独住空楼，替他守节也。〔起唱介〕

〔沉醉东风〕记得一霎时娇歌兴扫，半夜里浓雨情抛；从挑叶渡头寻，向燕子矶边找，乱云山风高雁杳。那知道梅开有信，人去越遥；凭栏凝眺，把盈盈秋水，酸风冻了。

可恨恶仆盈门，硬来娶俺；俺怎肯负了侯郎。







【雁儿落】欺负俺贱烟花薄命飘飏，倚着那丞相府忒骄傲。得保住这无瑕白玉身，免不得揉碎如花貌。

最可怜妈妈替奴当灾，飘然竟去。〔指介〕你看床榻依然，归不何日。

【得胜令】恰便似桃片逐雪涛，柳絮儿随风飘；袖掩春风面，黄昏出汉朝。萧条，满被尘无人扫；寂寥，花开了独自瞧。

说到这里，不觉一阵酸心。〔掩泪坐介〕

【乔牌儿】这肝肠似搅，泪点儿滴多少。也没个姊妹闲相邀，听那挂帘栊的钩自敲。

独坐无聊，不免取出侯郎诗扇，展看一回。〔取扇介〕哎呀！都被血点儿污坏了，这怎么处。

【甜水令】你看疏疏密密，浓浓淡淡，鲜血乱蘸。不是杜鹃抛；是脸上桃花做红雨儿飞落，一点点溅上冰绡。

侯郎侯郎！这都是为你来。

【折桂令】叫奴家揉开云髻，折损宫腰；睡昏昏似妃葬坡平，血淋淋似妾堕楼高。怕旁人呼号，舍着俺软丢答的魂灵没人招。银镜里朱霞残照，鸳枕上红泪春潮。恨在心苗，愁在眉梢，洗了胭脂，浣了鲛绡。

一时困倦起来，且在妆台盹睡片时。〔压扇睡介〕〔末扮杨文聪便服上〕认得红楼水面斜，一行衰柳带残鸦。〔净扮苏昆生上〕银筝象板佳人院，风雪今同处士家。〔末回头见介〕呀！苏昆老也来了。〔净〕贞丽从良，香君独住，放心不下，故此常来走走。〔末〕下官自那日打发贞丽起身，守了香君一夜，这几日衙门有事，不能脱身；方才城东拜客，便道一瞧。〔入介〕〔净〕香君不肯下楼，我们上去一谈罢。〔末〕甚好。〔登楼介〕〔末指介〕你看香君抑郁病损，困睡妆台，且不必





唤他。〔净看介〕这柄扇儿展在面前，怎么有许多红点儿？

〔末〕此乃侯兄定情之物，一向珍藏不肯示人，想因面血溅污，晾在此间。〔抽扇看介〕几点血痕，红艳非常，不免添些枝叶，替他点缀起来。〔想介〕没有绿色怎好？〔净〕待我采摘盆草，扭取鲜汁，权当颜色罢。〔末〕妙极！〔净取草汁上〕

〔末画介〕叶分芳草绿，花借美人红。〔画完介〕〔净看喜介〕妙妙！竟是几笔折枝桃花。〔末大笑指介〕真乃桃花扇也。

〔旦惊醒见介〕杨老爷、苏师父都来了，奴家得罪。〔让坐介〕

〔末〕几日不曾来看，额角伤痕渐已平复了。〔笑介〕下官有画扇一柄，奉赠妆台。〔付旦扇介〕〔旦接看介〕这是奴的旧扇，血迹腌臢，看他怎的。〔入袖介〕〔净〕扇头妙染，怎不赏鉴。〔旦〕几时画的？〔末〕得罪得罪！方才点坏了。〔旦看扇叹介〕咳！桃花薄命，扇底飘零。多谢杨老爷替奴写照了。

〔锦上花〕一朵朵伤情，春风懒笑；一片片消魂，流水愁漂。摘的下娇色，天然蘸好；便妙手徐熙，怎能画到。樱唇上调朱，莲腮上临稿，写意儿几笔红桃。补衬些翠枝青叶，分外天天，薄命人写了一幅桃花照。

〔末〕你有这柄桃花扇，少不得个顾曲周郎；难道青春守寡，竟做个入月嫦娥不成。〔旦〕说那里话，那关盼盼也是烟花，何尝不在燕子楼中，关门到老。〔净〕明日侯郎重到，你也不下楼么？〔旦〕那时锦片前程，尽俺受用，何处不许游耍，岂但下楼。〔末〕香君这段苦节，今世少有。〔向净介〕昆老看师弟之情，寻着侯郎，将他送去，也省俺一番悬挂。〔净〕是是！一向留心访问，知他随任史公，住淮半载。自淮来京，自京到扬，今又同着高兵防河去了。晚生不日还乡，顺便找寻。〔向旦介〕须得香君一书才好。〔旦向末介〕奴家言出无文，求杨老爷代写罢。〔末〕你的心事，叫俺如何写得。〔旦寻思介〕罢罢！奴的千愁万苦，俱在扇头，就把这扇





儿寄去罢。〔净喜介〕这封家书，倒也新样。〔旦〕待奴封他起来。〔封扇介〕

〔碧玉箫〕挥洒银毫，旧句他知道；点染红么，新画你收着，便面小，血心肠一万条；手帕儿包，头绳儿绕，抵过锦字书多少。

〔净接扇介〕待我收好了，替你寄去。〔旦〕师父几时起身？〔净〕不日束装了。〔旦〕只望早行一步。〔净〕晓得。〔末〕我们下楼罢。〔向旦介〕香君保重。你这段苦节，说与侯郎，自然来娶你的。〔净〕我也不再来别了。正是：新书远寄桃花扇。〔末〕旧院常关燕子楼。〔下〕〔旦掩泪介〕妈妈不归，师父又去，妆楼独闭，益发凄凉了。

〔鸳鸯煞〕莺喉歇了南北套，冰弦住了陈隋调；唇底罢吹箫，笛儿丢，笙儿坏，板儿掠。只愿扇儿寄去的速，师父束装得早；三月三刘郎到了，携手儿下妆楼，桃花粥吃个饱。

书到梁园雪未消， 青溪一道阻春潮。
桃根桃叶无人问， 丁字帘前是断桥。

第二十四出 骂筵

乙酉正月

〔缕缕金〕〔副净扮阮大铖吉服上〕风流代，又遭逢，六朝金粉样，我偏通。管领烟花，衔名供奉。簇新新帽乌衬袍红，皂皮靴绿缝，皂皮靴绿缝。

〔笑介〕我阮大铖，亏了贵阳相公破格提挈，又取在内庭供奉；今日到任回来，好不荣耀。且喜今上性喜文墨，把王铎补了内阁大学士，钱谦益补了礼部尚书。区区不才，同在文学







侍从之班；天颜日近，知无不言。前日进了四种传奇，圣心大悦，立刻传旨，命礼部采选宫人，要将《燕子笺》被之声歌，为中兴一代之乐。我想这本传奇，精深奥妙，倘被俗手教坏，岂不损我文名。因而乘机后奏：“生口不如熟口，清客强似教手。”圣上从谏如流，就命广搜旧院，大罗秦淮，拿了清客妓女数十人，交与礼部拣选。前日验他色艺，都只平常；还有几个有名的，都是杨龙友旧交，求情免选，下官只得勾去。昨见贵阳相公说道：“教演新戏是圣上心事，难道不选好的，倒选坏的不成。”只得又去传他，尚未到来。今乃乙酉新年人日佳节，下官约同龙友，移樽赏心亭；邀俺贵阳师相，饮酒看雪。早已吩咐把新选的妓女，带到席前验看。正是：花柳笙歌隋事业，谈谐裙屐晋风流。〔下〕

【黄莺儿】〔老旦扮卞玉京道妆背包急上〕家住蕊珠宫，恨无端业海风，把人轻向烟花送。喉尖唱肿，裙腰舞松，一生魂在巫山洞。俺卞玉京，今日为何这般打扮，只因朝廷搜拿歌妓，逼俺断了尘心。昨夜别过姊妹，换上道妆，飘然出院，但不知那里好去投师。望城东云山满眼，仙界路无穷。〔飘飏下〕〔副净、外、净扮丁继之、沈公宪、张燕筑三清客上〕

【皂罗袍】〔副净〕正把秦淮箫弄，看名花好月，乱上帘栊。凤纸签名唤乐工，南朝天子春心动。我丁继之年过六旬，歌板久抛；前日托过杨老爷，免我前往，怎的今日又传起来了。〔外净〕俺两个也都是免过的，不知又传，有何话说。〔副净拱介〕两位老弟，大家商量，我们一班清客，感动皇爷，召去教歌，也不是容易的。〔外净〕正是。〔副净〕二位青年上进，该去走走，我老汉多病年衰，也不望什么际遇了。今日我要躲过，求二位遮盖一二。〔外〕这有何妨，太公钓鱼，愿者上钩。〔净〕是是！难道你犯了王法，定要拿去审





问不成。〔副净〕既然如此，我老汉就回去了。〔回行介〕急忙回首，青青远峰；逍遥寻路，森森乱松。〔顿足介〕若不离了尘埃，怎能免得牵绊。〔袖出道巾，黄绦换介〕〔转头呼介〕二位看俺打扮罢，道人醒了扬州梦。

〔摇摆下〕〔外〕咦！他竟出家去了，好狠心也。〔净〕我们且坐廊下晒暖，待他姊妹到来，同去礼部过堂。〔坐地介〕〔小旦扮寇白门。丑扮郑妥娘，杂扮差役跟上〕〔小旦〕桃片随风不结子。〔丑〕柳绵浮水又成萍。〔望介〕你看老沈老张不约俺一声儿，先到廊下向暖，我们走去，打他个耳刮子。〔相见，诨介〕〔外问杂介〕又传我们到哪里去？〔杂〕传你们到礼部过堂，送入内庭教戏。〔外〕前日免过俺们了。〔杂〕内阁大老爷不依，定要借重你们几个老清客哩。〔净〕是那几个？〔杂〕待我瞧瞧票子。〔取票看介〕丁继之、沈公宪、张燕筑。〔问介〕那姓丁的如何不见？〔外〕他出家去了。〔杂〕既出了家，没处寻他，待我回官罢！〔向净、外介〕你们到了的，竟往礼部过堂去。〔净〕等他姊妹们到齐着。〔杂〕今日老爷们秦淮赏雪，吩咐带着女客，席上验看哩。〔外、净〕既是这等，我们先去了。正是：传歌留乐府，振笛傍官墙。〔下〕〔杂看票问小旦介〕你是寇白门么？〔小旦〕是。〔杂问丑介〕你是卞玉京么？〔丑〕不是，我是老妥。〔杂〕是郑妥娘了。〔问介〕那卞玉京呢？〔丑〕他出家去了。〔杂〕咦！怎么出家的都配成对儿。〔问介〕后边还有一个脚小走不上来的，想是李贞丽了？〔小旦〕不是，李贞丽从良去了！〔杂〕我方才拉他下楼，他说是李贞丽，怎的又不是？〔丑〕想是他女儿顶名替来的。〔杂〕母子总是一般，只少不了数儿就好了。〔望介〕他早赶上来也。

〔忒忒令〕〔旦〕下红楼残腊雪浓，过紫陌早春泥冻；不惯行走，脚儿十分痛。传凤诏，选蛾眉，把丝





鞭，骑骏马；催花使乱拥。

奴家香君，被捉下楼，叫去学歌，是俺烟花本等，只有这点志气，就死不磨。〔杂喊介〕快些走动！〔旦到介〕〔小旦〕你也下楼了，屈尊，屈尊。〔丑〕我们造化，就得服侍皇帝了。〔旦〕情愿奉让罢。〔同行介〕〔杂〕前面是赏心亭了，内阁马老爷，光禄阮老爷，兵部杨老爷，少刻即到。你们各人整理伺候。〔杂同小旦、丑下〕〔旦私语介〕难得他们凑来一处，正好吐俺胸中之气。

〔前腔〕赵文华陪着严嵩，抹粉脸席前趋奉；丑腔恶态，演出真鸣凤。俺做个女祢衡，挝渔阳，声声骂；看他懂不懂。

〔净扮马士英，副净扮阮大铖，末扮杨文驄，外、小生扮从人喝道上〕〔旦避下〕〔副净〕琼瑶楼阁朱微抹。〔末〕金碧峰峦粉细勾。〔净〕好一派雪景也。〔副净〕这座赏心亭，原是看雪之所。〔净〕怎么原是看雪之所？〔副净〕宋真宗曾出周昉雪图，赐与丁谓。说道：“卿到金陵，可选一绝景处张之。”因建此亭。〔净看壁介〕这壁上单条，想是周昉雪图了。〔末〕非也。这是画友蓝瑛新来见赠的。〔净〕妙妙！你看雪压锺山，正对图画，赏心胜地，无过此亭矣。〔末吩咐介〕就把炉、檯、游具，摆设起来。〔外、小生设席坐介〕〔副净向净介〕荒亭草具，恃爱高攀，着实得罪了。〔净〕说那里话。可笑一班小人，奉承权贵，费千金盛设，十分丑态，一无所取，徒传笑柄。〔副净〕晚生今日扫雪烹茶，清谈攀教，显得老师相高怀雅量，晚生辈也免了几笔粉抹。〔净〕呵呀！那戏场粉笔，最是利害，一抹上脸，再洗不掉；虽有孝子慈孙，都不肯认做祖父的。〔末〕虽然利害，却也公道，原以儆戒无忌惮之小人，非为我辈而设。〔净〕据学生看来，都吃了奉承的亏。〔末〕为何？〔净〕你看前辈分宜相公严嵩，何尝不是一





个文人，现今《鸣凤记》里抹了花脸，着实丑看。岂非赵文华辈奉承坏了。〔副净打恭介〕是是！老师相是不喜奉承的，晚生惟有心悦诚服而已。〔末〕请酒！〔同举杯介〕〔副净向外介〕选的妓女，可曾叫做了么？〔外禀介〕叫到了。〔杂领众妓叩头介〕〔净细看介〕〔吩咐介〕今日雅集，用不着他们，叫他礼部过堂去罢。〔副净〕特令到此伺候酒席的。〔净〕留下那个年小的罢。〔众下〕〔净问介〕他唤什么名字？〔杂禀介〕李贞丽。〔净笑介〕丽而未必贞也。〔笑向副净介〕我们扮过陶学士了，再扮一折党太尉何如？〔副净〕妙妙！〔唤介〕贞丽过来斟酒唱曲。〔旦摇头介〕〔净〕为何摇头？〔旦〕不会。〔净〕呵呀！样样不会，怎称名妓。〔旦〕原非名妓。〔掩泪介〕〔净〕你有甚心事，容你说来。

〔江儿水〕〔旦〕妾的心中事，乱似蓬，几番要向君王控。拆散夫妻惊魂迸，割开母子鲜血涌，比那流贼还猛。做哑装聋，骂着不知惶恐。

〔净〕原来有这些心事。〔副净〕这个女子却也苦了。〔末〕今日老爷们在此行乐，不必只是诉冤了。〔旦〕杨老爷知道的，奴家冤苦，也值当不的一诉。

〔五供养〕堂堂列公，半边南朝，望你峥嵘。出身希贵宠，创业选声容，后庭花又添几种。把俺胡撮弄，对寒风雪海冰山，苦陪觞咏。

〔净怒介〕哇！这妮子胡言乱道，该打嘴了。〔副净〕闻得李贞丽，原是张天如、夏彝仲辈品题之妓，自然是放肆的。该打该打！〔末〕看他年纪甚小，未必是那个李贞丽。〔旦恨介〕便是他待怎的！

〔玉交枝〕东林伯仲，俺青楼皆知敬重。干儿义子从新用，绝不了魏家种。〔副净〕好大胆，骂的是那个，快快采去丢在雪中。〔外采旦推倒介〕〔旦〕冰肌雪肠原自





同，铁心石腹何愁冻。〔副净〕这奴才，当着内阁大老爷，这般放肆，叫我们都开罪了。可恨可恨！〔下席踢旦介〕〔末起拉介〕〔净〕罢罢！这样奴才，何难处死，只怕妨了俺宰相之度。〔末〕是是！丞相之尊，娼女之贱，天地悬绝，何足介意。〔副净〕也罢！后过老师相，送入内庭，拣着极苦的角色，叫他去当。〔净〕这也该的。〔末〕着人拉去罢！〔杂拉旦介〕〔旦〕奴家已拚一死。吐不尽鹃血满胸，吐不尽鹃血满胸。

〔拉旦下〕〔净〕好好一个雅集，被这奴才搅乱坏了。可笑，可笑！〔副净、末连三揖介〕得罪，得罪！望乞海涵，另日竭诚罢。〔净〕兴尽宜回春雪棹。〔副净〕客羞应斩美人头。〔净、副净从人喝道下〕〔末吊场介〕可笑香君才下楼来，偏撞两个冤对，这场是非免不了的；若无下官遮盖，香君性命也有些不妥哩。罢罢！选入内庭，倒也省了几日悬挂；只是媚香楼无人看守，如何是好？〔想介〕有了，画友蓝瑛托俺寻寓，就接他暂住楼上；待香君出来，再作商量。

赏心亭上雪初融， 煮鹤烧琴宴巨公，
恼杀秦淮歌舞伴， 不同西子入吴宫。

第二十五出 选优

乙酉正月

〔场上正中悬一匾，书“熏风殿”，两旁悬联，书“万事无如杯在手，百年几见月当头”。款书“东阁大学士臣王铎奉敕书”〕〔外扮沈公宪，净扮张燕筑，小旦扮寇白门，丑扮郑妥娘同上〕〔外〕天子多情爱沈郎。〔净〕当年也是画眉张。〔小旦〕可怜一树白门柳。〔丑〕让我风流郑妥娘。〔外〕我





们被选入宫，伺候两日，怎么还不见动静。〔净仰看介〕此处是熏风殿，乃奏乐之所；闻得圣驾将到，选定脚色，就叫串戏哩。〔外〕如何名熏风殿？〔净〕你不晓得，琴曲里有一句：“南风之熏兮”，取这个意思。〔丑〕呸！你们男风兴头，要我们女客何用。〔小旦〕我们女客得了宠眷，做个大嫔妃，还强如他男风哩。〔丑〕正是，他男风得了宠眷，到底是个小兄弟。〔净〕好徒弟，骂及师父来了。〔外〕咱们掌了班时，不要饶他。〔净〕谁肯饶他。明日教动戏，叫老妥试试我的鼓槌子罢。〔丑嗤笑，指介〕你老张的鼓槌子，我曾试过，没相干的。〔众笑介〕〔副净冠带扮阮大铖上〕

〔绕地游〕汉宫如画，春晓珠帘挂，待粉蝶黄莺打。歌舞西施，文章司马，厮混了红袖乌纱。

〔见介〕你们俱已在此，怎的不见李贞丽？〔小旦〕他从雪中一跌，至今忍痛，还卧在廊下哩。〔副净〕圣驾将到，选定脚色，就要串戏；怎么由得他的性儿。〔众〕是，是，俺们拉他过来。〔同下〕〔副净自语介〕李贞丽这个奴才，如此可恶，今日净、丑脚色，一定借重他了。〔杂扮二内监执龙扇前引，小生扮弘光帝，又扮二监提壶捧盒，随上〕〔小生〕满城烟树间梁陈，高下楼台望不真；原是洛阳花里客，偏来管领秣陵春。〔坐介〕寡人登极御宇，将近一年，幸亏四镇阻当，流贼不能南下；虽有叛臣倡议欲立潞藩，昨已捕拿下狱。目今外侮不来，内患不生，正在采选淑女，册立正宫，这也都算小事；只是朕独享帝王之尊，无有声色之奉，端居高拱，好不闷也。〔副净跪介〕光禄寺卿臣阮大铖恭请万安。〔小生〕平身。〔副净起介〕

〔掉角儿〕〔小生〕看阳春残雪早花，蹙愁眉慵游倦耍。〔副净〕圣上安享太平，正宜及时行乐；慵游倦耍，却是为何？〔小生〕朕有一桩心事，料你也应晓得。〔副净〕想怕流贼南犯？〔小生〕非也。阻隔黄河雪浪，那怕他天汉





浮槎。〔副净〕想愁兵弱粮少？〔小生〕也不是。俺有那镇淮阴诸猛将，转江陵大粮艘，有甚争差。〔副净〕既不为内外兵马，想是正宫未立，配德无人？〔小生〕也不为此。那礼部钱谦益，采选淑女，不日册立。有三妃九嫔，教国宜家。〔副净〕又不为此，臣晓得了。〔私奏介〕想因叛臣周鏊、雷縠祚，倡造邪谋，欲迎立潞王耳。〔小生〕益发说错了。那奸人倡言惑众，久已搜拿。

〔副净低头沉吟介〕却是为何？〔小生〕卿供奉内庭，乃朕心腹之臣，怎不晓得朕的心事。〔副净跪介〕圣虑高深，臣衷愚昧，其实不能窥测。伏望明白宣示，以便分忧。〔小生〕朕谕你知道罢，朕贵为天子，何求不遂。只因你所献《燕子笺》，乃中兴一代之乐，点缀太平，第一要事；今日正月初九，脚色尚未选定，万一误了灯节，岂不可恼。〔指介〕你看阁学王铎书的对联道：“万事无如杯在手，百年几见月当头。”一年能有几个元宵，故此日夜踟蹰，饮膳俱减耳。〔副净〕原来为此，巴里之曲，有厘圣怀，皆微臣之罪也。〔叩头介〕臣敢不鞠躬尽瘁，以报主知。〔起唱介〕

〔前腔〕忝卿僚填词辨挝，备供奉诙谐风雅。恨不能腮描粉墨，也情愿怀抱琵琶。但博得歌筵前垂一顾，舞榭边受寸赏，御酒龙茶，三生侥幸，万世荣华。这便是为臣经济，报主功阙。

〔前问介〕但不知内庭女乐，少何脚色？〔小生〕别样脚色，都还将就得过，只有生、旦、小丑不惬朕意。〔副净〕这也容易，礼部送到清客、歌妓，现在外厢，听候拣选。〔小生〕传他进来。〔副净〕领旨。〔急入领外、净、旦、小旦、丑上〕〔俱跪介〕〔小生问外、净介〕你二人是串戏清客么？〔外、净〕不敢，小民串戏为生。〔小生〕既会串戏，新出传奇也曾串过么？〔外、净〕新出的《牡丹亭》、《燕子笺》、





《西楼记》，都曾串过。〔小生〕既会《燕子笺》，就做了内庭教习罢。〔外、净叩头介〕〔小生问介〕那三个歌妓，也会《燕子笺》么？〔小旦、丑〕也曾学过。〔小生喜介〕益发妙了。〔问旦介〕这个年小的，怎不答应？〔旦〕没学。〔副净跪介〕臣启圣上，那两个学过的，例应派做生、旦。这一个没学的，例应派做丑脚。〔小生〕既有定例，依卿所奏。〔小旦、丑、旦叩头介〕〔小生〕俱着起来，伺候串戏。〔俱起介〕〔丑背喜介〕还是我老妥做了天下第一个正旦。〔小生向副净介〕卿把《燕子笺》摘出一曲，叫他串来，当面指点。〔外、净、小旦、丑随意演《燕子笺》一曲，副净作态指点介〕〔小生喜介〕有趣，有趣！都是熟口，不愁扮演了。〔唤介〕长侍斟酒，庆贺三杯。〔杂进酒，小生饮介〕〔小生起介〕我们君臣同乐，打一回十番何如？〔副净〕领旨。〔小生〕寡人善于打鼓，你们各认乐器。〔众打雨夹雪一套，完介〕〔小生大笑介〕十分忧愁消去九分了。〔唤介〕长侍斟酒，再庆三杯。〔杂进酒，小生饮介〕

〔前腔〕旧吴宫重开馆娃，新扬州初教瘦马。淮阳鼓昆山弦索，无锡口姑苏娇娃。一件件闹春风，吹暖响，斗晴烟，飘冷袖，宫女如麻。红楼翠殿，景美天佳。都奉俺无愁天子，语笑喧哗。

〔看旦介〕那个年小歌妓，美丽非常，派做丑脚，太屈他了。〔问介〕你这个年小歌妓，既没学《燕子笺》，可曾学些别的么？〔旦〕学过《牡丹亭》。〔小生〕这也好，你便唱来。〔旦羞不唱介〕〔小生〕看他粉面发红，象是腴腆；赏他一柄桃花宫扇，遮掩春色。〔杂掷红扇与旦介〕〔旦持扇唱介〕

〔懒画眉〕为甚的玉真重溯武陵源，也只为水点花飞在眼前。是他天公不费买花钱，则咱人心上有啼红怨。咳！辜负了春三二月天。





〔小生喜介〕妙绝，妙绝！长侍斟酒，再庆三杯。〔杂进酒，小生饮介〕〔指旦介〕看此歌妓，声容俱佳，岂可长材短用；还派做正旦罢。〔指丑介〕那个黑色的，倒该做丑脚。〔副净〕领旨。〔丑撇嘴介〕我老妥又不妥了。〔小生向副净介〕你把生、丑二脚，领去入班；就叫清客二名，用心教习，你也不时指点。〔副净跪应介〕是，此乃微臣之专责，岂敢辞劳。〔急领外、净、小旦、丑下〕〔小生向旦介〕你就在这熏风殿中，把《燕子笺》脚本，三日念会，好去入班。〔旦〕念会不难，只是没有脚本。〔小生唤介〕长侍，你把王铎抄的楷书脚本，赏与此旦。〔杂取脚本付旦，跪接介〕〔小生〕千年只有歌场乐，万事何须酒国愁。〔杂引下〕〔旦掩泪介〕罢了，罢了！已入深宫，那有出头之日。

〔前腔〕锁重门垂杨暮鸦，映疏帘苍松碧瓦。凉飕飕风吹罗袖，乱纷纷梅落宫髻。想起那拆鸳鸯，离魂惨，隔云山，相思苦，会期难拿。倩人寄扇，擦损桃花。到今日情丝割断，芳草天涯。

〔叹介〕没奈何，且去念会脚本；或者天恩见怜，放奴出宫，再会侯郎一面，亦未可知。

〔尾声〕从此后入骨髓愁根难拔，真个是广寒宫嫦娥守寡。只这两日呵！瘦损宫腰剩一把。

曲终人散日西斜， 殿角凄凉自一家，
纵有春风无路入， 长门关住碧桃花。



第二十六出 赚将

乙酉正月

〔破阵子〕〔生上〕水驿山城烟霭，花村酒肆尘埋。





百里白云亲舍近，不得斑衣效老莱，从军心事乖。

小生侯方域奉史公之命，监军防河。争奈主将高杰，性气乖张，将总兵许定国当面责骂；只恐挑起争端，难于收救，不免到中军帐内，劝谏一番。〔入介〕〔副净扮高杰上〕一声叱退黄河浪，两手推开紫塞烟。〔相见坐介〕先生入帐，有何见教。〔生〕小生千里相随，只为防河大事。今到睢州呵！

〔四边静〕威名震，人人惊魄，家尽移宅。鸡犬不留群，军民少宁刻。营中一吓，帐中一责；敌国在萧墙，祸事恐难测。

〔副净〕那许定国拥兵十万，夸胜争强，昨日教场点卯，一个个老弱不堪。欺君糜饷，本当军法从事，责骂几声，也算从轻发放了。〔生〕元帅差矣。

〔福马郎〕此时山河一半改，倚着忠良帅，速奏凯。收拾人心，招纳英才，莫将衅端开。成功业，只在将和谐。

〔副净〕虽如此说，那许定国托病不来，倒请俺入城饮酒，总是十分惧怕了。俺看睢州城外，四面皆水，只有单桥小路，也是可守之邦。明日叫他让出营房，留俺歇马。他若依时便罢，若不依时，俺便夺他印牌，另委别将，却也容易。〔生摇手介〕这事万万行不得，昨日教场一骂，争端已起。自古道：“强龙不压地头蛇”，他在唇齿肘臂之间，早晚生心，如何防备。〔副净指生介〕书生之见，益发可笑。俺高杰威名盖世，便是黄、刘三镇，也拜下风；这许定国不过走狗小将，有何本领，俺倒防备起他来。〔生打恭介〕是，是，是！元帅既有高见，小生何用多言。就此辞归，竟在乡园中，打听元帅喜信罢。〔副净拱介〕但凭尊意。〔生冷笑拂袖下〕〔副净起唤介〕叫左右。〔净、丑扮二将上〕元帅呼唤，有何军令？〔副净〕你二将各领数骑，随我入城饮酒顽耍。这大营人马，不





许擅动。〔净、丑〕得令。〔即下〕〔领四卒上〕〔副净〕就此前行。〔骑马绕场介〕

〔划揪儿〕南朝划就黄河界，东流把住白云隘；飞鸟不能来，强弓何用买。〔合〕望荒城柳栽，上危桥板坏；按辔徐行，军容潇洒。

〔暂下〕〔外扮家将捧印牌上〕杀人不用将军印，奏凯全凭娘子军。咱乃睢州许总兵的家将，俺总爷被高杰一骂，吓得水泻不止。亏了夫人侯氏，有胆有谋，昨夜画定计策；差俺捧着牌印，前来送交，就请他进城筵宴。约定饮酒中间，放炮为号，如此如此，这般这般。倒也是条妙计，只不知天意若何，好怕人也。〔望介〕远望高杰前来，不免在桥头跪接。〔副净等唱前合上〕〔外跪接介〕〔副净问介〕你是何处差官？〔外〕小的是总兵许定国家将，叩接元帅大老爷。〔副净〕那许总兵为何不接？〔外〕许总兵卧病难起，特差小的送到牌印，就请元帅爷进城筵宴，点查兵马。〔副净〕席设何处？〔处〕设在察院公署。〔副净〕左右收了牌印。〔净、丑收介〕〔副净笑介〕妙，妙，牌印果然送到，明日安营歇马，任俺区处了。

〔吩咐外介〕你便引马前行。〔外前引，唱前合，行介〕〔外跪禀介〕已到察院，请元帅爷入席。〔副净下马入坐介〕〔吩咐介〕军卒外面伺候。〔向净、丑介〕你二将不同别个，便坐下席，陪俺欢乐。〔净、丑安放牌印，叩头介〕告坐了。〔就地列坐介〕〔外斟副净酒介〕〔末、小生扮二将斟净、丑酒介〕〔又副净、净、丑身旁各立一杂摆菜介〕〔外〕请酒。〔副净怒介〕这样薄酒，拿来灌俺。〔摔杯介〕〔外急换酒介〕〔外〕请菜。〔副净怒介〕这样冷菜，如何下箸。〔摔箸介〕〔外急换菜介〕〔副净〕今日正月初十，预赏元宵，怎的花灯优人，全不预备。〔外跪禀介〕禀元帅爷，这睢州偏僻之所，没处买灯叫戏。且把衙门灯龙悬挂起来，军中鼓角吹打一通罢。〔挂灯





吹打介)〔副净向净、丑介〕我们多饮几杯。

〔普天乐〕镇河南，威风大，柳营列，星旗摆。灯筵上，灯筵上，将印兵牌。〔净、丑起奉副净酒杯〕行军令，酒似官差。〔副净与净、丑猜拳介〕任啤拳叫彩，三家拇阵排。〔外、末、小生〕这八卦图中新势，只怕鬼谷难猜。

〔净、丑〕小的酒都有了，今日还要伺候元帅爷点查兵马哩。〔副净〕天色已晚，明日点查罢，大家再饮几杯。〔又斟酒饮介〕〔内放纸炮介〕〔杂急拿副净手，外拔刀欲杀，副净挣脱跳梁上介〕〔一杂急拿净手，末杀死净介〕〔一杂急拿丑手，小生杀死丑介〕〔闻炮声拿杀要一齐介〕〔外喊介〕高杰走脱了，快寻，快寻。〔杂点火把各处寻介〕〔外仰视介〕顶破椽瓦，想是爬房走了。〔杂又寻介〕〔外指介〕那楼脊兽头边，闪闪绰绰，似有人影。快快放箭！〔末、小生放箭介〕〔副净跳下介〕〔杂拿住副净手介〕〔外认介〕果然是老高哩。〔副净呵介〕好反贼，俺是皇帝差来防河大帅，你敢害我？〔外〕俺只认的许总爷，不认的什么黄的黑的，快伸头来。〔副净跳介〕罢了，罢了！俺高杰有勇无谋，竟被许定国赚了。〔顿足介〕咳！悔不听侯生之言，致有今日。〔伸脖介〕取我头去。〔外指介〕老高果然是条好汉。〔割副净头，手提介〕〔唤介〕两个兄弟快捧牌印，大家回报总爷去。〔末、小生捧牌印介〕〔末〕且莫慌张，三将虽死，还有小卒在外哩。〔外〕久已杀得干净了。〔小生〕还有一件，城外大营，明日知道，必来报仇。快去回了总爷，求侯夫人妙计。〔外〕侯夫人妙计，早已领来了。今夜悄悄出城，带着高杰首级献与北朝，就引着北朝人马，连夜踏冰渡河，杀退高兵。算我们下江南第一功了。

宛马嘶风缓辔来， 黄河冰上北门开。





南朝正赏春灯夜， 让我当筵杀将才。

第二十七出 逢舟

乙酉二月

〔水底鱼〕〔净扮苏昆生背包裹骑驴急上〕戎马纷纷，烟尘一望昏；魂惊心震，长亭连远村。〔丑扮执鞭人赶呼介〕客官慢走，你看黄河堤上，逃兵乱跑，不要被他夺了驴去。〔净不听，急走介〕〔杂扮乱兵三人迎上〕弃甲掠盾，抱头如鼠奔；无暇笑哂，大家皆败军，大家皆败军。〔遇净，推下河，夺驴跑下〕〔丑赶下〕〔净立水中，头顶包裹高叫介〕救人呀，救人呀！〔外扮舟子撑船，小旦扮李贞丽贫妆上〕

〔前腔〕流水浑浑，风涛拍禹门；堤边浪稳，泊舟杨柳根。〔欲泊船介〕〔小旦唤介〕驾长，你看前面浅滩中，有人喊叫；我们撑过船去，救他一命，积个阴_骘如何？〔外〕黄河水溜，不是当耍的。〔小旦〕人行好事，大王爷爷自然加护的。〔外〕是，是，待我撑过去。〔撑介〕风急水紧，舍生来救人；哀声迫窘，残生一半魂，残生一半魂。

〔近净呼介〕快快上来，合该你不死，遇着好人。〔伸篙下，净攀篙上船介〕〔作颤介〕好冷，好冷！〔外取干衣与净介〕〔小旦背立介〕〔净换衣介〕多谢驾长，是俺重生父母。〔叩介〕〔外〕不干老汉事，亏了这位娘子叫我救你的。〔净作揖起，惊认介〕你是李贞娘，为何在这船里？〔小旦惊认介〕原来是苏师父。你从何处来？〔净〕一言难尽。〔小旦〕请坐了讲。〔坐介〕〔外泊船介〕且到岸上买壶酒吃去。〔下〕

〔琐窗寒〕〔净〕一从你嫁朱门，锁歌楼，叠舞裙；





寒风冷雪，哭杀香君。〔小旦掩泪介〕香君独住，怎生过活。〔净〕他托俺前来寻访侯郎。征人战马，侯郎无信，茫茫驿路殷勤问。〔小旦问介〕因何落水？〔净〕正在堤下行走，被乱兵夺驴，把俺推下水的。蒙救出浊流，故人今夕重近。

〔小旦〕原来如此，合该师父不死，也是奴家有缘，又得一面。〔净问介〕贞娘，你既入田府，怎得到此？〔小旦〕且取火来，替你烘干衣裳，细细告你。〔小旦取火盆上介〕〔副净扮舟子撑船，生坐船急上〕才离虎豹千林雾，又逐鲸鲵万里波。〔呼介〕驾长，这是吕梁地面了，扯起蓬来，早赶一程；明日要起早哩。〔副净〕相公不要性急，这样风浪，如何行的。前面是泊船之所，且靠帮住一宿罢。〔生〕凭你。〔泊船介〕〔生〕惊魂稍定，不免略打个盹儿。〔卧介〕〔净烘衣，小旦旁坐谈介〕奴家命苦，如今又不在那田家了。想起那晚。

〔前腔〕匆忙扮作新人，夺藏娇，金屋春；一身宠爱，尽压钗裙。〔净〕这好的狠了。〔小旦〕谁知田仰嫡妻，十分悍妒。狮威胜虎，蛇毒如刃。把奴揪出洞房，打个半死。〔净〕呀，呀！了不得，那田仰怎不解救。〔小旦〕田郎有气吞声忍，竟将奴赏与一个老兵。〔净〕既然转嫁，怎么在这船上。〔小旦〕此是漕标报船，老兵上岸下文书去了。奴自坐船头，旧人来说新恨。

〔生一边细听介〕〔听完起坐介〕隔壁船中，两个人絮絮叨叨，谈了半夜，那汉子的声音，好似苏昆生，妇人的声音，也有些相熟；待我猛叫一声，看他如何？〔叫介〕苏昆生！〔净忙应介〕那个唤我？〔生喜介〕竟是苏昆生。〔出见介〕〔净〕原来是侯相公，正要去寻，不想这里撞着。谢天谢地，遇的恰好。〔唤介〕请过船来，认认这个旧人。〔生过船介〕还有那个？〔见旦惊认介〕呀！贞娘如何到此，奇事奇事，香





君在那里？〔小旦〕官人不知，自你避祸夜走，香君替你守节，不肯下楼。〔生掩泪介〕〔小旦〕后来马士英差些恶仆，拿银三百，硬娶香君，送与田仰。〔生惊介〕我的香君，怎的他适了。〔小旦〕嫁是不曾嫁；香君惧怕，碰死在地。〔生大哭介〕我的香君，怎的碰死了！〔小旦〕死是不曾死，碰的鲜血满面；那门外还声声要人，一时无奈，妾身竟替他嫁了田仰。〔生喜介〕好，好！你竟嫁与田仰了，今日坐船要往那里去？〔小旦〕就住在船上。〔生〕为何？〔旦羞介〕〔净〕他为田仰妒妇所逐，如今转嫁这船上一位将爷了。〔生微笑介〕有这些风波，可怜，可怜！〔问净介〕你怎得到此？〔净〕香君在院，日日盼你，托俺寄书来的。〔生急问介〕书在那里？

〔奈子花〕〔净取包介〕这封书不是笺纹，折宫纱夹在斑筠。题诗定情，催妆分韵。〔生接扇介〕这是小生赠他的诗扇，〔净指扇介〕看桃花半边红晕，情思！千万种语言难尽。

〔生看扇问介〕那一面是谁画的桃化？〔净〕香君碰坏花容，溅血满扇，杨龙友添上梗叶，成了几笔折枝桃花。〔生细看喜介〕果然是些血点儿，龙友点缀，却也有趣。这柄桃花扇，倒是小生之宝了。〔问介〕你为何今日带来？〔净〕在下出门之时，香君说道，千愁万苦俱在扇头，就把扇儿当封书罢！故此寄来的。〔生又看，哭介〕香君香君！叫小生怎生报你也！〔问净介〕你怎的寻着贞娘来？〔净指唱介〕

〔前腔〕俺呵，走长堤驴背辛勤，遇逃兵推下寒津。〔生〕呵呀！受此惊险。〔问介〕怎的不曾湿了扇儿？〔净作势介〕横流没肩，高擎书信，将兰亭保全真本。〔生拱介〕为这把桃花扇，把性命都轻了，真可感也。〔问介〕后来怎样呢？〔净〕亏了贞娘，不怕风浪，移船救我。思忖，从井救别人谁肯。





〔生〕好好！若非遇着贞娘，这黄河水溜，谁肯救人。
 〔小旦〕妾本无心，救他上船，才认的是苏师父。〔生〕这都是天缘凑巧处。〔净〕还不曾问侯相公，因何南来？〔生〕俺自去秋随着高杰防河，不料匹夫无谋，不受谏言；被许定国赚入睢州，饮酒中间，遣人刺死。小生不能存住，买舟黄河，顺流东下。你看大路之上，纷纷乱跑，皆是败兵，叫俺有何面目，再见史公也。〔净〕既然如此，且到南京，看看香君，再作商量。〔生〕也罢，别过贞娘，趁早开船。〔小旦〕想起在旧院之时，我们一家同住；今日船中，只少一个香君，不知今生还能相见否。

〔金莲子〕一家人离散了，重聚在水云。言有尽，离绪百分；掌中娇养女，何日说艰辛。

〔生〕只怕有人踪迹，昆老快快换衣，就此别过罢〔净换衣介〕〔生、净掩泪过船介〕〔净〕归计登程犹未准。〔生〕故人见面转添愁。〔副净撑船下〕〔小旦〕妾心厌倦烟花，伴着老兵度日，却也快活。不意故人重逢，又惹一天旧恨；你听涛声震耳，今夜那能成寐也。

悠悠萍水一番亲，旧恨新愁几句论；
 漫道浮生无定著，黄河亦有住家人。

第二十八出 题画

乙酉三月

〔小生扮山人蓝瑛上〕美人香冷绣床闲，一院桃开独闭关；无限浓春烟雨里，南朝留得画中山。自家武林蓝瑛，表字田叔，自幼驰声画苑。与贵筑杨龙友笔砚至交，闻他新转兵科，买舟来望，下榻这媚香楼上。此楼乃名妓香君梳妆之所，





美人一去，庭院寂寥，正好点染云烟，应酬画债。不免将文房画具，整理起来。〔作洗砚、涤笔、调色、揩盏介〕没有净水怎处？〔想介〕有了，那花梢晓露，最是清洁，用他调丹濡粉，鲜秀非常。待我下楼，向后园收取。〔手持色盏暂下〕

〔破齐阵〕〔生新衣上〕地北天南蓬转，巫云楚雨丝牵。巷滚杨花，墙翻燕子，认得红楼旧院。触起闲情柔如草，搅动新愁乱似烟，伤春人正眠。

小生在黄河舟中，遇着苏昆生，一路同行，心忙步急，不觉来到南京。昨晚旅店一宿，天明早起，留下昆生看守行李；俺独自来寻香君，且喜已到院门之外。

〔刷子序犯〕只见黄莺乱啭，人踪悄悄，芳草芊芊。粉坏楼墙，苔痕绿上花砖。应有娇羞人面，映着他桃树红妍；重来浑似阮刘仙，借东风引入洞中天。

〔作推门介〕原来双门虚掩，不免侧身潜入，看有何人在内。〔入介〕

〔朱奴儿犯〕呀，惊飞了满树雀喧，踏破了一墀苍藓。这泥落空堂帘半卷，受用煞双栖紫燕。闲庭院，没个人传，蹉跎儿回廊一遍，直步到小楼前。

〔上指介〕这是媚香楼了。你看寂寂寥寥，湘帘昼卷，想是香君春眠未起。俺且不要唤他，慢慢的上了妆楼，悄立帐边；等他自己醒来，转睛一看，认得出是小生，不知如何惊喜哩！〔作上楼介〕

〔普天乐〕手拽起翠生生罗襟软，袖拨开绿杨线。一层层栏坏梯偏，一桩桩尘封网罟。艳浓浓楼外春不浅，帐里人儿腴腆。〔看几介〕从几时收拾起银拨冰弦；摆列着描春容脂箱粉盏，待做个女山人画叉乞钱。

〔惊介〕怎的歌楼舞榭，改成个画院书轩，这也奇了。〔想介〕想是香君替我守节，不肯做那青楼旧态，故此留心丹





青，聊以消遣春愁耳。〔指介〕这是香君卧室，待我轻轻推开。〔推介〕呀！怎么封锁严密，倒象久不开的；这又奇了，难道也没个人看守。〔作背手彷徨介〕

〔雁过声〕萧然，美人去远，重门锁，云山万千。知情只有闲莺燕，尽着狂，尽着颠，问着他一双双不会传言。熬煎，才待转，嫩花枝靠着疏篱颤。〔下听介〕帘栊响，似有个人略喘。

〔瞧介〕待我看是谁来。〔小生持盏上楼，惊见介〕你是什么人，上我寓楼？〔生〕这是俺香君妆楼，你为何寓此？〔小生〕我乃画士蓝瑛。兵科杨龙友先生送俺来寓的。〔生〕原来是蓝田老，一向久仰。〔小生问介〕台兄尊号？〔生〕小生河南侯朝宗，亦是龙友旧交。〔小生惊介〕呵呀！文名震耳，才得会面。请坐请坐！〔坐介〕〔生〕我且问你，俺那香君那里去了？〔小生〕听说被选入宫了。〔生惊介〕怎……怎的被选入宫了！几时去的？〔小生〕这倒不知。〔生起，掩泪介〕

〔倾杯序〕寻遍，立东风渐午天，那一去人难见。〔瞧介〕看纸破窗棂，纱裂帘幔。裹残罗帕，戴过花钿，旧笙箫无一件。红鸳衾尽卷，翠菱花放扁，锁寒烟，好花枝不照丽人眠。

想起小生定情之日，桃花盛开，映着簇新新一座妆楼；不料美人一去，零落至此。今日小生重来，又值桃花盛开，对景触情，怎能忍住一双眼泪。〔掩泪坐介〕

〔玉芙蓉〕春风上巳天，花瓣轻如剪，正飞绵作雪，落红成霰。不免取开画扇，对着桃花赏玩一番。〔取扇看介〕溅血点作桃花扇，比着枝头分外鲜。这都是为着小生来。携上妆楼展，对遗迹宛然，为桃花结下了死生冤。

〔小生〕请教这扇上桃花，何人所画？〔生〕就是贵东杨龙友的点染。〔小生〕为何对之挥泪？〔生〕此扇乃小生与香





君订盟之物。

【山桃红】那香君呵！手捧着红丝砚，花烛下索诗篇。【指介】一行行写下鸳鸯券。不到一月，小生避祸远去，香君闭门守志，不肯见客，惹恼了几个权贵。放一群吠神仙朱门犬。那时硬抢香君下楼，香君着急，把花容呵，似鹁血乱洒啼红怨。这柄诗扇恰在手中，竟为溅血点坏。【小生】可惜可惜！【生】后来杨龙友添上梗叶，竟成了几笔折枝桃花。【拍扇介】这桃花扇在，那人阻春烟。

【小生看介】画的有趣，竟看不出是血迹来。【问介】这扇怎生又到先生手中？【生】香君思念小生，托他师父到处寻俺，把这桃花扇，当了一封锦字书。小生接得此扇，跋涉来访，不想香君又入宫去了。【掩泪介】【末扮杨龙友冠带，从人喝道上】台上久无秦弄玉，船中新到米襄阳。【杂入报介】兵科杨老爷来看蓝相公，门外下轿了。【小生慌迎见介】【末上楼见生，揖介】侯兄几时来的？【生】适才到此，尚未奉拜。

【末】闻得一向在史公幕中，又随高兵防河。昨见塘报，高杰于正月初十日，已为许定国所杀，那时世兄在那里来？【生】小弟正在乡园，忽遇此变，扶着家父逃避山中，一月有余。恐为许兵踪迹，故又买舟南来。路遇苏昆生，持扇相访，只得连夜赴约。竟不知香君已去。【问介】请问是几时去的？【末】正月八日被选入宫的。【生】到几时才出来？【末】遥遥无期。【生】小生只得在此等他了。【末】此处无可留恋，倒是别寻佳丽罢。【生】小生怎忍负约，但得他一信，去也放心。

【尾犯序】望咫尺青天，那有个瑶池女使，偷递情笺。明放着花楼酒榭，丢做个雨井烟垣。堪怜！旧桃花刘郎又拈，料得新吴宫西施不愿。横揣俺天涯夫婿，永巷日如年。

【末】世兄不必愁烦，且看田叔作画罢。【小生画介】





〔生、末坐看介〕这是一幅桃源图？〔小生〕正是。〔末问介〕替那家画的？〔小生〕大锦衣张瑶星先生，新修起松风阁，要裱做照屏的。〔生赞介〕妙妙！位置点染，别开生面，全非金陵旧派。〔小生作画完介〕见笑，见笑！就求题咏几句，为拙画生色如何？〔生〕不怕写坏，小生就献丑了。〔题介〕原来看花洞里人，重来那得便迷津；渔郎诳指空山路，留取桃源自避秦。归德侯方域题。〔末读介〕佳句。寄意深远，似有微怪小弟之意。〔生〕岂敢！（指画介）

〔鲍老催〕这流水溪堪美，落红英千千片。抹云烟，绿树浓，青峰远。仍是春风旧境不曾变，没个人儿将咱系恋。是一座空桃源，趁着未斜阳将棹转。

〔起介〕〔末〕世兄不要埋怨，而今马、阮当道，专以报仇雪恨为事；俺虽至亲好友，不敢谏言。恰好八日设席，唤香君供唱；那香君性气，你是知道的，手指二公一场好骂。〔生〕呵呀！这番遭他毒手了。〔末〕亏了小弟在旁，十分劝解，仅仅推入雪中，吃了一惊。幸而选入内庭，暂保性命。〔向生介〕世兄既与香君有旧，亦不可在此久留。〔生〕是，是！承教了。〔同下楼行介〕

〔尾声〕热心肠早把冰雪咽，活冤业现摆着麒麟楮。〔收扇介〕俺且抱着扇上桃花闲过遣。

〔竟下介〕〔末〕我们别过蓝兄，一同出去罢。〔生〕正是忘了作别。〔作别介〕请了！（小生先闭门下）〔生、末同行介〕

〔生〕重到红楼意惘然，〔末〕闲评诗画晚春天，
〔生〕美人公子飘零尽，〔末〕一树桃花似往年。





第二十九出 逮社

乙酉三月

〔凤凰阁〕〔丑扮书客蔡益所上〕堂名二酉，万卷牙签求售。何物充栋汗车牛，混了书香铜臭。贾儒商秀，怕遇着秦皇大搜。

在下金陵三山街书客蔡益所的便是。天下书籍之富，无过俺金陵；这金陵书铺之多，无过俺三山街；这三山街书客之大，无过俺蔡益所。〔指介〕你看十三经、廿一史、九流三教、诸子百家、腐烂时文、新奇小说，上下充箱盈架，高低列肆连楼。不但兴南贩北，积古堆今，而且严批妙选，精刻善印。俺蔡益所既射了贸易诗书之利，又收了流传文字之功；凭他进士举人，见俺作揖拱手，好不体面。〔笑介〕今乃乙酉乡试之年，大布恩纶，开科取士。准了礼部尚书钱谦益的条陈，要亟正文体，以光新治。俺小店乃坊间首领，只得聘请几家名手，另选新篇。今日正在里边删改批评，待俺早些贴起封面来。〔贴介〕风气随名手，文章中试官。〔下〕〔生、净背行囊上〕

〔水红花〕〔生〕当年烟月满秦楼，梦悠悠，箫声非旧。人隔银汉几重秋，信难投，相思谁救。〔唤介〕昆老，我们千里跋涉，为赴香君之约。不料他被选入宫，音信杳然，昨晚扫兴回来；又怕有人踪迹，故此早早移寓。但不知那处僻静，可以多住几时，打听音信。等他诗题红叶，白了少年头。佳期难道此生休也罗？

〔净〕我看人情已变，朝政日非；且当道诸公，日日罗织正人，报复夙怨。不如暂避其锋，把香君消息，从容打听罢。





〔生〕说的也是，但这附近州郡，别无相知；只有好友陈定生住在宜兴，吴次尾住在贵池。不免访寻故人，倒也是快事。
〔行介〕

〔前腔〕故人多狎水边鸥，傲王侯，红尘拂袖。长安棋局不胜愁，买孤舟，南寻烟岫。〔净〕来到三山街书铺廊了，人烟稠密，趑行几步才好。〔疾走介〕妨他豺狼当道，冠带几猕猴。三山榛莽水狂流也罗。

〔生指介〕这是蔡益所书店，定生、次尾常来寓此，何不问他一信。〔住看介〕那廊柱上贴着新选封面，待我看来。
〔读介〕“复社文开”。〔又看介〕这左边一行小字，是“壬午、癸未房墨合刊”；右边是“陈定生、吴次尾两先生新选”。
〔喜介〕他两人难道现寓此间不成？〔净〕待我问来。〔叫介〕掌柜的那里？〔丑上〕请了，想要买什么书籍么？〔生〕非也。要借问一信。〔丑〕问谁？〔生〕陈定生、吴次尾两位相公来了不曾？〔丑〕现在里边，待我请他出来。〔丑下〕〔末、小生同上见介〕呀！原来是侯社兄。〔见净介〕苏昆老也来了。
〔各揖介〕〔末问介〕从那来的？〔生〕从敝乡来的。〔小生问介〕几时进京？〔生〕昨日才到。

〔玉芙蓉〕烽烟满郡州，南北从军走；叹朝秦暮楚，三载依刘。归来谁念王孙瘦，重访秦淮帘下钩。徘徊久，问桃花昔游，这江乡，今年不似旧温柔。

〔问末、小生介〕两兄在此，又操选政了？〔末、小生〕见笑。

〔前腔〕金陵旧选楼，联榻同良友；对丹黄笔砚，事业千秋。六朝衰弊今须救，文体重开韩柳欧。传不朽，把东林尽收，才知俺中原复社附清流。

〔内唤介〕请相公们里边用茶。〔末、小生〕来了。〔让生、净入介〕〔杂扮长班持拜帖上〕我家官府阮大铖，新升兵





部侍郎；特赐蟒玉，钦命防江。今日到三山街拜客，只得先来。〔副净扮阮大铖蟒、玉，骄态，坐轿，杂持伞、扇引上〕

〔朱奴儿〕〔副净〕排头踏青衣前走，高轩稳扇盖交抖。看是何人坐上头，是当日胯下韩侯。〔杂禀介〕请老爷停轿，与金都越老爷投帖。〔杂投帖介〕〔副净停轿介〕吩咐左右，不必打道，尽着百姓来瞧。〔扇扇大说介〕我阮老爷今日钦赐蟒玉，大轿拜客。那班东林小人，目下奉旨搜拿，躲的影儿也没了。〔笑介〕才显出谁荣谁羞，展开俺眉头皱。

〔看书铺介〕那廊柱上帖的封面，有什么复社字样；叫长班揭来我瞧。〔杂揭封面，送副净读介〕“复社文开。陈定生吴次尾新选。”〔怒介〕噫！复社乃东林后起，与周镛、雷縠祚同党；朝廷正在拿访，还敢留他选书。这个书客也大胆之极了。快快住轿！〔落轿介〕〔副净下轿，坐书铺吩咐介〕速传坊官。〔杂喊介〕坊官那里？〔净扮坊官急上，跪介〕禀大老爷，传卑职有何吩咐？

〔前腔〕〔副净〕这书肆不将法守，通恶少复社渠首。奉命令将逆党搜，须得你蔓引株求。〔净〕不消大老爷费心，卑职是极会拿人的。〔进入拿丑上〕犯人蔡益所拿到了。〔丑跪禀介〕小人蔡益所并未犯法。〔副净〕你刻什么《复社文开》，犯法不小。〔丑〕这是乡会房墨，每年科场要选一部的。〔副净喝介〕哇！目下访拿逆党，功令森严，你容留他们选书，还敢口强，快快招来。〔丑〕不干小人事，相公们自己走来，现在里面选书哩。〔副净〕既在里面，用心看守，不许走脱一人。〔丑应下〕〔副净向净私语介〕访拿逆党，是镇抚司的专责，速递报单，叫他校尉拿人。传缙骑重兴狱囚，笑杨左今番又休。

〔净〕是。〔速下〕〔副净上轿介〕〔生、末、小生拉轿，喊介〕我们有何罪过，着人看守；你这位老先生，不畏天地





鬼神了。〔副净微笑介〕学生并未得罪，为何动起公愤来。
〔拱介〕请教诸兄尊姓台号？〔小生〕俺是吴次尾。〔末〕俺是陈定生。〔生〕俺是侯朝宗。〔副净微怒介〕哦！原来就是你们三位！今日都来认认下官。

〔剔银灯〕堂堂貌须长似帚，昂昂气胸高如斗。〔向小生介〕那丁祭之时，怎见的阮光禄难司筵和豆。〔向末介〕那借戏之时，为甚把《燕子笺》弄俺当场丑。〔向生介〕堪羞！妆奁代凑，倒惹你裙钗乱丢。

〔生〕你就是阮胡子，今日报仇来了。〔末、小生〕好，好，好！大家扯他到朝门外，讲讲他的素行去。〔副净佯笑介〕不要忙，有你讲的哩。〔指介〕你看那来的何人？〔副净坐轿下〕〔杂扮白靴四校尉上〕〔乱叫介〕那是蔡益所？〔丑〕在下便是，问俺怎的？〔杂〕俺们是驾上来的，快快领着拿人。〔丑〕要拿那个？〔杂〕拿陈、吴、侯三个秀才。〔生〕不要拿。我们都在这边哩，有话说来。〔杂〕请到衙门里说去罢！〔竟丢锁套三人下〕〔丑吊场介〕这是那里的帐。〔唤介〕苏兄快来！〔净扮苏昆生上〕怎么样的了？〔丑〕了不得，了不得！选书的两位相公拿去罢了，连侯相公也拿去了。〔净〕有这等事！

〔前腔〕〔合〕凶凶的縲绁在手，忙忙的捉人飞走；小复社没个东林救，新马阮接着崔田后。堪忧！昏君乱相，为别人公报私仇。

〔净〕我们跟去，打听一个真信，好设法救他。〔丑〕正是。看他安放何处，俺好早晚送饭。

〔丑〕朝市纷纷报怨仇，〔净〕乾坤付与杞人忧，

〔丑〕仓皇谁救焚书祸，〔净〕只有宁南一左侯。





第三十出 归山

乙酉三月

【粉蝶儿】〔外白髯扮张薇冠带上〕何处家山，回首上林春老，秣陵城烟雨萧条。叹中兴，新霸业，一声长啸。旧宫袍，衬着懒散衰貌。

下官张薇，表字瑶星，原任北京锦衣卫仪正之职。避乱南来，又遇新主中兴，录俺世勋，仍补旧缺。不料权奸当道，朝局日非，新于城南修起三间松风阁，不日要投闲归老。只因有逆案两人，乃礼部主事周鑑，按察副使雷縠祚，马、阮挟仇，必欲置之死地。下官深知其冤，只是无法可救，中夜踌躇，故此去志未决。

【尾犯序】党祸起新朝，正士寒心，连袂高蹈。俺有何求，为他人操刀。急逃！盖了座松风草阁，等着俺白云啸傲；只因这沈冤未解梦空劳。

〔副净扮家僮上，禀介〕禀老爷，镇抚司冯可宗拿到逆党三名，候老爷升厅发放。〔杂扮校尉四人，持刑具罗列介〕

〔外升厅介〕〔净扮解役投文，押生、末、小生带锁上〕〔跪介〕〔外看文问介〕据坊官报单，说尔等结社朋谋，替周鑑、雷縠祚行贿打点，因而该司捕解；快快从实招来，免受刑拷。

【前腔】〔末、小生〕难招！笔砚本吾曹，复社青衿，评选文稿。无罪而杀，是坑儒根苗。〔生〕休拷！俺来此携琴访友，并不曾流连夜晓。无端的池鱼堂燕一时烧。

〔外〕据尔所供，一无实迹，难道本衙门诬良为盗不成！〔拍惊堂介〕叫左右预备刑具，叫他逐个招来。〔末前跪介〕老大人不必动怒。犯生陈贞慧，直隶宜兴人，不合在蔡益所书





坊选书，并无别情。〔小生前跪介〕犯生吴应箕，直隶贵池人，不合与陈贞慧同事，并无别情。〔外向净介〕既在蔡益所书坊，结社朋谋，行贿打点，彼必知情。为何竟不拿到？〔投签与净介〕速拿蔡益所质审。〔净应下〕〔生前跪介〕犯生侯方域，河南归德府人，游学在京，与陈贞慧、吴应箕文字旧交。才来拜望，一同拿来了。并无别情。〔外想介〕前蓝田叔所画桃源图，有归德侯方域题句。〔转问介〕你是侯方域么？〔生〕犯生便是。〔外拱介〕失敬了！前所题桃源图，大有见解，领教，领教！〔吩咐介〕这事与你无干，请一边候。〔生〕多谢超豁了。〔一边坐介〕〔净持签上〕〔禀介〕禀老爷，蔡益所店门关闭，逃走无踪了。〔外〕朋谋打点，全无证据，如何审拟。〔寻思介〕〔副净持书送上介〕王、钱二位老爷有公书。〔外看介〕原来是内阁王觉斯，大宗伯钱牧斋，两位老先生公书。待俺看来！〔开书背看，点头介〕说的有理，竟不知陈、吴二犯，就是复社领袖。

〔红衲袄〕一个是定生兄，艺苑豪；一个是主骚坛，吴次老。为甚的冶长无罪拘皋陶，俺怎肯祸兴党锢推又敲。大锦衣，权自操；黑狱中，白日照。莫教名士清流贾祸含冤也，把中兴文运凋。

〔转拱介〕陈、吴两兄，方才得罪了。〔问介〕王觉斯、钱牧斋二位老先生，一向交好么？〔末、小生〕并无相与。〔外〕为何发书，极道两兄文名，嘱俺开释？〔末、小生〕想出二公主持公道之意。〔外〕是，是。下官虽系武职，颇读诗书，岂肯杀人媚人。〔吩咐介〕这事冤屈，请一边候；待俺批回该司，速行释放便了。〔批介〕〔末、小生一边坐介〕〔副净持朝报送上介〕禀老爷，今日科抄有要紧旨意，请老爷过目。〔外看报介〕“内阁大学士马一本，为速诛叛党，以靖邪谋事。犯官周鏞、雷縠祚，私通潞藩，叛迹显然；乞早正法，晓示臣





民等语。奉旨周鑑、雷續祚，着监候处决。又兵部侍郎阮一本，为捕灭社党，廓清皇图事。照得东林老奸，如蝗蔽日；复社小丑，似螭出田。蝗为现在之灾，捕之欲尽；螭为将来之患，灭之勿迟。臣编有‘蝗螭录’，可按籍而收也等语。奉旨这东林社党，着严行捕获，审拟具奏；该衙门知道！”〔外惊介〕不料马、阮二人，又有这番举动，从此正人君子无子遗矣。

〔前腔〕俺正要省约法，画狱牢；那知他铸刑书，加炮烙。莫不是清流欲向浊流抛，莫不是党碑又刻元佑号。这法网，人怎逃；这威令，谁敢拗。眼见复社东林尽入囹圄也，试新刑，搜尔曹。

〔向生等介〕下官怜尔无辜，正思开释。忽然奉此严旨，不但周、雷二公定了死案；从此东林、复社，那有漏网之人。

〔生等跪求介〕尚望大人超豁。〔外〕俺若放了诸兄，倘被别人拿获，再无生理，且不要忙。〔批介〕据送三犯，朋谋打点，俱无实迹。俟拿到蔡益所之日，申明拟罪可也。〔向生等介〕那镇抚司冯可宗，虽系功名之徒，却也良心未丧，待俺写书与他。〔写介〕老夫待罪锦衣，多历年所，门户党援，何代无之。总之君子、小人，互为盛衰，事久则变，势极必反；我辈职司风纪，不可随时偏倚，代人操刀。天道好还，公论不泯，慎勿自贻后悔也。〔拱介〕诸兄暂屈狱中，自有昭雪之日。〔净、杂押生等俱下〕〔外退堂介〕俺张薇原是先帝旧臣，国破家亡，已绝功名之念，为何今日出来助纣为虐。自古道：“知几不俟终日”。看这光景，尚容踌躇再计乎。〔唤介〕家僮快牵马来，我要到松风阁养病去了。〔副净牵马上〕坐马在此。〔外上马，副净随行介〕

〔解三醒〕〔外〕好趁着晴春晚照，满路上絮舞花飘。遥望见城南苍翠山色好，把红尘客梦全消。且喜已到松风阁，这是俺的世外桃源；不免下马登楼，趁早料理起





来。〔下马登楼介〕清泉白石人稀到，一阵松风响似涛。
〔唤介〕叫园丁撑开门窗，拂净栏槛，俺好从容眺望。〔杂扮园丁收拾介〕燕泥沾落絮，蛛网冒飞花。禀老爷，收拾干净了。〔下〕〔外窥窗介〕你看松阴低户，沁的人心骨皆凉。此处好安吟榻。〔又凭栏介〕你看春水盈池，照的人须眉皆碧。此处好支茶灶。〔忽笑介〕来的慌了，冠带袍靴全未脱却；如此打扮，岂是桃源中人。可笑，可笑！〔唤介〕家僮开了竹箱，把我买下的箬笠、芒鞋、萝绦、鹤氅，替俺换了。〔换衣带介〕堪投老，才修完三间草阁，便解宫袍。

〔净扮校尉锁丑牵上〕松间批驾帖，竹里验公文。方才拿住蔡益所，闻得张老爷来此养病，只得赶来销签。〔叫介〕门上大叔那里？〔副净出问介〕来禀何事，如此紧急？〔净〕禀老爷，拿到蔡益所了，特来销签。〔缴签介〕〔副净上楼，禀介〕衙门校尉带着蔡益所回话。〔外惊介〕拿了蔡益所，他三人如何开交。〔想介〕有了，叫校尉楼下伺候，听俺吩咐。〔副净传净跪楼下介〕〔外吩咐介〕这件机密重案，不可丝毫泄漏；暂将蔡益所羁候园中，待我回衙，细细审问。〔净〕是。〔将丑拴树介〕〔净欲下介〕〔外〕转来，园中窄狭，把这匹官马，牵回喂养；我的冠带袍靴，你也顺便带去。我还要多住几时，不许擅来啰唆。〔净应下〕〔外跌足介〕坏了，坏了！衙役走入花丛，犯人锁在松树，还成一个什么桃源哩。不如下楼去罢！〔下楼见丑介〕果是蔡益所哩。〔丑跪介〕犯人与老爷曾有一面之识。〔外〕虽系旧交，你容留复社，犯罪不轻。〔丑叩头介〕是。〔外〕你店中书籍，大半出于复社之手，件件是你的赃证。〔丑叩头介〕只求老爷超生。〔外〕你肯舍了家财，才能保得性命。〔丑〕犯人情愿离家。〔外喜介〕这等有救矣。〔唤介〕家童与他开了锁头。〔副净开丑介〕〔外〕你既肯离家，何不随我住山。〔丑〕老爷若肯携带，小





人就有命了。〔外指介〕你看东北一带，云白山青，都是绝妙的所在。〔唤介〕家童好生看门，我同蔡益所瞧瞧就来。〔副净应下〕〔丑随外行介〕〔外指介〕我们今夜定要宿在那苍苍翠翠之中。〔丑〕老爷要去看山，须差人早安公馆。那山寺荒凉，如何住宿？〔外〕你怎晓得，舍了那顶破纱帽，何处岩穴着不的这个穷道人。〔丑背介〕这是那里说起？〔外〕不要迟疑，一直走去便了。

〔前腔〕眼望着白云缥缈，顾不得石径迢迢。渐渐的松林日落空山杳，但相逢几个渔樵。翠微深处人家少，万岭千峰路一条。开怀抱，尽着俺山游寺宿，不问何朝。

境隔仙凡几树桃，才知容易谢尘嚣，
清晨检点白云署，行到深山日尚高。

第三十一出 草檄

乙酉三月

〔净扮苏昆生上〕万历年间一小童，崇祯朝代半衰翁；曾逢天后乾恩荫，又见弘光嗣厂公。我苏昆生，睁着五旬老眼，看了四代时人，故此做这几句口号。你说那两位嗣厂公，有天没日，要把正人君子，捕灭尽绝。可怜俺侯公子，做了个法头例首。我老苏与他同乡同客，只得远来湖广，求救于宁南左侯。谁想一住三日，无门可入；今日江上大操，看他兵马过处，鸡犬无声，好不肃静。等他回营，少不的寻个法儿，见他一面。〔唤介〕店家那里？〔副净扮店主上〕黄鹤楼头仙客少，白云市上酒家多。客官有何话说？〔净〕请问元帅左爷爷，待好回营么？〔副净〕早哩，早哩！三十万人马，每日操到掌灯；况





今日又留督抚袁老爷，巡按黄老爷，在教场饮酒，怎得便回。
〔净〕既是这等，替我打壶酒来，慢慢的吃着等他罢。〔副净取酒上〕等他做甚。吃杯酒，早些安歇罢。〔净〕俺并不张看，你放心闭门便了。〔副净下〕〔净望介〕你看一轮明月，早出东山，正当春江花月夜；只是兴会不佳耳。〔坐斟酒饮介〕对此杯中物，勉强唱只曲儿，解闷则个。〔自敲鼓板唱介〕

〔念奴娇序〕长空万里，见婵娟可爱，全无一点纤凝。十二阑干光满处，凉浸珠箔银屏。偏称，身在瑶台，笑斟玉斝，人生几见此佳景。惟愿取年年此夜，人月双清。〔自斟饮介〕这样好曲子，除了阮圆海却也没人赏鉴。罢了罢了！宁可埋之浮尘，不可投诸匪类。〔又饮介〕这时候也待好回营了，待俺细细唱起来。他若听得，不问便罢，倘来问俺，倒是个机会哩。〔又敲鼓板唱介〕

〔前腔〕孤影，南枝乍冷，见乌鹊缥缈，惊飞栖止不定。〔副净上怨介〕客官安歇罢，万一元帅听得，连累小店，倒不是耍的。〔净唱介〕万叠苍山，何处是修竹吾庐三径。〔副净拉净睡介〕〔净〕不妨事的。俺是元帅乡亲，巴不得叫他知道，才好请俺进府哩。〔副净〕既是这等，凭你，凭你！〔下〕〔净又唱介〕追省，丹桂谁攀，姮娥独住，故人千里漫同情。惟愿取年年此夜，人月双清。

〔杂扮小卒数人，背弓、矢、盔、甲走过介〕〔净听介〕外边马蹄乱响，想是回营了，不免再唱一曲。〔又敲鼓板唱介〕

〔前腔〕光莹，我欲吹断玉箫，骖鸾归去，不知何处冷瑶京。〔杂扮小军四人旗帜前导介〕〔净听介〕喝道之声，渐渐近来，索性大唱一唱。环佩湿，似月下归来飞琼。〔小生扮左良玉，外扮袁继咸，末扮黄澍冠带骑马上〕朝中新政教歌舞，江上残军试鼓鼙。〔外听介〕咦！将军，贵镇





也教起歌舞来了。〔小生〕军令严肃，民间谁敢。〔末指介〕果然有人唱曲。〔小生立听介〕〔净大唱介〕那更，香雾云鬟，清辉玉臂，广寒仙子也堪并。惟愿取年年此夜，人月双清。

〔小生怒介〕目下戒严之时，不遵军法，半夜唱曲。快快锁拿！〔杂打下门，拿出净，跪马前介〕〔小生问介〕方才唱曲，就是你么？〔净〕是。〔小生〕军令严肃，你敢如此大胆。〔净〕无可奈何，冒死唱曲，只求老爷饶恕。〔外〕听他所说，象是醉话。〔末〕唱的曲子，倒是绝调。〔小生〕这人形迹可疑，带入帅府，细细审问。〔带净行介〕

〔宰地锦裆〕〔合〕操江夜入武昌门，鸡犬寂寥似野村。三更忽遇击筑人，无故悲歌必有因。

〔作到府介〕〔小生让外、末介〕就请下榻荒署，共议军情。〔外、末〕怎好搅扰。〔同入坐介〕〔外〕方才唱曲之人，倒要早早发放。〔小生〕正是。〔吩咐介〕带过那个唱曲的来。〔杂带净跪介〕〔小生问介〕你把犯法情由，从实说来。〔净〕小人来自南京，特投元帅；因无门可入，故意犯法，求见元帅之面的。〔小生〕哇！该死奴才，还不实说。〔末〕不必动怒。叫他说，要见元帅，有何缘故。

〔锁南枝〕〔净〕京中事，似雾昏，朝朝报仇搜党人。现将公子侯郎，拿向圉圉困。望旧交，怀旧恩，替新朝，削新忿。

〔小生〕那侯公子，是俺世交，既来求救，必有手书。取出我瞧。〔净叩头介〕那日阮大铖亲领校尉，立拿送狱，那里写得及书。〔外〕凭你口说，如何信得。〔小生想介〕有了，俺幕中有侯公子一个旧人，烦他一认，便知真假。〔吩咐介〕请柳相公出来。〔杂应介〕〔丑扮柳敬亭上〕肉朋酒友，问俺老柳。待俺认来。〔点烛认介〕呀！原来是苏昆生，我的盟





弟。〔各掩泪介〕〔小生〕果然认的么？〔丑〕他是河南苏昆生，天下第一个唱曲的名手，谁不认的。〔小生喜介〕竟不知唱曲之人，倒是一个义士。〔拉起介〕请坐，请坐。〔净各揖坐介〕〔丑〕你且说侯公子为何下狱？

〔前腔〕〔净〕为他是东林党，复社群，曾将魏崔门户分。小阮思报前仇，老马没分寸。三山街，缇骑狠，骤飞来，似鹰隼。

把侯相公拿入狱内，音信不通，俺没奈何，冒死求救。幸亏将军不杀，又得遇着柳兄。〔揖介〕只求长兄恳央元帅，早发救书，也不枉俺一番远来。〔小生气介〕袁、黄二位盟弟，你看朝事如此，可不恨死人也。〔外〕不特此也。闻得旧妃童氏，跋涉寻来，马、阮不令收认；另藏私人，预备采选，要图椒房之亲，岂不可杀。〔末〕还有一件，崇祯太子，七载储君，讲官大臣，确有证据，今欲付之幽囚。人人共愤，皆思寸磔马、阮，以谢先帝。〔小生大怒介〕我辈戮力疆场，只为报效朝廷；不料信用奸党，杀害正人，日日卖官鬻爵，演舞教歌，一代中兴之君，行的总是亡国之政。只有一个史阁部，颇有忠心，被马、阮内里掣肘，却也依样葫芦。剩俺单身只手，怎去恢复中原。〔跌足介〕罢，罢，罢！俺没奈何，竟做要君之臣了。〔揖外介〕临侯替俺修起参本。〔外〕怎么样写？〔小生〕你只痛数马、阮之罪便了。〔外〕领教！〔丑送纸笔，外写介〕

〔前腔〕朝廷上，用逆臣，公然弃妃囚嗣君。报仇翻案纷纷，正士皆逃遁。寻冶容，教艳品，卖官爵，笔难尽。

〔外写完介〕〔小生〕还要一道檄文，借重仲霖起稿罢。〔揖介〕〔末〕也是这样做么？〔小生〕你说俺要发兵进讨，叫他死无噍类。〔丑〕该，该！〔小生〕你前日劝俺不可前进，





今日为何又来赞成。〔丑〕如今是弘光皇帝了，彼一时也，此一时也。〔小生〕是，是！俺左良玉乃先帝老将，先帝现有太子，是俺小主。那马、阮擅立弘光之时，俺远在边方，原未奉诏的。〔末〕待俺做来。〔丑送纸笔，末写介〕

〔前腔〕清君侧，走檄文，雄兵义旗遮路尘。一霎飞渡金陵，直抵凤凰门。朝帝宫，谒孝寝，搜黄阁，试白刃。

〔末写完介〕〔小生〕就列起名来。〔外〕这样大事，还该请到新巡抚何腾蛟，求他列名。〔小生〕他为人固执，不必相闻，竟写上他罢了。〔外、末列名介〕〔小生〕今夜誊写停当，明早飞递投送；俺随后也就发兵了。〔外〕只怕递铺误事。〔小生〕为何？〔外〕京中匿名文书，纷纷雨集；马、阮每早令人搜寻，随得随烧，并不过目。〔小生〕如此只得差人了。〔末〕也使不得。闻得马、阮密令安庆将军杜弘域，筑起坂矶，久有防备我兵之意。此檄一到，岂肯干休；那差去之人，便死多活少了。〔小生〕这等怎处？〔丑〕倒是老汉去走走罢。〔外、末惊介〕这位柳先生，竟是荆轲之流，我辈当以白衣冠送之。〔丑〕这条老命什么希罕，只要办的元帅事来。〔小生大喜介〕有这等忠义之人，俺左昆山要下拜了。〔唤介〕左右取一杯酒来。〔杂取酒上，小生跪奉丑酒介〕请尽此杯。〔丑跪饮干介〕〔众拜丑，丑答拜介〕

〔前腔〕擎杯酒，拭泪痕，荆卿短歌声自吞。夜半携手叮咛，满座各消魂。何日归，无处问，夜月低，春风紧。

〔各掩泪介〕〔丑向净介〕借重贤弟，暂陪元帅；俺就束装东去了。〔净〕只愿救取公子，早早出狱，那时再与老哥相见罢。〔俱作别介〕〔丑先下〕〔小生〕义士，义士！〔外、末〕壮哉，壮哉！





渺渺烟波夜气昏，一樽酒尽客消魂，
从来壮士无还日，眼看长江下海门。

第三十二出 拜坛

乙酉三月

【吴小四】〔副末扮赞礼郎冠带白须上〕眼看他，命运差，河北新房一半塌。承继个儿郎贪戏耍，不报冤仇不挣家。窝里财，奴乱抓。

在下是太常寺一个老赞礼，住在神乐观旁，专管庙陵祭享之事。那知天翻地覆，立了这位新爷，把俺南京重新兴旺起来。今岁乙酉，改历建号之年，家家庆贺。我老汉三杯入肚，只唱这个随心令儿。旁人劝我道：“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家瓦上霜。”我回言道：“大风吹倒梧桐树，也要旁人话短长。”〔唤介〕孩子们，今日是三月十几日？〔内〕三月十九日了。〔副末〕呵呀！三月十九日，乃崇祯皇帝忌辰。奉旨在太平门外设坛祭祀，派着我当执事的，怎么就忘了，快走，快走！〔走介〕冈冈峦峦，接接连连，竹竹松松，密密丛丛。不觉已到坛前，且喜百官未到，待俺趁早铺设起来。〔作排案，供香、花、烛、酒介〕

【普天乐】〔净扮马士英，末扮杨文骢，素服从人上〕旧江山，新图画，暮春烟景人潇洒。出城市，遍野桑麻；哭什么旧主升遐，告了个游春假。〔外扮史可法素服上〕这才去野哭江边奠杯斝，挥不尽血泪盈把。年时此日，问苍天，遭的什么花甲。

〔相见各揖介〕〔净〕今日乃思宗烈皇帝升遐之辰，礼当设坛祭拜。〔末〕正是。〔外问介〕文武百官到齐不曾？〔副





末)俱已到齐了。〔净〕就此行礼。〔副末赞礼,杂扮执事官捧帛、爵介〕〔赞〕执事官各司其事,陪祀官就位,代献官就位。〔各官俱照班排立介〕〔赞〕瘞毛血。迎神,参神,伏俯、兴,伏俯、兴,伏俯、兴,伏俯、兴。平身。〔各行礼完,立介〕〔赞〕行奠帛礼,升坛。〔净秉笏至神位前介〕〔赞〕搢笏,献帛,奠帛。〔净跪奠帛叩介〕〔赞〕平身,出笏,诣读祝位,跪。〔净跪介〕〔赞〕读祝。〔副末跪读介〕维岁次乙酉年,三月十九日,皇从弟嗣皇帝由崧,谨昭告于思宗烈皇帝曰:仰惟文德克承,武功载纘,御极十有七年,皇纲不振,大宇中倾,皇帝殉社稷,皇后太子俱死君父之难。弟愚不才,忝颜偷生,俯顺臣民之请,正位南都,权为宗庙神人主。恻一人之升遐,惩百僚之怠傲,努力庙谟,惴惴忧惧,枕戈饮泣,誓复中原。今值宾天忌辰,敬设坛壝,遣官代祭。鉴兹追慕之诚,歆此苹蘩之献。尚飨!〔赞〕举哀。〔各官哭三声介〕〔赞〕哀止,伏俯、兴,复位。〔净转下介〕〔赞〕行初献礼,升坛。〔净至神位前介〕〔赞〕搢笏,献爵,奠爵。〔净跪奠爵,叩介〕〔赞〕平身,出笏,复位。〔赞〕〔行亚献终,献礼,同。〕〔赞〕彻饌,送神,伏俯、兴。〔四拜同〕〔各官依赞拜完,立介〕〔赞〕读祝官捧祝,进帛官捧帛,各诣瘞位。〔各官立介〕〔赞〕望瘞。〔杂焚祝帛介〕〔赞〕礼毕。〔外独大哭介〕

〔朝天子〕万里黄风吹漠沙,何处招魂魄。想翠华,守枯煤山几枝花,对晚鸦,江南一半残霞。是当年旧家,孤臣哭拜天涯,似村翁岁腊,似村翁岁腊。

〔副末〕老爷们哭的不恸,俺老赞礼忍不住要大哭一场了。〔大哭一场下〕〔副净扮阮大铖素服大叫上〕我的先帝呀,我的先帝呀!今日是你周年忌辰,俺旧臣阮大铖赶来哭临了。〔拭眼问介〕祭过不曾?〔净〕方才礼毕。〔副净至坛前,急四拜,哭白介〕先帝先帝!你国破身亡,总吃亏了一伙东林小





人。如今都散了。剩下我们几个忠臣，今日还想着来哭你，你为何至死不悟呀！〔又哭介〕〔净拉介〕圆老，不必过哀，起来作揖罢。〔副净拭眼，各见介〕〔外背介〕可笑，可笑！〔作别介〕请了！烟尘三里路，魑魅一班人。〔下〕〔净〕我们皆是进城的，就并马同行罢。〔作更衣上马行介〕

〔普天乐〕〔合〕奠琼浆，哭坛下，失声相向谁真假。千官散，一路喧哗，好趁着景美天佳，闲讲些兴亡话。咏归去，恰似春风浴沂罢，何须问江北戎马。南朝旧例尽风流，只愁春色无价。

〔杂喝道介〕〔净〕已到鸡鹅巷，离小寓不远，请过荒园同看牡丹何如？〔末〕小弟还要拜客，就此作别了。〔末别下〕〔副净〕待晚生趋陪罢。〔作到，下马介〕〔净〕请进。〔副净〕晚生随行。〔净前副净后，入园介〕〔副净〕果然好花。〔净吩咐介〕速摆酒席，我们赏花。〔杂摆席介〕〔净、副净更衣坐饮介〕〔净大笑介〕今日结了崇祯旧局，明日恭请圣上临御正殿，我们“一朝天子一朝臣”了。〔副净〕连日在江上，不知朝中有何新政。〔净〕目下假太子王之明，正在这里商量发放。圆老有何高见？〔副净〕这事明白易处。〔净〕怎么易处？〔副净〕老师相权压中外者，只因推戴二字。〔净〕是，是！〔副净〕既因推戴二字，

〔朝天子〕若认储君真不差，把俺迎来主，放那搭。〔净〕是，是！就着监禁起来，不要惑乱人心。〔问介〕还有旧妃童氏，哭诉朝门，要求迎为正后。这何以处之？〔副净〕这益发使不得。自古道，君王爱馆娃。系臂纱，先须采选来家，替椒房作伐。〔净〕是，是！俺已采选定了，这个童氏，自然不许进宫的。〔又问介〕那些东林复社，捕拿到京，如何审问？〔副净〕这班人天生是我们冤对，岂可容情。切莫剪草留芽，但搜来尽杀，但搜来尽杀。





〔净大笑介〕有理，有理！老成见到之言，句句合着鄙意。拿大杯来，欢饮三杯。〔杂扮长班持本急上，禀介〕宁南侯左良玉有本章一道，封投通政司；这是内阁揭帖，送来过目。〔净接介〕他有什么好本！〔看本，怒介〕呀，呀！了不得，就是参咱们的疏稿。这疏内数出咱七大罪，叫圣上立赐处分，好恨人也。〔杂又持文书急上〕还有公文一道，差人赍来的。〔净接看，惊介〕又是讨俺的一道檄文，文中骂的着实不堪；还要发兵前来，取咱的首级。这却怎么？〔副净惊起，乱抖介〕怕人，怕人！别的有法，这却没法了。〔净〕难道长伸脖颈，等他来割不成？〔副净〕待俺想来。〔想介〕没有别法，除是调取黄、刘三镇，早去堵截。〔净〕倘若北兵渡河，叫谁迎敌？〔副净向净耳介〕北兵一到，还要迎敌么？〔净〕不迎敌，更有何法？〔副净〕只有两法。〔净〕请教！〔副净作抠衣介〕跑。〔又作跪地介〕降。〔净〕说的也是。大丈夫烈烈轰轰，宁可叩北兵之马，不可试南贼之刀。吾主意已决，即发兵符，调取三镇便了。〔想介〕且住，调之无名，三镇未必肯去。这却怎处？〔副净〕只说左兵东来，要立潞王监国，三镇自然着忙的。〔净〕是，是！就烦圆老亲去一遭。

〔普天乐〕〔合〕发兵符，乘飞马，过江速劝黄、刘驾。舟同济，舵又同拿，才保得性命身家。非是俺魂惊怕，怎当得百万精兵从空下，顷刻把城阙攻打。全凭铁锁断长江，拉开强弩招架。

〔副净〕辞过老师相，晚生即刻出城了。〔净〕且住，还有一句密话。〔附耳介〕内阁高弘图、姜白广，左袒逆党，俱已罢职了。那周鏊、雷縠祚，留在监中，恐为内应，趁早取决何如？〔副净〕极该，极该。〔净拱介〕也不送了。〔竟下〕〔副净出〕〔杂禀介〕那个传檄之人，还拿在这里，听候发落。〔副净〕没有什么发落，拿送刑部请旨处决便了。〔上马欲下〕





介〕〔寻思介〕且不要孟浪。我看黄、刘三镇，也非左兵敌手，万一斩了来人，日后难于挽回。〔唤介〕班役，你速到镇抚司，拜上冯老爷，将此传檄之人，用心监候。〔杂应下〕
〔副净〕几乎误了大事。〔上马速行介〕

江南江北事如麻，半倚刘家半阮家，
三面和棋休打算，西南一子怕争差。

第三十三出 会狱

乙酉三月

〔梅花引〕〔生敝衣愁容上〕宫槐古树阅沧田，挂寒烟，倚颓垣。末后春风，才绿到幽院。两个知心常步影，说新恨，向谁借酒钱。

小生侯方域，被逮狱中，已经半月。只因证据无人，暂羁候审，幸亏故人联床，颇不寂寞。你看月色过墙，照的槐影迷离，不免虚庭一步。

〔忒忒令〕碧沉沉月明满天，凄惨惨哭声一片，墙角新鬼带血来分辩。我与他死同仇，生同冤，黑狱里，半夜作白眼。

独立多时，忽然毛发直竖，好怕人也。待俺唤醒陈、吴两兄，大家闲话。〔唤介〕定兄醒来。〔又唤介〕次兄睡熟了么？〔末、小生揉眼出介〕

〔尹令〕〔末〕这时月高斗转，为何独行空院，闲将露痕踏遍。〔小生〕愁怀且捐，万语千言望谁怜。

〔见介〕侯兄怎的还不安歇？〔生〕我想大家在这黑狱之中，三春莺花，半点不见；只有明月一轮，还来相照，岂可舍之而睡。〔末〕是，是，同去步月一回。〔行介〕





【品令】〔生〕冤声满狱，鐐铐夜微缠。三人步月，身轻若飞仙。闲消自遣，莫说文章贱。从来豪杰，都向此中磨炼。似在棘围锁院，分帘校赋篇。

〔丑扮柳敬亭扭锁上〕戎马不知何处避，贤豪半向此中来。我柳敬亭，被拿入狱，破题儿第一夜，便觉难过。〔叹介〕噯！方才睡下，又要出恭；这个裙带儿没人解，好苦也。〔作蹲地听介〕那边有人说话，象是侯相公声音，待我看来。〔起看，惊介〕竟是侯相公。〔唤介〕你是侯相公么？〔生惊认介〕原来是柳敬亭。〔末、小生〕柳敬亭为何也到此中？〔丑认介〕陈相公、吴相公怎么都在里边？〔举手介〕阿弥陀佛！这也算“佛殿奇逢”了。〔生〕难得难得！大家坐地谈谈。〔同坐介〕

【豆叶黄】〔合〕便他乡遇故，不算奇缘。这墙隔着万重深山，撞见旧时亲眷。浑忘身累，笑看月圆。却也似武陵桃洞，却也似武陵桃洞；有避乱秦人，同话渔船。

〔生〕且问敬老，你犯了何罪，扭锁连身，如此苦楚。〔丑〕老汉不曾犯罪。只因相公被逮入狱，苏昆生远赴宁南，恳求解救。那左帅果然大怒，连夜修本参着马、阮，又发了檄文一道，托俺传来，随后要发兵进讨。马、阮害怕，自然放出相公去的。

【玉交枝】宁南兵变，料无人能将檄传；探汤蹈火咱情愿，也只为文士遭谴。白头志高穷更坚，浑身枷锁吾何怨；助将军除暴解冤，助将军除暴解冤。

〔生〕竟不知敬亭吃亏，乃小生所累。昆生远去求救，益发难得。可感，可感！〔末〕虽如此说，只怕左兵一来，我辈倒不能苟全性命。〔小生〕正是，宁南不学无术，如何收救。〔皆长吁介〕〔净扮狱官执手牌，杂扮校尉四人点灯提绳急上〕





〔净〕四壁冤魂满，三更狱吏尊。刑部要人，明早处决，快去绑来。〔杂〕该绑那个？〔净〕牌上有名。〔看介〕逆党二名，周鏊、雷縠祚。〔杂执灯照生、末、小生、丑面介〕不是，不是！〔净喝介〕你们无干的，各自躲开。〔净领杂急下〕〔末悄悄问介〕绑那个？〔小生〕听说要绑周鏊、雷縠祚。〔生〕吓死俺也。〔丑〕我们等着瞧瞧。〔净执牌前行，杂背绑二人，赤身披发，急拉下〕〔生看呆介〕〔末〕果然是周仲驭、雷介公他二位。〔小生〕这是我们的榜样了。

〔江儿水〕〔生〕演着明夷卦，事尽翻，正人惨害天倾陷。片纸飞来无人见，三更缚去加刑典，教俺心惊胆颤。〔合〕黑地昏天，这样收场难免。

〔生问丑介〕我且问你，外边还有什么新闻？〔丑〕我来的仓卒，不曾打听，只见校尉纷纷拿人。〔末、小生问介〕还拿那个？〔丑〕听说要拿巡按黄澍，督抚袁继咸，大锦衣张薇；还有几个公子秀才。想不起了！〔生〕你想一想？〔丑想介〕人多着哩。只记得几个相熟的，有冒襄、方以智、刘城、沈寿民、沈士柱、杨廷枢。〔末〕有这许多。〔小生〕俺这里边，将来成一个大文会了。〔生〕倒也有趣。

〔川拨棹〕囹圄里，竟是瀛洲翰苑。画一幅文会图悬，画一幅文会图悬，避红尘一群谪仙。〔合〕赏春月，同听鹃，感秋风，同咏蝉。

〔田〕三位相公，宿在那一号里？〔生〕都在“荒”字号里。〔末〕敬老霸在那里？〔田〕就在这后面“藏”字号里。〔小生〕前后相近，倒好早晚谈谈。〔生〕我们还是软监，敬老竟似重囚了。〔田〕阿弥陀佛！免了上桤床，就算好的狠哩。〔作势介〕

〔意不尽〕高拱手碍不了礼数周全，曲肱儿枕头稳便。只愁今夜里，少一个长爪麻姑搔背眠。

〔丑〕相逢真似岛中仙，〔末〕隔绝风涛路八千，





〔小生〕地僻偏宜人啸傲，〔生〕天空不碍月团圆。

第三十四出 截矾

乙酉四月

〔净扮苏昆生上〕南北割成三足鼎，江湖挑动两支兵。自家苏昆生，为救侯公子，激的左兵东来，约了巡按黄澍，巡抚何腾蛟，同日起马。今日船泊九江，早已知会督抚袁继咸，齐集湖口，共商入京之计。谁知马、阮闻信，调了黄得功在坂矾截杀。你看狼烟四起，势头不善；少爷左梦庚前去迎敌，俺且随营打探。正是：地覆天翻日，龙争虎斗时。〔下〕〔场上设弩台、架炮，铁锁阑江〕

〔三台令〕〔末扮黄得功戎装双鞭，领军卒上〕北征南战无休，邻国萧墙尽仇。架炮指江州，打舢舨卷甲倒走。

咱家黄得功，表字虎山，一腔忠愤，盖世威名，要与俺弘光皇帝，收复这万里山河。可恨两刘无肘臂之功，一左为腹心之患。今奉江防兵部尚书阮老爷兵牌，调俺驻扎坂矾，堵截左寇，这也不是当耍的。〔唤介〕家将田雄何在？〔副净〕有。〔末〕速传大小三军，听俺号令。〔军卒排立呐喊介〕

〔山坡羊〕〔末〕硬邦邦敢要君的渠首，乱纷纷不服王的群寇；软弱弱没气色的至尊，闹喧喧争门户的同朝友。只剩咱一营江上守，正防着战马北来骤，忽报楼船入浦口。貔貅，飞旌旗控上游，戈矛，传烽烟截下流。

〔黄卒登台介〕〔杂扮左兵白旗、白衣，呐喊驾船上〕〔黄





卒截射介〔左兵败回介〕〔黄卒赶下〕〔小生扮左良玉戎装白盔素甲坐船上〕

〔前腔〕替奸臣复私仇的桀纣，媚昏君上排场的花丑；投北朝学叩马的夷齐，吠唐尧听使唤的三家狗。拚着俺万年名遗臭，对先帝一片心堪剖，忙把储君冤苦救。不羞，做英雄到尽头；难收，烈轰轰东去舟。

俺左良玉领兵东下，只为剪除奸臣，救取太子。匡耐儿子左梦庚，借此题目，便要攻打城池，妄思进取。俺已严责再三，只怕乱兵引诱，将来做出事来；且待渡过坂矶，慢慢劝他。〔净急上〕报元帅，不好了！黄得功截杀坂矶，前部先锋俱已败回了。〔小生惊介〕有这等事。黄得功也是一条忠义好汉，怎的受马、阮指拨，只知拥戴新主，竟不念先帝六尺之孤，岂不可恨！〔唤介〕左右，快看巡按黄老爷、巡抚何老爷船泊那边，请来计议。〔杂应下〕〔末扮黄澍上〕将帅随谈麈，风云指义旗。下官黄澍方才泊船，恰好元帅来请。〔作上船介〕〔小生见介〕仲霖果然到来，巡抚何公如何不见？〔末〕行到半途，又回去了。〔小生〕为何回去？〔末〕他原是马士英同乡。〔小生〕随他罢了。这也怪他不得。〔问介〕目下黄得功截住坂矶，三军不能前进。如何是好？〔末〕这倒可虑，且待袁公到船，再作商量。〔外扮袁继咸从人上〕孽子含冤天惨淡，孤臣举义日光明。来此是左帅大船，左右通报。〔杂禀介〕督抚袁老爷到船了！〔小生〕快请！〔外上船见介〕适从武昌回署，整顿兵马，愿从鞭弭。〔末〕目下不能前进了。〔外〕为何？〔小生〕黄得功领兵截杀，先锋俱已败回。〔外〕事已至此，欲罢不能；快快遣人游说便了。〔小生〕敬亭已去，无人可遣。奈何？〔净〕晚生与他颇有一面，情愿效力。〔末〕昆生义气，不亚敬亭，今日正好借重。〔小生问介〕你如何说他？





【五更转】〔净〕俺只说鹬蚌持，渔人候，傍观将利收。英雄举动，要看前和后。故主恩深，好爵自受。欺他子，害他妃，全忘旧。杀人只落血双手，何必前来，同室争斗。

〔外〕说得有理。〔小生〕还要把俺心事，说个明白。叫他晓得奸臣当杀，太子当救，完了两桩大事，于朝廷一尘不惊，于生秋毫无犯。为何不知大义，妄行截杀？〔末〕正是，那黄得功一介武夫，还知报效；俺们倒肯犯上作乱不成？叫他细起。〔净〕是，是，俺就如此说去。〔杂扮报卒急上〕报元帅，九江城内，一片火起。袁老爷本标人马，自破城池了。〔外惊介〕怎么俺的本标人马自破城池？这了不得！〔小生怒介〕岂有此理！不用猜疑，这是我儿左梦庚做出此事，陷我为反叛之臣。罢了，罢了！有何面目，再向江东。〔拔剑欲自刎介〕〔末抱住介〕〔小生握外手，注目介〕临侯，临侯，我负你了！〔作呕血倒椅上介〕〔净唤介〕元帅苏醒，元帅苏醒！〔外〕竟叫不应，这怎么处？〔末〕想是中恶，快取辰砂灌下。〔净取碗灌介〕牙关闭紧，灌不进去了。〔众哭介〕

〔前腔〕大将星，落如斗，旗杆摧舵楼。杀场百战精神抖，凛凛堂堂，一身甲冑。平白的牖下亡，全身首。魂归故宫煤山头，同说艰辛，君啼臣吼。

〔杂抬小生下〕〔外〕元帅已死，本镇人马霎时溃散；那左梦庚据住九江，叫俺进退无门。倘若黄兵抢来，如何逃躲？〔末〕我们原系被逮之官，今又失陷城池，拿到京中，再无解救。不如转回武昌，同着巡抚何腾蛟，另做事业去罢。〔外〕有理。〔外、末急下〕〔净呆介〕你看他们竟自散去，单剩我苏昆生一人，守着元帅尸首，好不可怜。不免点起香烛，哭奠一番。〔设案点香烛，哭拜介〕

【哭相思】气死英雄人尽走，撇下了空船柩。俺是





个招魂江边友，没处买一杯酒。

且待他儿子奔丧回船，收殓停当，俺才好辞之而去，如今只得耐性儿守着。正是：

英雄不得过江州，魂恋春波起暮愁，
满眼青山无地葬，斜风细雨打船头。

第三十五出 誓师

乙酉四月

【贺圣朝】〔外扮史可法，白毡大帽，便服上〕两年吹角列营，每日调马催征。军逃客散鬓星星，恨压广陵城。

下官吏可法，日日经略中原，究竟一筹莫展。那黄、刘三镇，皆听马、阮指使，移镇上江，堵截左兵，丢下黄河一带，千里空营。忽接塘报，本月二十一日北兵已入淮境，本标食粮之人，不足三千，那能抵当得住。这淮、扬一失，眼见京师难保，岂不完了明朝一座江山也。可恼，可恼！俺且私步城头，察看情形，再作商量。〔丑扮家丁，提小灯随行上城介〕

【二犯江儿水】〔外〕悄上城头危径，更深夜睡醒。栖乌频叫，击柝连声，女墙边，侧耳听。〔听介〕〔内作怨介〕北兵已到淮安，没个瞎鬼儿问他一声；只舍俺这几个残兵，死守这座扬州城，如何守得住。元帅好没分晓也！〔外点头自语介〕你那里晓得，万里倚长城，扬州父子兵。〔又听介〕〔内作恨介〕罢了，罢了！元帅不疼我们，早早投了北朝，各人快活去，为何尽着等死。〔外惊介〕呵呀！竟想投降了，这怎么处！他降字儿横胸，守字儿难成；这扬州剩了一分景。〔又听介〕〔内作怒介〕我们降不降，还是





第二着，自家杀抢杀抢，跑他娘的。只顾守到几时呀！〔外〕咳！竟不料情形如此。听说猛惊，热心冰冷。疾忙归，夜点兵，不待明。

〔忙下〕〔内掌号放炮，作传操介〕〔杂扮小卒四人上〕今乃四月二十四日，不是下操的日期；为何半夜三更，梅花岭放炮？快去看来！〔急走介〕〔末扮中军，持令箭提灯上〕隔江云阵列，连夜羽书飞。〔呼介〕元帅有令：大小三军，速赴梅花岭，听候点卯。〔众排列介〕〔外戎装，旗引登坛介〕月升鸱尾城吹角，星散旄头帐点兵。中军何在？〔末跪介〕有！〔外〕目下北信紧急，淮城失守，这扬州乃江北要地，倘有疏虞，京师难保。快传五营四哨，点齐人马，各照汛地昼夜严防。敢有倡言惑众者，军法从事。〔末〕得令！〔传令向内介〕元帅有令，三军听者。各照汛地昼夜严防，敢有倡言惑众者，军法从事。〔内不应〕〔外〕怎么寂然无声？〔吩咐中军介〕再传军令，叫他高声答应。〔末又高声传介〕〔内不应〕〔外〕仍然不应，着击鼓传令。〔末击鼓又传，又不应介〕〔外〕分明都有离叛之心了。〔顿足介〕不料天意人心，到如此田地。〔哭介〕

〔前腔〕皇天列圣，高高呼不省。阑珊残局，剩俺支撑，奈人心俱瓦崩。俺史可法好苦命也！〔哭介〕协力少良朋，同心无弟兄。只靠你们三千子弟，谁料今日呵，都想逃生，漫不关情；这江山倒象设着筵席请。〔拍胸介〕史可法，史可法！平生枉读诗书，空谈忠孝，到今日其实没法了。〔哭介〕哭声祖宗，哭声百姓。〔大哭介〕〔末劝介〕元帅保重，军国事大，徒哭无益也。〔前扶介〕你看泪点淋漓，把战袍都湿透了。〔惊介〕咦！怎么一阵血腥，快掌灯来。〔杂点灯照介〕呵呀！浑身血点，是那里来的？〔外拭目介〕都是俺眼中流出来。哭的俺一腔血，作泪零。





〔末叫介〕大小三军，上前看来；咱们元帅哭出血泪来了。〔净、副净、丑扮众将上，看介〕果然都是血泪。〔俱跪介〕〔净〕尝言“养军千日，用军一时”。俺们不替朝廷出力，竟是一伙禽兽了。〔副净〕俺们贪生怕死，叫元帅如此难为，那皇天也不祐的。〔丑〕百岁无常，谁能免的一死，只要死到一个是处。罢，罢，罢！今日舍着狗命，要替元帅守住这座扬州城。〔末〕好好！谁敢再有二心，俺便拿送辕门，听元帅千刀万剐。〔外大笑介〕果然如此，本帅便要拜谢了。〔拜介〕〔众扶住介〕不敢不敢！〔外〕众位请起，听俺号令。〔众起介〕〔外吩咐介〕你们三千人马，一千迎敌，一千内守，一千外巡。〔众〕是！〔外〕上阵不利，守城。〔众〕是！〔外〕守城不利，巷战。〔众〕是！〔外〕巷战不利，短接。〔众〕是！〔外〕短接不利，自尽。〔众〕是！〔外〕你们知道，从来降将无伸膝之日，逃兵无回颈之时。〔指介〕那不良之念，再莫横胸；无耻之言，再休挂口；才是俺史阁部结识的好汉哩。〔众〕是！〔外〕既然应允，本帅也不消再嘱。〔指介〕大家欢呼三声，各回汛地去罢。〔众呐喊三声下〕〔外鼓掌三笑〕妙妙！守住这座扬州城，便是北门锁钥了。

不怕烟尘四面生， 江头尚有亚夫营；
模糊老眼深更泪， 赚出淮南十万兵。

第三十六出 逃难

乙酉五月

〔香柳娘〕〔小生扮弘光帝，便服骑马。杂扮二监、二宫女挑灯引上〕听三更漏催，听三更漏催，马蹄轻快，风吹蜡泪宫门外。咱家弘光皇帝，只因左兵东犯，移镇堵截；





谁知河北人马，乘虚渡淮。目下围住扬州，史可法连夜告急，人心惶惶，都无守志。那马士英、阮大铖躲的有影无踪，看来这中兴宝位也坐不稳了。千计万计，走为上计；方才骑马出宫，即发兵符一道，赚开城门，但能走出南京，便有藏身之所了。趁天街寂静，趁天街寂静，飞下凤凰台，难撇鸳鸯债。〔唤介〕嫔妃们走着，不要失散了。似明驼出塞，似明驼出塞，琵琶在怀，珍珠偷洒。

〔急下〕〔净扮马士英骑马急上〕

〔前腔〕报长江锁开，报长江锁开，石头将坏，高官贱卖没人买。下官马士英，五更进朝，才知圣上潜逃；俺为臣的，也只得偷溜了。快微服早度，快微服早度，走出鸡鹅街，提防仇人害。〔倒指介〕那一队娇娆，十车细软，便是俺的薄薄宦囊；不要叫仇家抢夺了去。〔唤介〕快些走动。〔老旦、小旦扮姬妾骑马，杂扮夫役推车数辆上〕来了，来了。〔净〕好，好！要随身紧带，要随身紧带，殉棺货财，贴皮恩爱。

〔绕场行介〕〔杂扮乱民数人持棒上，喝介〕你是奸臣马士英，弄的民穷财尽；今日驮着妇女，装着财帛，要往那里跑？早早留下！〔打净倒地，剥衣，抢妇女财帛下〕〔副净扮阮大铖，骑马上〕

〔前腔〕恋防江美差，恋防江美差，杀来谁代，兵符掷向空江濞。今日可用着俺的跑了；但不知贵阳相公，还是跑，还是降？〔作遇净绊马足介〕呵呀！你是贵阳老师相，为何卧倒在地。〔净哼介〕跑不得了，家眷行囊，俱被乱民抢去，还把学生打倒在地。〔副净〕正是。晚生的家眷行囊，都在后面，不要也被抢去。受千人笑骂，受千人笑骂，积得些金帛，娶了些娇艾。待俺回去迎来。〔杂扮乱民持棒，拥妇女抬行囊上〕这是阮大铖家的家私，方才抢来，大





家分开罢！〔副净喝介〕好大胆的奴才，怎敢抢截我阮老爷的家私。〔杂〕你就是阮大铖么？来的正好。〔一棒打倒，剥衣介〕饶他狗命，且到鸡鹅街、裤子裆，烧他房子去。〔俱下〕

〔净〕腰都打坏，爬不起来了。〔副净〕晚生的臂膊捶伤，也奉陪在此。〔合〕叹十分狼狈，叹十分狼狈，村拳共捱，鸡肋同坏。

〔末扮杨文驄冠带骑马，从人挑行李上〕下官杨文驄，新任苏松巡抚。今日五月初十出行吉日，束装起马，一应书画古玩，暂寄媚香楼，托了蓝田叔随后带来。俺这一肩行李，倒也爽快。〔杂禀介〕请老爷趲行一步。〔末〕为何？〔杂〕街上纷纷传说，北信紧急，皇帝、宰相，今夜都走了。〔末〕有这等事，快快出城！〔急走介〕〔马惊不前介〕这也奇了，为何马惊不走。〔唤介〕左右看来！〔杂看介〕地下两个死人。〔副净、净呻吟介〕哎哟！哎哟！救人，救人！〔末〕还不曾死，看是何人？〔杂细认介〕好象马、阮二位老爷。〔末喝介〕胡说，那有此事！〔勒马看，惊介〕呵呀！竟是他二位。〔下马拉介〕了不得，怎么到这般田地。〔净〕被些乱民抢劫一空，仅留性命。〔副净〕我来救取，不料也遭此难。〔末〕护送的家丁都在何处？〔净〕想也乘机拐骗，四散逃走了。〔末唤介〕左右快来扶起，取出衣服，与二位老爷穿好。〔杂与副净、净穿衣介〕〔末〕幸有闲马一匹，二位叠骑，连忙出城罢。〔杂扶净、副净上马，搂腰行介〕请了，无衣共冻真师友，有马同骑好弟兄。〔下〕〔杂〕老爷不可与他同行，怕遇着仇人，累及我们。〔末〕是，是。〔望介〕你看一伙乱民，远远赶来，我们早些躲过。〔作避路旁介〕〔小旦扮寇白门，丑扮郑妥娘，披发走上〕

〔前腔〕正清歌满台，正清歌满台，水裙风带，三更未歇轻盈态。〔见末介〕你是杨老爷，为何在此？〔末认





介)原来是寇白门、郑妥粮。你姊妹二人怎的出来了?〔小旦〕正在歌台舞殿,忽然酒罢灯昏,内监宫妃纷纷乱跑;我们不出来还等什么哩。〔末〕为何不见李香君?〔丑〕俺三个一同出来的;他脚小走不动,雇了个轿子,抬他先走了。〔末问介〕果然朝廷出去了么?〔小旦〕沈公宪、张燕筑都在后边,他们晓得真信。〔外扮沈公宪,破衣抱鼓板,净扮张燕筑,科头提纱帽须髯跑上〕笑临春结绮,笑临春结绮,擒虎马嘶来,排着管弦待。〔见末介〕久违杨老爷了。〔末问介〕为何这般慌张?〔外〕老爷还不知么?北兵杀过江来,皇帝夜间偷走了。〔末〕你们要向那里去?〔净〕各人回家瞧瞧,趁早逃生。〔丑〕俺们是不怕的;回到院中,预备接客。〔末〕此等时候,还想接客。〔丑〕老爷不晓得,兵马营里,才好挣钱哩。这笙歌另卖,这笙歌另卖,隋宫柳衰,吴宫花败。

〔外、净、小旦、丑俱下〕〔末〕他们亲眼看见圣上出宫,这光景不妥了。快到媚香楼收拾行李,趁早还乡罢。〔行介〕

〔前腔〕看逃亡满街,看逃亡满街,失迷君宰,百忙难出江关外。〔作到介〕这是李家院门。〔下马急敲门介〕开门,开门!〔小生扮蓝瑛急上〕又是那个叫门?〔开门见介〕杨老爷为何转来?〔末〕北信紧急,君臣逃散,那苏松巡抚也做不成了。整琴书袱被,整琴书袱被,换布袜青鞋,一只扁舟载。〔小生〕原来如此。方才香君回家,也说朝廷偷走。〔唤介〕香君快来。〔旦上见介〕杨老爷万福!〔末〕多日不见,今朝匆匆一叙,就要远别了。〔旦〕要向那里去?〔末〕竟回敝乡贵阳去也。〔旦掩泪介〕侯郎狱中未出,老爷又要还乡;撇奴孤身,谁人照看。〔末〕如此大乱,父子亦不相顾的。这情形紧迫,这情形紧迫,各人自裁,谁能携带。





〔净扮苏昆生急上〕将军不惜命，皇帝已无家。我苏昆生自湖广回京，谁知遇此大乱，且到院中打听侯公子信息，再作商量。

〔前腔〕俺匆忙转来，俺匆忙转来，故人何在，旌旗满眼乾坤改。来此已是，不免竟入。〔见介〕好呀！杨老爷在此，香君也出来了。侯相公怎的不见？〔末〕侯兄不曾出狱来。〔旦〕师父从何处来的？〔净〕俺为救侯郎，远赴武昌，不料宁南暴卒。俺连夜回京，忽闻乱信，急忙寻到狱门，只见封锁俱开。众囚徒四散，众囚徒四散，三面网全开，谁将秀才害。〔旦哭介〕师父快快替俺寻来。〔末指介〕望烟尘一派，望烟尘一派，抛妻弃孩，团圆难再。

〔末向旦介〕好好好！有你师父作伴，下官便要出京了。〔唤介〕蓝田老收拾行李，同俺一路去罢。〔小生〕小弟家在杭州，怎能陪你远去。〔末〕既是这等，待俺换上行衣，就此作别便了。〔换衣作别介〕万里如魂返，三年似梦游。〔作骑马，杂挑行李随下〕〔旦哭介〕杨老爷竟自去了，只有师父知俺心事。前日累你千山万水，寻到侯郎；不想奴家进宫，侯郎入狱，两不见面。今日奴家离宫，侯郎出狱，又不见面；还求师父可怜，领着奴家各处找寻则个。〔净〕侯郎不到院中，自然出城去了。那里找寻？〔旦〕定要找寻的。

〔前腔〕〔旦〕便天涯海崖，便天涯海崖，十洲方外，铁鞋踏破三千界。只要寻着侯郎，俺才住脚也。〔小生〕西北一带俱是兵马，料他不能渡江；若要找寻，除非东南山路。〔旦〕就去何防。望荒山野道，望荒山野道，仙境似天台，三生旧缘在。〔净〕你既一心要寻侯郎，我老汉也要避乱，索性领你前往，只不知路向那走？〔小生指介〕那城东栖霞山中，人迹罕到；大锦衣张瑶星先生，弃职修仙，俺正要拜访为师。何不作伴同行，或者姻缘凑巧，亦未可知。





〔净〕妙，妙，大家收拾包裹，一齐出城便了。〔各背包裹行介〕〔旦〕舍烟花旧寨，舍烟花旧寨，情根爱胎，何时消败。

〔净〕前面是城门了，怕有人盘诘。〔小生〕快快趁空走出去罢。〔旦〕奴家脚痛，也说不得了。

〔旦〕行路难时泪满腮，〔净〕飘蓬断梗出城来，〔小生〕桃源洞里无征战，〔旦〕可有莲华并蒂开。

第三十七出 劫宝

乙酉五月

〔西地锦〕〔末扮黄得功戎装，副净扮田雄随上〕目断长江奔放，英雄万里愁长；何时欢饮中军帐，把弓矢付儿郎。

俺黄得功坂矶一战，吓的左良玉胆丧身亡。剩他儿子左梦庚，据住九江，乌合未散，俺且驻扎芜湖，防其北犯。〔杂扮报卒上〕报报报！北兵连夜渡淮，围住扬州，南京震恐，万姓奔逃了。〔末〕那凤、淮两镇，现在江北，怎不迎敌？〔杂〕闻得两位刘将军，也到上江堵截左兵，凤、淮一带，千里空营。〔末惊介〕这怎么处！〔唤介〕田雄，你是俺心腹之将；快领人马，去保南京。

〔降黄龙〕司马威权，夜发兵符，调镇移防。谁知他折东补西，露肘捉襟，明弃淮扬金汤。九曲天险，只用莲舟荡漾。起烟尘，金陵气暗，怎救宫墙。

〔下〕〔小生扮弘光帝骑马，丑扮太监韩赞周随上〕

〔前腔〕〔小生〕堪伤，寂寞鱼龙，潸泣江头，乞食





村庄。寡人逃出南京，昼夜奔走，宫监嫔妃，渐渐失散，只有太监韩赞周，跟俺前来。这炎天赤日，瘦马独行，何处纳凉。昨日寻着魏国公徐宏基，他佯为不识，逐俺出府。今日又早来到芜湖。〔指介〕那前面军营，乃黄得功驻防之所，不知他肯容留寡人否。奔忙，寄人廊庑，只望他容留收养。〔作下马介〕此是黄得功辕门。〔唤介〕韩赞周，快快传他知道。〔丑叫门介〕门上有人么？〔杂扮军卒上〕是那里来的？〔丑〕南京来的。〔拉一边悄说介〕万岁爷驾到了，传你将军速出迎接。〔杂〕呸！万岁爷怎能到的这里？不要走来吓俺罢。〔小生〕你唤出黄得功来，便知真假。江浦边，迎銮护驾，旧将中郎。

〔杂咬指介〕人物不同，口气又大，是不是，替他传一声。〔忙入传介〕〔末慌上〕那有这事，待俺认来。〔见介〕〔小生〕黄将军一向好么？〔末认，忙跪介〕万岁，万万岁！请入帐中，容臣朝见。〔丑扶小生升帐坐〕〔末拜介〕

〔滚遍〕戎衣拜吾皇，戎衣拜吾皇，又把天颜仰。为甚私巡，萧条鞍马蒙尘状；失水神龙，风云飘荡。这都是臣等之罪。负国恩，一班相，一班将。

〔小生〕事到今日，后悔无及，只望你保护朕躬。〔末拍地哭奏介〕皇上深居宫中，臣好戮力效命。今日下殿而走，大权已失；叫臣进不能战，退无可守，十分事业，已去九分矣。〔小生〕不必着急，寡人只要苟全性命，那皇帝一席，也不愿再做了。〔末〕呵呀！天下者祖宗之天下，圣上如何弃的。〔小生〕弃与不弃，只在将军了。〔末〕微臣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小生掩泪介〕不料将军倒是一个忠臣。〔末跪奏介〕圣上鞍马劳顿，早到后帐安歇。军国大事，明日请旨罢。〔丑引小生入介〕〔末〕了不得，了不得！明朝三百年国运，争此一时，十五省皇图，归此片土。这是天大的干系，叫俺如





何担承！〔吩咐介〕大小三军，马休解辔，人休解甲，摇铃击梆，在意小心着。〔众应介〕〔末唤介〕田雄，我与你是宿卫之官，就在这行宫门外，同卧支更罢。〔末枕副净股，执双鞭卧介〕〔杂摇铃击梆，报更介〕〔副净悄语介〕元帅，俺看这位皇帝不象享福之器，况北兵过江，人人投顺，元帅也要看风行船才好。〔末〕说那里话，常言“孝当竭力，忠则尽命”，为人臣子，岂可怀揣二心。〔内传鼓介〕〔末惊介〕为何传鼓？〔俱起坐介〕〔杂上报介〕报元帅，有一队人马，从东北下来；说是两镇刘老爷，要会元帅商议军情。〔末起介〕好好好！三镇会齐，可以保驾无虞了，待俺看来。〔望介〕〔净扮刘良佐，丑扮刘泽清，骑马领众上〕〔叫介〕黄大哥在那里？〔末喜介〕果然是他二人。〔应介〕愚兄在此拱候多时了。〔净、丑下马介〕〔净〕哥哥得了宝贝，竟瞒着两个兄弟么。〔末〕什么宝贝？〔丑〕弘光呀。〔末摇手介〕不要高声，圣上安歇了。〔净悄问介〕今日还不献宝，等到几时哩。〔末〕什么宝？〔丑〕把弘光送与北朝，赏咱们个大大王爵，岂不是献宝么。〔末喝介〕哇！你们两个要来干这勾当，我黄闯子怎么容得。〔持双鞭打介〕〔净、丑招架介〕〔末喊介〕好反贼，好反贼！

〔前腔〕望风便生降，望风便生降，好似波斯样。职贡朝天，思将奇货擎双掌；倒戈劫君，争功邀赏。顿丧心，全反面，真贼党。

〔净〕不要破口，好好弟兄，为何厮闹。〔末〕啐！你这狗才，连君父不识，我和你认什么弟兄。〔又战介〕〔副净在后指介〕好个笨牛，到这时候还不见机。〔拉弓搭箭介〕俺田雄替你解围罢。〔放箭射末腿，末倒地介〕〔净、丑大笑介〕〔副净入内，急背出小生介〕〔小生叫介〕韩赞周快快跟来。〔内不应介〕〔小生〕这奴才竟舍我而去。〔手打副净脸介〕你背俺到何处去？〔副净〕到北京去。〔小生狠咬副净肩介〕





〔副净忍痛介〕哎呀！咬杀我也。〔丢小生于地，向净、丑拱介〕皇帝一枚奉送。〔净、丑拱介〕领谢，领谢！〔齐拉小生袖急走介〕〔末抱住小生腿叫介〕田雄，田雄！快来夺驾。〔副净佯拉，放手介〕〔净、丑竟拉小生下〕〔末作爬不起介〕怎么起不来的？〔副净〕元帅中箭了。〔末〕那个射俺的？〔副净〕是我们放箭射贼，误伤了元帅。〔末〕瞎眼的狗才。我且问你，为何背出圣驾来？〔副净〕俺要护驾逃走的，不料被他们抢去。〔末〕你与我快快赶上。〔副净笑介〕不劳元帅吩咐。俺是一名长解子，收拾包裹，自然护送到京的。〔背包裹雨伞急赶下〕〔末怒介〕呵呸！这伙没良心的反贼，俺也不及杀你了。〔哭介〕苍天，苍天！怎知明朝天下，送在俺黄得功之手。

〔尾声〕平生骁勇无人当，拉不住黄袍北上，笑断江东父老肠。

罢罢罢！除却一死，无可报国。〔拔剑大叫介〕大小三军，都来看断头将军呀。〔一剑刎死介〕

第三十八出 沉江

乙酉五月

〔锦缠道〕〔外扮史可法，毡笠急上〕〔回头望介〕望烽烟，杀气重，扬州沸喧；生灵尽席卷，这屠戮皆因我愚忠不转。兵和将，力竭气喘，只落了一堆尸软。俺史可法率三千子弟，死守扬州，那知力尽粮绝，外援不至。北兵今夜攻破北城，俺已满拼自尽。忽然想起明朝三百年社稷，只靠俺一身撑持，岂可效无益之死，舍孤立之君。故此缒下南城，直奔仪真，幸遇一只报船，渡过江来。〔指介〕那城阙隐隐，便是南京了；可恨老腿酸软，不能走动，如何是好。〔惊





介] 呀!何处走来这匹白骡,待俺骑上,沿江跑去便了。〔骑骡,折柳作鞭介〕跨上白骡鞢,空江野路,哭声动九原。日近长安远,加鞭,云里指宫殿。

〔副末扮老赞礼背包裹跑上〕残年还避乱,落日更思家。

〔外撞倒副末介〕〔副末〕呵哟哟!几乎滚下江去。〔看外介〕你这位老将爷好没眼色!〔外下骡扶起介〕得罪,得罪!俺且问你,从那里来的?〔副末〕南京来的。〔外〕南京光景如何?〔副末〕你还不知么,皇帝老子逃去两三日了。目下北兵过江,满城大乱,城门都关的。〔外惊介〕呵呀,这等去也无益矣!〔大哭介〕皇天后土,二祖列宗,怎的半壁江山也不能保住呀。〔副末惊介〕听他哭声,倒象是史阁部。〔问介〕你是史老爷么?〔外〕下官便是。你如何认得?〔副末〕小人是太常寺一个老赞礼,曾在太平门外伺候过老爷的。〔外认介〕是呀!那日恸哭先帝,便是老兄了。〔副末〕不敢。请问老爷,为何这般狼狽!〔外〕今夜扬州失陷,才从城头缒下来的。〔副末〕要向那里去?〔外〕原要南京保驾,不想圣上也走了。〔顿足哭介〕

〔普天乐〕撇下俺断篷船,丢下俺无家犬;叫天呼地千百遍,归无路,进又难产。〔登高望介〕那滚滚雪浪拍天,流不尽湘累怨。〔指介〕有了,有了!那便是俺葬身之地。胜黄土,一丈江鱼腹宽展。〔看身介〕俺史可法亡国罪臣,那容的冠裳而去。〔摘帽,脱袍、靴介〕摘脱下袍靴冠冕。〔副末〕我看老爷竟象要寻死的模样。〔拉住介〕老爷三思,不可短见呀!〔外〕你看茫茫世界,留着俺史可法何处安放。累死英雄,到此日看江山换主,无可留恋。

〔跳入江翻滚下介〕〔副末呆望良久,抱靴、帽、袍服哭叫介〕史老爷呀,史老爷呀!好一个尽节忠臣,若不遇着小
人,谁知你投江而死呀!〔大哭介〕〔丑扮柳敬亭,携生忙上〕





偷生辞狱吏，避乱走天涯。〔末扮陈贞慧，小生扮吴应箕，携手忙上〕日日争门户，今年傍那家。〔生呼介〕定兄，次兄，日色将晚，快些走动。〔末、小生〕来了。〔丑〕我们出狱，不觉数日，东藏西躲，终无栖身之地。前面是龙潭江岸，大家商量，分路逃生罢！〔末〕是，是。〔见副末介〕你这位老兄，为何在此恸哭？〔副末〕俺也是走路的，适才撞见史阁部老爷投江而死，由不得伤心哭他几声。〔生〕史阁部怎得到此？〔副末〕今夜扬州城陷，逃到此间，闻的皇帝已走，跣了跣脚，跳下江去了。〔生〕那有此事？〔副末指介〕这不是脱下的衣服、靴、帽么！〔丑看介〕你看衣裳里面，浑身朱印。〔生〕待俺认来。〔读介〕“钦命总督江北等处兵马内阁大学士兼兵部尚书印”。〔生惊哭介〕果然是史老先生。〔末〕设上衣冠，大家哭拜一番。〔副末设衣冠介〕〔众拜哭介〕

〔古轮台〕〔合〕走江边，满腔愤恨向谁言。老泪风吹面，孤城一片，望救目穿。使尽残兵血战，跳出重围，故国苦恋，谁知歌罢剩空筵。长江一线，吴头楚尾路三千，尽归别姓。雨翻云变，寒涛东卷，万事付空烟。精魂显，大招声逐海天远。

〔生拍衣冠大哭介〕〔丑〕阁部尽节，成了一代忠臣。相公不必过哀，大家分手罢！〔生指介〕你看一望烟尘，叫小生从那里归去？〔末〕我两人绕道前来，只为送兄过江；今既不能北上，何不随俺南行。〔生〕这纷纷乱世，怎能终始相依。倒是各人自便罢！〔小生〕侯兄主意若何？〔生〕我和敬亭商议，要寻一深山古寺，暂避数日，再图归计。〔副末〕我老汉正要向栖霞山去，那边地方幽僻，尽可避兵，何不同往？〔生〕这等极妙了。〔末、小生〕侯兄既有栖身之所，我们就此作别罢！〔拜别介〕伤心当此日，会面是何年。〔末、小生掩泪下〕〔生问副末介〕你到栖霞山中，有何公干？〔副末〕





不瞒相公说，俺是太常寺一个老赞礼，只因太平门外哭奠先帝之日，那些文武百官，虚应故事；我老汉动了一番气恼，当时约些村中父老，捐施钱粮，趁着这七月十五日，要替崇祯皇帝建一个水陆道场。不料南京大乱，好事难行，因此携着钱粮，要到栖霞山上，虔请高僧，了此心愿。〔丑〕好事，好事！

〔生〕就求携带同行便了！〔副末〕待我收拾起这衣服、靴、帽着。〔丑〕这衣服、靴、帽，你要送到何处去？〔副末〕我想扬州梅花岭，是他老人家点兵之所，待大兵退后，俺去招魂埋葬，便有史阁部千秋佳城了。〔生〕如此义举，更为难得。

〔副末背袍、靴等，生、丑随行介〕

〔余文〕山云变，江岸迁，一霎时忠魂不见，寒食何人知墓田。

〔副末〕千古南朝作话传，〔丑〕伤心血泪洒山川，

〔生〕仰天读罢招魂赋，〔副末〕扬子江头乱螟烟。

第三十九出 栖真

乙酉六月

〔醉扶归〕〔挣扮苏昆生同旦上〕〔旦〕一丝幽恨嵌心缝，山高水远会相逢；拿住情根死不松，赚他也做游仙梦。看这万叠云白罩青松，原是俺天台洞。

〔唤介〕师父，我们幸亏蓝田叔，领到栖霞山来。无意之中，敲门寻宿，偏撞着卞玉京做了这葆真庵主，留俺暂住，这也是天缘奇遇。只是侯郎不见，妾身无归，还求师父上心寻觅。〔净〕不要性急。你看烟尘满地，何处寻觅；且待庵主出来，商量个常住之法。〔老旦扮卞玉京道妆上〕

〔皂罗袍〕何处瑶天笙弄，听云鹤缥缈，玉珮丁冬。





花月姻缘半生空，几乎又把桃花种。〔见介〕草庵淡薄，屈尊二位了。〔旦〕多谢收留，感激不尽。〔净〕正有一言奉告，江北兵荒马乱，急切不敢前行；我老汉的吹歌，山中又无用处，连日搅扰，甚觉不安。〔老旦〕说那里话。旧人重到，蓬山路通；前缘不断，巫峡恨浓，连床且话襄王梦。

〔净〕我苏昆生有个活计在此。〔换鞋、笠，取斧、担、绳索介〕趁这天晴，俺要到岭头涧底，取些松柴，供早晚炊饭之用。不强如坐吃山空么？〔老旦〕这倒不敢动劳。〔净〕大家度日，怎好偷闲。〔挑担介〕脚下山云冷，肩头野草香。〔下〕〔老旦闭门介〕〔旦〕奴家闲坐无聊，何不寻些旧衣残裳，付俺缝补，以消长夏。〔老旦〕正有一事借重。这中元节，村中男女，许到白云庵与皇后周娘娘悬挂宝幡；就求妙手，替他承造，也是十分功德哩。〔旦〕这样好事，情愿助力。〔老旦取出幡料介〕〔旦〕待奴熏香洗手，虔诚缝制起来。〔作洗手缝幡介〕

〔好姐姐〕念奴前身业重，绑十指箠弦箫孔；慵线懒针，几曾解女红。〔老旦〕香姐心灵手巧，一捻针线，就是不同的。〔旦〕奴家那晓针线，凭着一点虔心罢了。仙幡捧，忏悔尽教指头肿，绣出鸳鸯别样工。

〔共绣介〕〔副末扮老赞礼，丑扮柳敬亭，背行李领生上〕

〔皂罗袍〕〔生〕避了干戈横纵，听飕飕一路，涧水松风。云锁栖霞两三峰，江深五月寒风送。〔副末〕这是栖霞山了。你们寻所道院，趁早安歇罢。〔生看介〕这是一座葆真庵，何不敲门一问。石墙萝户，忙寻炼翁，鹿柴鹤径，急呼道童，仙家那晓浮生恸。

〔副末敲门介〕〔老旦起问介〕那个敲门？〔副末〕俺是南京来的，要借贵庵暂安行李。〔老旦〕这里是女道住持，从不留客的。





【好姐姐】你看石墙四耸，昼掩了重门无缝；修真女冠，怕遭俗客哄。〔丑〕我们不比游方僧道，暂住何妨。〔老旦〕真经讽，谨把祖师清规奉，处女闺阁一样同。

〔旦〕说的有理，比不得在青楼之日了。〔老旦〕这是俺修行本等，不必睬他；且去香厨用斋罢。〔同下〕〔副末又敲门介〕〔生〕他既谨守清规，我们也不必苦缠了。〔副末〕前面庵观尚多，待我再去访问。〔行介〕〔副净扮丁继之道装，提药篮上〕

【皂罗袍】采药深山古洞，任芒鞋竹杖，踏遍芳丛。落照苍凉树玲珑，林中笋蕨充清供。〔副末喜介〕那边一位道人来了，待我上前问他。〔拱介〕老仙长，我们上山来做好事的，要借道院暂安行李，敢求方便一二！〔副净认介〕这位相公，好象河南侯公子。〔丑〕不是侯公子是那个？〔副净又认介〕老兄你可是柳敬亭么？〔丑〕便是。〔生认介〕呵呀！丁继老，你为何出了家也。〔副净〕侯相公，你不知么。俺善才迟暮，羞入旧宫；龟年疏懒，难随妙工；辞家竟把仙篆诵。

〔生〕原来因此出家。〔丑〕请问住持何山？〔副净〕前面不远，有一座采真观，便是俺修炼之所。不嫌荒僻，就请暂住何如？〔生〕甚好。〔副末〕二位遇着故人，已有栖身之地。俺要上白云庵，商量醮事去了。〔生〕多谢携带。〔副末〕彼此。〔别介〕人间消业海，天上礼仙坛。〔下〕〔副净携生、丑行介〕跨过白泉，又登紫阁；雪洞风来，云堂雨落。〔生惊介〕前面一道溪水，隔断南山，如何过去？〔副净〕不妨。靠岸有只渔船，俺且坐船闲话，等个渔翁到来，央他撑去；不上半里，便是采真观了。〔同上船坐介〕〔丑〕我老柳少时在泰州北湾，专以捕鱼为业；这渔船是弄惯了的，待我撑去罢。〔生〕妙，妙。〔丑撑船介〕〔生问副净介〕自从梳梳香君，





借重光陪，不觉别来便是三载。〔副净〕正是。且问香君入宫之后，可有消息么？〔生〕那得消息来。〔取扇指介〕这柄桃花扇，还是我们订盟之物，小生时刻在手。

〔好姐姐〕把他桃花扇拥，又想起青楼旧梦；天荒地荒，此情无尽穷。分飞猛，杳杳万山隔鸾凤，美满良缘半月同。

〔丑〕前日皇帝私走，嫔妃逃散，料想香君也出宫门；且待南京平定，再去寻访罢。〔生〕只怕兵马赶散，未必重逢了。〔掩泪介〕〔副净指介〕那一带竹篱，便是俺的采真观，就请拢船上岸罢。〔丑挽船，同上岸介〕〔副净唤介〕道僮，有远客到门，快搬行李。〔内应介〕〔副净〕请进。〔让入介〕

〔生〕门里丹台更不同，〔副净〕寂寥松下养衰翁，〔丑〕一湾溪水舟千转，〔生〕跳入蓬壶似梦中。

第四十出 入道

乙酉七月

〔南点绛唇〕〔外扮张薇瓢冠衲衣，持拂上〕世态纷纭，半生尘里朱颜老；拂衣不早，看罢傀儡闹。恸哭穷途，又发哄堂笑。都休了，玉壶琼岛，万古愁人少。

贫道张瑶星，挂冠归山，便住这白云庵里。修仙有分，涉世无缘。且喜书客蔡益所随俺出家，又载来五车经史。那山人蓝田叔也来皈依，替我画了四壁蓬瀛。这荒山之上，既可读书，又可卧游，从此飞升尸解，亦不算懵懂神仙矣。只有崇祯先帝，深恩未报，还是平生一件缺事。今乃乙酉年七月十五日，广延道众，大建经坛，要与先帝修斋追荐；恰好南京一个老赞礼，约些村中父老，也来搭醮。不免唤出弟子，趁早铺





设。〔唤介〕徒弟何在？〔丑扮蔡益所，小生扮蓝田叔道装上〕尘中辞俗客，云里会仙官。〔见介〕弟子蔡益所、蓝田叔，稽首了。〔拜介〕〔外〕尔等率领道众，照依黄箓科仪，早铺坛场；待俺沐浴更衣，虔心拜请。正是：清斋朝帝座，直道在人心。〔下〕〔丑、小生铺设三坛，供香花茶果，立幡挂榜介〕

〔北醉花阴〕高筑仙坛海日晓，诸天群灵俱到，列星众宿来朝。幡影飘飏，七月中元建醮。

〔丑〕经坛斋供，俱已铺设整齐了。〔小生指介〕你看山下父老，捧酒顶香，纷纷来也。〔副末扮老赞礼，领村民男女，顶香捧酒，挑纸钱、锭镲、绣幡上〕

〔南画眉序〕携村醪，紫降黄檀绣帕包。〔指介〕望虚无玉殿，帝座非遥；问谁是皇子王孙，撒下俺村翁乡老。〔掩泪介〕万山深处中元节，擎着纸钱来吊。

〔见介〕众位道长，我们社友俱已齐集了，就请法师老爷出来巡坛罢。〔丑、小生向内介〕铺设已毕，请法师更衣巡坛，行洒扫之仪。〔内三鼓介〕〔杂扮四道士奏仙乐，丑、小生换法衣捧香炉，外金道冠、法衣，擎净盂，执松枝，巡坛洒扫介〕

〔北喜迁莺〕〔合〕净手洒松梢，清凉露千滴万点抛；三转九回坛边绕，浮尘热恼全浇。香烧，云盖飘，玉座层层百尺高。响云璈，建极宝殿，改作团瓢。

〔外下〕〔丑、小生向内介〕洒扫已毕，请法师更衣拜坛，行朝请大礼。〔丑、小生设牌位：正坛设故明思宗烈皇帝之位；左坛设故明甲申殉难文臣之位；右坛设故明甲申殉难武臣之位〕〔内奏细乐介〕〔外九梁朝冠、鹤补朝服、金带、朝鞋、牙笏上〕〔跪祝介〕伏以星斗增辉，快睹蓬莱之现；风雷布令，遥瞻阊阖之开。恭请故明思宗烈皇帝九天法驾，及甲申殉难文臣，东阁大学士范景文，户部尚书倪元璐，刑部侍郎孟兆





祥，协理京营兵部侍郎王家彦，左都御史李邦华，右副都御史施邦耀，大理寺卿凌义渠太常寺少卿吴麟征，太仆寺丞申佳胤，詹事府庶子周凤翔，谕德马世奇，中允刘理顺，翰林院检讨汪伟，兵科都给事中吴甘来，巡视京营御史王章，河南道御史陈良谟，提学御史陈纯德，兵部郎中成德，吏部员外郎许直，兵部主事金铉；武臣新乐侯刘文炳，襄城伯李国祯，驸马都尉巩永固，协理京营内监王承恩等。伏愿彩仗随车，素旗拥驾；君臣穆穆，指青鸟以来临；文武皇皇，乘白云而至止。共听灵籁，同饮仙浆。〔内奏乐，外三献酒，四拜介〕〔副介、村民随拜介〕

〔南画眉序〕〔外〕列仙曹，叩请烈皇下碧宵；舍煤山古树，解却宫绦。且享这椒酒松香，莫恨那流贼闯盗。古来谁保千年业，精灵永留山庙。

〔外下〕〔丑、小生左右献酒，拜介〕〔副末、村民随拜介〕

〔北出队子〕〔丑、小生〕虔诚祝祷，甲申殉节群僚。绝粒刎颈恨难消，坠井投缢志不挠，此日君臣同醉饱。

〔丑、小生〕奠酒化财，送神归天。〔众烧纸牌钱镮，奠酒举哀介〕〔副末〕今日才哭了个尽情。〔众〕我们愿心已了，大家吃斋去。〔暂下〕〔丑、小生向内介〕朝请已毕，请法师更衣登坛，做施食功德。〔设焰口、结高坛介〕〔内作细乐介〕〔外更华阳巾、鹤氅，执拂子上，拜坛毕，登坛介〕〔丑、小生侍立介〕〔外拍案介〕窃惟浩浩沙场，举目见空中之楼阁；茫茫苦海，回头登岸上之瀛洲。念尔无数国殇，有名敌忾，或战畿辅，或战中州，或战湖南，或战陕右；死于水，死于火，死于刃，死于鏖，死于跌扑踏践，死于疠疫饥寒。咸望滚榛莽之髑髅，飞风烟之磷火，远投法座，遥赴宝山。吸一滴之甘泉，津含万劫；吞盈掬之玉粒，腹果千春。〔撒米、浇浆、焚





纸，鬼抢介]

〔南滴溜子〕沙场里，沙场里，尸横蔓草；殷血腥，殷血腥，白骨渐槁。可怜风旋雨啸，望故乡无人拜扫；饿魄馋魂，来饱这遭。

〔丑、小生〕施食已毕，请法师普放神光，洞照三界，将君臣位业，指示群迷。〔外〕这甲申殉难君臣，久已超升天界了。〔丑、小生〕还有今年北去君臣，未知如何结果？恳求指示。〔外〕你们两廊道众，斋心肃立；待我焚香打坐，闭目静观。〔丑、小生执香，低头侍立介〕〔外闭目良久介〕〔醒向众介〕那北去弘光皇帝，及刘良佐、刘泽清、田雄等，阳数未终，皆无显验。〔丑、小生前禀介〕还有史阁部、左宁南、黄靖南，这三位死难之臣，未知如何报应？〔外〕待我看来。〔闭目介〕〔杂白须、幞头、朱袍，黄纱蒙面，幢幡细乐引上〕吾乃督师内阁大学士兵部尚书史可法。今奉上帝之命，册为太清宫紫虚真人，走马到任去也。〔骑马下〕〔杂金盔甲、红纱蒙面，旗帜鼓吹引上〕俺乃宁南侯左良玉。今奉上帝之命，封为飞天使者，走马到任去也。〔骑马下〕〔杂银盔甲、黑纱蒙面，旗帜鼓吹引上〕俺乃靖南侯黄得功。今奉上帝之命，封为游天使者，走马到任去也。〔骑马下〕〔外开目介〕善哉，善哉！方才梦见阁部史道邻先生，册为太清宫紫虚真人；宁南侯左昆山，靖南侯黄虎山，封为飞天、游天二使者。一个个走马到任，好荣耀也。

〔北刮地风〕则见他云中天马骄，才认得一路英豪。咕叮当奏着钧天乐，又摆些羽葆干旄。将军刀，丞相袍，挂符牌都是九天名号。好尊荣，好逍遥，只有皇天不昧功劳。

〔丑、小生拱手介〕南无天尊，南无天尊！果然善有善报，天理昭彰。〔前禀介〕还有奸臣马士英、阮大铖，这两个如何报





应？〔外〕待俺看来。〔闭目介〕〔净散发披衣跑上〕我马士英做了一生歹事，那知结果这台州山中。〔杂扮霹雳雷神，赶净绕场介〕〔净抱头跪介〕饶命，饶命！〔杂劈死净，剥衣去介〕〔副净冠带上〕好了，好了！我阮大铖走过这仙霞岭，便算第一功了。〔登高介〕〔杂扮山神、夜叉，刺副净下，跌死介〕〔外开目介〕苦哉，苦哉！方才梦见马士英被雷击死台州山中，阮大铖跌死仙霞岭上。一个个皮开脑裂，好苦恼也。

〔南滴滴金〕明明业镜忽来照，天网恢恢飞不了。抱头颅由你千山跑，快雷车偏会找，钢叉又到。问年来吃人多少脑，这顶浆两包，不够犬羹。

〔丑、小生拱手介〕南无天尊，南无天尊！果然恶有恶报，天理昭彰。〔前禀介〕这两廊道众，不曾听得明白，还求法师高声宣扬一番。〔外举拂高唱介〕〔副末、众村民执香上，立听介〕

〔北四门子〕〔外〕众愚民暗室亏心少，到头来几曾饶，微功德也有吉祥报，大巡环睁眼瞧。前一番，后一遭，正人邪党，南朝接北朝。福有因，祸怎逃，只争些来迟到早。

〔副末、众叩头下〕〔老旦扮卞玉京，领旦上〕天上人间，为善最乐。方才同些女道，在周皇后坛前挂了宝幡，再到讲堂参见法师。〔旦〕奴家也好闲游么？〔老旦指介〕你看两廊道俗，不计其数，瞧瞧何妨。〔老旦拜坛介〕弟子卞玉京稽首了！〔起同旦一边立介〕〔副净扮丁继之上〕人身难得，大道难闻。〔拜坛介〕弟子丁继之稽首了。〔起唤介〕侯相公，这是讲堂，过来随喜。〔生急上〕来了！久厌尘中多苦趣，才知世外有仙缘。〔同立一边介〕〔外拍案介〕你们两廊善众，要把尘心抛尽，才求得向上机缘；若带一点俗情，免不了轮回千遍。〔生遮扇看旦，惊介〕那边站的是俺香君，如何来到此





处？〔急上前拉介〕〔旦惊见介〕你是侯郎，想杀奴也。

〔南鲍老催〕想当日猛然舍抛，银河渺渺谁架桥，墙高更比天际高。书难捎，梦空劳，情无了，出来路儿越迢迢。〔生指扇介〕看这扇上桃花，叫小生如何报你。看鲜血满扇开红桃，正说法天花落。

〔生、旦同取扇看介〕〔副净拉生，老旦拉旦介〕法师在坛，不可只顾诉情了。〔生、旦不理介〕〔外怒拍案介〕呸！何物儿女，敢到此处调情。〔忙下坛，向生、旦手中裂扇掷地介〕我这边清净道场，那容得狡童游女，戏谑混杂。〔丑认介〕阿呀！这是河南侯朝宗相公，法师原认得的。〔外〕这女子是那个？〔小生〕弟子认得他，是旧院李香君，原是侯兄聘妾。〔外〕一向都在何处来？〔副净〕侯相公住在弟子采真观中。〔老旦〕李香君住在弟子葆真庵中。〔生向外揖介〕这是张瑶星先生，前日多承超豁。〔外〕你是侯世兄，幸喜出狱了。俺原为你出家，你可知道么？〔生〕小生那里晓得。〔丑〕贫道蔡益所，也是为你出家。这些缘由，待俺从容告你罢。〔小生〕贫道是蓝田叔，特领香君来此寻你，不想果然遇着。〔生〕丁、卞二师收留之恩，蔡、田二师接引之情，俺与香君世世图报。〔旦〕还有那苏昆生，也随奴到此。〔生〕柳敬亭也陪我前来。〔旦〕这柳、苏两位，不避患难，终始相依，更为可感。〔生〕待咱夫妻还乡，都要报答的。〔外〕你们絮絮叨叨，说的俱是那里话。当此地覆天翻，还恋情根欲种，岂不可笑！〔生〕此言差矣！从来男女室家，人之大伦，离合悲欢，情有所钟，先生如何管得？〔外怒介〕呵呸！两个痴虫，你看国在那里，家在那里，君在那里，父在那里，偏是这点花月情根，割他不断么？

〔北水仙子〕堪叹你儿女娇，不管那桑海变。艳语淫词太絮叨，将锦片前程，牵衣握手神前告。怎知道







姻缘簿久已勾销；翅楞楞鸳鸯梦醒好开交，碎纷纷团圆宝镜不坚牢。羞答答当场弄丑惹的旁人笑，明荡荡大路劝你早奔逃。

〔生揖介〕几句话，说的小生冷汗淋漓，如梦忽醒。〔外〕你可晓得么？〔生〕弟子晓得了。〔外〕既然晓得，就此拜丁继之为师罢。〔生拜副净介〕〔旦〕弟子也晓得了。〔外〕既然也晓得，就此拜卞玉京为师罢。〔旦拜老旦介〕〔外吩咐副净、老旦介〕与他换了道扮。〔生、旦换衣介〕〔副净、老旦〕请法师升座，待弟子引见。〔外升座介〕〔副净领生，老旦领旦，拜外介〕

〔南双声子〕 菱情苗，菱情苗，看玉叶金枝凋；割爱胞，割爱胞，听凤子龙孙号。水沕漂，水沕漂；石火敲，石火敲；剩浮生一半，才受师教。

〔外指介〕男有男境，上应离方；快向南山之南，修真学道去。〔生〕是，大道才知是，浓情悔认真。〔副净领生从右下〕〔外指介〕女有女界，下合坎道；快向北山之北，修真学道去。〔旦〕是，回头皆幻景，对面是何人。〔老旦领旦从右下〕〔外下座大笑三声介〕

〔北尾声〕你看他两分襟，不把临去秋波掉。亏了俺桃花扇扯碎一条条，再不许痴虫儿自吐柔丝缚万遭。

白骨青灰长艾萧， 桃花扇底送南朝；
不因重做兴亡梦， 儿女浓情何处消。



续四十出 余韵

戊子九月

〔西江月〕〔净扮樵子挑担上〕放目苍崖万丈，拂头红树





千枝；云深猛虎出无时，也避人间弓矢。建业城啼夜鬼，维扬井贮秋尸；樵夫剩得命如丝，满肚南朝野史。在下苏昆生，自从乙酉年同香君到山，一住三载，俺就不曾回家，往来牛首、栖霞，采樵度日。谁想柳敬亭与俺同志，买只小船，也在此捕鱼为业。且喜山深树老，江阔人稀；每日相逢，便把斧头敲着船头，浩浩落落，尽俺歌唱，好不快活。今日柴担早歇，专等他来促膝闲话，怎的还不见到。〔歇担盹睡介〕〔丑扮渔翁摇船上〕年年垂钓鬓如银，爱此江山胜富春；歌舞丛中征战里，渔翁都是过来人。俺柳敬亭送侯朝宗修道之后，就在这龙潭江畔，捕鱼三载，把些兴亡旧事，付之风月闲谈。今值秋雨新晴，江光似练，正好寻苏昆生饮酒谈心。〔指介〕你看，他早已醉倒在地，待我上岸，唤他醒来。〔作上岸介〕〔呼介〕苏昆生。〔争醒介〕大哥果然来了。〔丑拱介〕贤弟偏杯呀！〔净〕柴不曾卖，那得酒来。〔丑〕愚兄也没卖鱼，都是空囊，怎么处？〔净〕有了，有了！你输水，我输柴，大家煮茗清谈罢。〔副末扮老赞礼，提弦携壶上〕江山江山，一忙一闲，谁赢谁输，两鬓皆斑。〔见介〕原来是柳、苏两位老哥。〔净、丑拱介〕老相公怎得到此？〔副末〕老夫住在燕子矶边，今乃戊子年九月十七日，是福德星君降生之辰；我同些山中社友，到福德神祠祭赛已毕，路过此间。〔净〕为何挟着弦子，提着酒壶。〔副末〕见笑见笑！老夫编了几句神弦歌，名曰“问苍天”。今日弹唱乐神，社散之时，分得这瓶福酒。恰好遇着二位，就同饮三杯罢。〔丑〕怎好取扰。〔副末〕这叫做“有福同享”。〔净、丑〕好，好！〔同坐饮介〕〔净〕何不把神弦歌领略一回？〔副末〕使得！老夫的心事，正要请教二位哩。〔弹弦唱巫腔〕〔净、丑拍手衬介〕

〔问苍天〕新历数，顺治朝，岁在戊子；九月秋，十七日，嘉会良时。击神鼓，扬灵旗，乡邻赛社；老





逸民，剃白发，也到丛祠。椒作栋，桂为楣，唐修晋建；碧和金，丹间粉，画壁精奇。貌赫赫，气扬扬，福德名位；山之珍，海之宝，总掌无遗。超祖祢，迈君师，千人上寿；焚郁兰，奠清醑，夺户争墀。草笠底，有一人，掀须长叹：贫者贫，富者富，造命奚为？我与尔，较生辰，同月同日；囊无钱，灶断火，不啻乞儿。六十岁，花甲周，桑榆暮矣；乱离人，太平犬，未有亨期。称玉笋，坐琼筵，尔餐我看；谁为灵，谁为蠢，贵贱失宜。臣稽首，叫九阍，开聋启瞶；宣命司，检禄籍，何故差池。金阙远，紫宸高，苍天梦梦；迎神来，送神去，舆马风驰。歌舞罢，鸡豚收，须臾社散；倚枯槐，对斜日，独自凝思。浊享富，清享名，或分两例；内才多，外财少，应不同规。热似火，福德君，庸人父母；冷如冰，文昌帝，秀士宗师。神有短，圣有亏，谁能足愿；地难填，天难补，造化如斯。释尽了，胸中愁，欣欣微笑；江自流，云自卷，我又何疑。

〔唱完放弦介〕出丑之极。〔净〕妙绝！逼真“离骚”、“九歌”了。〔丑〕失敬，失敬！不知老相公竟是财神一转哩。〔副末让介〕请干此酒。〔净咂舌介〕这寡酒好难吃也。〔丑〕愚兄倒有些下酒之物。〔净〕是什么东西？〔丑〕请猜一猜。〔净〕你的东西，不过是些鱼鳖虾蟹。〔丑摇头介〕猜不着，猜不着。〔净〕还有什么异味？〔丑指口介〕是我的舌头。〔副末〕你的舌头，你自下酒，如何让客。〔丑笑介〕你不晓得，古人以《汉书》下酒；这舌头会说《汉书》，岂非下酒之物。〔净取酒斟介〕我替老哥斟酒，老哥就把《汉书》说来。〔副末〕妙妙！只恐菜多酒少了。〔丑〕既然《汉书》太长，有我新编的一首弹词，叫做“秣陵秋”，唱来下酒罢。〔副末〕就





是俺南京的近事么？〔丑〕便是！〔净〕这都是俺们耳闻眼见的，你若说差了，我要罚的。〔丑〕包管你不差。〔丑弹弦介〕六代兴亡，几点清弹千古慨；半生湖海，一声高唱万山惊。
〔照盲女弹词唱介〕

〔秣陵秋〕陈隋烟月恨茫茫，并带胭脂土带香；骀荡柳绵沾客鬓，叮咛莺舌恼人肠。中兴朝市繁华续，遗孽儿孙气焰张；只劝楼台追后主，不愁弓矢下残唐。蛾眉越女才承选，燕子吴歆早擅场，力士签名搜笛步，龟年协律奉椒房。西昆词赋新温李，乌巷冠裳旧谢王；院院宫妆金翠镜，朝朝楚楚雨云床。五侯阉外空狼燧，二水洲边自雀舫；指马谁攻秦相诈，入林都畏阮生狂。春灯已错从头认，社党重钩无缝藏；借手杀仇长乐老，胁肩媚贵半间堂。龙钟阁部啼梅岭，跋扈将军噪武昌；九曲河流晴唤渡，千寻江岸夜移防。琼花劫到雕栏损，玉树歌终画殿凉；沧海迷家龙寂寞，风尘失伴凤彷徨。青衣衔璧何年返，碧血溅沙此地亡；南内汤池仍蔓草，东陵辇路又斜阳。全开锁钥淮扬洒，难整乾坤左史黄。建帝飘零烈帝惨，英宗困顿武宗荒；那知还有福王一，临去秋波泪数行。

〔净〕妙妙！果然一些不差。〔副末〕虽是几句弹词，竟似吴梅村一首长歌。〔净〕老哥学问大进，该敬一杯。〔斟酒介〕〔丑〕倒叫我吃寡酒了。〔净〕愚弟也有些须下酒之物。〔丑〕你的东西，一定是山肴野蔌了。〔净〕不是，不是。昨日南京卖柴，特地带来的。〔丑〕取来共享罢。〔净指口介〕也是舌头。〔副末〕怎的也是舌头？〔净〕不瞒二位说，我三年没到南京，忽然高兴，进城卖柴。路过李陵，见那宝城享殿，成了刍牧之场。〔丑〕呵呀呀！那皇城如何？〔净〕那皇城墙倒宫塌，满地蒿莱了。〔副末掩泪介〕不料光景至此。





〔净〕俺又一直走到秦淮，立了半晌，竟没一个人影儿。〔丑〕那长桥旧院，是咱们熟游之地，你也该去瞧瞧。〔净〕怎的没瞧，长桥已无片板，旧院剩了一堆瓦砾。〔丑捶胸介〕咳！恸死俺也。〔净〕那时疾忙回首，一路伤心；编成一套北曲，名为“哀江南”。待我唱来！〔敲板唱弋阳腔介〕俺樵夫呵！

【哀江南】 【北新水令】 山松野草带花挑，猛抬头秣陵重到。残军留废垒，瘦马卧空壕；村郭萧条，城对着夕阳道。

【驻马听】 野火频烧，护墓长楸多半焦。山羊群跑，守陵阿监几时逃。鸽翎蝠粪满堂抛，枯枝败叶当阶罩；谁祭扫，牧儿打碎龙碑帽。

【沈醉东风】 横白玉八根柱倒，堕红泥半堵墙高，碎琉璃瓦片多，烂翡翠窗棂少，舞丹墀燕雀常朝，直入宫门一路蒿，住几个乞儿饿殍。

【折桂令】 问秦淮旧日窗寮，破纸迎风，坏槛当潮，目断魂消。当年粉黛，何处笙箫。罢灯船端阳不闹，收酒旗重九无聊。白鸟飘飘，绿水滔滔，嫩黄花有些蝶飞，新红叶无个人瞧。

【沽美酒】 你记得跨青溪半里桥，旧红板没一条。秋水长天人过少，冷清清的落照，剩一树柳弯腰。

【太平令】 行到那旧院门，何用轻敲，也不怕小犬哐哐。无非是枯井颓巢，不过些砖苔砌草。手种的花条柳梢，尽意儿采樵；这黑灰是谁家厨灶？

【离亭宴带歇指煞】 俺曾见金陵玉殿莺啼晓，秦淮水榭花开早，谁知道容易冰消。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这青苔碧瓦堆，俺曾睡风流觉，将五十年兴亡看饱。那乌衣巷不姓王，莫愁湖鬼夜哭，凤凰台栖枭鸟。残山梦最真，旧境丢难掉，不





信这舆图换稿。诌一套哀江南，放悲声唱到老。

〔副末掩泪介〕妙是绝妙，惹出我多少眼泪。〔丑〕这酒也不忍入唇了，大家谈谈罢。〔副净时服，扮皂隶暗上〕朝陪天子辇，暮把县官门；皂隶原无种，通侯岂有根。自家魏国公嫡亲公子徐青君的便是，生来富贵，享尽繁华。不料国破家亡，剩了区区一口。没奈何在上元县当了一名皂隶，将就度日。今奉本官签票，访拿山林隐逸，只得下乡走走。〔望介〕那江岸之上，有几个老儿闲坐，不免上前讨火，就便访问。正是：开国元勋留狗尾，换朝逸老缩龟头。〔前行见介〕老哥有火借一个？〔丑〕请坐！〔副净坐介〕〔副末问介〕看你打扮，象一位公差大哥。〔副净〕便是！〔净问介〕要火吃烟么，小弟带有高烟，取出奉敬罢。〔敲火取烟奉副净介〕〔副净吃烟介〕好高烟，好高烟！〔作晕醉卧倒介〕〔净扶介〕〔副净〕不要拉我，让我歇一歇，就好了。〔闭目卧介〕〔丑问副末介〕记得三年之前，老相公捧着史阁部衣冠，要葬在梅花岭下，后来怎样？〔副末〕后来约了许多忠义之士，齐集梅花岭，招魂埋葬，倒也算千秋盛事，但不曾立得碑碣。〔净〕好事，好事，只可惜黄将军刎颈报主，抛尸路旁，竟无人埋葬。〔副末〕如今好了，也是我老汉同些村中父老，检骨殓殓，起了一座大大的坟茔，好不体面。〔丑〕你这两件功德，却也不小哩。〔净〕二位不知，那左宁南气死战船时，亲朋尽散，却是我老苏殓殓了他。〔副末〕难得，难得。闻他儿子左梦庚袭了前程，昨日扶柩回去了。〔丑掩泪介〕左宁南是我老柳知己。我曾托蓝田叔画他一幅影像，又求钱牧斋题赞了几句；逢时遇节，展开祭拜，也尽俺一点报答之意。〔副净醒，作悄语介〕听他说话，象几个山林隐逸。〔起身问介〕三位是山林隐逸么？〔众起拱介〕不敢，不敢，为何问及山林隐逸？〔副净〕三位不知么，现今礼部上本，搜寻山林隐逸。抚按大老爷张挂





告示，布政司行文已经月余，并不见一人报名。府县着忙，差俺们各处访拿，三位一定是了，快快跟我回话去。〔副末〕老哥差矣，山林隐逸乃文人名士，不肯出山的。老夫原是假斯文的一个老赞礼，那里去得。〔丑、净〕我两个是说书唱曲的朋友，而今做了渔翁樵子，益发不中了。〔副净〕你们不晓得，那些文人名士，都是识时务的俊杰，从三年前俱已出山了。目下正要访拿你辈哩。〔副末〕啐，征求隐逸，乃朝廷盛典，公祖父母俱当以礼相聘，怎么要拿起来。定是你这衙役们奉行不善。〔副净〕不干我事，有本县签票在此，取出你看。〔取看签票欲拿介〕〔净〕果有这事哩。〔丑〕我们竟走开如何？〔副末〕有理，避祸今何晚，入山昔未深。〔各分走下〕〔副净赶不上介〕你看他登崖涉涧，竟各逃走无踪。

〔清江引〕大泽深山随处找，预备官家要。抽出绿头签，取开红圈票，把几个白衣山人吓走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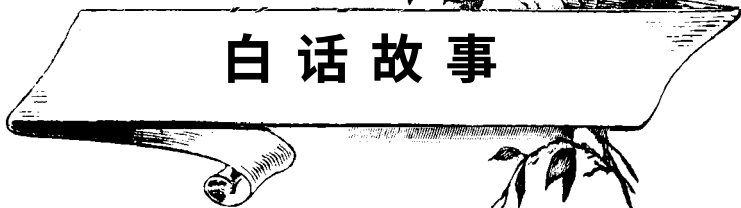
〔立听介〕远远闻得吟诗之声，不在水边，定在林下，待我信步找去便了。〔急下〕〔内吟诗曰〕

渔樵同话旧繁华，短梦寥寥记不差；
曾恨红笺衔燕子，偏怜素扇染桃花。
笙歌西第留何客？烟雨南朝换几家？
传得伤心临去语，年年寒食哭天涯。





白话故事



试一章 先声

天地一大戏场也。人立于天地间，若者帝王，若者卿相，若者文臣，若者武将，若者名士，若者美人，此戏中之人物也。某也昏庸，某也奸恶，某也谄媚，某也枭雄，某也忠贞，某也高尚，此戏中之人品也。孰当为生，孰当为旦，孰当为净，孰当为丑，孰当为副末，此戏中之脚色也。有时而欢，有时而悲，有时而合，有时而离，有时而喜笑，有时而怒骂，此戏中之情节也。情节之生，本乎事实，事实之妙，出于戏文，戏文内有老赞礼者，不知何许人也，亦不详其姓氏，曾作南京太常寺赞礼，因以为号也。时当康熙二十三年，老赞礼已九十七岁矣。阅遍沧桑，歌残黍麦，欣逢盛世，到处闲游，昨在太平园中，得睹《桃花扇传奇》，编成剧本。即明末南京故事，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实事实人，有凭有据，不惟为老赞礼所耳闻，并为老赞礼所目睹。抑且将老赞礼杂入戏文，童颜鹤发，衰态龙钟，执杖来前，开场道白，扮作副末脚色。老赞礼见而笑曰：“不图老夫耄矣，今作此戏中之人物也。”时有人从旁问曰：“如此好戏，为谁所作？”老赞礼曰：“从来名家著作，姓氏弗彰。然《春秋》褒贬之笔，雅颂歌咏之词，均出自家学渊源耳。”其人曰：“如翁所言，则云亭山人无疑矣。”老赞礼曰：“然。”其人又曰：“今日者冠裳毕集，裙屐纷来，演此传奇，视为韵事，若翁则本属旧人，习闻新曲，盖将其中颠末，预为我等详述之。”老赞礼应之曰：“唯唯。余记得张道士有《满庭芳》一曲，君欲听之否乎？”其人曰：





“曲调幽深，歌词玄妙，佳则佳矣，然可为知者道，难与俗人言也。还求翁编成闲话，一详此曲之妙文，以开我等之茅塞。”老赞礼曰：“可请君等少安毋躁，聆余宣讲曲中之意：明末有公子侯生，侨寓秣陵城外，以中州之才子，眷南国之佳人，占尽六朝金粉，曾访艳于桃源，嗟兹半壁江山，恒寄情于桃渡。不意豺狼日进，暗肆谗言，致教鸾凤宵分，竟成永诀。况当天翻地覆，川竭山崩，藩镇纷纭，江淮划守，昏主迎登大宝，选舞征歌，奸臣盘据要津，揽权窃柄。呜呼！党祸繁兴，良缘难续，楼头激烈，狱底沉沦，虽得苏翁救援，柳老解围，而半夜仓皇，君逃相走，一场梦幻，云散风流。怅烟波以淼淼，谁吊忠魂？听杜宇之声声，孰怜望帝？艳哉桃花扇，哀哉桃花扇，桃花扇纵已揉碎，而桃花扇编作传奇，从此名留千古矣。曲中之意如是，而君等若难领会，余尚有总结数言，为诸君告：

奸马阮中外伏长剑，巧柳苏往来牵密线。

侯公子断除花月缘，张道士归结兴亡案。

语至此，而戏中之侯公子，早已登场矣。

第一章 听稗

孙楚楼边，莫愁湖上，垂杨几树，掩映傍水人家，绝似一幅天然画本。居于此者，伊何人乎？即《桃花扇传奇》中之主人翁也。斯人姓侯，名方域，字朝宗。籍隶中州，家居归德，夷门潜牒，梁苑簪缨，祖官卿寺，父职司徒；崇正黜邪，久树东林之帜，征文选句，新登复社之坛，吐清词于早岁，无殊宋艳班香，流浩气于中年，不让韩潮苏海，壬午南闱下第，遂侨寓于莫愁湖畔。嗟嗟，琴剑飘零，寄踪白下，乡关梗塞，遍地黄巾，烽烟未靖，权为避乱之武陵，家信难通，空自伤怀于异地，所以朝宗蒿目时艰，望湖兴叹曰：“莫愁莫愁，令人安得不愁乎？虽然，人生行乐耳，须富贵兮何时？况当仲春时候，天朗气清，美景良辰，云何不乐？与其徒愁无益，不若不愁之为愈也。且喜社友陈定生、吴次尾二君，寓在蔡益所书坊，时相往来，颇不寂寞，今日约到治城道





院，同看梅花，我当早去以赴之也。”言已遂行。

按陈定生名贞慧，宜兴人，吴次尾名应箕，贵池人，均系复社之君子，朝宗之良友也。关心时事，叹金陵王气将销，结伴闲游，看大地春光无主，定生问次尾曰：“次兄可知近日流寇消息否？”次尾曰：“昨见邸抄，流寇连败官兵，渐逼京师，宁南侯左良玉进军襄阳，中原无人，大事已不可问矣。”二人且叹且行，以践看梅之约，而朝宗随后亦至。相见之下，定生即曰：“弟已饬人打扫道院，沽酒相待。”语未毕，忽见家僮迎面来，上前禀曰：“相公请回，今日已来迟矣。”定生曰：“何为来迟？”家僮曰：“有魏府徐公子在彼请客看花，早将道院占满矣。”朝宗点首微笑曰：“梅花既与我无缘，不若向秦淮方榭中，一访艳丽之解语花，君等以为何如？”次尾曰：“据我而论，不必远去，兄亦知有泰州柳敬亭乎？说书之妙，罕有其匹，曾见赏于吴桥范大司马、桐城何老相国，闻彼在此作寓公，何不同往一听，消遣春愁乎？”朝宗忽怒曰：“柳麻子近作奄儿阮胡子之门客，说书虽佳，我不欲听之矣。”次尾曰：“兄只知其一，未知其二。阮胡子漏网余生，不肯退藏于密，犹复蓄养声妓，结纳朝绅，肆无忌惮。故弟作留都防乱揭帖，公讨其罪，劣迹昭彰，无可讳饰。此中门客，始知其为崔魏逆党，一时星散，柳麻子亦在其内，岂不可敬？”朝宗惊曰：“不意此辈中有斯豪杰，洵不多得，当与兄等物色之。”于是三人同行，僮亦随之以往。迨至敬亭寓，命僮叩门，僮高声唤曰：“柳麻子在家否？”定生喝止曰：“彼是江湖名士，理宜以柳相公称之。”僮遂唤柳相公开门。

少顷门后，一白须老者出，即泰州柳敬亭也。敬亭曾与陈、吴相识，而与朝宗则素未谋面，当时肃客而入。因问定生曰：“此位何人？”定生曰：“此是敝友河南侯朝宗，当今名士，夙慕清淡，特来领教。”敬亭谦逊不遑，请坐献茶毕，方注视而言曰：“诸位都是读书君子，博学高才，《史记》、《通鉴》，久已烂熟于胸中，若老朽则下里巴人，生涯鼓板，胡说一朝兴废，沾泪似儿女之肠，俗谈千古存亡，说书污诸君之耳，还希谅之。”朝宗曰：“不必过谦，即请赐教。”敬亭曰：“既蒙驾临蓬荜，老朽焉敢推辞，惟演义盲词，恐不值识者一笑耳。今即将君等所读之《论语》，试说一章如何？”朝宗诧曰：“《论语》乌能说乎？真乃闻所未闻矣。”敬亭笑曰：“君等说得，老朽何独说不得？今日偏欲于诸





君前，摇唇弄舌，假充斯文，以毕我说。”语毕上坐，手敲鼓板，口诵书中之开词曰：

问余何事栖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闲。

桃花流水杳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

四句诵毕，即将醒木一拍，说其表白曰：

敢告列位，今日所说，不是别的，是《鲁论》太师挚适齐全章。这一章书，是申鲁三家僭窃之罪，表孔圣人正乐之功。当时周辙既东，鲁道衰微，三家者以雍彻，季氏八佾舞于庭，僭窃之罪，已是到了尽头了。我夫子自卫返鲁，然后乐正，那些乐官，一个个愧悔交集，东走西奔，只当夫子不知费了多少气力，岂知我夫子手把一管笔，眼看几本书，纂到《易经》，上律天时，下袭水土；修到《书经》，祖述尧舜，宪章文武；订到《礼记》，父子有亲，君臣有义，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夫妇有别；作到《春秋》，而乱臣贼子惧；今日删到《诗经》，尔、雅、颂各得其所，并不曾费一些气力。登时把权臣势家，闹哄哄的一个戏场，霎时散尽，顷刻冰冷。那一时倒也痛快，你说圣人的手段，利害不利害，神妙不神妙？

说至此，乃敲鼓板而唱曰：

(鼓词一) 自古圣人手段能，他会呼风唤雨，撒豆成兵。见一伙乱臣无礼教歌舞，使了个些小方法，弄的他精打精，正排着低品走狗奴才队，都做了高节清风大英雄。

鼓板停而醒木响，续说曰：

那太师名挚，他第一个先适了齐。他为何适齐，听俺道来：

重敲鼓板唱曰：

(鼓词二) 好一个为头为领的太师挚，他说：咳，俺为甚的替撞三家景阳钟。往常时，瞎了眼睛在泥窝里混，到如今，抖起身子去个清，大撒脚步正往东北走，合伙了个敬仲老先生，才显俺的名，管喜的孔子三月忘肉味，景公擦泪侧着耳朵听，那贼臣就吃了豹子心肝熊的胆，也不敢到姜太公家里去拿乐工。

继闻醒木一声，说曰：

管亚饭的名干，适了楚；管三饭的名缭，适了蔡；管四饭的名





缺，适了秦。这三人为何也去了？听我道来。

鼓板之声又起：唱曰：

（鼓词三）这一班劝膳的乐官，不见了领队长，一个个各寻门路奔前程。亚饭说，乱臣堂上掇着碗，俺倒去吹吹打打伏侍着他听，你看俺长官此去齐邦谁敢去找，我也投熊绎大王，倚仗他的威风。三饭说，河南蔡国虽然小，那堂堂的中原，紧靠着京城。四饭说，远望西秦有天子气，那强兵营里我去抓响箐。一齐说，你每日倚着寨门桩子使唤俺，今以后，叫你闻着俺的风声脑子疼。

唱至酣时，醒木忽震，再说曰：

击鼓的名方叔，入于河；播鼗的名武，入于汉；少师名扬；击磬的名襄，入于海。这四人另是个走法，听俺道来。

唱即随鼓板而起曰：

（鼓词四）这击磬播鼓的三四位，他说你，丢下这乱纷纷的排场，俺也干不成，恁嫌这里，乱鬼当家，别处寻主，只怕到那里，低三下四还干旧营生。俺们一叶扁舟桃源路，这才是江湖满地，几个渔翁。

词意未尽，复拍醒木以申说曰：

这四个人去的好，去的妙，去的有意思，听他说些什么。

因敲鼓板而唱，以述其言曰：

（鼓词五）他说十丈珊瑚映日红，珍珠捧着水晶宫，龙王留俺宫中宴，那金童玉女，不比凡同，凤箫象管龙吟细，可教人家吹打着俺们才听。那贼臣就溜着河边来赶俺，这万里烟波路也不明，莫道山高水远无知己，你看海角天涯，都有他旧弟兄，全要打破纸窗看世界。亏了那位神灵提出俺火坑，凭世上沧海变田田变海，俺那老师父，只管朦胧着两眼定六经，正是：

鲁国团团一座城，中间闷煞几英雄。

荆棘丛里难容凤，沧海波心好变龙。

敬亭说书已毕，遂投鼓板而起曰：“献丑献丑。”定生赞曰：“真绝妙好词也。恐近今应制讲义，未必有斯痛快。”次尾曰：“敬亭方从阮家出，不肯别投主人，故此将古比今，现身说法耳。”朝宗亦点首称美曰：“我看敬亭人品超群，胸襟脱俗，确是我辈中人。至其说书之妙，不过





余技而已。盖喜笑怒骂，尽是文章；倜傥风流，不同凡响；拍板一声，不啻东方譟谏；渔阳三下，无非庄子寓言。而今而后，可以知敬亭之为人矣。”言罢，相视而笑，朝宗复问敬亭曰：“昨日同出院衙，共有几人？”敬亭曰：“彼等尽皆散去，只有善讴之苏昆生，与我作比邻耳。”朝宗曰：“如此高尚，亦当奉访。还望暇时，同来赐教。”敬亭曰诺。

第二章 传歌

彼美人兮，在水之湄。试问美人住何处，独留春色到秦淮。垂杨堤畔，深藏苏小之家；长板桥头，重访李师之室。有鸨妓李贞丽者，烟花妙部，风月名班，丰韵犹存，铅华未谢。养一假女，未着芳名，年龄纤小，才陪玳瑁之筵，体态娇羞，未入芙蓉之帐。近为罢职县令杨龙友所赏识，一见此女，深加赞美，拟欲代彼招客，为之梳梳。所以贞丽私心窃喜，方倚之作钱树子也。当日正望龙友来，而龙友至矣。

龙友名文骢，乃系凤阳督抚马士英之妹夫，前光禄阮大铖之盟弟，一榜县令，罢职闲居。素与贞丽昵，来往颇勤，聊作消遣之所。况当梅钱已落，柳线才黄，春色恼人，更难发付。不如访美人闲话，畅叙幽情也。故今日又至此间，与贞丽相见后，贞丽请上小楼，焚香煮茗，赏览诗篇。龙友喜甚，见楼头帘笼翡翠，架集鹦哥，花影护盆，波光映槛。不禁极口称美曰：“好一座幽雅妆楼也，谅是令爱所居，今向何处去矣？”贞丽曰：“晓妆未竟，尚在卧房，我当唤之来见也。”唤时，龙友又见壁上吟笺，粘贴殆遍，均系名公题赠之诗，心焉羨之。方举目吟哦间，陡闻香风拂拂，莲步珊珊，回首视之，一丽人趋前万福。龙友曰：“数日不见，益觉艳丽如仙矣，足徵诗篇所赞非虚。”继又向壁上观，惊曰：“不意张天如、夏彝仲等诸大名公，俱有题赠，我可无诗以和之乎？”贞丽送呈笔砚，侍立于侧。龙友取笔在手，朗吟者久之，忽变计曰：“球玉在前，不如藏拙，聊写墨兰数笔，点缀素壁，贞娘以为何如？”贞丽点首称善。龙友因壁上有蓝田叔所画之拳石，即写兰于石畔以衬之。笔法轻灵，烘出烟痕雨意；墨花飞舞，描成嫩叶香苞。虽不及





元人潇洒，粉壁挥毫，却休疑神女生涯，汉皋赠佩。龙友画兰毕，贞丽曰：“真是名笔，足使妆楼生色多矣。”龙友笑问曰：“请教令爱芳名，就此落款。”贞丽答曰：“小女年幼无号，即请老爷赏给二字。”龙友沉思半晌，方曰：“《左传》云：兰有国香，人君媚之。即取名曰‘香君’如何？”贞丽连声称妙，遂命香君谢之。龙友复笑曰：“非惟香君之名，即楼名亦因之而定矣。”言时落款于墨兰之后，其文曰：“崇禎癸未仲春，偶写墨兰于媚香楼，博香君一笑，贵竹杨文驄。”贞丽称谢曰：“写画俱佳，允推双绝，小女得蒙青眼，何幸如之。”于是收拾文房，众皆就坐。龙友曰：“我看香君国色无双，天香第一，特不知技艺若何？”贞丽曰：“平时娇养性成，不曾学习。近虽请一清客，传彼词曲，恐其艺未必精熟耳。”龙友问曰：“清客是谁？”贞丽曰：“是人即苏昆生也。”龙友曰：“苏昆生本姓周，原籍河南，寄居无锡，与我相识有年，询是曲中名手，但不知所传者，果系何种词曲？”贞丽曰：“即是《玉茗堂四梦》”龙友曰：“学会多少，汝知之否？”贞丽曰：“为日无多，仅学《牡丹亭》半本而已。”语至此，回首唤香君曰：“杨老爷不是外人，汝不妨温习曲本，以待师父对过，便可上新腔矣。”香君皱眉曰：“有客在座，学歌殊觉赧颜也。”贞丽固强之，香君含羞不语，翻阅曲本，暗叹桃花命薄，柳絮身轻，生来脂粉丛中，跳入绮罗队里，珠喉一串，缠头博得黄金，翠黛双描，信手莫抛红豆，学就晓风残月，空题骚客之诗，嗤他暮雨朝云，系住王孙之辔。香君一念及之，不觉因是有感矣。

忽闻师父苏昆生至。昆生，固始人，寓居于此，早从上章述及，与柳敬亭作比邻者也。自出院衙，即投妓馆，与其充义子之帮闲，趋于污下，不若作美人之教习，较为清高也。当时上楼而入，见龙友在此，即曰：“我与杨老爷久不会面矣。”龙友笑曰：“昆老收此绝代女门生，可喜可贺。”贞丽命香君拜见师父毕，昆生问曰：“昨日汝学之曲，汝可记熟否？”香君颌首应之曰：“依已记熟矣。”昆生曰：“何不趁杨老爷在座，随我一对此曲，好求指示。”龙友曰：“愿聆妙音。”香君乃而对昆生而坐，嚙其娇喉，唱曰：

（皂罗袍）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付与断井颓垣，良辰美景奈何天。

昆生止之曰：“妆误矣，须知‘美’字一板，‘奈’字一板，不可





连下去，试再唱来。”香君复唱曰：

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朝飞暮卷，云霞翠轩，雨丝风片。

昆生曰：“‘丝’字须在喉间唱出。”香君会意，即唱曰：雨丝风片，烟波画船，锦屏人忒看得韶光贱。

昆生击节称妙，香君接唱曰：

(好姐姐)遍青山啼红了杜鹃，荼蘼外烟丝醉软。牡丹虽好，他春归怎占得先？

昆生曰：“此句尚嫌不熟，盍为我再唱之。”香君又唱曰：

牡丹虽好，他春归怎占得先？闲凝盼，生生燕语明如剪，啁啾莺声留的圆。

昆生曰：“唱得甚佳，又完一折矣。”龙友乃向贞丽曰：“可喜令爱聪明绝顶，必然艳帜高张，为一时名妓之冠。”继请昆生曰：“昨日会见侯司徒公子朝宗，客囊颇富，又有才名，正在彼物色名妓，昆老知之否？”昆生曰：“公子是敝乡世家，果然品格超群，才华出众，名不虚传。”龙友曰：“天生才子，合配佳人，两美相逢，千金奚吝，彼方迎夫桃叶，此正及乎瓜期，真一段美满姻缘也。若教错过，岂不可惜！”贞丽曰：“如此公子，肯来梳拢，幸甚幸甚！惟求杨老爷从中撮合，成此好事耳。”龙友曰唯。贞丽又曰：“大好春光，不可虚度，请至楼下饮酒，以遣此美景良辰也。”众遂从妆楼下。

第三章 哄丁

晓星寥落，残月朦胧。晨光熹微中，见夫宫墙万仞，庑殿两楹，参松柏于庭阶，喜沾化雨，采藻芹于泮水，乐受春风。今值仲春丁期，聿修太常祀典。南京国子监中，特命坛户二人，扫洒坛场，铺排祭品，豆笾陈列，牲醴纷陈。一坛户笑曰：“我二人须谨慎小心，看守祭物，休教赞礼辈暗中窃食，致彼上官斥责也。”正说笑间，不意老赞礼适至，近前叱曰：“汝等坛户，不思窃取足矣，今反赖及我侪，岂不可笑？”坛





卢慌忙谢罪曰：“我所说者，乃系没体面之相公辈，老先生是仁人君子，焉有窃食之礼？”老赞礼曰：“不用多言，天已黎明，将及祭时矣，速即点烛以俟之。”

未几，南京国子监祭酒与司业并至，方上殿廷，而生监等亦纷然而至。如第一章表出之吴应箕，曾作留都防乱揭帖者也。今约杨维斗、刘伯宗、沈昆铜、沈眉生诸社友，同来与祭。斯时也，蜡炬腾辉，炉香呈瑞，笙歌一阕，佾舞两阶，冠裳济济，捧爵帛于堂前，环珮锵锵，供牲牢于案上。主祭官位立中央，诸生辈班分左右。初不料有人混迹于其间也，掩面含羞，行同鬼域，低头无语，匿入人丛。彼何人斯？即前光禄阮大铖也。众人未及留意，只闻老赞礼在旁唱礼，鞠躬致敬，无敢逾越。仰见宸题金匾，端拱圣贤，俯听乐奏丹墀，展颺袍笏。拜毕礼成，众始相见而揖，祭酒与司业各退，次尾突见大铖立几筵前，喝问曰：“汝是阮胡子，何故来此与祭？唐突先师，玷辱斯文乎？速出，速出，此间无汝立足地也！”大铖忿然曰：“我乃堂堂进士，表表名家，有何罪恶，不容与祭？”次尾曰：“汝之罪恶，朝野皆知，蒙面丧心，犹敢入庙，殆因我防乱揭帖中，未曾指实汝之病根耶！”大铖曰：“我来与祭，正欲表白心迹耳。”次尾冷笑曰：“汝之心迹，我代汝表白之，汝为魏府干儿，又作崔家义子，慕膻逐臭，尝粪吮靡，暗害东林，结连西厂，乃欲遮人耳目，其可得乎？今者冰山融化，铁柱倾翻，犹在人前摇唇鼓舌，可笑孰甚！”大铖强辩曰：“不谅苦衷，横加辱骂，可知我阮圆海，本是赵忠毅先生之门人，当魏党暴横之时，我丁艰奔走，从未伤害一人，今被混淆黑白，颠倒雌黄，冤乎不冤！况我初识忠贤，为救周魏故耳。自贬声名，实非得已。春灯谜众目昭彰，十错认无人辨别，竟将我凌辱诬蔑，在老成前辈，我还甘心忍受，乃遭轻薄新进，信口狂言，可恨，可恨！”谁知大铖一篇言语，不独次尾大愤，并且激动众怒，齐声喝曰：“此人敢在文庙之中，公然谩骂，目无法纪，尚复成何世界乎？”老赞礼亦高喊曰：“让我老赞礼打此奸党。”言时，竟以老拳相敬。次尾附和之，先掌其嘴，复采其须，戟指痛骂曰：“汝是阉儿瑯子，卑鄙齷齪，敢来参拜文庙，辱我圣贤，玷我庠序，愧我班联，吾党宜鸣鼓而攻之，视同猪狗，投彼豺虎，方出我心头之恨也！”大铖遭此痛打，又羞又恼，自知鸡肋难当尊拳，急奔出庙门去矣。次尾鼓掌大笑曰：“今日





此举，既代东林雪愤，又为南监争先爽快之至，以后须大家努力休容此辈再至人前，出头露面，诸君其勉之。”众皆曰“然”，遂各拱手而散。

第四章 侦戏

呜呼！莽大夫作《美新》之论，投阁谁怜；蔡中郎有修史之才，失身堪叹。自古文人士，或因富贵热中，甘趋捷径；或以功名躁进，误入权门；或依外戚，愿为裙带之官；或附阉人，乞作螟蛉之子。仅博荣耀于一时，致貽臭名于千载，良可痛也！所以君子之出处，兢兢焉慎之于始耳，不然自悔前愆，欲图晚盖，如阮大铖者，抑亦难矣。

大铖别号圆海，词章才子，科第名家。官居光禄，谄事权奸，身家念重。偶投崔、魏之门，势利情多，忝入儿孙之列。忆昔威扬烈焰，相随当道豺狼；于今势败寒灰，变作害群驽马。人人唾骂，乡党难容；处处击攻，儒林不齿。故大铖思量往事，愧悔交加，每恨自己主见之错，而污终身清白之名也。幸得京城宽广，尽可容身，因在裤子裆里新购第宅一所，巧筑园亭，精教歌舞，不惜物力，结纳朝绅。初犹冀正人君子怜其改过之心，以开自新之路也。继思天道好还，死灰或有复燃之日，则倒行逆施，名节亦有所不顾矣。由是观之，大铖之罪本难容恕，然当日诸君子嫉恶如仇，绝之太甚，使彼铤而走险，殃及国家，君子亦未尝无责焉。即如上章哄丁一事，党祸之根已伏于此，可不惧乎！但当日之大铖，尚存结识之意，不觉喃喃自语曰：“昨日文庙丁祭，受复社少年一场痛辱。彼虽孟浪，我亦自知多事。为今之计，当用何法结识此等轻薄新进乎？”方当搔首寻思间，一家人持帖而进，禀曰：“后上老爷，有帖借戏。”大铖接帖而观，见上写“通家教弟陈贞慧拜”，惊曰：“我想宜兴陈定生乃是声名赫赫之公子，如何肯向我借戏？”因问曰：“未识来人有何言语？”家人曰：“据云有二位公子，一是方密之，一是冒辟疆，同在鸡鸣埭上饮酒，欲观老爷新编之《燕子笺》，故来相借。”大铖私心窃喜，即命准备上好行头，传语梨园众子弟随之速行，不得有误。并密嘱家人曰：“汝今持帖前往，仔细听彼席上，看戏时有何议论，快来报





我。”家人应命而去。大铖笑曰：“不料彼等目中尚有我辈，可称趣事，且坐书斋，静听回报可也。”

正当得意之际，而杨文驄突然至矣。盖龙友与圆海笔砚至交，一以曲词著，一以书画名，两家绝技，一代传人，并驾齐驱，洵非虚誉。今龙友欲听《燕子》新词，特来奉访。步入石巢园中，见此间山石花木，位置得宜，全无俗态，定是华亭张南垣手笔无疑。又见孟津王铎所书之“咏怀堂”，笔法颇有力量，赞美不置。堂上红毡铺地，知是顾曲之所。离堂约数十步，百花深处，有一精舍在焉，双扉紧闭，气象萧条，只闻隐隐有吟哦声，就而听之，知是圆老在内读书，高呼曰：“圆兄暂请住口，当以怪命为重。”大铖闻呼出见，大笑曰：“不意龙友至此，请坐请坐。”龙友问曰：“如此春光，为何闭户？”大铖曰：“只因发刻四种传奇，恐有讹字，在此校阅。”龙友曰：“闻兄新编《燕子笺》，已授梨园，特来领略。”大铖曰：“今日来得不巧，全班不在家中。”龙友曰：“未识遣往何处？”大铖微笑曰：“有几位公子借去游山。”龙友不得已，乃曰：“乞赐抄本一观，权作《汉书》下酒，未尝不可。”

大铖即命家僮安排酒肴，与龙友对酌观书。龙友赞美曰：“新词谱雅妙曲风流，技擅雕龙，才夸绣凤。游戏似佳人斗草，品格如美女簪花。致教一往情深，爱煞春来燕子，惟恐半生命薄，同彼老去杨花耳。”大铖谦逊曰：“芜词俚曲，难免贻笑大方。请干一杯。”彼此饮尽，忽见奉命侦戏之家人入，近前禀曰：“小人到鸡鸣埭上，看彼酒斟十巡，戏演三折，忙来回话。”大铖急问曰：“诸公子究属如何？”家人曰：“彼观老爷新戏，无不点头侧耳，击节停杯，大加称赞。”大铖喜曰：“妙哉，妙哉！彼等亦赏鉴此曲矣，但不知有何议论？”家人曰：“彼云，主人是真才子，大手笔。”大铖惊曰：“如此倾倒，殊出意外，以后尚有何言？”家人曰：“彼论主人文采，不啻玉皇仙吏贬谪人间，倘执骚坛牛耳，谁不甘拜下风。”大铖佯恐曰：“誉扬太过，当之殊有愧色。汝可再往窃听，如有后言，即来禀复。”家人遂匆忙以去。大铖大笑曰：“想我呕尽心血，成此词章。古调独弹，赏音有几，初不料公子辈是我知己也。”龙友问曰：“借戏者是谁家公子？”大铖曰：“宜兴陈定生，桐城方密之，如皋冒辟疆，都有出类超群之学问。今乃拜服小弟，我实始愿不及此。”龙友点头曰：“彼等从无虚誉，足见《燕子笺》词曲之妙矣。”语未毕，





家人复如飞而至，入内禀曰：“小人又往鸡鸣埭，只见戏演半本，酒席将阑，忙来回报。”大铖问曰：“公子又讲甚言语？”家人曰：“彼云，主人是南国之英，东林之彦，可称为主堂仙品也。”大铖佯惊曰：“句句赞我，益觉惶恐无地矣。汝试述以下之言。”家人曰：“彼又云，如此妙才，何故身投崔魏，枉自摧残乎？”大铖不禁皱眉而叹，拍案自恨曰：“只此一节，我亦自知其过，悔之莫及矣。此外所言若何？”家人啜嚅曰：“言虽甚多，小人不敢禀白。”大铖促之曰：“实言无妨。”家人始详述曰：“彼说老爷不知羞耻，谓他人父愿为干子，实如仗势之走狗耳。”

大铖听毕，怒曰：“彼竟敢如此辱骂，气死我也。我助彼看花饮酒，选色征歌，彼不将我冤情剖辩，翻以恶谗相加，种种欺侮，真使我难以忍受矣！”龙友问曰：“此骂从何而起？”大铖曰：“弟亦不解其意。前日我往文庙，受五秀才一顿狠打，今日彼来借戏，又遭三公子一顿狠骂，此后能不设法，我如何再出门去。”言已，愁形于色。龙友劝慰曰：“长兄不必气恼，小弟有一策在此，未知能允从否？”大铖喜曰：“既有妙策，焉有不从之理。”龙友曰：“兄可知吴次尾是秀才领袖，陈定生是公子班头？两将罢兵，千军解甲矣。”大铖拍案称是，问谁可以解劝，龙友复曰：“他人均属无效，惟有河南侯朝宗与二君文酒至交，言无不听。昨闻侯生闲居无聊，欲寻一秦淮佳丽，弟已代彼物色一人，名唤香君，色艺皆精。兄若愿出梳拢之资，结其欢心，然后托彼两处排解，定能一举双擒，如操左券也。”大铖鼓掌大笑，连称妙计。既而自忖曰：“侯朝宗本是敝年侄，应当料理，特不知应用若干？”龙友曰：“妆奁酒席之费，约二百馀金足矣。”大铖曰：“此非难事，我即送三百金至尊府，凭君区处可耳。有此一节，则计用美人，攀得白门杨柳，情深渔父，来探仙洞桃花矣。”



第五章 访翠

春光未老，春色无边。争夸北里胭脂，雅羨南都风景。侯生虽寄居异地，莫返故乡，然对三月艳阳之节，在六朝佳丽之场，宜其春兴倍





添，春情难按矣。昨与杨龙友晤面，盛称李香君妙龄美色，绝世无双，平康第一。即教曲之苏昆生，亦劝其梳梳，成此好事。朝宗心为之动，而客囊萧索，未免喟然兴叹耳。但思今日清明佳节，独坐无聊，何妨借步踏青，抗至旧院一访乎？遂起身易服辐往，遥望凤城春满，绿柳千条，翠馆香迷，珠帘十里，勾引游蜂浪蝶，尽多雏燕娇莺，洵可乐也。正行之间，陡闻背后有人唤曰：“侯相公何处闲游？”朝宗回首视之，见是柳敬亭，乃曰：“汝来甚合我意，我欲往城东踏青，正苦无人作伴耳。”敬亭曰：“老朽无事，当得奉陪。”于时二人迤逦同行，颇不寂寞。柳敬亭忽以手指示曰：“此水即是秦淮矣。前边有一长桥，我侬当缓缓而走，一览湖边胜景。”朝宗乃举首凝眸，见夫春波漾碧，问谁家舞榭歌台，长板铺红，看一带茶寮酒坊，果然胜景如画也。敬亭曰：“来此已是旧院矣。绕过花街，复穿柳巷，君可知此巷中都是有名姊妹家乎？”朝宗笑曰：“柳暗花明，别有佳境，特不知黑漆双扉，上插娇黄柳枝者，谁家之艳帜乎？”敬亭曰：“此是李贞丽家也。”朝宗忽问曰：“李香君住在何处？”敬亭曰：“香君即是贞丽之女。”朝宗喜曰：“我今日正欲访彼，不期走至此间，毋乃巧甚。”敬亭上前叩门，与应门者问答数语，始知贞丽、香君均已外出。在卞姨娘家开盒子会矣。朝宗曰：“今日何故开会？”敬亭曰：“年老无用，腿已走乏，且在石凳上略坐片刻，细述其详。”遂与朝宗并肩坐下，从容相告曰：“凡院中各妓，结为手帕姊妹者，犹如香火兄弟，每逢令节，齐斗新妆，开此盛会，是其常例也。”朝宗曰：“诚然诚然，今日清明佳节，正当赴会之期，但不知此会何名盒子？”敬亭老于花丛，鲜有不知者，因告曰：“赴会之日，各携盒子一副。盒中藏鲜物异品，无非海错江瑶、琼浆玉液耳。”朝宗笑问曰：“会期所作何事？”敬亭曰：“惟诸姊妹比较技艺而已。”朝宗曰：“如此韵事，可许子弟入会否？”敬亭摇手曰：“不许不许，深恐子弟混闹，故尔锁住楼门，仅许在楼下赏鉴。”朝宗曰：“请问合意者如何会面？”敬亭笑曰：“倘合己意，即将物件抛上楼头，楼上自有果子抛下矣。”朝宗欣然曰：“既如此，何不同住一观，但卞家住在何处，汝知之否？”敬亭曰：“住在暖翠楼，离此不远，我侬同往何妨？”言已遂行。

不须臾间，敬亭已止步谓之曰：“此间即是卞家，相公请进。”二人乃相将入，不期杨龙友与苏昆生先已在此，相见之下，龙友笑曰：“侯





世兄屈尊下降，实是难得。”朝宗曰：“闻杨兄今日往访阮胡子，不意在此相会。”昆生亦笑曰：“特为侯相公喜事而来。”朝宗不解所谓，与众人就坐后，举目而观，啧啧称善曰：“好一座暖翠楼也。”既而问李香君为何不见，龙友曰：“现在楼头。”昆生止之曰：“且休谈话，快听楼头奏技者。”俄闻笙笛同音，箏琶合韵。云锣敲处，鸣鸾不羨飞琼；箫管吹来，跨凤还疑美玉。朝宗扬声赞叹曰：“箫吹一曲，使我魂销，我今欲上前打采矣。”言时，手取扇坠抛上楼头，默念此坠抛去，未识能打中心上美人否。斯念未已，而楼头亦有一物掷下。敬亭急呼曰：“有趣有趣，掷下果子来矣。”昆生见是白色小包，取而解视之，乃一白汗巾，裹此红樱桃也。称奇曰：“如何此时竟有樱桃？洵属佳品。”朝宗曰：“倘是香君所掷，岂不可喜。”龙友忙将汗巾取阅，点首笑曰：“看此冰绡汗巾，可决为香君之物。”猜测间，而李贞丽挈女香君一执茶壶，一捧花瓶，翻然而下。昆生惊指曰：“众位请观，天人下界也！”敬亭亦合掌念“阿弥陀佛”，龙友即在中间介绍之。朝宗先向贞丽曰：“我乃河南侯朝宗，一向倾慕，今始如愿。”继又见香君曰：“果然妙龄绝色，龙友赏鉴非虚。”贞丽进壶中虎邱新茶，殷勤奉敬，香君献瓶内绿杨红杏，点缀新节。众皆赞曰：“趣人趣事，煮茗看花，可称雅集矣。”龙友曰：“如此雅集，不可无酒。”贞丽曰：“酒已备下，惟玉京今日主会，不得下楼奉陪，深为抱歉。”俄而酒至，贞丽又曰：“何不行一酒令，以遣佳兴。”敬亭笑曰：“即请主人发挥，我等恭听号令。”贞丽曰：“焉敢放肆僭越。”昆生曰：“此是院中旧例，休得过谦。”贞丽命取骰盆至，唤香君在旁把盏，方宣令曰：“酒须依次而饮，每一杯奉献所长，即是酒底：么为樱桃，二为茶，三为柳，四为杏花，五为香扇坠，六为冰绡汗巾。”宣毕，又唤香君敬侯相公酒。既而盆中掷色曰：“是‘香扇坠’，侯相公速干此杯，请说酒底。”朝宗饮讫，乃曰：“我今吟诗一首如何？”即吟曰：

南国佳人佩，休教袖里藏。随郎团扇影，摇动一身香。

龙友连声称妙，敬亭调笑曰：“倘或摇坏香扇坠，岂不可惜？”贞丽曰：“应敬杨老爷一杯。”香君斟酒，龙友即取而饮之。贞丽掷出“冰绡汗巾”，龙友亦欲吟诗一道，贞丽曰：“此令不许雷同。”龙友曰：“既如此，我作一破承题，聊以塞责。”朗声念曰：

睹拭汗之物，而春色掩人矣。夫汗之沾巾，必由于春之生面也。





伊何人之面，而以冰绡拭之，红素相著之际，不亦深可爱也耶？

朝宗曰：“真绝妙佳章也。”敬亭和之曰：“此等好文才，即中两榜，亦非侥幸。”言时，香君敬之以酒曰：“柳师父请酒。”适贞丽掷得二点，应声曰：“是‘茶’。”敬亭素喜滑稽，饮酒细辨曰：“果真其味甚薄。”贞丽笑曰：“非也，汝之酒底是‘茶’。”敬亭曰：“我只能说书，即借本题风光，说张三郎吃茶何如？”贞丽曰：“说书太长，不如说一笑话，较为有趣。”敬亭乃说笑话曰：

苏东坡同黄山谷访佛印禅师，东坡送了一把定磁壶，山谷送了一斤阳羨茶。三人松下品茶，佛印说：“黄秀才茶癖天下闻名，但不知苏胡子的茶量如何，今日何不斗一斗，分个谁大谁小？”东坡说：“如何斗来？”佛印说：“你问一机锋，叫黄秀才答，他若答不来，吃你一棒，我便记一笔：‘胡子打了秀才了’；你若答不来，也吃黄秀才一棒，我便记一笔：‘秀才打了胡子了。’”末后总算，打一下，吃一碗。”东坡说：“就依你说。”东坡先问：“没鼻针如何穿线？”山谷答：“把针尖磨去。”佛印说：“答的好。”山谷问：“没把葫芦怎生拿？”东坡答：“抛在水中。”佛印说：“答的也不错。”东坡又问：“虱在裤中有见未见？”山谷未及答，东坡持棒就打。山谷正拿壶子斟茶，失手落地，打个粉碎。东坡大叫道：“和尚记着：‘胡子打了秀才。’”佛印笑道：“你听‘兵梆’一声，胡子没打着秀才，秀才倒打了‘壶子’了。”

笑话说毕，众人哄然大笑。敬亭曰：“众位休笑，秀才毕竟厉害。”语至此，以指弹酒壶曰：“如此硬壶子，尚且打坏，而况是软胡子。”朝宗笑曰：“敬老妙人，信口诙谐，暗藏讥讽，殆淳于、东方之流亚欤！”贞丽命香君敬师父酒，掷色是“杏花”，昆生即择曲文中“杏花”二字者，唱曰：

晚妆楼上杏花残，犹自怯衣单。

香君斟酒与假母，贞丽接杯饮尽，掷色是“樱桃”，昆生代贞丽唱曰：

樱桃红绽，玉粳白露，半晌恰方言。

敬亭曰：“昆生该罚该罚，汝所唱者，在唇上樱桃，非盘中樱桃也。”昆生领罚一杯，贞丽曰：“如今轮到香君，理应自斟自饮。”朝宗曰：“我来奉敬。”香君饮罄，贞丽曰：“无须再掷，一定是‘柳’，你试





唱来。”香君桃腮红晕，含羞低语曰：“儿实腼腆，只得请代笔相公矣。三点是‘柳’，相烦柳师父代之。”昆生曰：“今日是彼值日，理当代劳。”敬亭微笑，既而开言曰：“我老汉姓柳，飘零半世，最怕者唯一‘柳’字。今日清明佳节，偏将此柳圈套住我老狗头。”言已，众皆大笑。昆生曰：“算尔便宜，当作笑话可也。”朝宗曰：“我已不胜酒力，可以散矣。”敬亭以手牵朝宗、香君衣，笑曰：“才子佳人，难得相会，必须成双作对，饮一杯交心酒，君等以为何如？”香君娇羞无地，以袖遮面而去。昆生曰：“香君面嫩，当面未便实言，但前日所订梳拢之事，相公允乎否乎？”朝宗笑曰：“秀才中状元，焉有不允之理。”贞丽曰：“既蒙不弃，妾当择定吉期，成此良缘。”龙友曰：“三月十五日花月良辰，便可成亲。”朝宗踌躇曰：“奈我客囊羞涩，犹恐备礼不周。”龙友曰：“当得效力。”朝宗称谢不置，自念误上巫峰，竟逢仙眷。印雪泥以留鸿爪，谢月老以结鸾俦。方为掷果潘郎，闲游曲院，得遇散花天女，迎入瑶台，正不知几生修得到此也。思已，起身作辞。贞丽曰：“恕不再留，准定十五日，邀请清客与姊妹等，奏乐迎亲矣。”敬亭忽问昆生曰：“我二人可谓健忘之至，惜乎不得奉陪，饮此喜酒，殊为憾事。”龙友曰：“何也？”昆生曰：“黄将军船泊水西门，亦于是日祭旗，预约我二人饮酒，焉能不去。”朝宗曰：“若无二位，未免扫兴矣。”龙友曰：“不妨，还有丁继之、沈公宪、张燕筑辈，俱是有名大清客，借重彼等至此相陪可耳。”言罢而散。

第六章 眠香

黄鹂三请，紫燕双飞，蝶使寻花，蜂媒进蜜，正值天桃灼灼时也，香君年及破瓜，期当嫁杏，若得名花有主，不忧仙草无根矣。故贞丽因梳拢一事，常挂于心，幸有杨龙友从中介绍，得与侯朝宗订结丝萝，选定三月十五花月良辰，使有情人成就眷属，喜可知也。今乃上头吉日，贞丽绝早抽身，忙碌殊甚，命人打扫厅堂，安排桌椅，绣帘低卷，灯彩高悬，以备大张筵席，广列笙歌，清客与姊妹同来，更添一番热闹也。





斯时龙友受圆海囑托，送梳梳之物至，唤贞丽出。贞丽一见龙友，先谢作伐之劳，并问候公子因何尚不至此。龙友笑曰：“谅在目前矣。我今备有箱笼数件，为香君助妆，现在门首，待我唤来。”有顷，众人抬箱笼首饰衣物进。龙友命其送入洞房，铺陈齐整，众皆应命而行。贞丽喜谢曰：“如此厚赐，实属不当。”龙友又从袖中取银，递给贞丽曰：“尚有备席银三十两，交与厨房，酒肴均须格外丰盛。”贞丽一再称谢，快唤香君向外。香君盛妆而出，与前日更自不同：宝髻堆鸦，金钗翘凤，裙描蛱蝶，裳绣芙蓉，香气袭人，娇容绝代，轻移莲步，已至人前。贞丽曰：“杨老爷颁赐隆仪，快去拜谢。”龙友急止之曰：“戔戔之物，何敢当谢，请回请回。”香君遂款款而入。

门上忽报新官人到，龙友与贞丽起身相迎，见朝宗盛服从人至，敬迓入内。龙友即贺曰：“恭喜世兄，得此平康佳丽，小弟无以为敬，草备妆奁，粗陈筵席，聊助一宵之乐。”朝宗曰：“过承周旋，何以克当。”因作一揖以表谢忱。彼此叙坐献茶毕，龙友问一应喜筵，可曾齐备，贞丽曰：“托赖老爷，喜筵已齐备多时。”龙友点首，向朝宗起立拱手曰：“今日吉席，小弟不敢搀越，就此告别，明日当早来道喜也。”朝宗再三挽留，龙友终以不便辞之，作别而去。是时朝宗更衣，贞丽告退入内，料理一切。适三清客联袂而至，之三人者：一名丁继之，一名沈公宪，一名张燕筑，因承贞丽所招，来饮侯公子喜酒，一同至此。燕筑曰：“不知请谁家姊妹，陪伴我等？”公宪曰：“闻说是旧院中之老在行。”燕筑笑曰：“据汝所云，都是我梳梳之人矣。”继之曰：“汝有多大家资，说此海话？”燕筑曰：“自有人暗中相助，汝不见今日侯公子何尝费去分文乎？”公宪止之曰：“不用多言，侯公子在堂上更衣，我等当上前作揖。”三人乃各向朝宗一揖，口称“恭喜”，朝宗以礼答之。又见旧院中姊妹入，燕筑首先开言曰：“歌妓进见，理当报名而进。”一妓笑答曰：“汝若是教坊司，我方报名。”朝宗亦笑曰：“正欲请教芳名。”有一半老佳人，丰韵犹存者，答曰：“贱妾卞玉京。”朝宗曰：“果然玉京仙子。”其次则锦瑟年华，身材婀娜者，答曰：“贱妾寇白门。”朝宗曰：“果然白门柳色。”又其次则体态轻狂，容颜粗陋者，答曰：“奴家郑妥娘。”朝宗沉吟半晌，强言曰：“果然妥当不过。”燕筑笑曰：“不妥不妥。”公宪问曰：“何云不妥？”燕筑曰：“最喜偷情卖俏。”妥娘佯怒曰：“我不





偷情卖俏，汝如何养得脑满肠肥也？”言已，哄堂大笑。玉京曰：“官人在此，快请香君出外。”白门、妥娘应命入。少顷扶香君出，公宪曰：“我等当作乐迎接。”一时鼓乐齐鸣，吹弹杂奏，音谐凤管，香燕龙涎，锦簇花团，珠围翠绕。弹香肩以款步玉佩丁冬，携纤手以定情青衫偎倚。朝宗与香君相见后，妥娘忽搀言曰：“按照院中矩定，从无交拜天地之理，请用喜酒以志合欢。”于是朝宗与香君上坐，清客在左，姊妹在右。始则左奉酒，右奏乐，继则右奉酒，左奏乐，颇极一时之盛。朝宗顾而乐之，自拟前身于小杜，赏识烟花；欲寻好梦于襄王，覆翻云雨。春方入手，休笑余渴病难延；酒乍沾唇，转恨斜阳迟下矣。若香君，则桃腮生晕，杏靥含羞，媚态盈盈，芳心怯怯。春情无限，金钗肯与梳头；秀色可餐，赤绳从教系足。自知野草闲花，消受夫人之福；得倚雄姿英秀，证成夙世之缘。娇容难掩，怜此身豆蔻含苞；粉颈低垂，怕今夕海棠经雨。

香君方转念间，继之曰：“汝看金乌西匿，玉兔东升，可送新人回房矣。”宗宪曰：“且缓须臾，我想侯官人乃当今才子，梳梳此绝代佳人，合欢有酒，岂可定情无诗乎？”燕筑鼓掌曰：“此言有理，待我磨墨拂笺，伺候挥毫。”朝宗摇首曰：“不须诗笺，我携有官扇一柄，题诗于上，持赠香君，永为订盟之物如何？”妥娘曰：“妙极，我来捧砚。”白门嗤之曰：“我看汝之面目，脱靴或可将就。”玉京曰：“此砚理当借重香君。”众均以为然。香君乃捧砚立，朝宗执笔书扇，其诗曰：

夹道朱楼一径斜，王孙初御富平车。

青溪尽是辛夷树，不及东风桃李花。

题毕，众人传诵，无不称妙。香君将扇藏入袖中，仍复并肩而坐。妥娘曰：“我等虽不及桃李花，如何当作辛夷树？”燕筑曰：“辛夷树者，枯木逢春也。”妥娘曰：“今虽枯木逢春，何尝不鲜花著雨乎？”语未竟，一人持诗笺入，禀曰：“杨老爷有诗送来。”朝宗接而读之，诗曰：

生小倾城是李香，怀中婀娜袖中藏。

缘何十二巫峰女，梦里偏来见楚王。

朝宗笑曰：“此老多情，送来催妆诗一首，可称妙绝。”燕筑曰：“‘怀中婀娜袖中藏’，分明说香君一搦身材，以香扇坠比之。”妥娘曰：“香扇坠能值几何，不及我琥珀猫儿坠远矣。”众皆大笑。继之曰：“且





慢戏言，我侪当吹弹一曲，劝新人多饮几杯。”妥娘曰：“乘此酒兴，方可送入洞房。”于是丝竹悠扬，觥筹交错，金尊频劝，玉手私携，方当腴腴人前，慢解芙蓉之扣。直待阑珊酒后，请收玳瑁之筵，莲漏丁丁，已不觉谯楼二鼓矣。继之曰：“时已不早，可以撤席矣。”燕筑曰：“如此丰盛佳肴，尚未饱餐罄尽，撤去未免可惜。”妥娘曰：“我亦云然，请众位略迟片刻。”玉京斥之曰：“休得胡缠，速即奏乐，送新人入房去也。”朝宗与香君缓步而入，纱灯引导，雅乐随从，依稀误上天台，仿佛同归阆苑。绣帘影动，扶醉态以风流；锦帐香薰，结良缘以美满。诗有云：“愿作鸳鸯不羡仙，正不啻为二人咏也。”入房后，众始退出，欢笑而散。

第七章 却奁

花街寂寂，柳巷深深，绣户未开，珠帘犹下，好梦乍回，偏怨黄鹂催晓；春宵苦短，休惊粉蝶眠香。是日之晨，杨龙友来与朝宗道喜，见院门深闭，侍婢无声，知彼昨宵辛苦，定然高卧犹酣也。惟有保儿携溺器入，因唤曰：“保儿，汝到新人窗外，说我早来道喜。”保儿曰：“昨日睡迟，今日恐未必起身，老爷如欲相见，还请俟之明日。”龙友笑曰：“不用胡言，快去问来。”忽闻贞丽自内问保儿曰：“来者何人？”保儿曰：“是杨老爷，特来道喜。”贞丽慌忙移步出，向龙友谢曰：“谢老爷成就小女良缘。”龙友曰：“当得效劳，但不知新人起来也未？”贞丽曰：“昨晚睡迟，只怕还未。老爷且请宽坐，待我前去相催。”龙友忙言不必，而贞丽已入内去矣。默想温柔乡里，儿女情浓；脂粉丛中，郎君心醉。若非我居间撮合，暗地帮忙，借得绮罗珠翠，添助新妆，焉能才子佳人成全好事乎。思至此，贞丽含笑来前曰：“可笑一对玉人，梳洗才完，穿戴未毕，尚在彼交扣丁香，并照菱花也。请老爷同至洞房，唤彼向外，共饮扶头卯酒。”龙友曰：“惊残好梦，得罪非浅。”遂从贞丽而进。

斯时也，睡起鸳鸯，被翻红浪，欢联鹣蝶。镜对青铜，犹留枕上余香，魂销梦里，回忆帐中滋味，喜溢眉梢。朝宗身坐玉镜台前，满怀得





意，眼看水晶帘下，彼美梳头。香君妆竟，已不觉红日盈窗矣。龙友与贞丽入，一见朝宗，连称“恭喜”，作揖就坐，即曰：“昨晚催妆诗句，未识入情否？”朝宗亦以一揖谢之，笑答曰：“佳则佳矣，但香君虽小，还该藏之金屋，恐袖中容纳不下也。”言已，相视而笑。龙友曰：“夜来定情，必有佳作。”朝宗曰：“草草塞责，不敢请教。”龙友问诗何处，香君即从袖中出扇与之，只觉一缕幽香，直透龙友之鼻。龙友见是一柄白纱宫扇，接在手中，嗅之不已，因笑曰：“此扇香得有趣，闻之令人心醉。”继诵朝宗之诗，啧啧称妙曰：“非香君乌足以当此，快请拾袭珍藏，深恐扇上桃香李香，致被狂风吹荡也。”香君将扇收藏讫，龙友注视香君曰：“上头之后，更觉艳丽无双矣。”复向朝宗曰：“世兄有福，得消受此天生尤物。”朝宗因感龙友之情，故含笑而答曰：“香君天姿国色，又得珠翠盈头，绮罗遍体，宜其十分花貌，又添二分矣。”贞丽在旁揶言曰：“全仗杨老爷帮衬，不吝千金之赐，送来百宝之箱，致使妆楼生色，绣阁腾辉也。今日又惜花起早，移玉来前，不啻亲生自养，贴贴妆奁，我甚感之！”

言时，香君心有所触，不觉因之而生疑，乃后齿向龙友曰：“依看杨老爷虽是马督抚至亲，然拮据作客，何故轻掷金钱，来填烟花之窟？在依受之有愧，在老爷施之无名，今日务请详言，以便将来图报。”朝宗亦曰：“香君之问，甚是有理。小弟与杨兄萍水相交，昨日承情太厚，深抱不安。”龙友顺势答曰：“既蒙问及，弟亦何妨实告：所有妆奁酒席，约费三百余金，皆出怀宁之手。”朝宗曰：“谁是怀宁？还祈明言。”龙友曰：“怀宁者，即曾为光禄之阮圆海也。”朝宗曰：“敢是皖人阮大铖否？”龙友点首应“是”。朝宗又曰：“彼何为周旋于我，岂非奇事？”龙友曰：“并无别意，不过欲纳交足下耳。因兄才高东洛，名重南都，到处逢迎，争来掷果，当场游戏，暂去寻花，若得佳人偎傍，更显名士风流。所以圆海暗资奁具，代作嫁衣也，兄请勿疑。”朝宗曰：“阮圆老本是敝年伯，小弟鄙其为人，绝之已久。彼今无故用情，殊为不解。”龙友曰：“圆老别有苦衷，欲见白于足下耳。”朝宗曰：“请兄详述之。”龙友受彼之托，不得不为之伸言曰：“圆老曾游赵梦白之门，本是吾辈中人。其后结交魏党，实为救护东林计也。不料魏党一败，东林反与之水火。近日复社诸生，倡论攻击，大肆殴辱，岂非操同室之戈乎？圆老





旧交虽多，亦因其形迹可疑，无人代为分辩，每日仰天大哭曰：‘同类相残，伤心惨目，非河南侯君不能救我。’故今日谆谆纳交，嘱弟剖告于君前也。”朝宗曰：“信如兄言，圆海情辞迫切，不觉可怜。即使真是魏党，悔过来归，亦未可绝之太甚，况罪有可原乎？复社中定生、次尾，皆我至交，明日相见，当为彼分解之。”龙友感谢曰：“若得如此，吾党之幸也。”香君闻而作色曰：“官人是何言欤！阮大铖阿附权奸，廉耻丧尽，妇女尚且唾骂，世人无不攻之，而官人独思救之，贸然允诺，为彼消释灾殃，岂不被旁人议论乎？推官人之意，不过因彼助我妆奁，意欲徇私而废公，其实此等齷齪之物，全不入我香君之眼。”言已，拔除钗钏，卸去衣裙，掷之于地，凛凛然有丈夫气。龙友不觉赧颜曰：“香君气性，何其刚烈若是！”贞丽慌忙起拾，连称“可惜”不置。朝宗因是起敬曰：“不图香君有此等见识，我竟不如，真乃侯生畏友也。”既而向龙友曰：“兄休见怪，非弟不肯用情，特恐为女子所笑耳。想彼青楼弱质，尚以名节为重，乃我等身居学校，名列朝堂者，混杂贤奸，不分皂白，对之能无愧死。况社友平日重我侯生，仅此一点义气，今若依附奸邪，亦难免群起而攻，自救不暇，焉能救人？兄其谅之。”龙友曰：“圆老一片美意，焉可以激烈对付之？还祈从长计议。”朝宗正色曰：“我虽至愚，断无从井救人理。”龙友知难挽回，即向朝宗告辞。朝宗曰：“箱笼既属阮家之物，香君不用，留之无益，还求取去为是。”龙友唯唯而去。

香君尚脸泛红霞，怒气不息。朝宗谛视而笑曰：“我看香君，天姿国色，纵摘去满头珠翠，脱却遍体绮罗，翻觉十分容貌，又添十分矣。”惟贞丽贪恋金钱，深为不悦曰：“官人之言虽是，然金珠到手，被汝娇痴使性，轻轻放去，岂不可惜。”朝宗慰之曰：“戈戈之物，何足挂怀，待我照此赔偿如何？”贞丽始含笑而退。



第八章 闹榭

香蒲制酒，角黍堆盘，舟来水面之龙，艾战钗头之虎，已不觉节届





端阳矣。陈定生与吴次尾二人，只因旅邸无聊，特到秦淮赏节。见夫巍峨贡院，接近湖滨，画舫同绣阁相邻，金粉与青衿比色，又是一番热闹也。定生谓次尾曰：“今日良辰，如何不见同社一人？”次尾曰：“凉彼等均在灯船之上矣。”既而以手指之曰：“此间是丁继之水榭，高挂灯球，只垂帘箔，正可登楼眺望也。”定生从之，遂趋前唤曰：“丁继老在家否？”小僮应声而出，见是陈、吴二君，即答曰：“主人赴灯船会去矣。家中备有酒席，客来便可留坐也。”定生笑曰：“有趣之至。”次尾曰：“可称主人好事矣。”相将入水榭中，定生曰：“我侪在此雅集，恐有俗子阑入，须当设法拒绝之。”乃唤小僮取灯笼至，书写“复社会文，闲人免进”八字。命僮悬之于外。次尾曰：“设有同社朋友至此，理宜请其入会，以尽雅兴。”定生尚未答言，僮闻鼓吹之声，急指曰：“灯船早已来也。”定生、次尾凭栏而望，果见夕阳影里，画船箫鼓。其中裙屐翩翩，别有天然风韵，正不啻一群仙侣自远而来。定生凝眸久之，俟其将近，指谓次尾曰：“灯船之上，好似侯朝宗。”次尾曰：“朝宗是社中人，当请入会。”定生又指曰：“此女客即是李香君，可请得否？”次尾曰：“香君不受阮胡子妆奁，可称复社同志，请来何妨。”定生曰：“据汝所言，则吹歌之柳敬亭、苏昆生二人，不屑为阮胡子门客，亦皆是复社朋友，请其上楼，更多佳趣。”次尾乃高声唤曰：“侯社兄！侯社兄！”朝宗闻声仰视，见是定生、次尾，即拱立以应之。定生以手相招曰：“此处是丁继之水榭，备有酒席，侯兄何不同香君、敬亭、昆生上楼一叙，庆赏天中佳节乎？”

朝宗欣然允诺，遂与香君等同上楼来，一路吹弹而行。既至水榭中，相见叙坐毕，定生曰：“四位到此，方成复社文会矣。”朝宗曰：“如何是复社文会？”次尾手指灯笼示之。朝宗曰：“小弟未知今日会文，不期而至，真乃巧极。”敬亭笑曰：“尚有‘闲人免进’四字，我等未免唐突。”次尾曰：“汝等不愿作阮家门客，便是复社朋友。”朝宗亦笑曰：“然则香君岂是复社朋友乎！”次尾曰：“我闻香君却奁一事，深为钦敬，第恐复社朋友还须逊彼一筹。”定生曰：“以后当以老社嫂称之。”香君不禁嫣然一笑。定生即命小僮在旁斟酒，一时杯盘交错，履舄相亲。席上风流俊品；座中笑语春温。那怕榴花如火，玉体生凉；微闻兰麝有香，素心默契。轮流把盏，饮至半酣，小僮忽报曰：“灯船来矣！灯船





来矣！快看人山人海，围住一条烛龙也。”众乃纷起，凭阑而观，果见灯船之上，悬挂五色角灯，光芒闪闪，鼓吹盆盆，缓缓从水面行。敬亭曰：“如此富丽，都属公侯勋卫之家。”语未毕，又见一灯船衔尾而来，上悬五色纱灯，流辉灿烂，粗乐喧阗，虽不及前船之豪华，而热闹则过之。昆生曰：“此系富商大贾，与夫衙门书办之船也。”船后又有一船，纸灯五色，细乐十番，别有一种清雅气象。定生谓众人曰：“汝看船上饮酒之人，尽是翰林院老先生辈，毕竟雅俗不同。”次尾笑曰：“我辈中人，究不免郊寒岛瘦耳。”众皆大笑。朝宗曰：“夜阑更深，灯船已过尽矣，我侪当吟诗作赋，始不负会文之约。”定生连声称善曰：“特不知作何题目？”次尾曰：“今逢端节，作一篇《哀湘赋》如何？”朝宗曰：“依弟愚见，不如即景联句，更畅雅怀。”定生点首曰：“妙极、妙极！但我等三人联句，谁起谁结？”朝宗曰：“不须推逊，一起一结，今日当让定生兄。”敬亭含笑而问曰：“三位相公联句消夜，我等相陪者殆作磕睡汉乎？”定生曰：“自有借重之处。”昆生曰：“未识有何使唤？”定生曰：“我三人每成四韵，饮酒一杯，汝等即吹弹一次。”朝宗鼓掌曰：“有趣、有趣！真是文酒笙歌之会。请兄起句。”定生谦逊曰：“恕弟有僭。”遂吟诗中起句曰：

赏节奏淮榭，论心剧孟家。

次尾联吟曰：

黄问金裹叶，红绽火烧花。

朝宗亦不假思索，吟曰：

蒲剑何须试，葵心未肯差。

轮到定生，复吟曰：

辟兵缝彩缕，却鬼得丹砂。

四韵已成，三人各饮一杯。敬亭击云锣，昆生弹月琴，香君吹箫和之。吹弹一次毕，次尾高吟曰：

蜃市楼缥缈，虹桥洞曲斜。

朝宗继之曰：

灯疑羲氏驭，舟是夔龙拿。

定生吟曰：

星宿才离海，玻璃更链蜗。





回环至次尾，又成四韵，次尾曰：

光流银汉水，影动赤城霞。

饮酒作乐如前。稍一停顿，朝宗乃吟曰：

玉树难谐拍，渔阳不辨挝。

定生接吟曰：

龟年喧笛管，中散闹箏琶。

次尾续曰：

击纆千条锦，连窗万眼纱。

朝宗作第四韵，朗声吟曰：

楸枰停斗子，盗注屡呼茶。

又如前饮酒作乐讫，仍由定生先吟曰：

焰比焚椒烈，声同对垒哗。

次尾即曰：

电雷争此夜，珠翠剩谁家？

朝宗亦信口吟曰：

萤照无人苑，乌啼有树衙。

未至定生作结，定生略一构思，始吟结句曰：

凭阑人散后，作赋吊长沙。

联吟已毕，饮酒作乐复如前。定生欢呼曰：“有趣、有趣！竟联成一十六韵，明日即可付梓矣。”次尾曰：“我侪唱和得几许感慨，彼等吹弹出无限凄凉，窃恐楼下船中未必有解人也。”昆生谓敬亭曰：“古云‘良宵苦短，胜事难逢’，我二人一旁唱曲，陈、吴二相公一旁劝酒，让彼名士佳人另作一风流佳会如何？”敬亭笑曰：“此言甚善，乃是我等帮闲本色也。”定生、次尾均以为然，即请朝宗、香君并肩上坐，余则左右分坐两旁。侯生回顾香君曰：“今夜承众位雅意，不啻并坐牙床，又饮合卺双杯矣。”香君笑而颌之。于是陈、吴劝酒，苏、柳唱歌，佳人抖擞精神，才子温存笑语。正当兴高采烈时也，小僮忽报曰：“灯船又来矣。”定生称奇曰：“鱼更三跃，如何还有灯船？”即与众人凭阑而望，果有灯船一号：画桨双摇，蜡炬腾辉，笙箫合韵，荡中流兮容与，谱曲调以悠扬。有一长髯者，身立船头，仰天长叹。彼何人乎？何以更深夜静珊珊其来迟乎？盖即蒙羞忍辱之阮大铖也。





大铖买舟载歌，本欲早出游赏，又恐遇复社少年，与彼争闹，所以行同鬼魅，半夜至此，不禁发声长叹耳。今见丁家河房尚有灯火，因回首唤家僮曰：“汝看有何人在上？家僮应声登岸。少顷回报曰：“人虽不知，只见灯笼之上，有‘复社会文闲人免进’八字。”大铖惊讶曰：“可险、可险！”即命停歇笙歌，吹灭灯火，悄悄携舟而遁。定生正与众人眺望，忽尔眼前息影，耳际无声，不觉称异曰：“明明一上好灯船，为何匿迹韬光，悄然而去？殊属令人不解。”次尾正欲遣人窥探，敬亭止之曰：“不必去看，我虽老眼昏花，早已看得清切，有一胡子立于船首者，非阮圆海而何？”昆生恍然曰：“怪不得吹声歌韵，与人大不相同。”定生怒曰：“老奴才如此放肆，胆敢在贡院前游耍乎！”次尾性更激烈，即欲探彼胡子以泄其愤，幸为朝宗拦住，劝曰：“彼既回避，我侪何必为此已甚之行？”定生叹曰：“候兄不知，诚恐我不已甚，彼将已甚矣！”敬亭曰：“船已去远，追之无及，还请息怒。”次尾犹愤愤曰：“此乃胡子之造化也。”香君曰：“夜色已深，盍归休。”敬亭笑曰：“香姐思念妈妈矣，我等当送其回去也。”定生，次尾不归寓所，在此下榻，朝宗遂向二人作别，与香君等下船而归。

第九章 抚兵

是年为崇祯癸未七月，寇贼横行，王师溃退，中原鼎沸，陵庙震惊。司农仰屋而嗟，疆吏弃关而走。呜呼！正存亡危急之秋也。独有镇守武昌兵马元帅宁南侯左良玉屯兵于两湖间，为武臣中之佼佼者。左良玉表字昆山，家住辽阳，世为都司，前因得罪罢职，补粮昌平。后过军门侯恂，一见赏识之，拔于走卒，命为战将。未及一年，官拜总兵，屡立战功，勋加侯伯，素称忠义，威镇荆襄。今见时事日非，寇氛益急，遥望神京，谁抒国难，不禁心焉忧之，喟然而叹曰：“想余幼谙骑射，长习《韬》、《铃》，夙抱上马杀贼、下马作露布之怀，纵草寇如李自成、张献忠辈，不难一鼓以荡平。可恨督师无人，机宜错失，养痍貽患，误国殃民。熊文灿、杨嗣昌既以偏私而败绩，丁启睿、吕大器又因怠玩而





无功，仅有恩师侯公，智勇兼全，独能经理中原，剿除群盗，不意为奸人嫉忌，未竟其功，即遭罢斥。噫！黄钟毁弃，瓦釜雷鸣，侯公如此，而况于我乎！我虽七尺昂藏，一腔热血，匡时有志，报主无期，思之不胜愤愤耳！”言至此，又顿足而恨曰：“豺狼当道，虎豹专权，与其躁进以取辱，何如安逸以待劳。况湖南、湖北之间，乃可战可守之地，我且坐观成败，再定行藏也。”由此言之，则明末将帅中如左良玉者，洵属不可多得。然因中怀郁愤，而出“坐观成败”一语，是亦良玉之罪也！作者深为良玉惜之。兹姑勿论。

第言今日为点卯之期，旗建军牙，营吹画角，班排鹅鹳，队列貔貅。卫士则执戟荷戈，诸将则明盔亮甲，咸立于辕门外，伺候元帅升帐。俄而炮声三震，军乐齐鸣，辕门启矣，大帅出矣。良玉身坐虎案中，二将先入，上堂参谒，分立两旁。良玉方欲取册以点卯，忽闻外有鼓噪声，惊问曰：“辕门之外何人喧哗？”二将禀曰：“启上元帅：辕门肃静，谁敢喧哗。”良玉怒曰：“耳闻喧哗，何故隐匿不报？”二将曰：“此是饥兵索饷，并非喧哗。”良玉益怒曰：“前自湖南借饷三十船，如何未及一月，早已支销罄尽乎？”二将曰：“禀元帅：本镇人马，足有三十万，杯水车薪，粮草实不敷支給，还请元帅察夺。”良玉拍案起立，莫展一筹，暗想群凶肆毒，大厦将倾，有谁招劲卒以勤王，举义旗以报主乎？噫！督帅无老成之将，选士皆娇弱之娃，而欲余只手擎天，孤忠向日，抑亦难矣。况当紧急之时，粮为军中命脉，今忽仓库告匮，士卒喧哗，我将用何言以应答耶！思未竟，鼓噪之声又起，益甚于前，似有叛变之象，急唤左右语之曰：“汝速向外，传谕三军，休得错怨本帅，当体国家养士之恩，各发忠义之气，毋许击鼓敲门，任意暴动。静俟江州军粮至，即当照发可也。”言已，即取令箭掷于地。二将拾之以向外，高声传谕曰：“元帅有令，三军听者：目下军饷缺乏，乃人马归附之多，非粮草屯积之少。朝廷深恩，不可不报，将军严令，不可不遵。况江西助饷，指日到辕，各宜静听，勿得喧哗。”传谕毕，回身缴令，而辕门外鼓噪之声愈逼愈近。良玉仓卒无谋，踌躇半晌，乃与二将语曰：“汝去晓谕彼等，暂且忍饥一宵，如不见江西粮至，本帅当飞檄金陵，许尔等迁镇移家，就粮东去也。”二将应命，仍持令箭向外晓谕曰：“元帅有令，三军听者：粮船一到，即便支发，仍恐转运维艰，枵腹难待，不日





撤兵汉口，就食南京，永无缺乏之虞，同享饱腾之乐。各宜静听，勿再喧哗。”谕后，欢声雷动。二将禀复曰：“启上元帅：三军闻令，今已欢呼散去矣。”

良玉叹曰：“事已如此，无可奈何，只得择期移镇，暂慰军心。”既而心机一动，想余未奉明旨，擅自前行，纵使圣恩宽大，未必加诛，而一时行迹，恐惹嫌疑，难免被天下议论。此事非同小可，还当别作良图，不然一片葵心，付之流水矣。思已，掩门而进。二将退出，窃窃私议，诚所不免。一将曰：“天下强兵勇将，首推武昌，明日顺流东去，谁敢拒敌。我等何不拥戴主帅，抢夺南京，作为根据之地，然后举起黄旗，迳往北京进取，岂不美哉。”一将摇手曰：“元帅乃忠义之人，此等风话，切勿提议。依我主见，还是移家就粮，且求果腹为妙。”一将笑曰：“老哥之言虽是，然一移南京，人心惶惑，势所必然。即使不取北京，其恶名尚能免乎？”噫蛇影杯弓，铁铸九州之错；风声鹤唳，棋输一着之差。能不为宁南惜哉！

第十章 修札

噫嘻！丈夫不得志于时，蹉跎岁月，潦倒风尘，而独操此笔墨生涯，如我济一介寒儒，戚戚焉终日为糊口计者，亦可悲已！然而自由自在，无束无拘，尽可放浪形骸，不失本来面目，纵乏龙门修史之才，仅作小说稗官以自乐；而一张楮纸、三寸毛锥，锐若戈矛，严于斧钺，上下五千年，纵横九万里，写古今悲欢离合，记中外治乱兴亡，忠孝节义则褒扬之，奸盗邪淫则惩罚之，从心所欲，信笔而书，未始不可为穷儒吐气，余亦何必悲哉！间尝读《柳敬亭传》，不禁窃慕其为人。彼鼓板而我笔墨，彼说书而我作书；彼则宣之于口，我则出之于手。生涯虽异，宗旨实同。故我译《桃花扇传奇》，载述敬亭自叙之言，用是有感耳。敬亭一江湖士，滑稽类淳于，诙谐同曼倩，独运广长之舌，能坠天女之花。品格清高，言词洒脱，不作阮氏门客，常与侯生往来。今日为朝宗所约，独坐寓中恭候，不嫌寂寞，自言自语曰：“想我柳敬亭虽以





说书作生活，却似阎罗天子，执掌一本大帐簿，点尽无数鬼魂名姓。又如弥勒古佛，凸出一副大肚皮，装满无限世态炎凉。鼓板动若风雷，人物评为月旦。大凡含冤孝子，抱屈忠臣，我能使彼重见天日。如或误国奸雄，害贤邪党，我即将其明正典刑，敢施造化补救之功，不让《春秋》褒贬之笔，岂不快哉！既而又笑曰：“我柳麻子称心适意，信口妄谈，虽觉无聊，亦甚有兴。昨日侯公子送到茶资，约定今日午后来听平话，我今乘此兴会，先将鼓板取出，发一招客利市，有何不可。”遂取鼓板在手，且敲且唱曰：

无事消闲扯淡，就中滋味酸甜。古来十万八千年，一霎飞鸿去远。几阵猝风暴雨，各家虎帐龙船。争名夺利片时喧，让他陈抟睡扁。

唱时声达户外，朝宗适至，闻敬亭朗声平话，鼓板铿锵，谅先有人领教矣。及至步入屋中，只见敬亭独坐，听者无人，不禁大笑曰：“汝一人在此，未识说与谁听？”敬亭急起而答曰：“说书是老朽本业，亦犹相公闲坐书斋，弹琴吟诗，自以为乐耳。”朝宗笑而颌之。敬亭曰：“请问今日欲听何朝故事？”朝宗曰：“不拘何朝，但择热闹爽快者试说一节可也。”敬亭曰：“相公有所未知，世上热闹之局，即是冷淡之根芽，人间爽快之事，即是牵缠之枝叶。不若将剩水残山、孤臣孽子评论几句，代古人滴几点伤心热泪，相公以为何如？”朝宗叹曰：“不料敬老深抱悲观，看到如此田地，真可虑也。”

正言之间，杨文驄忽忙而至，来寻朝宗，计议大事，适到此处，贸然竟入。朝宗见是龙友，即曰：“兄来甚巧，快听敬老平话。”龙友惶急曰：“目下何时候，还听平话。”朝宗问曰：“龙老何故如此惊慌？”龙友曰：“兄尚未知此事乎？顷闻左良玉领兵东下，欲抢南京，且有窥伺北京之意。本兵熊明遇束手无策，故此托弟前来，恳求妙计。”朝宗曰：“小弟一介书生，有何妙策？”龙友曰：“久闻尊翁老先生，乃宁南之恩帅，若能发一手谕，彼必遵命而退，不知兄主意若何？”朝宗曰：“此事何憚而不为！但家父罢政乡居，纵肯发书，未必有济。况往返三千里，远水近火，何以解目前之危？”龙友曰：“吾兄素具豪侠心肠，当此国家大事，讵忍坐视，何不代写一书，且救目前？后日稟明尊翁，谅不见责也。”朝宗点首曰：“应变从权，未尝不可。待我回归寓所，商量起稿如何？”





龙友曰：“事不宜迟，立即发书，犹恐不及；若待商量，势必误事矣。”朝宗因其急迫，即向敬亭乞借纸笔，修书一封，爰述其书中大意云：

老夫不揣愚昧，敢贡一言，奉劝将军详加裁度。旌旗摇动，兵出无名，道路疑猜，人言可畏，而况高帝留都，孝陵禁地，谁敢有犯龙蹻。轻蹻马足乎？纵乏粮草，请自安排，当念九重恩德，别作良图，还祈一片忠心，毋违初愿也！

朝宗写毕，龙友捧读而赞曰：“字字激切，语语婉转，有情有理，使彼不得不从，又不敢不从，足见世兄经济。”朝宗曰：“此书造次而成，或有不当之处，理宜送与熊大司马，细加改正，方为万妥。”龙友曰：“不必烦扰清心，自有小弟报告。惟一事颇费踌躇，书虽预备，须遣一能干家人早寄为妙。朝宗毅然曰：“如无其人，小弟当轻装薄游，权作寄书邮。”龙友摇手曰：“此等密书，岂是生人可以去得。”朝宗皱眉不语，作无可奈何状。敬亭曰：“不必着忙，让老柳前去如何？”龙友俯首曰：“若得敬老前去，妙极矣，但一路盘诘甚严，非同儿戏。”敬亭微笑曰：“其实我柳麻子本姓曹，虽则身長九尺，却非食粟之徒。口能随机应变，力能左冲右挡，尚可用得。”朝宗曰：“我闻左良玉军门严肃异常，不论山人游客，一概不容擅入。今汝老态龙钟，此去恐有不稳。”敬亭复笑曰：“相公不必以言相激，抄袭我说书中熟套之语。我虽年老，立志颇坚，欲去即行，不去即止，岂在一激之力，如三国之黄忠，西管之惠明乎？君等只能笔下诋文，焉知我胸中画策？愿效孔明舌战群儒，且学柳毅传书下海，定教悄去明来，万人喝采也。”龙友曰：“敬老有此本领，我复何忧。但书中之意，汝须明白详解，始克有济。”敬亭自诩曰：“书中之意，不须详解，何用明白，只费我三寸舌尖，一双空手，任凭有千军万马，经不得我一骂，管教彼退避三舍矣。”朝宗曰：“请教汝骂彼何言？”敬亭曰：“我只问彼防贼之人，自己作贼，理上可该否。”朝宗连声称妙曰：“要言不烦，比我书中之语，更为晓畅几分。”龙友曰：“既如此，快请收拾行装，我即将川资送上，今夜务必出城为要。”敬亭允诺而入。龙友曰：“谁知柳敬亭是一有用之才。”朝宗点首曰：“我曾夸彼是我辈中人，说书乃其馀技耳，今竟何如？”遂相与言论而出柳家之门。





第十一章 投辕

秋高气爽，正当士饱马肥、国家用武之时也，而何以金风瑟瑟中，鼓鼙声竭，画角音衰，有人唱出悲咽之歌，殆怨从征劳顿耶？抑恨久戍不归耶？非也，盖宁南部下二卒，在此离营半里许，枵腹往来，而叹绝粮之苦况耳。一卒唱曰：“杀贼拾贼囊，救民占民房，当差领官仓，一兵吃三粮。”一卒叹曰：“误矣，今日之唱，非比曩昔矣。”一卒曰：“汝试唱之。”一卒唱曰：“贼凶少弃囊，民逃剩空房。官穷不开仓，千兵无一粮。”一卒曰：如此则我等穷兵岂不尽作饿殍乎？但思前日鼓噪数次，元帅无奈，许我等就粮南京，今已多日，未见动静，恐又变卦矣。”一卒愤然曰：“果真变卦，我等依旧鼓噪，有何难哉！二卒且言且行，忍饥耐饿，正欲回返辕门，伺候元帅点卯，遥见一席地而坐之老者。此老何人，谅阅者必知为上章之柳敬亭矣。

敬亭戴月披星，冲风冒雨，肩背行囊，急匆匆沿江而来，并不见乱兵抢粮，早已知讹传警报。是日行抵武昌城外，略为休息。身坐草地上，解开包裹，更换靴帽，以便访问辕门，投递书札。坐未片刻，二卒已至其前，方欲查询，而敬亭先起身拱手曰：“二位将爷，借问一声，将军辕门在于何处？”二卒窃窃私议，以为此老操江北音，不是逃兵，定是流贼，何不诈彼几文，聊供一饱。议定后，一卒始问曰：“汝欲寻将军衙门，我等当送汝前去。”言已，即取麻绳套住敬亭之颈。敬亭惊讶曰：“汝等拿我何为？”一卒曰：“我二人乃武昌营专管巡逻之弓兵，不拿汝拿谁？”敬亭因其无理取闹，用力将二卒一推，倾跌在地，乃指而笑曰：“汝等形如乞丐，早饿得眼目昏花，身躯颓倒矣。”一卒曰：“汝焉知我等挨饿？”敬亭微哂曰：“不为汝等挨饿，我亦何必至此。”一卒急问曰：“汝敢是解粮来否？”敬亭颌首而应之。一卒曰：“我等实是有眼无珠，当送老哥至辕门去。”于是二卒代携行李，护送敬亭同行。但见鹦鹉洲畔，黄鹤楼前，市井萧条，人烟惨淡。可怜鸡犬无闻，早把豺狼喂饱。大好江城，如画破碎伤心，何堪军垒粉屯，疮痍满目。一卒以





手指示曰：“已至帅府辕门，老哥请在此少候，待我传鼓。”鼓声方振，一中军自内出，查问曰：“门外击鼓，有何军情报告？”一卒禀曰：“适在汛地，捕获一面生可疑之人，自称解粮到此，未知真假，故特押赴辕门，听候发落。”中军顾敬亭曰：“汝称解粮到此，可有公文？”敬亭答曰：“并无公文，只有书信。”中军不觉起疑曰：“汝书信既无名号，言语又多荒唐，凭空虚冒，妄说解送军粮，看汝神情，大抵非逃即盗，速速实言无讳。”敬亭从容不迫，答曰：“此言差矣，若是逃盗，为何自寻辕门？”中军首肯曰：“辩得有理，汝将书函取来，我今代汝传进。”敬亭曰：“乃是一封密书，必须面呈元帅。”中军不悦曰：“此言更觉可疑，汝且在外伺候，待我禀知元帅，传汝进见。”言罢自去。俄而乐声齐奏，炮响震天，辕门开放，将士纷排，旌旗飘扬，刀枪密布。元帅左良玉升坐大堂，因思前日饥兵鼓噪，不得已暂用诈术，许彼等就粮南京，然兵去就粮，何如粮来就兵，较为稳妥。况闻九江助饷，指日可到，所以改变前言，特下一令曰：“今日暂免点卯，三军各回汛地，静候关粮。”中军传谕毕，良玉问本日有何军情，中军禀曰：“别无军情，惟有差役一名，口称解粮到此，求见元帅。良玉喜曰：“果有粮船到此，真可喜也，特不知所赉文事，是何衙门？”中军曰：“并无文书，只有私书，定欲当堂投递。”良玉暗自称奇，或是流贼细作，亦未可知。即飭左右军牢曰：“尔等小心防备，命彼膝行而进。”一时刀枪并举，左右交加。中军传唤敬亭入，敬亭面不改色，即从刀树枪林中伛偻而入，直上堂来，趋前长揖曰：“元帅在上，晚生拜揖。”良玉怒叱曰：“尔是何等之人，敢到此处放肆？”敬亭答曰：“晚生一介平民，焉敢放肆。惟生平未出茅庐，是一野老村夫，不识官阶大小，故看此长枪大剑，分列门旗，仅作为密树深林，穿行荒径。望元帅减却虎威，莫吓孤身作客。念晚生实非鼠辈，姑为长揖骄人，未谙军中礼节，还祈堂上宽容，暂息雷霆，请观书信。”良玉问曰：“此书是谁所寄？”敬亭曰：“归德侯老先生寄来，奉候虎驾。”良玉曰：“侯司徒是我恩师，尔却如何认识？”敬亭曰：“晚生现在侯府。”良玉拱手曰：“失敬，失敬。未识书在何处？”敬亭将书呈上，良玉即命掩门，邀请敬亭同入。叙坐后，取书而观，细察书中言语，情意谆谆，不啻训示后辈。劝我镇守边方，切勿移兵内地，不禁抚膺长叹曰：“恩师，恩师，焉知我一片忠心，有如皎日，有岂肯辜负深恩，玷





辱荐保乎？”复回首问敬亭曰：“足下尊姓大号？”敬亭答曰：“不敢，晚生姓柳，草号敬亭。”言时，侍从以香茗进。良玉曰：“敬亭请用茶。”敬亭接杯在手，良玉又曰：“汝亦知此间之武昌城乎？自经张献忠焚掠后，十室九空，我虽镇守在此，缺草乏粮，时闻军士鼓噪，因此我亦难以作主，徒呼奈何而已。”敬亭愤愤不平曰：“元帅此言误矣。古云兵随将转，从未闻将逐兵移，汝为军中主帅，胸藏豹略，手握虎符，一任饥卒喧哗，深负国家倚畀，恐难逃千载恶名，枉操三军权柄矣！”言已以手摔杯于地。良玉怒曰：“汝敢如此无礼，竟将茶杯掷地乎！”敬亭笑曰：“晚生何敢无礼，不过一时兴起，顺手摔去耳。”良玉曰：“顺手摔去，殆汝心不能作主耶？”敬亭曰：“此心若能作主，手下亦不敢乱动矣。”良玉笑曰：“敬亭所言有理，无如众兵饥急，故出此移镇就粮之下策。”敬亭曰：“晚生远来，腹中亦饥急亦，何以元帅竟置之不问乎？”良玉曰：“我却忘矣。”立命左右设席摆饭。候尚未久，敬亭皱眉摩腹，连呼饥饿，良玉即向左右促之。敬亭起立曰：“候之无及，我竟放肆入内，自去取食可也。”语毕欲行，良玉未解其意，怒曰：“如何进我内里？”敬亭回顾曰：“恕我腹中饥饿，急不及待矣。”良玉曰：“饥急之后，即可许汝进内耶？”敬亭笑曰：“虽则饥急，而进内就食，元帅亦知其不可乎？”良玉大笑曰：“语含讥诮，指陈我过，真乃舌辩之士也，我虽不与江湖交接，知汝是滑稽曼老，胸藏济变之才，今我帐下，欲求如汝者，洵属不可多得。”敬亭谦让曰：“辱承谬誉，我不过游戏江湖，图哺啜耳。”良玉问曰：“汝与缙绅往来，必有绝技，正要请教。”敬亭曰：“晚生自幼失学，有何技艺，偶读数篇野史，几句稗官，爱谈词曲，权寄牢骚。有时对江山以饮酒，评来子孝臣忠，有时敲敲板以高歌，唱出龙吟虎啸。喉响若雷轰烈炮，舌尖如雪亮钢刀，信口妄言，知音幸遇。曾蒙吴桥范大司马、桐城何老相国谬加赏赞，因而得交缙绅，实堪惭愧。纵学东方谲谏，笑老生尽是常谈，敢夸庄子寓言，劝英豪速勾错帐也。”良玉曰：“痛快淋漓，能开茅塞，竟不知敬亭有此绝技，还请下榻衙斋，早晚领教，以抒我怀抱也。”既而叹曰：“汝有苏张之辩，我有羿射之能，特不知连天烽火，匝地烟尘，何日始能扫尽耳？”敬亭曰：“叙语多时，究未悉元帅向内移兵，有何主见？”良玉曰：“耿耿臣心，惟天可表，初不待苦口之劝，来书之责也。”言至此，不禁叹息者久之。





第十二章 辞院

嗟嗟！西北风云，盗寇纵横益甚，东南锦绣，英雄割据何多。纵使江沉铁锁，难阻王浚楼船；倘教师下金陵，空想周郎赤壁。斯时之南京，人心惶惑，大有草木皆兵之象，良可慨也。惟杨文驄奉熊大司马之命，昨托侯朝宗发书宁南，阻其北上。虽已遣柳敬亭星夜投递，犹恐书信无效，一面奏闻朝廷，加彼官爵，荫彼子侄，一面又知会各处督抚，以及在城文武，罢职绅宦，齐集清议堂，公同商议，助彼粮饷，以为调停之计，故龙友与阮大铖辈，尽皆列名于传单中。是日龙友早往，方至清议堂，大铖已冠带而至。相见之下，大铖欣然谓龙友曰：“今日会议军情，既传我等至此，乌可默无言，甘作寒蝉仗马乎！”龙友不以为然，因答曰：“事体重大，我与汝废员闲宦，立甚主意，不过身到而已。”大铖摇首曰：“是何言欤？朝廷大事，岂容藐视。今太祖神京摇动，祸近萧墙，振旅而来，扬帆而下。明为夺取，暗设机关，必有人揖盗开门，引狼入室也。”龙友急阻曰：“此语未确，且莫轻言。”大铖冷笑曰：“小弟实有所闻，岂可秘而不宣，致误国事。”正言论间，有一长班入白曰：“稟老爷：淮安漕抚史可法老爷，凤阳督抚马士英老爷同到。”龙友与大铖慌忙出迎，见史可法须鬓皆苍，马士英发髻尽秃，袍帽整齐，缓步而入。同至堂上叙礼后，可法问曰：“本兵熊老先生为何不到？”长班禀曰：“今日有旨，往江上点兵去矣。”士英曰：“如此则会议不成，将若之何？”可法叹曰：“黄尘陡起，王气骤昏，幕府山羽檄星驰，五马渡楼船云集。江左乏夷吾坐镇，大局堪危；堂前效王衍清淡，时艰何补。我惟有戮力从公，捐躯报国耳。”龙友进言曰：“老先生不必深忧，左良玉系侯司徒旧部，昨已发书劝止，料彼无有不从。”可法曰：“学生亦闻此举虽出熊司马之意，实皆年兄之功也。”大铖即从旁搀言曰：“我但闻左兵之来，内中有勾引之人。”可法询问是谁，大铖答曰：“即是敝同年侯恂之子侯方域。”可法曰：“与我亦有世谊。想敝世兄在复社中，铮铮有声，焉肯出此？”大铖曰：“老公祖有所不知，彼与左良





玉相交最密，常有私书往来，若不早除此人，将来必为内应。”士英独赞成其说曰：“此言洵是有理，何惜一人而陷满城性命乎？”可法佛然曰：“事属莫须有，焉能服人？况阮老先生罢闲之人，何足以妄谈国事？”言已别去。大铖又羞又恨，不禁咬牙切齿，向士英进谗曰：“史道邻拂衣而去，未免欺人太甚！不知小弟之言，凿凿可据。闻彼前日还托柳麻子投递私书，岂非实有其事乎？”龙友代为剖白曰：“敬亭之去，小弟所使，写书之时，小弟在旁，如何疑彼有私？太觉有屈无辜矣！”大铖冷笑曰：“龙友，汝焉知书中别有暗号乎？”士英点首称是曰：“此等人杀之正当，小弟回去，立即命人访拿可也。”复向龙友曰：“老妹丈，此时可以同行矣。”龙友别有心事，忙答曰：“请舅翁先行一步，弟当随后就来。”大铖又献媚于士英曰：“小弟与令妹丈久相莫逆，不啻同胞，常述及老公祖垂念，不期今日会遇，深愜鄙愿。小弟有多少苦衷，欲为竟夕之谈，上达清听。未知可否？”士英颇深契之，乃曰：“久荷高雅，正思借聆雅教也。”

龙友见马阮同去，叹曰：“此事从何起！说朝宗之素行虽未深悉，然写书一事，由我发生，今使彼饮恨含冤，遭此不白，我心实有不安，不如暗通一信，彼得早早隐避为上策。然惊醒花间蝶梦，打散被底鸳鸯，我之过也。”且思且行，已至李家别院。耳中闻得吹唱之声，此际无暇顾及，急急叩门。未几门后，见是苏昆生，忙问曰：“汝是苏昆老，未识侯兄现在何处？”昆生曰：“今日香君学成一套新曲，都在彼楼上听奏妙音。”龙友曰：“既如此，快请下楼。”昆生唤朝宗、香君、贞丽出，朝宗即问曰：“杨兄有兴，敢是来此消夜否？”龙友摇手曰：“非也，非也。因有天大祸事，特地来此寻访。”朝宗始尚坦然曰：“有何祸事，如此惊骇？”龙友实告曰：“今日清议堂议事，阮圆海在大庭广众之前，言汝与宁南有旧，常通私书，将为内应，以致当事诸公受其蛊惑，俱有捕汝之意。”朝宗惊诧曰：“我与阮圆海素无深仇，为何下此毒手？”龙友曰：“大约因却奁一事，激烈过甚，故此老羞成怒耳。”贞丽闻言，深恐波及己身，慌曰：“事不宜迟，趁早高飞远遁，免得连累他人。”朝宗愁锁双眉，吹曰：“言虽有理，但我二人燕尔新婚，如何决然舍去乎！”香君正色曰：“官人素以豪杰自命，何学作儿女子态耶？”朝宗点头蹙额曰：“此言甚是，然我穷途落魄，歧路徘徊，椿萱遥望，鱼雁难凭，遍





地烽烟，欲归不得，天涯莽莽，不知何处是我安身之所也！”龙友慰之曰：“兄勿焦急，小弟有一计较在此。”朝宗曰：“请兄明以教我。”龙友曰：“方当会议之时，漕抚史可法、凤抚马舍舅并在坐中。舍舅信谗，言语不利于兄，幸得史公一力分豁，并云与尊府原有世谊，何不随彼到淮，再候家信，兄以为何如？”朝宗曰：“史道邻是家父门生，借此作安身之地，果然甚妙。今我方寸已乱，多承指引，不胜感激。”香君亦深然之，忙代朝宗收拾行装。念及欢娱事短，离别恨长，不觉两行眼泪，恰如断线珍珠，早已湿透罗襟矣。

束装毕，命人肩挑行李，在外伺候。朝宗即向香君作别曰：“卿勿悲苦，此不过暂时分袂耳。”香君泣曰：“烟尘满地，转瞬分离，恐后会之期难以预卜也！”言至此，呜咽不能成声。贞丽促之曰：“若再迟延，恐有巡兵踪迹，不能安然脱身矣。”朝宗依依不舍，喟然曰：“可恨西风太紧，吹散鹣翼双飞，我欲暂留片刻，势所不能。香君乎！请从此别，勿以我为虑。”既而问曰：“史漕抚之寓所未识在于何方？”昆生曰：“闻彼来京公干，常寓市隐园，我送官人前往可也。”朝宗称谢不置，未敢延缓，急与昆生等出门去。嗟乎！英雄气短，儿女情长。好事多磨。忽唱骊歌一曲；祸机莫测，难禁蛟泪双行。香君九曲愁肠，正非言语所能形容矣。贞丽则不然，第恐祸事之波及，因向龙友曰：“此事从杨老爷而起，还求杨老爷归结。倘明日果来搜捕，作何计较？”龙友曰：“贞娘放心，侯郎既去，即与汝毫无干系矣。”安慰数四而行。

第十三章 哭主

凤诏遥颁，龙恩益重，勋铭竹帛，绩著旗常，盖朝廷欲安其反侧之心，而用此羁縻之术耳。左良玉收复武昌，功封侯爵，近闻其缺乏粮草，意欲移镇南京，讹言四起，朝野震惊，故又新颁上命，加封太傅之衔。其子梦庚，亦挂总兵之印，特命巡按御史黄澍至此，宣读圣旨；更令九江督抚袁继咸解送粮米三十船，亲来给发。良玉本有忠君爱国之心，接见之下，喜出望外，乃命旗牌官设宴于黄鹤楼，款待黄、袁二





公，饮酒以观江景。

旗牌设席安座毕，伫立以望，但见军容严肃，行列整齐，旌旗招展，仪仗纷纭，鼓吹导前，骑从后拥。良玉戎装扎束，身坐雕鞍，鞭稍遥指，顾盼自豪。且喜春色逐人，晴光入眼，江连芳草以青青，马踏落花以得得。居然儒将风流，作雅歌投壶之乐；莫笑武人卤莽，有轻衣缓带之容。斯时之良玉，其心中愉快为何如乎！及至楼前，投鞭下马，面谕众军在楼下伺候，已乃移步登楼，凭栏眺望，一览江中风景，大快胸襟，不禁扬扬自得曰：“汝看浩浩洞庭，苍苍云梦，控西南之险，当江汉之冲，独我左良玉镇此名邦，岂不壮哉！”已而回首高呼曰：“旗牌官何在？”旗牌跪而应之，良玉问曰：“酒席已齐备也未？”旗牌答曰：“齐备多时。”良玉曰：“如何二位老爷此时还不见，到汝知之否？”旗牌禀曰：“连请数次，袁老爷正在江岸盘粮，黄老爷又往龙华寺拜客，凉须入暮时候，方能至此。”良玉皱眉曰：“在此久候，岂不困倦，汝等速接柳相公上楼，闲谈解闷。”左右禀曰：“柳相公现在楼下。”良玉命左右快请，左右即请敬亭至。良玉问曰：“敬亭为何早到此间？”敬亭答曰：“晚生知元帅闷坐，故尔特来奉陪。”良玉曰：“奇哉！汝何未卜先知乎？”敬亭微笑曰：“谚云：‘秀才会课，点灯高坐。’文官天然如是，断无爽快之理。”良玉笑曰：“此言甚是。汝看天方晌午，若候至灯火上时，闷煞人矣。”敬亭曰：“元帅倘不嫌聒噪，将昨晚所讲之秦叔宝见姑娘接续一回如何？”良玉颌首称妙曰：“汝带有鼓板否？”敬亭笑曰：“自古官不离印，货不离身，老汉操此营业，焉肯失带乎？”言时，已将鼓板取出。良玉即唤左右进献香茗，安设胡床，卸去戎装，更衣而坐。左右捶背修养，怡然自得，借聆敬亭平话，以资消遣。

敬亭就坐于旁，轻敲鼓板说书曰：

大江滚滚浪东流，淘尽兴亡古渡头。屈指英雄无半个，从来遗恨是荆州。按下新诗，还提旧话：且说人生最难得的，是乱离之后，骨肉重逢，总是地北天南，时移物换，经几番凶荒战斗，怎免得梗泛萍漂。可喜秦叔宝解到罗公帅府，枷锁连身，正在候审，遇着嫡亲姑娘，卷帘下阶，抱头大哭。当时换了新衣，设席款待。一个候死的囚徒，登时上了青天，这就叫运去黄金减价，时来顽铁生光。

敬亭将醒木一拍，略作停顿。良玉掩泪而叹曰：“此等事实，我亦





其中过来人也。”敬亭又说曰：

再说那罗公问及叔宝的武艺，满心欢喜，特地要夸其本领，即日放炮传操，下了教场。雄兵十万，雁翅排开，罗公独坐当中，一呼百诺，掌著生杀之权。秦叔宝站在旁边，点头赞叹，口里不言，心中暗道：“大丈夫定当如此。”

复拍醒木而止，良玉闻此，面上顿现骄态，狂笑曰：“我左良玉亦不枉为人一世矣！”敬亭续说曰：

那罗公眼看叔宝，高声问道：“秦琼，看你身材高大，可曾学些武艺么？”叔宝慌忙跪地，应答如流：“小人会使双铜。”罗公即命家人将自己用的两条银铜，抬将下来。那两条银铜共重六十八斤，比叔宝所用铁铜轻小一半。叔宝是用过重铜的人，接在手中，如同无物，跳下阶来，使尽身法，左轮右舞，恰似玉蟒缠身，银龙护体。玉蟒缠身，万道毫光台下落；银龙护体，一轮月影面前悬。罗公在中军帐里，大声喝采道：“好呀！”那十万雄兵一齐答应，如同山崩雷响，十里皆闻。

说至此，醒木又震。良玉取镜自照，拈须长叹曰：“想我左良玉立功边塞，万夫不当，自信是世上好健儿。如今白发渐生，杀贼未尽，真乃恨事也！”语方毕，旗牌上前禀曰：“二位老爷驾到。”良玉更换冠带，命左右撤去胡床，恭迎袁黄二公上楼。叙礼后，良玉曰：“二位老先生俯临敝镇，曷胜光荣！聊设杯酒，同看春江。”袁黄同答曰：“久钦威望，喜近节麾。高楼盛设，大快生平。”良玉即请二公入席安坐，执壶斟酒，正欲举杯而饮，猛见塘报人勿急上楼，面容惨白，气喘声嘶，跪禀元帅，连称不好。袁、黄等掷杯惊起，良玉问曰：“有何紧急军情，如此大惊小怪？”报者急白曰：“禀元帅爷：大伙流贼北犯，层层围住神京，三天不见救援兵，暗把城门开动，放火焚烧宫阙，持刀杀害生灵。”言时，以手拍地，又曰：“可怜圣主好崇祯。”至是泪如泉涌，痛哭而言曰：“缢死煤山树顶。”众皆大惊失色，同问曰：“事变在于何日？”报者喘促答曰：“是在三月十九日。”众乃望北叩头，放声大痛。良玉跳跃而起，哭呼圣上崇祯主子大行皇帝不置，搓手悲叹曰：“孤臣左良玉，远在边方，不能一旅勤王，罪该万死！呜呼！高皇帝在天之灵，其亦知之否乎？可怜我皇上忧国如病，视民如伤。十七年宵旰勤劳，何期流寇披





猖，师徒挠败，呼天不应，告庙无灵。内缺饷饷，外绝救援，白练无情，断送君王一命。煤山私幸，独殉社稷群黎。伤哉痛哉！”众闻其言，更为之大哭不止。黄公摇手喊阻曰：“且莫举哀，还有大事相商。”良玉问曰：“有何大事？即请指教。”黄公曰：既失北京，江山无主，将军若不早建义旗，支撑大局，则顷刻乱生，如何安抚。”继咸点首称是，以手指示曰：“此间江、汉、荆、襄一带，可称西南半壁，万一失守，恢复无及矣。”良玉曰：“小弟滥握兵权，实难辞责，还须二公努力赞襄，共保边圉。”袁、黄同声应命。良玉即命大众更换白衣，在大行皇帝灵前恸哭拜盟，同襄义举。但仓卒之间，縗服无从置备，仅向附近民家借得素衣三领，白布三条。良玉与袁、黄二公穿戴后，吩咐大小三军亦各随拜。于是领众举哀，拜倒于地，齐呼先帝而哭曰：“呜呼！中原破碎，宗社倾颓，恨文臣帷幄无谋，叹武将疆场惜命。至今日山残水剩，空嗟沧海龙归，对此夕月暗江昏，不啻高楼鹤唳，斯恨绵绵，曷其有极！共请皇天作证，鉴察微忱，从今以后，戮力前驱，捐躯无惜。惟愿早报国仇，以复神京也。”举哀毕，良玉曰：“我等拜盟之后，义同兄弟，临侯督师，仲霖监军，我左昆山操兵练马，死守边方。倘有太子诸王中兴定鼎，届时勤王北上，恢复中原，方不负今日有此义举，诸公以为何如？”袁、黄唯唯遵命。忽有旗牌官趋前禀曰：“禀元帅：满城喧哗，似有变动之意，速请元帅安抚民心。”良玉遂与众下楼，问袁、黄二公今欲何往，袁答回归九江，黄答往赴襄阳。临别之际，良玉犹谆谆相嘱曰：“如有国家要事，还望二公到此会议。”

袁黄乃握手作别去，良玉亦上马归，早已红日西沉，万家灯火时矣。

第十四章 阻奸



往苒光阴，倏经半载。自去冬十月中，朝宗与香君别，仓皇避祸，夜投史公，随往淮安漕署，得以容身，弹指之间，不觉冬去春归，又是清和四月矣。乡信难通，国仇未雪，闲情暂撇。噩耗频传，翘首苍天，能不放声一哭！近因南大司马熊公内召，即以史公补其缺，朝宗又随之





渡江。且幸史公重其才学，待同骨肉，亲切异常。方思移家金陵，借避烽火，不料南北隔绝，道途中梗；且又议立纷纷，迄无定局，故朝宗闷坐无聊，愁怀莫释，正欲候史公回衙，一探消息，而史公操兵甫毕，已从江上归矣。

史公名可法，表字道邻，本贯河南，寄籍燕京。崇祯辛未进士，内作部曹，外任监司。正值中原多故，扬历十年，从未安枕。今由淮安漕抚，升袖南京兵部尚书，到任一月，骤遭大变。虽幸长江天险，护此留都，然一月无君，人心不定，每日议立议迎，莫衷一是，史公心焉忧之。乃今晨在江上操兵，探得北来消息，纵未可遽以为真，而心实深冀其确也。所以傍晚回衙，即命从人请朝宗出，快谈此事。亡何，朝宗入见，急问北信如何，史公曰：“今日得一喜信，据云北京虽失，圣上无恙，早已航海而南。太子亦闻道东奔，未知果否。”朝宗曰：“若得如此，苍生之福也。”正言间，有管门家人入内禀曰：“稟老爷：今有凤抚马老爷遣人投书，并候示复。”史公取书披览。紧皱双眉曰：“可笑马瑶草，又讲迎立之事矣。我想迩来清议堂中，三番公会，此焉仰屋长吁，彼焉低头无语，实因军国大事，未敢轻举妄动耳。乃来书中谋迎议立，情切邀功，其意在于福王。并云圣上确已缢死煤山，太子奔逃无踪，此言若是，则我虽执意不从，彼竟独自举行，为之奈何？况且昭穆伦次，立福王亦无大谬，我不知答彼回书，准其明日会稿，一同列名可也。

朝宗闻史公之言，慌忙起而阻止曰：“老先生所言差矣。福王分藩敝乡，晚生知之最详，立之断然不可。”史公曰：“何也？”朝宗曰：“彼有三大罪，人人俱知。”史公问曰：“如何三大罪？汝试言之。”朝宗细数其罪曰：“福邸乃神宗骄子，母妃郑氏，又涉淫邪。当日谋害太子，欲行自立，设无忠良调护，几将神器窃夺，此一罪也。”史公点首曰：“罪果不小，请问第二罪？”朝宗曰：“前者骄奢无度，私取内府金钱，满载而归；厥后寇逼河南，不肯破悭助饷，以致国破身亡，满宫财宝，徒饱贼囊。既骄且吝，既吝且愚，此二罪也。”史公复问第三大罪，朝宗曰：“此一大罪，即是现今世子德昌王，父死贼手，暴尸未葬，彼竟忍心远避，不孝孰甚！且乘离乱之时，纳民妻女，自图淫乐，可见君德全亏，而欲其皇基重奠，焉可得乎？由是而论，非三大罪而何？”史公深以斯言为然。朝宗又曰：“不特此也，更有五不可立。”史公曰：“三





大罪之外，如何又有五不可立？我今愿闻其说。”朝宗屈指以计之曰：“今者车驾存亡，传闻有异。天无二日，古有明训，此其一。即圣上果殉社稷，尚有太子监国，岂可明弃储君，别寻旁牒枝叶乎？此其二。虽中兴之主，本不必拘定伦次，然须访取出群、英杰如汉之光武，乃能恢复河山，扫除盗寇也，此其三。况今各镇强藩，安知不乘机保立，自植其势，此其四。又恐小人幸进，假公济私，将挟拥戴之功，败坏国事，此其五。还望老先生详察之。”史公赞叹曰：“世兄高见极是，谋深虑远，至为钦佩。前日副使雷縠祚、礼部周鑣均有此论，惟不及此次透彻耳。今即仰仗世兄，将此三大罪、五不可立之论，写一回书答之。”

朝宗遵命，乃就灯下书写。将及其半，而阮大铖亦为迎立一事，竟尔不辞辛苦，夤夜至此矣。盖大铖潜往江浦，寻获福王，如得至宝，连夜归来，与马士英倡议迎立，但恐本兵史可法临时掣肘，未免有所顾忌。今日修书相商，犹虑不稳，故大铖昏夜来此，欲与史公面议妥贴，以便一致进行耳。今命家僮提灯前引，已至兵部府衙。见凤抚所遣来之送书差役，鹄立于门外，因问曰：“汝早来下书，如何尚未回去？”差役曰：“候之已久，不见回书发出，今既阮老爷至此，望代小人向内一催。”大铖允之，家僮趋前唤曰：“门上大叔在否？”管门者出问何人，大铖见而足恭曰：“相烦通报一声，说裤子裆里阮求见老爷。”管门者知是大铖，有意胡缠曰：“裤子裆里软。”犹恐未必。谚云“十胡九骚”，待我试摸一摸，究竟软与不软。”大铖曰：“且慢耍笑，还请方便。”管门曰：“天色已晚，老爷谅早安息，焉敢乱传。”大铖央恳曰：“我有要事面商，定求一见。”管门者乃勉强应之，入内禀曰：“启上老爷：有裤子裆里阮到门求见。”史公沉思曰：“姓阮者果为谁乎？”朝宗从旁答曰：“在住裤子裆里一定是阮胡子矣。”史公曰：“如此昏夜，彼来何干？”朝宗曰：“不须猜测，必为迎立之事，前来游说。”史公恍然曰：“我记得去年在清议堂诬害世兄者，即是此人，闻彼本属魏党，是一无耻小人，岂屑见彼。尔速向外回绝之。”管门者应声而出，怒曰：“我说天晚不见，汝偏不信，使我讨一没趣。请回请回，勿再饶舌！”大铖手拍其肩，笑谓之曰：“汝是能干之人，须知夜间相会，必有极趣之言，若在青天白日，恐皆与汝无涉矣。”管门曰：“汝言有理，事成之后，须当加倍酬我。”大铖含笑应之。管门者信以为真，重又进禀曰：“禀老爷：姓阮者





定求一见，云有极趣之言相告。”史公怒曰：“一味胡言！国破家亡之时，尚何趣话之可言！速速驱逐，闭上宅门。”管门者又禀曰：“凤抚回书，尚未发出，来人在外伺候，请老爷察夺。”朝宗曰：“书已写就，还祈老先生过目，未知可用否？”史公取而读之，爰译其书中大意如下：

溯自二祖列宗，经营垂创以来，及今三百载。吾皇英明有道，际此时艰，不憚勤劳，力竭心枯，尚难弭变，一旦社稷倾移，遽以身殉。于此而欲兴灭继绝，非有神武之才，其孰能之！乃福藩有三大罪案，立之有五不可，局势如此，理宜作罢。为今之计，当再寻访贤宗雅望，集群议以决去留也。

史公读毕，称善者再，即嘱管门者曰：“汝将复书交与凤抚来人，早闭宅门，不许再来缠扰。”言已，遂与朝宗同入。管门者携书出，高呼凤抚差役，以书与之曰：“汝已领得回书，速出，速出，我将闭门矣。”差役曰：“尚有阮老爷在此求见，奈何以闭门羹饷之？”大铖接言曰：“我曾央过求见，汝岂忘之乎？”管门者佯问曰：“汝是谁耶？”大铖曰：“我即是裤子裆里阮也。”管门者叱之曰：“半夜三更，犹是软耶硬耶，使人不能安睡。汝速去，毋来扰我。”即以双手推大铖出，闭门自入。差役亦得书先去，大铖顿足恼恨曰：“彼竟闭门不纳，可恶甚矣。”忽又自解曰：“我老阮十年之前，受气已不知多少，权且忍耐为是。但千载一时之机会，岂容错过。可恨史可法现掌本兵之印，执拗不从，有碍目前迎立之事，如之奈何？”继想皇帝玉玺，迄今尚无踪迹，谅汝区区一部印，用之有何济乎。家僮提灯促之曰：“夜深矣，老爷盍归休？”大铖犹指其门而言曰：“老史老史，大好一盘肉包，送上门来，汝竟无福消受，休怨我让与他人，致貽后悔也。”言罢，不胜怏怏而返。



第十五章 迎驾

愁云密密，惨雾重重，宗社将墟，帝星已坠。君父之仇未报，权奸之势益张，此诚天地否塞之时也。小人道长，君子道消。神京失守，犹切攀龙，主器争持，交相逐鹿。会议若蜩螗沸国，偷安如燕雀处堂。各





期拥立有功，俾得大权在握，封侯拜相，实指顾问事耳。呜呼！尚何言乎！不然，明之遗爱在人，虽不能如夏之少康，汉之光武，而东南半壁，划江淮以自守，岂不能如宋之高宗，成一偏安之局哉？余故作书至此，不得不叹息痛恨于马士英也。

士英别字瑶草，贵州贵阳卫人。万历己未进士。现任凤阳督抚，本属外官，难操大政。今遇国家大变，人方追念先帝，痛哭不遑，而彼独丧心病狂，窃以为幸，欣欣然有喜色曰：“此正我辈得意之秋也。”近以阮大铖为耳目，计议迎立福王，得邀拥戴之功。故前日发书于史可法，约会行事，不意可法回书中有，“三大罪”“五不可立”之言；大铖欲往面商，可法又闭门不纳，士英心窃虑之。因可法现握兵权，一倡此论，则九卿班中如高弘图、姜曰广、吕大器、张国维等，谁敢附和以成此举。乃又嘱托大铖，约会四镇武臣，及勋戚内侍。此时未得回报，心殊悬悬，尚不知效果如何耳。方当焦躁间，大铖自外而入，士英急问曰：“圆老回来，究属大事如何？”大铖面有得色，相告曰：“四镇武官，见公书函，欣然许诺，约定四月二十八日准备仪仗，齐赴江浦矣。”士英连声称妙曰：“未识高、黄、二刘尚有何言？”大铖就坐而答曰：“彼云身受君恩，位封侯爵，江淮坐镇，神京未收，我等滥功邀赏，糜饷素餐，自觉羞惭，当图报效。今读我公垂训，即往江浦迎銮，得扶新主复仇，以期河山还我也。”士英又问曰：“此外有人愿去否？”大铖曰：“还有魏国公徐鸿基、司徒监韩赞周、吏科给事李治、监察御史朱国昌。”士英曰：“勋卫科道，虽则寥寥无几，亦可将就矣。惟彼等所言若何？”大铖详述曰：“彼云：马中丞既为表率，众公卿谁敢迟疑。职名早上，咸瞻天府威仪；奏表纷陈，参拜中兴令辟。得叨雨露恩施，升迁旧秩；共庆风云际会，壮焕新猷。众所愿也，岂有他哉？”士英大喜曰：“果然如此，幸甚幸甚。但我一外吏，只有武臣勋卫数人，又非部院卿僚，表上列名，如何书写？汝当为我思之。”大铖笑曰：“此非难事，何必有一定之考证，只取一本《缙绅便览》便可从头钞写矣”。士英曰：“汝言虽是，然新主驾到，并无百官迎接，仅有我等三五人，如何引进朝去？”大铖曰：“公勿担忧，我看满朝文武，有定见者十不获一，届时乘舆一到，谅彼等投递职名，趋承恐后矣。”士英称是者再，因表虽已写就，衔名未填，即唤书办取《缙绅便览》至，交与大铖钞写。大铖执表视





之，摇头曰：“表上字体，均须细楷，两目昏花，实难下笔。”继思我有眼镜在此，乃从腰内取出，戴之稍觉清澈，然后下笔钞之。仅写“吏部尚书臣高弘图”八字，忽又手颤，心甚焦急。士英曰：“欲速则不达，何不唤书办代写乎？”大铖曰：“为因姓名之中，都有去取，书办如何写得？”士英笑曰：“只须汝指示明白，自然无误矣。”遂唤书办来前，大铖一一指示之，书办遵命退出。士英曰：“古云中原逐鹿，捷足先得，我辈岂可落于人后，今日务须出城为要。”复回首唤长班曰：“汝去整治冠服，收拾箱包，从速勿误。”大铖问曰：“请问老公祖，小弟如何装束？”士英曰：“迎驾大典，非比寻常私谒，理宜冠带为是。”大铖曰：“小弟乃是废员，焉能冠带？”士英沉思半晌，乃曰：“无可奈何，汝且权充一赞表官，但不免屈尊耳。”大铖曰：“大丈夫欲立功业，何所不可，到这时候，还论‘刚方’二字乎？”士英大笑曰：“妙甚，妙甚！可称为‘软圆老’矣。”大铖更换差吏服色，绝不自耻，方以为死灰复燃，枯木逢春；如钓金鳌于海上，重苏涸鲋于沟中；欲期龙虎随从，且效马牛奔走；笑骂由人笑骂，羞惭我不羞惭，此小人之常态，无足怪者。

其时书办已钞写毕，入白曰：“表已列名，请老爷过目。”大铖阅看无误，命书办包裹入箱后，乃曰：“我作赞表官，理当背负此箱。”士英笑曰：“圆老之功，即此已不小矣。”大铖正色曰：“公休笑我，他日画在凌烟阁上，方觉得神气奕奕也。”士英见天色将晚，即与大铖等上马而行，为因迎驾大事，未便多带从人，只有两名随侍而已。一鞭残照，迅速奔驰，恨不插翅飞腾，转瞬即至，得于银烛光中，早拜新主天颜也。其热中富贵也如此，可笑甚矣。

第十六章 设朝

旭日腾辉，瑞烟笼彩，龙楼巍焕，凤阙嵯峨。敞开宫殿九重，共仰高皇旧宇，倚恃钟山千丈，复瞻今上新仪，此正弘光帝设朝时也。弘光乃神宗皇帝之孙，福邸亲王之子，幼封德昌郡王。去年贼陷河南，其父殉国，未及营葬，逃避江浦，所以《阻奸》一章，侯生细数其罪耳。今





由马士英等结连四镇武臣，迎入南京，奉为监国之主。是日为甲申年五月初一日，清晨祭谒孝陵毕，回宫御偏殿中，有史可法、马士英、黄得功、刘泽清等诸文武。虽于昨日迎銮之际，今早陪祭之时，投递职名，尚未朝贺，故众臣袍笏趋跽，排班而入，谨按拜跪礼节，呈上表文曰：“南京吏部尚书高弘图等，恭请陛下早正大位，改元听政，以慰臣民之望。伏维陛下潜龙福邸，嫡派天潢，久著仁贤，同伸推戴；声闻四表，位协重华，牒出金枝，系连花萼。宜承大统，早继高皇，臣等之愿也。”帝曰：“寡人外藩衰宗，才德凉薄，俯顺臣民之请，来守高帝之宫。君父含冤，大仇未报，有何面颜，忝然正位！今暂以藩王监国，仍称崇祯十七年。一切政务，照常办理。众卿勿得諄请，以重寡人之罪。况此时中原板荡，王室流离。栖身榛莽，堪嗟乞食江头；回首尘沙，安得看花洛下。兵燹难消，松楸多恙，堪叹鼎湖弓剑；葬土无人，忍垂金阙冕旒，当阳受贺乎！”众皆三呼万岁曰：“真仁君圣主之言也，臣等敢不遵旨。但王业重兴，大仇速报，卧薪尝胆，陛下勿忘，且中原不可缓图，金匱莫缺；将相急宜早设，玉烛方调。谨具题本，伏候圣裁。”帝曰：“览卿题本，汲汲以报仇复国为请，具见忠悃。至于设立将相，寡人已有成议，今者论功叙赏，当以迎立为上。捧表者星夜奔驰，遽以黄袍加体；拥驾者乘輿护卫，理宜紫阁标名矣。众卿且退，午门候旨。”帝已摆驾入宫，众臣乃退班而出，伫立于午门外。可法曰：“若论迎立之功，今日大拜，当让马老先生矣。”士英曰：“我乃风尘外吏，焉能越次而升？若论国家用武之际，史老先生现居本兵，理当大拜。”复向黄、刘曰：“四镇实有护驾之功，一定加封公侯之位。”黄、刘同答曰：“全赖恩师提拔。”

正言间，内监捧圣旨出，旨以凤阳叔抚马士英倡议迎立，功居第一，即升补内阁大学士，兼兵部尚书，入阁办事。吏部尚书高弘图、礼部尚书姜曰广，兵部尚书史可法，亦皆升补大学士，各兼本衔。高弘图、姜曰广入阁办事，史可法着督师江北，其余部院大小官员，现任者各加三级，缺员者将迎驾人员论功选补。又四镇武臣靖南伯黄得功、兴平伯高杰、东平伯刘泽清、广昌伯刘良佐，俱进封侯爵，各回泛地。众臣谢恩毕，可法谓黄、刘二镇曰：“老夫职居本兵，每以不能克复中原为耻，圣上命我督师江北，正可戮力报效。今与列侯约定：于五月初十





日齐集扬州，共议复仇之事，各须努力，勿得迟延。”黄刘唯唯听命。可法嘱毕，乃向众作别，赴任而去。黄、刘亦兴辞欲行，士英止之，并执其手以语之曰：“圣上录我等迎立之功，拜相封侯，均属勋旧大臣，超越寻常。此后内外消息，务须两相照应，庶几千秋富贵，可以常保矣。”黄刘齐答曰：“蒙恩携带，得有今日，敢不遵谕。”言已始行。士英喜满胸怀，趾高气扬，拈髭大笑曰：“不料今日，一跃而为堂堂首相，何快如之！”其时大铖探首而望，士英正欲回归府第，忽尔止住不行，想及立国之初，诸事未定，莫被高、姜二相夺我大权，不如暂缓归家，竟自入阁办事可也。思至此，大铖已悄然至，上前作揖曰：“恭喜老公祖大拜矣！”士英惊问曰：“汝从何处来耶？”大铖曰：“晚生在朝房藏躲，为探新闻至此。”士英曰：“此系禁地，今日立法之始，汝乃青衣小帽，恐干未便，速速向外勿迟。”大铖附耳低言曰：“老师相叙迎立之功，获此大位，晚生赉表前往，不无微劳，如何未见提及？”士英曰：“汝还未知，圣上已有诏旨，凡各部院缺员，许将迎驾之人叙功选补矣。”大铖喜曰：“全仗老师相荐拔。”士英曰：“汝乃我之心腹，可待谆谆相嘱乎？”语竟欲入，大铖曰：“事不宜迟，晚生权当班役，随入内阁，试看机会何如？”士英点首曰：“想我初入内客，未谙机务，得汝相助为理，于事洵克有济，只须汝谨慎小心耳。”大铖曰：“诺”。遂充作役人，代携士英朝笏随之入。

第十七章 拒媒

福王监国之始，宜如何励精图治，尝胆卧薪，日念高皇创业之艰难，先帝殉身之惨痛，亟亟焉整军经武，雪恨复仇，方不负臣民之推戴耳。纵使力犹未逮，而能扼守长江天堑，划分南北，尚不失为偏安之小朝廷，如南渡之康王构，或可告无罪于祖宗。乃昏庸暗昧，见不及此，惟叙迎立之功，每抱苟安之念。其用人也，异权于狐群狗党，其行政也，注意于舞榭歌台。有贤才而不能进用，有奸邪而不能屏除，有将士而不能驾驭，时以选色征歌为乐。南朝如此，安得不亡？呜呼！虽曰





“天命岂非人事哉！”余故译叙是篇，不第叹香君之魔难，发端于此；抑且叹明代之终结，亦有由来也。

今者秦淮旧院中，自侯生去后，即杨龙友亦久不至此矣。龙友本一罢职县令，因叙迎驾之功，得补礼部主事，盖叨马、阮之力也。士英大拜入阁，阮大铖仍以光禄起用，此外如同乡越其杰、田仰等亦皆补官。当时之引用私人，即此可以想见。并因漕抚缺人，以田仰推升是缺。田仰素知龙友熟悉花丛，特送聘金三百，托彼寻一美妓，挈之赴任。龙友筹思良久，欲求一色艺双绝，无有过于香君者，我不免代彼一问，玉成此事也。遂唤一长班至，命之曰：“汝速请清客丁继之、女客卞玉京到我书房叙话。”长班禀曰：“小人是长班，只认得各位官府，其余串客表子，无从寻觅。”龙友曰：“汝听我言，便知分晓矣。今值端阳佳节，水阁中热闹异常，见有乌衣子弟、红粉娇姬即是此处，休认作牛女银河也。”长班领会曰：“敢是秦淮河房否？”龙友点首曰：“然。汝但望枣花帘下、杏纱窗前款问殷勤，自然无误矣。”长班应命向外，方及门首，见有三人同至，忙问曰：“众位何来？”其人答曰：“老汉是丁继之，同沈、张二敝友特来求见杨老爷，相烦通禀一声。”长班喜曰：“不请自来，真乃巧极，待我通报。”正欲同入，卞玉京与寇白门、郑妥娘亦至。白门唤曰：“三位慢走，与我等一同进去。”继之等回首视之，见是院中姊妹辈，燕筑先问曰：“未识来此何干？”妥娘曰：“彼此同病相怜，汝等怕为师父，我等亦怕作徒弟矣。”相将而入，同进书室中。龙友见而喜曰：“如何不约而同来至此间？”众人齐答曰：“无事不敢径造，今日特来感恩，尚容拜见。”言已，伏地叩首。龙友慌忙扶起，命众就坐，急询曰：“不知有何事见教？”继之曰：“今有一事奉问：新补光禄阮老爷可是杨老爷至交否？”龙友曰：“然”。继之又曰：“闻得新主登极，阮老爷进呈四种传奇，圣心大悦，将《燕子笺》钞发总纲，欲选我等入内教演，此言确否？”龙友曰：“果然有此盛举。”燕筑急曰：“老爷明鉴：我等只仗两片唇养活家中八张嘴，若一入内庭，岂不灭门绝户，一齐饿死？”妥娘亦曰：“我等姊妹，可怜同是八张嘴，独靠此两片皮乎？”龙友笑曰：“不必着忙，当差承应，自有一众教坊男女。汝等都入名士之数，谅无人前来捕汝。”众皆曰：“惟求老爷护庇，我等不胜感激。”龙友慰之曰：“但请放心，明日开列姓名，我当送与阮圆海，嘱彼一概免





捕可也。”众咸称谢曰：“秣陵春暖，烟水魂销，仅借此裙屐笙歌，聊以生色耳。若将我等尽数选入，则从今以后，江潮暮雨，静掩柴门，灞岸秋风，谁携桂棹乎？老爷果肯见怜，保秦淮水软山温，看画舫灯红酒绿，其功德实非浅鲜也。”龙友曰：“我亦有一事借重汝等。”继之曰：“老爷有可见谕？”龙友曰：“舍亲田仰，不日就任漕抚。今晨送到聘金三百，托我寻一小宠。”语未毕，妥娘揜言曰：“我去如何？”燕筑调笑曰：“汝不可去，去则院中散板矣。妥娘不解，笑问其故。燕筑曰：“无人与我打钉，岂不散板乎？”妥娘怒叱之。继之曰：“老爷有意中人否？”龙友曰：“虽有一人，但须汝去作伐，或可成功。”玉京从旁问曰：“此人是谁？”龙友以李家香君答之，继之频频摇首曰：“此则断乎不可。”龙友曰：“何也？”继之曰：“彼是侯公子梳拢之人，现有吹箫旧侣，何曾悔婚封侯，让彼在燕子楼中，作闭门之关盼；岂忍向临邛道上，学改嫁之文君乎？”龙友曰：“侯公子不过一时有兴，今已避祸远去，恐已忘却香君矣，但去无妨。”玉京曰：“香君自侯郎去后，立志守节，不肯下楼。犹如孤雁失群，自甘独宿，度此黄昏。洗除粉黛，抛撇扇裙，停歇喉唇，罢吹箫管，竟效女尼清静，不再坠落风尘矣。”龙友曰：“虽有此言，然胜如侯郎者，彼或愿嫁，亦未可知。”继之曰：“香君之母，本是老爷厚人，不若老爷面谈之为美也。”龙友曰：“汝可知侯郎梳拢香君，是我作伐？今日觐面，实难启口，还须二位辛苦一行，自有重谢。”公宪、燕筑同应曰：“如此我等偕往。”白门、妥娘亦坚欲同行，龙友曰：“不必争论，待彼二位前去，倘或说合不成，再请汝等如何？”众皆应允，遂辞龙友而出。继之与玉京并曰：“杨老爷免去我等差事，此真莫大之恩典，理宜报效。”众咸称是。继之曰：“汝等请回，我当往香君家中，代杨老爷说事去也。”众乃说笑而别。继之谓玉京曰：“记得侯公子梳拢香君，我等亦在彼帮衬。当日盛排筵席，广列笙歌，才子佳人，天然配合。我等亦在花林粉阵中，趁逐此笛韵箏声，一奏其技也。今又助彼拆散鸳鸯，分开凤侣，自觉赧颜，不将如邮亭马卒，专司迎官送客乎？”玉京曰：“然则不去何如？”继之曰：“倘若不去，又恐彼以官势相压，逼选入宫，反为不美。”玉京曰：“若是则奈何？”继之曰：“我有一两全之法：到彼家中，只用款语商量，柔情索问，作一寻常媒妁可耳。”玉京连连称善，且言且行，已至李家，高声唤贞娘出。





是时画阁沉沉，妆楼寂寂，珠帘不卷，绣户常关。香君含愁独坐，镇日相思，不愿为姊妹之花，空盼断王孙之草。眉蹙春山，每恨鹦哥饶舌，眼凝秋水，不劳蝶使多情。今闻有人唤其母，因问曰：“楼下是谁？”玉京曰：“丁相公在此。”香君启窗而望，见来者是玉京、继之，乃曰：“请下姨娘与丁大爷上楼叙话。”继之、玉京登楼，忙问曰：“今堂如何不见？”香君曰：“往赴盒子会去矣。”即请二人叙坐献茶后，己亦陪坐于旁。玉京以言诘之曰：“香君闲坐楼窗，未识与谁顽耍？”香君含泪而答曰：“姨娘有所不知，依今空楼独守，怅望残春，每吟白头之句，惟有双泪沾巾耳。”玉京曰：“汝既倚靠无人，何不招一新婿？”香君曰：“依已嫁与侯郎，岂肯改志？”继之曰：“我等知汝苦心，但今日礼部杨老爷谈及新任漕抚田仰，愿输三百金娶汝为妾，托我前来动问，汝其有意乎？”香君曰：“彼将题目认错矣！可知我有定情诗句，紧紧红丝，胜如彼万两雪花银也。”玉京知不可强，因亦顺水推舟曰：“此事凭汝裁酌，汝既不允，只得另寻门户矣。”香君曰：“卖笑场中，岂无勾栏艳品？依实自知薄福，不愿身入朱门，还望姨娘善为我辞焉。”玉京唯唯，不复多言。继之曰：“第恐令堂归家，难免见钱眼开耳。”香君曰：依为妈妈所疼惜，断无相强之理。”继之点首曰：“如此甚佳，可敬可敬。我与汝再会矣。”言已，起身欲行，适沈公宪、张燕筑、寇白门、郑妥娘等勿急而至，入见香君。燕筑趋前致贺曰：“香君恭喜矣！”香君正色曰：“喜从何来？”白门接言曰：“双双媒人到此，岂不是喜？”香君曰：“敢是为田仰之事乎？”燕筑曰：“如何不是？”香君曰：“依已拒绝，不劳再言。”公宪曰：“此是杨老爷一片美意，因汝花容月貌，艳比绿珠，故寻一金谷石崇为汝作夫婿也，汝奈何拒之？”香君侃侃而答曰：“依心不图富贵，此话休谈。”继之、玉京同曰：“我二人相劝多时，彼已守志坚牢，决不嫁人矣。”白门以言恐吓曰：“彼不嫁人，明日捉将官里去，强迫学戏，永不见男子之面。任汝歌残舞罢，永锁长门，不将夜夜伤神，追悔莫及乎？”香君意不少动，愤然曰：“依即终身守寡，决无怨言。若欲逼依改嫁，断断不能。”妥娘曰：“不信三百两花银买不去汝之黄毛丫头耶？”香君鄙之曰：“汝爱银子，汝去嫁彼，人家闲事，何用汝来多管？”妥娘老羞成怒曰：“小小丫头竟敢掉唇弄舌，将我姨娘讪谤。我即死在妆家，看汝如何发付！”言时，姑作撒泼状。燕筑亦发威





曰：“奴才如此大胆！可知杨老爷新任礼部，管领烟花乐籍，倘汝触恼于彼，则势如风狂雨迅。明日捕汝刑讯，定然柳损桃伤，受苦无穷矣。”香君冷笑曰：“依志已定，恫吓何为哉？”玉京啧啧称赞曰：“看不出小小年纪，竟有如此志气，洵为可敬。”继之曰：“吓彼不动，不如速走为妙。”妥娘恨恨不已，公宪、白门相谓曰：“我二人本则不来，都是老燕、老妥强逼至此，空惹一场扫兴，快走快走，在此有何面目乎！”遂与燕筑、妥娘同去。继之、玉京行稍后，安慰香君曰：“香君放心，我等当回绝杨老爷，决不再来缠扰也。”香君拜谢之，二人乃行。

第十八章 争位

福王未立之初，侯朝宗在史公幕府中，曾为可法修书，答复凤抚马士英，措词激烈，有“三大罪”、“五不可立”之议。不意江浦迎銮，福王登极，马士英功居第一，拜为首相，入阁办事，众臣亦录功补用。史公虽同有入阁之命，又令其督师江北，朝宗机警过人，早知有外之之意，而史公绝不介怀，素具复仇报国之心，反以操兵剿贼为喜。今者开府扬州，朝宗参赞军事，闻约定今日齐集四镇，共商防河之计，故特问候史公，请示方略也。移步至书室外，书僮见是侯生，入内禀报。史公独坐书室中，正为国事殷忧，自念须鬓皆苍，愿竭残躯以报主，其忠肝义胆为何如乎！忽闻家僮传语，立请朝宗进见，因谓之曰：“世兄可知今日四镇齐集，共商大事？不日整师誓众，将雪君父之仇矣。”朝宗曰：“如此甚妙，惟思高杰镇守扬通，兵骄将傲，以致黄、刘三镇，每发不平之愤。今日相见，颇费调停，万一兄弟不和，岂不为敌人之利乎？”史公颌首曰：“所论极是。今日相见，我当以好言劝慰之。”

是时家僮进报曰：“辕门传鼓，四镇现已到齐，伺候参谒。”史公即出外升帐，吹打开门，身坐虎案，左右仪卫，侍立两旁。牙旗风卷，画戟霜凝，威严气概，果自不同。四镇如高杰、黄得功、刘泽清、刘良佐等躬擐甲冑，同上帐来，趋前参见曰：“四镇小将，叩谒阁部大元帅。”史公拱手起立曰：“列侯请起。”高杰等齐声言曰：“小将等听候元帅将





令。”史公曰：“本帅以阅部督师，君命隆重，大小将士，俱在指挥之下。”众皆应是。史公又曰：“四镇乃堂堂列侯，不比寻常武弁，今请屈尊侍坐，共议军情。”四镇同称“不敢”，史公正色曰：“本帅命坐，犹如军令，不得推辞。”众乃一揖而坐。高杰庞然自大，独踞首坐，余则依次坐定。惟得功心中不服，向高杰怒目而视。史公谕四镇曰：“淮南为险要之区域，江河之保障，公等阵列五花，营屯细柳，虎将拏敌塞之旗，犀军放射潮之弩，正不独远振威声，媲美于徐常、邓沐，抑且克成伟业，齐名于绛灌萧曹矣。尚祈同心戮力，再造乾坤，将来画像凌烟，何分今古，列侯其勉之！”得功怒不可遏，发言曰：“元帅在上，小将本不敢争论，但高杰本是投诚草寇，有何战功，今日公然坐在我等三镇之上？”高杰亦抗声答曰：“我投诚最早，年齿又尊，岂肯居尔等之下！”泽清曰：“此处是尔泛地，我等都是客兵，寻常宾主之礼，尚不知晓，如何统兵？真乃惶恐！”良佐亦附和曰：“彼在扬州享受繁华，自尊自大，已成习惯，可知今日局势不同，应让我等到此享用。”高杰曰：“尔等敢来，我即奉让。”得功勃然而起曰：“谁是不敢？”回顾二刘曰：“二兄同我向外，即刻与彼分一强弱。”言罢愤愤而出。史公谓高杰曰：“彼等所言有理，汝当谦逊几分。”高杰曰：“小将宁死不愿在彼等之下。”史公摇首蹙额曰：“此是汝之大谬矣。堂堂四镇，气象轩豪，国家倚仗汝等屏藩南土，恢复北朝，理宜一德一心，如手如足，相推相让，不激不随；而乃忿争坐位，捣乱班联，弃好寻仇，操戈同室，勇于私斗，怯于公战，阵上之威风未逞，窝中之喧闹何为？可笑中兴勋爵，尽封此辈小儿也噫”老夫一片热肠，今已灰冷。暂且出一告示，晓谕三镇，命彼各回泛地，听候调遣，徐图补救之策。”复唤高杰语之曰：“汝既驻扎本境，即在本帅标下，为先锋之职，各有执掌，彼等谅不利此争闹矣。”高杰谢过元帅。史公正欲书写告示，陡闻军队呐喊之声，高杰不辞而出。未及帅府门首，遥见得功与二刘持刀来前，高声喊叫曰：“高杰快来会我！”高杰有恃无恐，突然跃出曰：“汝青天白日，持刀呐喊，敢是谋反乎？”得功曰：“我等何故谋反？只欲杀汝无礼贼子！”高杰叱之曰：“汝敢在帅府之前如此放肆，非无礼贼子而何？”得功与二刘大怒，举刀赶杀高杰。高杰手无寸铁，不敢与敌，返身急入，口中高呼曰：“阁部大老爷救命！黄刘三贼杀入帅府来矣！”史公惊起，方以为敌骑南来，





杀声渐盛，乃竟自相鏖战，若遇寇仇；不思当局艰难，反起阊墙鼓噪，此实离间之根苗，溃崩之朕兆也。急命左右请侯相公。

朝宗早得外间消息，闻命而至，上帐相见曰：“晚生已闻知其详矣。”史公曰：“今欲借重高才，传我帅令，安抚乱军。”朝宗问安抚之法，史公曰：“老夫有告示一纸，速去晓谕彼等。”朝宗遵命，手携告示而出，朗声向黄、刘三镇曰：“小弟乃本府参谋，奉阁部大元帅之命，晓谕三镇知悉：恭逢新主中兴，闯贼未讨，正我辈枕戈待旦之时，不宜怀挟小忿，致乱大谋，俟收复中原，太平赐宴，论功叙坐，自有朝仪。目下军容匆遽，凡事权宜，皆当相谅，无失旧好。兴平侯高，原镇扬通，今即留在本帅标下，委作先锋。靖南侯黄，仍回庐和。东平侯刘，仍回淮徐。广昌侯刘，仍回凤泗。静候调遣，勿得抗违，军法凜然，本帅不能容情也。特谕。”得功曰：“我等只欲杀无礼贼子，焉敢犯元帅军法。”朝宗曰：“于今辕门截杀，军法难容，还请三思。”泽清曰：“既如此，休得惊动元帅，我等且散。”良佐曰：“何不明日同往高杰家中厮杀！”正所谓国仇可忍，私恨难消也。三镇遂去，朝宗稟复史公曰：“三镇闻令，暂且散去，恐明日尚有斗杀之事。”史公无奈，手指高杰而言曰：“高将军，汝乃横招仇衅，妄自骄矜，坐争首席，惹动群雄，空劳舌战一番。仅得息兵半晌，总难消释，枉费调停。如此情形险恶，岂不将事业抛残乎？”高杰冥顽不悟，犹强答曰：“元帅何用焦急，待明日与彼决一胜负，将三镇人马并入本镇一处，然后随从元帅，恢复中原，有何难哉！”史公曰：“汝言毋乃大误。现今流寇北来，将渡黄河，总兵许定国不能阻挡，连夜告急，正欲与四镇商议，发兵防河。今日一动争端，债我大事，岂不可忧？”高杰曰：“三镇志愿，专注在扬州繁华，思来夺取，我岂肯轻轻让彼？”史公曰：“此言益发可笑矣。只有一枝军马，而与三镇争衡，犹如泰山压卵，宁有不败之理？汝思占住廿四桥，听吹箫于月夜；彼欲腰缠十万贯，美骑鹤于扬州。漫夸蕃厘观少有琼花，深恐广陵涛变成祸水耳。噫嘻！老夫惟拼一死，更无他法。全仗侯兄长才，为我筹之。”朝宗曰：“且看局势，再作商量，徒愁无益也。”史公曰：“然”。乃与朝宗掩门而入。此时之高杰，气犹不平，方欲点齐人马，准备明晨往黄金坝上迎敌三镇去矣。





第十九章 和战

云屯阵黑，风卷沙黄，鼓角声喧，戈矛光闪，扬威呐喊，耀武奔腾。旗分三色以鲜明，队列千军以踊跃。此系何处兵卒乎？盖黄得功、刘良佐、刘泽清三镇之部下也。昨因争坐起衅，各不相下，故今早率队而来，欲与高杰一决雌雄耳。闻得高杰点齐人马，屯于黄金坝上，准备迎敌，得功谓二刘曰：“此去均须小心，我等当分作三队，依次而进。”良佐曰：“我带来人马太少，不敷应敌，让我在前挑战，请二兄随后迎之。”得功曰：“惜我部将田雄未曾至此，我只能作第二队，还请鹤洲哥哥压哨如何？”泽清曰：“准其如此。”众三军速即上前厮杀，其势甚锐。行近黄金坝，而高杰已戎装扎束，勒马提枪，统率三军，排成阵势，早在彼伺候迎敌矣。刻闻探卒传报，三镇兵马已到，翘首而望，见刘良佐首执大刀，飞马而来，高声喊曰：“老高速速出马，今日与汝争一谁大谁小。”高杰挺枪而出，骂曰：“汝花马刘，乃是我辈中小兄弟，谁来惧汝！”斯时鼓鼙振地，尘土冲天，两马盘旋，二人决斗。战未数合，高杰高叫曰：“三军听者：一齐并力上前，擒此刘贼。”三军乃蜂拥突出，争先乱战。良佐不能敌众，拖刀而败。黄得功第二队至，手握双鞭，喝曰：“可知我黄闯子本领高强，速速下马叩头，饶汝一死。”高杰冷笑曰：“我高老爷不爱汝活头，偏要取汝死头。”二人枪鞭并举，来往交锋。为时未久，高杰又大叫三军再来，众复应命乱战。得功急曰：“从来将对将，兵对兵，方是英雄豪杰，汝乃如此混战，足见是无礼贼子，我且暂输与汝。”转身败下。刘泽清手舞双刀，率领第三队喊杀而至，大声叱曰：“高杰！汝休逞强，我刘鹤洲带得人马至此，即同汝混战如何？”高杰一时兴起，即显其本来面目曰：“我翻天鹞子焉有怕人之理，不论如何战法，均无不可。”言时，指挥三军，大喊“杀……杀……”不止。一霎征云滚滚，惨雾漫漫，红日韬光，白昼为晦。

两军正混战间，突闻锣鼓之声，起于耳际。众乃停战仰视，见一人手持令箭，立高台上，小军执锣鼓侍于侧。是人即侯朝宗也。盖史公在





城中得悉战耗，故急命朝宗至此耳。适当高、刘两军乱战之际，杀声遍野，决斗方酣，乃鸣锣击鼓以遥止之。朝宗俟其止战，暂息喧哗，始摇令箭以传谕曰：“阁部大元帅有令：四镇作反，皆督师之过，请先到帅府，杀戮元帅；次到南京，抢夺宫阙，不必在此混战，骚扰平民。”泽清曰：“我等何曾作反？祇因高杰无礼，混乱坐次，故尔争明高下，以便日后参谒元帅。无敢搀越也。”高杰亦曰：“我高杰乃本标先锋，焉敢作反？彼等领兵到此，我不过迎敌而已。”朝宗曰：“不奉军令，妄作斗杀，都是反贼。明日奏闻朝廷，汝等自去分辩可也。”泽清曰：“朝廷是我等迎立，元帅由朝廷差来，若谓我等违背军令，即是叛反朝廷，断乎不可。情愿束身待罪，祇求元帅饶恕。”朝宗曰：“高将军，汝有何言？”高杰曰：“我高杰是元帅犬马，今犯军法，当听元帅处分。”朝宗曰：“既然如此，速传黄、刘三镇，同赴辕门，央求元帅。”泽清曰：“二镇败走，各回汛地去矣。”朝宗曰：“汝淮、扬两镇，唇齿之邦，又无宿嫌，何故听人指使？速往辕门，恭候元帅发落。”言已下台，挥退众兵，即与泽清、高杰同行。

转瞬已抵辕门，朝宗嘱二将在外等候，入内传禀。稍迟即即出，宣谕曰：“元帅有令：四镇擅相争夺，皆当军法从事。但高将军不知礼体。挑嫌起衅，罪有所得，著与三镇服礼，候解和之日，再行处分。还劝将军自思，早向辕门负荆也。”高杰恼恨曰：“我高杰乃元帅标下先锋，元帅不加庇护，偏命我负荆请罪，与彼三镇服礼，真令人羞死气死！料想元帅未必用我，我亦难当此屈辱，不免领兵渡江，另作掀天事业，岂不美哉。”立定主见，遂率部下军卒，摇旗呐喊而去。泽清睹此景象，不禁骇叫曰：“高杰如此举动，势必渡江去矣。我想江南有彼党羽，须防其重来作寇，不日犯我境界，我当早去，约会黄、刘二镇，多备人马迎敌，方保无虞也。”语毕竟行。朝宗呆视良久，叹曰：“不料局势冰消，人心瓦解，挽回不易，收拾殊难，恐半壁残山胜水，从此不能重构矣。”可恨高杰忘恩背反，渡江南行。刘泽清亦匆忙北去，约会三镇人马，同来迎敌。呜呼！大江南北，遍地烟尘，如此号令不行，横行无忌，不将使元帅搔头、参谋搓手乎！





第二十章 移防

上章言高杰作反，领兵渡江，其志在于苏、杭二省，欲肆旧日盗贼行为，夺之以作根据地耳。不意巡抚郑瑄，颇有才略，操舟架炮，堵截江口，不啻铁索横波，锁住门户，任汝桀悍凶顽，亦难越雷池一步。高杰无可奈何，祇得收兵回归本镇，大有独占扬州之意。惟恐黄、刘三镇，前来寻衅，故命部卒往探之。俄而回报，得悉黄、刘会齐人马，南来迎敌，前哨已至高邮，不觉大惊曰：“奈何，奈何？南下不得，北上又不能，进退两难，我将策马何之乎？”继而寸衷自度：大地难容，不如忍辱怀惭，仍往史阁部辕门，乞彼恩兹，仗彼体面，或可解救此围。但羞颜空忝，答对何辞，实是自作之孽，未可怨天尤人耳。筹思已定，乃率众军而行。惟斯时之史公，自经朝宗稟覆和战情形，及高杰叛反渡江事，深叹大局已变，时势难支，中夜踟蹰，不能安枕者，已将匝月。即朝宗满腹经纶，亦自慨一筹莫展矣。”

一日，史公在书室中，朝宗侍坐于旁，计议近日军情。史公谓朝宗曰：“世兄，汝看高杰不辞而去，三镇又不遵军法，调遣殊难。祇有我本标人马，为数无几，焉能守得住江北？眼见大事已去，如之奈何？”朝宗曰：“闻得巡抚郑瑄堵住江口，高杰不能南下，又回扬州来矣。”史公问曰：“未识三镇如何？”朝宗曰：“三镇知彼退回，依旧会齐人马，再来迎敌，前哨已抵高邮。”史公愁眉不展，发声长叹曰：“目前局势，更难处矣。嗟乎！国家三百年事业，是谁掀翻至此，我焉能只手擎天，以虚词却来兵乎？此间仅有一枝军马，自守尚嫌不足，如何禁压暴军，得免生灵涂炭乎？”朝宗俯首无语，亦惟付之一叹而已。正愁叹间，忽闻中军官传鼓之声，急命从人问之，始知高杰领兵到辕，特来求见。史公曰：“彼竟果然来矣，传彼大帐相见。”吩咐毕，史公出外升帐，朝宗亦随之出，卫士分列左右。高杰急奔而上，跪地请罪曰：“小将高杰，擅离汛地，罪该万死，求元帅开恩饶恕。”史公正色曰：“汝本是乱民出身，朝廷许汝投诚，加封侯爵，不曾薄待于汝，因何一言不合，竟自反





去？及至渡江不得，又投辕门，反覆无常，视同儿戏，岂不可恨。本该军法从事，姑念汝悔罪之速，暂且饶恕。”高杰叩谢而起，似有所言，史公问曰：“汝今尚有何言？”高杰又跪禀曰：“前日擅离汛地，只因不肯服礼。今三镇知某回归，一定再来索战，小将虽强，独力难支，还望元帅解救。”史公沉吟不语，高杰又央恳朝宗曰：“侯先生代某进一美言。”朝宗曰：“汝既不肯服礼，即元帅亦难处断。”史公点首曰：“此言甚是。事到今日，本帅安能偏护？都是汝不知进退，争论坐位，轻动干戈。既不思三家势成鼎足，又不思孤军命如悬丝，罔顾大局，一味横行，咎由自取，夫复何尤？”高杰急曰：“元帅不肯解救，小将宁可碎首辕门，断不向彼甘拜下风。”朝宗微哂曰：“汝黄金坝上之威风，而今安在哉？”高杰曰：“当时彼等人马无多，我用全军混战，故能取胜。今日三镇卷上齐来，小将不得不临事而惧矣。”朝宗曰：“我虽有一妙计，但恐汝未必依从耳。”高杰曰：“除去服礼一节，都肯依从。”朝宗曰：“现今流贼南下，将渡黄河，许定国难以抵御，连夜告急，元帅本欲发兵防河，汝何不奉命前往，坐镇开洛，既解日前之围，又立异日之功。彼三镇知汝远往，即不能兴无名之师矣，将军以为何如？”高杰低首沉思，半晌乃答曰：“待我商酌而定。”犹豫之际，耳闻军队呐喊声，史公曰：“城外杀声震天，不知是何处兵马？”中军自外入，禀报曰：“黄刘三镇领兵到城，声言与高将军决战，请令定夺。”高杰惧甚，不得已应承曰：“愿听元帅调遣。”史公曰：“汝既愿往，速传本帅军令，晓谕三军。”即拔令箭付中军曰：“高杰无礼，本当军法从事，但时值用人之际，又念迎驾之功，暂且饶恕，罚往开洛防河，将功赎罪。今日已离扬州，三镇各释小嫌，共图大事，速速回汛，听候调遣。”中军遵令而出，史公乃谓高杰曰：“高将军，高将军！第恐汝之性气，到处不能相安耳。我劝汝虑始谋终，莫恃黄河天险，至要至要！须知总兵计定国亦非安静之徒，谚云‘明枪易躲，暗箭难防’，汝其慎之！”继又向朝宗曰：“防河一事，实系国家要图，我看高将军勇多谋少，倘有疏虞，罪在老夫。故我细细筹划，想及河南本是贵乡，吾兄日图归计，路阻难行，何不随营前往，既遂还乡之愿，又可监军防河，且为桑梓造福，岂非一举而三得乎？”朝宗应允，深谢史公美意，当即收拾行装，与高杰一同告辞。拜别之时，史公谆嘱朝宗曰：“参谋此去，如与老夫亲身防河无异，特恐





势局叵测，务须十分小心，老夫专听好音也。”嘱毕，掩门入。

朝宗谨诺而出，高杰曰：“侯先生，汝听杀声未息，我等向外，恐彼在前途截杀也。”朝宗摇手曰：“尽可无妨。彼等知汝移防，怒气已消，自然散去矣。况三镇之兵，俱走东路，我等军马，宜出北门，竟从天长、六合，直奔河南，有何阻碍乎？”高杰唯唯称是，遂率本部军马，起程而行。在朝宗则系念家园牵怀堂上，难传两字平安；音书久断，纵有一枝寄托，抑郁何堪！今者结伴还乡，得遂三年归志；从军旋里，重瞻二老尊颜，此心诚足以自慰矣。盖高杰则不然，难逞夙昔威风，远离故土，好似英雄末路，偷度函关，回首扬州，殊令人低徊留之不能去。

闰二十章 闲话

人生离乱之秋，目睹鼎革之惨。罹此劫者，无贵无贱，无老无少，无男无女，无智愚贤不肖，既遭贼盗之荼毒，又经戎马之蹂躏，或转于沟壑，或散于四方，一时离乡背井，自北而南，避难奔逃者何可胜计。即幸而不死，留此余生，而道路间关，风尘跋涉，历尽危险之途，得达安全之地，其苦已难言矣。斯时也，夕阳将下，遍地作鲜血色，隐隐闻金鼓呐喊声，益觉眼前景象愁惨，实难以言喻，能不为之触目伤心耶！盖其间有一老者，须鬓皆苍，头戴白巾，身穿麻衣，肩荷包囊，面容若官人状，伫立于郊野中，仰天大哭不止。适有二人从后来，一似山人，一似贾客，各背行李，均向南京而去。行经是处，只因天色将晚，趑路甚速，虽彼此并不相识，而当兵荒马乱之际，江路难行，故二人作伴，以冀互相照拂耳。今见老者独立于此，啼哭甚哀，因问曰：“老兄敢是错走程途，迷失亲人乎？”老者摇手曰：“非也，非也！我从北京而来，行抵河南，只遇高杰兵马，致受无限惊恐，幸得逃生，渡过长江，看见满路都是逃生奔命之人，不觉伤心恸哭耳。”山人曰：“原来为此，可怜可叹！”贾客曰：“既从北京而来，我正欲细问近日消息，何不同宿村店，以作竟夕之谈？”老者点首曰：“甚妙，甚妙。我今老腿无力，亦思早歇矣。”行不及半里许，见一小村店，稍有墙壁，山人指之曰：“盖在





此间同宿乎？”二人应允，相将而入。老者仰视之，上有一架豆棚，深赞其妙。山人曰：“我等放下行李，即坐在豆棚之下，促膝闲话，岂不美哉。”三人遂卸行李而坐，店主人趋前问曰：“众位客官，可用晚膳否？”山人曰：“饭虽不消，烦汝买酒一壶，削瓜剥豆，与二位聊解困乏，有何不可。”老者曰：“如何叨扰足下！”贾客曰：“四海之内，皆兄弟也，我二人亦可将酒回敬。”店主人取酒菜至，三人对酌倾谈。老者先问曰：“路遇匆匆，未曾请教尊姓大号，今往南京何干？”山人答曰：“某姓蓝名瑛，字田叔，是西湖画士，特至南京访友。”贾客亦曰：“我是蔡益所，世代南京书客，方从江浦索债而归。今老兄从北京至此，敢问高姓大名，有何急事，如此狼狈？”老者曰：“实告二位，下官姓张名薇，原是锦衣卫堂官。”益所惊曰：“原来是位老爷，失敬失敬！”田叔问曰：“未识南来何故？”张薇详述曰：“三月十九日，流贼攻破北京，崇祯先帝缢死煤山，周皇后亦殉难自尽。我当时自城而下，率领本官校尉，寻获尸骸，抬至东华门外，买棺收殓，惟我一人戴孝守灵。”语至此，田叔急问曰：“旧日文武百官，尽往何处去矣？”张薇叹曰：“何曾看见一人！彼时闯贼搜查朝官，逼索兵饷，我亦被捕，受监禁夹打之苦。我将家财尽数献出，始放我守灵戴孝。其余众官，或走或藏，或被杀，或下狱，或一身殉难，或满门死节。”田叔曰：“竟有如此忠臣，可敬可敬！”张薇曰：“还有进朝称贺，顺从闯贼，除授伪官之人。”益所拍案曰：“竟有此等狗彘该杀该杀！”张薇掩泣而告曰：“可怜皇帝、皇后两位梓宫丢在路旁，并无一人瞅睬，岂不痛哉！”田叔、益所闻言，无不凄然泪下。张薇续言曰：“直至四月初三日，礼部始奉伪旨，将梓宫抬送皇陵。我执幡送殡，行抵昌平州，幸得赵吏目纠合义民，捐钱三百串，掘开田皇妃旧墓，安葬其中。我即看守陵旁，早晚上香。不意五月初旬，清兵进关，杀退流贼，安抚百姓，命工部查宝泉局内所铸之崇祯遗钱，发买工料，修造享殿碑亭，门墙桥道，规模与十二陵相等。我不及待其工竣，但将神牌墓碑。亲手题写后，连夜起程，报与南京臣民知晓，所以如此狼狈耳。”田叔钦敬曰：“难得难得，若非老先生在京，崇祯先帝竟无守灵之人矣。”益所复问曰：“未知太子二王今在何处？”张薇答曰：“定永二王，并无消息。闻太子渡海南来，恐亦为乱兵所害矣。哀哉！”言已，泪如雨下。田叔问曰：“闻得北京有书一封，发交阁





部史可法，责备亡国将相，不去奔丧哭主，又不请兵报仇。史公具答回书，特命左懋第披麻扶杖，前去哭灵，老先生知之否？”张薇曰：“曾在半路相遇，执手恸哭而别。”

谈论未终忽尔天地晦黑，云雾迷漫，大风起于林木间，雷声隆隆然。店主掌灯急至，唤曰：“大雨来矣，快请众位进房。”三人起立，雨已倾盆而下，各以衣袖掩首入。张薇曰：“天色已晚，我当行香矣。”益所问曰：“为谁行香？”张薇曰：“大行皇帝未满周年，我今穿戴孝服，每日早晚，必须行香哭拜。”遂从包裹里中取出香炉香盒，陈设几上，洗手焚香，望北两拜，跪而上香。高呼“大行皇帝”，泣告曰：“今日七月十五，孤臣张薇叩头上香。”伏地大哭。其时风吼雷鸣，不绝于耳，似与哭声相应和者。田叔唤益所曰：“我等乃草莽之臣，亦应随拜举哀。”益所应之，跪哭于旁。哭毕一齐叩首起拜，田叔曰：“老先生远路疲倦，请早安身养息为是。”张薇曰：“然。”乃各解行李而卧。田叔曰：“窗外风雨益甚，明早如何登程？”张薇曰：“天之阴晴，非人所能逆料也。”益所忽问曰：“老爷所言之殉节文武，都有姓名否？”张薇曰：“汝试言问之之意。”益所曰：“我小铺中意欲编成唱本，传示四方，以便万人敬仰，千古流传也。”张薇连声称妙曰：“我写有手摺在此，明日当取出奉送。”田叔曰：“忠臣义士，自当流芳百世，然投顺闯贼，不忠不义之姓名，亦应遗臭万年，使人唾骂。”张薇曰：“俱有钞本，一总奉上。”益所称谢不置，已而同入睡乡。张薇在朦胧间，忽闻众鬼号呼之声，暗暗惊异：如何窗外风雨声中，又有此哀苦号呼声耶？乃从窗隙窥之，都是断头折足，阵亡厉鬼，殊令人不寒而栗，不知何故到此。少顷，鬼忽不见，已仍睡下。复闻细乐警蹕声，不觉失惊自语曰：“窗外又有人马鼓乐之声，嘻何为乎来哉？”开门起视，见一众文武官僚，冠带齐整，骑骑纷纭，仪仗严肃，幡幢引导，细乐悠扬，帝后乘舆而过。惊出跪迎，三呼万岁曰：“孤臣张薇，恭迎圣驾。”拜毕起身，倏又不见，失声而呼曰：“皇帝皇后何处巡游？恕我孤臣张薇，不能随驾。”言已，又拜哭不止。田叔与益所被其哭声所惊，醒而问曰：“天已发亮，老爷何又如此恸哭，莫非上早香乎？”张薇掩泪相告曰：“奇事奇事！我方睡去，听得无数号呼之声，隔窗窥视，尽是阵亡厉鬼，真乃可怕。”田叔曰：“昨夜乃中元赦罪之期，想是赴盂兰会去矣。”张薇摇首曰：“非也，此





外还有奇事。”益所问有何奇事，张薇曰：“后来又闻人马鼓吹之声，我即启门出视，分明是崇祯先帝，偕同周皇后乘舆东巡，引导一众文武官员，俱是殉难忠臣，细乐前行，仪仗纷列，仿佛龙驭升天之象。我伏俯道旁，送驾过去，不觉失声大哭耳。”田叔曰：“此事果然奇异，先皇帝、先皇后一定超升天界无疑，然亦由张老爷精诚所感，故此特来显圣也。”张薇曰：“我今发一愿心，待至明年七月十五日，在南京胜境，募建水陆道场，修齐追荐，并脱度一切冤魂，二位肯来随喜否？”益所曰：“老爷果作此事，我等情愿酹金助醮。”张薇赞叹曰：“君等都是好人，此往南京，或买书，或求画，彼此可以时常相会也。”益所曰：“诺”。田叔曰：“汝看天色已晴，日光穿牖，不若趁此早凉，收拾登程，同向前途分手何如？”于是各携行李，竟出村店而行。

加二十一章 孤吟

雨过尘清，秋街如洗，青山红树，人在画中。时值康熙甲子八月，别有一种太平景象。星移物换，记否当日笙歌；人去台空，胜有谁家金粉？噫！人不幸而生于斯世，致起治乱兴亡之感；然亦幸而生于斯世，得见悲欢离合之情。记因缘于鸿爪，雪印留痕；听呜咽之鹃声，风流何在。

如老赞礼者，阅历衰时，遭逢盛代，窃叹天地间是是非非，形形色色，生生死死，古古今今，非俨然一大戏场乎！昔在戏中，而已不知其为戏，即一切帝王将相，以及名士美人，亦不自知其为戏也。今在鼎革之后，此身宜居于戏外矣。然一睹所演之《桃花扇》，将昔日之帝王将相，以及名士美人等一一入戏，则己之化身，仍不免为戏中之一人耳。盖南朝之亡，亡于戏，演戏者亦从而戏之，乃能独得其戏之真，是以真为戏而戏为真矣。戏得其真，足见此戏之佳，而叹《桃花扇》之名传不朽也。余作演义，仅译其半，实与看戏之老赞礼无异。老赞礼既为戏中人，则下本第一场，仍当以老赞礼冠之，始将《桃花扇》归结情节，为阅者演述焉。时有人问老赞礼曰：“老相公又往太平园，看演《桃花扇》否”赞礼应之。人又问昨日将上本看毕，所演如何，老赞礼答曰：“演





得甚佳。忽而快意，忽而伤心，可泣可歌，入情入理。记实如司马迁，滑稽若东方朔，殊令人不厌百回看也。今日演下半部，我将去矣。”言已，携杖出门而行。想此时暑气全收，秋光正好，柳林蝉噪，苔砌虫吟，荷沼香残，梧园叶落。着轻衫以适体，戴凉笠以宜人。旅客情深，惊连夜西窗雨打；春婆梦醒，忆曩年北里魂销。未免有情，不堪回首，徒叹流光如箭，暮景催人耳。况复遍阅沧桑，饱经霜雪，鸡皮瘦损，鹤发衰颓，独景伤怀，悲秋扶病。嗟乎！重入欢场，斯世谁知胜我；自怜老境，此身几等赘？瘠我已无望于将来，奚必追溯夫既往？则凡儿孙之累，名利之缠，与夫诸侯之怒，丞相之嗔，都付之流水行云、夕阳衰草矣。然而春色早凋，愁怀莫释。汉宫不见，丹青化作尘埃；棋局已残，黑白难分胜负。华屋山邱，秦淮灰劫，朝更世变，景过情迁，苟无天宝宫人细说开元遗事，岂不将一篇诗话，千古沉沦乎？幸得云亭山人，不愧当代词客，运用生花之笔，制成织锦之文。声传一曲未终，泪已双行而下。几度酸辛，一番点缀，得留此冠袍旧样，粉墨新痕。其苦心孤诣，洵不可及，虽文章是假，功业非真，而逢场作戏，活色生香，使人深悉当日朝野情形，实与信史无殊也。

嘻！老夫耄矣，不识羞惭，偏多风韵，暗将藜杖，偷拨榴裙，即被扇底桃花所笑，余亦何暇计及哉。斯时之老赞礼，且行且思，且感且叹，已至太平园，而《桃花扇》中之奸相马士英又早登场，而为万人所瞩目矣。

第二十一章 媚座

时值小春，梅花乍放，大开东阁，竞赏南枝。此于国家承平之日，所宜饮酒赋诗，骋怀游目者也。乃今烽火频传，军书迭告，君仇未报，贼势难平，而马士英贪得天功，据为己有，官居首辅，权握中枢，调和鼎鼎，无非引党呼朋，燮理阴阳，仅此嘘寒送暖。天子登龙未久，拱己无为，平章斗蟀自娱，偷闲适体。满腹经纶，徒逞报怨施恩之快；半朝朱紫，尽多趋炎附势之徒。立君由我，杀人何妨，斯真小人得志之秋，





国家将亡之日也。

士英犹扬声大笑，得意自鸣。方以为数日之间，太平无事。又值红梅早放，正人生行乐之时，拟设席于万玉园中，会集亲戚故旧，以显自己之尊荣，借传他人之趋奉。因唤长班而问曰：“今日下帖，所请是谁？”长班答曰：“都是老爷同乡。有兵部主事杨文骢，金都御史越其杰，新擢漕抚田仰，光禄寺卿阮大铖，一共四位老爷。”士英不觉起疑曰：“我与阮大铖并非同乡，何得冒认？”长班曰：“闻得彼与人言，又与老爷至亲。”士英笑曰：“相与不同，亦可算得至亲矣。”既而吩咐曰：“今日并无外客，即在梅花书屋设席可也。”长班曰：“诺。”士英复曰：“天已过午，速去请客。”长班曰：“不用去请，彼等俱在门房，恭候多时矣，只须传唤一声，立即一齐进见。”士英领之。长班遂向外去。不须臾间，龙友与大铖并人。进见之际，倍极足恭。士英谓龙友曰：“我以为谁，杨妹丈是我内亲，何不竟进？”龙友曰：“如今亲不敌贵，未便贸然而入。”士英又向大铖曰：“图老一向来往，相熟已久，何待人传？”大铖曰：“府体尊严，岂敢冒昧。”士英曰：“二位未免见外矣，请坐请坐。”龙友、大铖均称“不敢”，即请士英上坐，打恭作揖，方始就坐于旁。士英曰：“吾辈幸得施为，休拘礼节。兰盟久契，正宜知己谈心；瓜谊相关，尽可相逢把臂。门外不须倒屣，庭前何必正冠，不然则堂堂相府，岂不宾从稀疏乎？”言时，家人以香茗进，捧盘而献。二人让士英先取，然后打恭而取之。士英曰：“今日天气微寒，正宜小饮。”二人打恭称是。士英曰：“朝罢归来，日已过午，昼短夜长，相差约有三时。二人又打恭称是曰：“此皆老师相调羹之功也。”茶罢收杯，亦须打恭以让其先。士英问长班曰：“如何越田二位还不见到，汝知其故否？”长班曰：“越老爷忽发痔漏症，早有辞帖。田老爷明日起程，准备家眷上船，故须夜间方来辞行。”士英点首曰：“既然如此，速排筵席。”

有顷，三席分排，坐次安定，二人谦恭告坐。饮酒之间，士英曰：“每日退朝后，卸除锦袍玉带，更换朱履轻裘，颇觉自适。且喜阳春十月，花放红梅，我辈南朝雅客，性爱风流，亟宜观赏。虽终日为民所羁，未免抱憾，不若拚此长宵，评诗读画，偷得浮生半日闲也。奈何吾党知心，寥寥无几乎？”大铖曰：“相府连日宴客，敢问在座诸公之名。”士英曰：“总是吾党，但不如二公风雅耳。”龙友亦询问是谁，士英唤长





班取客单至，大铖接而观之，乃是张孙、振、袁弘、勋、黄鼎、张捷、杨维垣等。龙友曰：“果然都是大有经济之人。”士英面有骄色曰：“彼等均为我所提拔，不然，今日焉能成大僚耶？”大铖即打恭而言曰：“晚生等已废之员尚蒙起用，老师相为国吐握，真不啻周公矣。”士英谦让曰：“一位非比常人，明日当嘱托吏部，还须破格超升，以展骥足之才。”龙友作揖，大铖下跪，同谢提携之德。感勒五中，春生满面。锻羽重飞，吐气若丰城之剑；绮筵一饮，锡恩如华袞之衣，丑态毕呈，谰言并进。大铖更甚于龙友，奴颜婢膝，叩首筵前，几不知人间尚有羞耻事，可笑亦可鄙已！士英急扶大铖起，命家人撤去大席，安排小酌，另设一席而坐。时有二价献赏封，士英摇手曰：“不必不必，花间雅集，又无梨园，如何行此官席之礼？”大铖曰：“舍下小班，日日得间，何不唤来承应？”士英笑曰：“妙部新奇，出于圆老手笔，久已司空见惯矣。待异日宴请他客，借来领教何如？”大铖急应曰：“然相府中名园山水，自有清音，又何用丝竹相随哉？”龙友笑曰：“从来名花倾国，缺一不可。今日红梅之下，虽可免去梨园，然花纤半放，究少韦娘一曲相催，殊为憾事。”士英大笑曰：“妹丈多情，竟欲作苏州刺史，思一丽人陪伴，真个消魂矣。”即回首唤长班曰：“速传几名歌妓，来此伺候。”长班曰：“未识老爷欲传旧院乎？抑珠市乎？”士英曰：“此事须问杨姑老爷。”龙友曰：“小弟物色已多，佳者殊少，只有旧院李香君，新学《牡丹亭》曲本，唱来尚可动听。”士英命长班速去唤来，长班应声而退。大铖是有心人，因问曰：“前日田百源。用三百金欲娶一妾，想必即是此妓？”龙友曰：“然。”士英问曰：“何故并未娶去？”龙友曰：“可笑彼一片凝心，欲与侯朝宗守节，圣执不从。我虽屡次劝谕，彼竟不肯下楼，使我扫兴而回。”士英怒曰：“奴才如此大胆，全不知开府威严，杀人无殊虱虮，乃彼烟花弱质，倔强如斯，真不啻飞蛾扑灯，自焚其身也！”大铖曰：“都由侯朝宗一人而起，彼竟不悟，听其指使，变坏气质。前者晚生亦受辱不浅。”士英大怒曰：“可恼可恼！一位新任漕抚，用银三百买不到一名妓女，岂有此理！莫非彼之身价胜于绿珠乎？”大铖又激之曰：“田抚乃老师相乡亲，被彼羞辱，所关非细。”士英点首曰：“待彼来时，自有处法。”语未竟，长班入内回话曰：“禀老爷，小人行至旧院，寻访香君，彼竟托言有病，不肯下楼。”士英寻思半晌，





乃曰：“既如此，汝与家人辈携取衣服财礼，前去接娶，不烦月老，即系红丝。准备花轿相迎，强以茶礼为聘，不问鴛母肯与不肯，竟将香君拖入轿中。今夜送往田抚船上，使彼扑朔迷离，喜从天降，当作洛浦惊鸿，得遇凌波仙子也。”长班急应而去。大铖喜曰：“妙甚妙甚！如此办法，令人爽快之至，”惟龙友心尚怜惜，恐其太觉用强，欲思一策以缓和之，因言曰：“天色太晚，我等当告辞矣。”士英挽留之，大铖亦曰：“动劳久倍，晚生不安。”二人起身打恭，士英相送至檐前，二人俱言不敢，连打三恭，倒退三步，俟士英入，乃敢返身而走。

大铖曰：“难得令舅老师相，在乡亲面上，动此义举，龙老理当同往相助。”龙友正中其意，姑问相助之法，大铖曰：“旧院是汝熟游之地，且又认识香君，汝若到彼，可以揪彼下楼，发付其起身矣。”龙友曰：“此言虽是，然亦不可过于难为。”大铖发怒曰：“如此发付，尚是彼之侥幸。我想起当年旧恨，今即折花损柳，将彼处死，心亦无悔。且使侯朝宗知彼抱琵琶，空有一番梳梳，永无破镜重圆之日，稍泄我胸中积恨也，汝奈何庇护之？”

第二十二章 守楼

艳如桃李，冷若冰霜，其香君之谓乎？香君之与侯生，谁合之，谁离之，谁害之，谁救之？阅是书者，莫不曰：“杨龙友也。”世每责龙友为多事，有“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之诮，而不知龙友为书中之针线，锦绣文章，咸从此出。苟无其人，则侯生窘处他乡，纵识香君之面，难联鱼水之情。既不相合，何有乎离？更何有害之，救之之事？既无是事，《桃花扇》哀艳之词亦奚由而作哉？是章为《桃花扇》正文，故论及之。

时方傍晚，相府中之长班家人等奉士英之命，携取衣服财礼，高擎内阁灯球，随从彩轿而行，盖欲狐假虎威，逼娶香君耳。家人忽问曰：“旧院李家母女二人，不知谁是香君？”长班未及答言，而龙友已匆急至，高呼曰：“汝等慢走！与我同行。”长班回首视之，见是龙友，欣然曰：“杨姑老爷同往迎娶，定然无误矣。”行不须臾，但见月明溪水，霜





印板桥，已抵李家之门。长班举手叩之，保儿闻声启视，不觉惊曰：“灯笼火把，轿马人夫，敢是杨老爷夸官来也？”龙友叱之曰：“不用胡言，速唤贞娘向外。”保儿乃高声唤之。贞丽急步而出，上前问曰：“老爷从何处赴席回来？”龙友曰：“适在马舅爷相府，特来报喜。”贞丽曰：“有何喜事？”龙友曰：“有一大老官娶汝令媛矣，汝看门外彩轿青衣，与夫花银绣服，非来迎娶而何？”贞丽惊曰：“未识是谁家迎娶，杨老爷何不早言？”龙友以手指示曰：“汝不见灯龙上‘内阁’字样乎？”贞丽曰：“敢是内阁老爷欲娶我女耶？”龙友摇首曰：“否，乃新任漕抚田公也。马舅爷与彼同乡至戚，故以佳人相赠耳。”贞丽拒之曰：“田家亲事，久已回绝，何得又来缠扰？”言时，家人以银递之，并问曰：“汝即是香君否？请受财礼。”贞丽含糊答之曰：“暂且从缓，容我入内商议。”长班厉声曰：“相府要人，何待商议？速速收受银两，出来上轿，勿得延误！”龙友恐其咆哮，从中调停曰：“谅彼焉敢不去？汝等在外伺候，待我取银入内，催彼梳洗可也。”于是亲手持银，并唤保儿接取衣服，与贞丽入内登楼。龙友先唤曰：“香君睡也未？”香君闻唤，忙问曰：“有何紧事，如此喧闹？”贞丽曰：“汝尚未知此情耶？”香君不解，见母与龙友并入，因又问曰：“莫非杨老爷听歌至此？”贞丽乱摇其首，气急声促曰：“此是尚言歌与不歌乎！可知来者如狼似虎，势甚汹汹，强交聘礼，硬夺歌姬，对面无情。声言娶汝，执名相迫，谁作替人？嗟乎！事急矣，可奈何？”香君大惊，颤声问曰：“不知丧尽天良者又为谁乎？”贞丽曰：“仍是田仰，今借相府势力，强来娶汝，汝真杨花命薄，又被狂风乱吹矣。我想杨老爷素来疼惜我母女二人，何故下此毒手？”龙友曰：“此事与我无干，乃马瑶草知汝拒绝田仰，勃然大怒，立命一众恶仆豪奴登门强娶。我恐汝等受气，特为保护而来。”贞丽闻言，知是美意，乃恳曰：“还祈老爷始终救解。”龙友劝慰曰：“据我而论，汝得三百财礼，尚不落空。香君嫁一漕抚，亦未失所。不然，汝有多大本领，能敌两家势力乎？汝其思之。”贞丽熟筹良久，乃答曰：“杨老爷所言有理，事到临头，挽回无术，我儿速即准备下楼，无再执拗矣。”香君怒曰：“妈妈何出此言？当日杨老爷为媒，妈妈主婚，将依嫁与侯郎，满堂宾客，众目昭彰，现有定盟之物，可以作证。”言时，入房取扇出，又曰：“扇上之定情诗，杨老爷亦曾过目，今岂尽忘之耶？依与侯郎举案齐





眉，终身相倚，恩情万种，契结三生海誓山盟，凭此诗扇，杨花水性，依实耻之！”龙友曰：“侯郎避祸逃遁，不知踪迹，设或三年不归，汝亦痴心守候耶！”香君性甚激烈，愤然答曰：“依何妨候彼三年！即候至十年、百年，依亦何妨！若欲依嫁田仰，断断不能。”龙友咋舌曰：“香君性气坚刚，竟与前番摘翠脱衣、大骂阮圆海时情形仿佛矣。”贞丽曰：“所为在此，阮、田同是魏党，阮家妆奁尚且不受，而况身嫁田仰乎？”

方当议论间，闻门前催促之声甚急，乃用好言劝之曰：“傻丫头，汝可知嫁到田府，一生吃著不尽矣。”香君怒叱曰：“依今立志守节，岂在温饱？情愿忍受饥寒，决不下此楼。”贞丽曰：“事至今日，我亦难以顾汝。杨老爷请放下财礼，帮我动手，替彼梳头穿衣，免得耽延时刻。”于是贞丽为之梳头，龙友为之穿衣。不意香君愤恨已极，即以手中之扇前后挥打，似发癫狂。龙友曰：“果然利害，一柄诗扇，宛如一口防身利剑。”贞丽曰：“草草妆竟，速抱下楼勿迟。”龙友乃急抱之，香君大哭曰：“依誓死不下此楼。”言时，用力过猛，此身向前一倾，龙友势不能支，头已撞地，身亦随之而倒，昏晕不省人事。贞丽大惊，忙唤曰：“我儿苏醒，何自苦乃尔，竟将花容撞损乎？”龙友拾扇起，谓贞丽曰：“汝看血喷满地，诗扇亦溅污矣。”贞丽不暇顾及，急唤保儿扶起香君，回房安歇。但此时方寸已乱，无术对付迎娶之人，而门外喊声又起，连连催促曰：“夜色已深，尚不上轿，莫怪我等上楼捕人。”龙友忙向楼下止之曰：“尔等休得焦躁，略候片时，因彼母女难分难舍，情实可怜也。”贞丽惶急曰：“孩儿撞损，彼等又声声要人，如之奈何？”龙友攒眉曰：“宰相势力，汝岂不知，若此次羞辱回去，汝母女尚有性命乎？”贞丽恐惧万分，央告曰：“此事总求杨老爷援手救我。”龙友无奈，搔首寻思，忽然急中生智曰：“我有一权宜之法在此。”贞丽曰：“是何权宜之法？”龙友曰：“娼家从良，本属好事，况且嫁与田府，尽堪享用。香君既无福享受，汝何不替彼一行？”贞丽摇手曰：“此则断乎不能！转瞬之间，我何忍决然舍去？”龙友忽怒曰：“明日早来捕人，看汝舍与不舍！”贞丽卓然一呆，思无别策，乃曰：“既如此，嘱咐香君守楼，我即代彼一行。但恐有人认识，奈何？”龙友曰：“此可无虑，我言汝是香君，谁能辨之？”贞丽不禁哑然曰：“万不料今日晚间，重又妆作新人，可笑亦可叹矣！”妆束毕，入房谓香君曰：“儿且将息，我今替汝





去也，惟花银三百，代我收藏之。”嘱毕而出，龙友扶贞丽下楼。

时值鱼更三跃，红灯辉映，户外风寒，窃恐看花未必归来也。家人等请新人上轿，贞丽与龙友告别，龙友慰之曰：“前途保重，后会有期。”贞丽复嘱曰：“杨老爷，今晚且宿院中，照看我儿。”龙友曰：“诺。”贞丽乃上轿行。噫！从此萧郎陌路，一入侯门似海深矣。龙友见其去远，乃笑曰：“贞丽从良，香君守节，既雪阮兄之恨，又全马舅之威。将李代桃，一举四得，洵是我之妙计也。”惟见母女分别，未免伤心耳，又为之叹息不已。

第二十三章 寄扇

西风料峭，寒透冰绡，宝鼎香消，画楼人静。香君病容憔悴，瘦损堪怜，帕裹云发，钗除雾鬓，血痕一缕犹在眉梢。娇红作胭脂色，自嗟孤身只影，独卧空房，冷帐寒衾，无人作伴。满楼霜月，长夜迢迢，愁恨难消，凄凉益甚。宵半听杜鹃啼血，热泪空流晓；来闻鹦鹉呼茶，巧言何用？雪阻板桥，未许王孙走马；云迷桃洞，休教渔父问津。故香君虽在青楼，而花月欢场，从今抛撇。以致香闺悄悄，绣户萧萧，舞残杨柳腰肢，裂破石榴裙幅。贞如金石，永断风情，真不啻天上姮娥，夜夜闭广寒宫阙也。

是日，枯坐床前，想起侯郎匆匆避祸，不知流落何所。自怨自诉曰：“郎亦知依独住空楼，为郎守节耶？依记得去年十月间，郎听依歌，正当兴高采烈时，不意宵小进谗，佞人肆毒，迅雷声震，浓雨情抛，仓皇出走，音信睽违。自此水远鱼沉，风高雁杳，更从何处觅得郎君乎？嗟乎！梅开有信，驿使未逢，徒令依凭栏凝眺，盼断盈盈秋水耳！虽然郎之去也，实出于不得已，非郎之负依也，依故无所怨。所可恨者，恶仆盈门，倚仗相府之势，欺依烟花贱质，薄命如丝，强来娶依。依不肯有负侯郎，欲保无瑕白玉之身，不得不揉碎花容，用此苦肉之计。尤可怜者，我母替依当灾，飘然竟去。嗟乎！如桃花之逐水，似柳絮之随风。睹此床榻依然，未识归来何日。伤心酸目，有如是耶！”语至此，





心如刀绞，泪出痛肠，点点滴滴，又若断线珍珠然。空帏岑寂，既无姊妹辈来相劝慰，惟闻帘幕金钩，为寒风所鼓荡，铮铮作响而已。继思独坐无聊，不如展看侯郎诗扇，借遣愁怀。乃取诗扇览之，不觉失声曰：“此扇已被依血点所污矣！奈何？汝看疏疏密密，淡淡浓浓，大都是脸上桃花，化作霏霏红雨，溅上冰绡也。嗟乎！侯郎亦知依之尽为汝耶？使依揉开云髻，折损宫腰，宛似坠楼之佳人，几作离魂之倩女。纵获生存，母宁死去。对镜则朱霞残照，倚枕则红泪春潮。更令依恨在心坎，愁上眉尖矣！”香君且言且泣，且叹且恨，忽觉精神困倦，难以支持，身倚妆台，压扇而卧。

斯时，杨龙友与苏昆生先后并至，不期而遇。龙友问曰：“昆老常到此间否？”昆生曰：“贞丽从良，香君独住，因此常挂在心，时来走动耳。”龙友曰：“我自贞丽去后，看守香君一夜。近日衙门事冗，少有闲暇。今由城东拜客回来，顺道探访也。”昆生曰：“香君不肯下楼，我等上去叙话如何？”龙友唯唯，遂同昆生登楼。行近卧房，掀帘而视，指谓昆生曰：“汝看香君抑郁病损，斜倚妆台而卧，且慢唤醒，谅彼精神犹未充足也。”昆生首颌之。见一诗扇展在面前，因低声问曰：“如何扇上有此斑斑红点乎？”龙友曰：“此乃侯兄定情之物，平日珍藏宝贵，不肯轻易示人。今或因面血溅污，晾在此间，亦未可知。”言已，抽扇观之，意有所触，乃曰：“几点血痕，红艳异常，不免添几笔枝叶，为彼点缀成画，岂不妙哉？惜无绿色，奈何？”昆生偶见盆中绿草，因曰：“待我摘采此草，绞取鲜汁，权当颜色可乎？”龙友点首称妙。昆生取草汁至，龙友用笔画之。须臾画毕。昆生赞叹曰：“果然神妙！竟是几笔折枝桃花。”龙友亦大笑曰：“真乃‘桃花扇’也。”得意忘形，笑声略纵。

香君梦中惊醒，见是杨老爷与苏师父，慌忙起立，连称得罪。让二人坐后，龙友先言曰：“数日未曾趋视，额角伤痕，渐已平复矣！”既而笑曰：“我有画扇一柄，奉赠汝台，尚祈晒纳。”既将画扇递给香君。香君以手接之，略一审视，笼之入袖。乃曰：“此是依之旧扇，已被血迹所污，观之甚无谓也。”昆生笑曰：“扇头妙染，汝何不细细鉴赏乎？”香君曰：“何时所画，依实未知？”龙友亦笑曰：“得罪，得罪。是我来时点坏也。”香君乃看扇而叹曰：“噫！桃花薄命，扇底飘零。片片落英含怨，懒笑春风。纷纷坠瓣消魂，愁随流水。匠心别具，能描息妨无





言，娇色天然，不让徐熙善画。点几笔红桃灼灼，补数枝绿叶萋萋，辱承杨老爷之雅爱，为依写一幅桃花小照，感何如之！”龙友曰：“汝既有此桃花扇，亦须得一顾曲周郎，方不负锦瑟年华。乃今青春守寡，不将为入月姮娥耶？”香君曰：“杨老爷何出此言？依想关盼盼，亦是烟花，何尝不在燕子楼中关门到老乎？”昆生曰：“倘明日侯郎重到，汝亦下楼否？”香君曰：“若是，则锦片前程，尽依享用，何处不可游玩，岂但下楼已哉！”龙友赞曰：“香君苦节，世所罕有。可敬！可敬！昆老可念师弟之情，往访侯郎。得能寻获，将彼送去，不第免青春抱怨，红豆相思。且可解我等一番悬挂也。”昆生连声称是曰：“我平日留心访问，知彼随任史公，住淮半载。自淮来京，自京到扬。今又问高兵防河去矣！且喜我不日还乡，自当顺便寻访。但须得香君一书，方不虚此一行耳！”香君向龙友曰：“依心已乱，言不成文，还求杨老爷代依写之。”龙友曰：“汝之心事，我岂能代达乎？”香君寻思者再，始曰：“依之千愁万苦，俱在扇上，即以此扇寄去何如？”昆生喜曰：“以扇代书，确是新样，有何不可？”香君乃将扇封之，裹以手帕，绕以头绳。莫轻视染红便面，心血千条，抵得过织锦回文，柔肠百转。封固后，递交昆生。并问曰：“未识师父何日起身？”昆生曰：“日内便可束装。”香君曰：“依只望早行一步，早见侯郎也。”昆生应之。龙友曰：“我等在此已久，今且与汝别，还宜保重玉体为要。汝之苦节，诉与侯郎，自然前来娶汝。幸勿多虑。”言已，与昆生告别而行。

香君掩泪兴叹曰：“我母不归，师父又去。妆楼独闭，益觉凄凉。从此歌曲无声，冰弦绝响，洞箫莫奏，檀板停敲。惟冀扇儿速寄，师父早行。则待至来春三月，崔护重来，刘郎复到，双双携手，步下妆楼，共食桃花之粥，斯愿足矣！”



第二十四章 骂筵

自甲申三月之变，以至于今，瞬将十阅月矣。际此存亡危急之秋，犹作恒舞酣歌之会。花柳美隋家事业，裙屐夸晋代风流。君乐臣嬉，醉





生梦死。殿廷之上，未闻有建一策，进一谋，为国家图自立，为先帝报大仇者。亦可哀已。呜呼！马阮之罪，擢发难数，虽食其肉而寝其皮，犹不足以蔽其辜，亦何取乎快心之一骂哉！然而当日者，气焰逼人，威权炙手，慕膻逐臭辈，尚趋奉之不遑，欲求如称正平其人，在饮酒宴会之际，朗声大骂，痛快淋漓，渊渊作渔阳三挝者，洵属难能而可贵矣。

余尝阅《哄丁》、《侦戏》二章，大铖在未得志时，独遭复社之骂；今当起用后，乃为歌妓所骂，且将士英并骂之。此真快心之作也。盖大铖之得复原官，出于士英提挈之力。又入内庭供奉，管领烟花。自夸荣耀，与内阁大学士王铎、礼部尚书钱谦益，同在文学侍从之班。特进四种传奇，圣心大悦；传谕礼部采选宫人，欲将《燕子笺》被之声歌，为中兴一代之乐。可笑殊甚。小人得志，其心益骄。自以为奥妙精深，追纵雅乐，恐被俗手相传，损及文名。因此乘机后奏，蛊惑圣聪。集歌妓以作伶人，招清客以充教习，可收驾轻就熟之妙。昏主不察，即命广搜旧院，遍索秦淮。捕得清客数十辈，送交礼部拣选。色艺均属平常，殊不足取。推原其故，此外尚有著名者数人，均系杨龙友旧交，曾在大铖前求请预选，故未传唤继。为士英所知，言及教演新戏，乃是圣上心事，岂可徇私废公，而使滥竽充数乎？大铖未敢违命，不得已又往传集，重行选验。龙友虽知，卒亦无如之何矣！

今值乙酉新年，人日佳节，大铖约同龙友移樽赏心亭，邀请士英饮酒看雪，顺便将新选妓女，带至席前验看，以备品评风月，拣择名花也。嗟嗟！花业遇劫，奚殊煮鹤焚琴；曲院当灾，愿学登仙化羽。此卞玉京之所以作女道士也。自念蕊宫仙子，恨遭孽海风波，变成逐浪之花，化作沾泥之絮。舞态难轻，不堪入楚王楚寐；歌喉已老，岂再作神女生涯乎？盖因朝廷搜罗歌妓，遂使玉京断绝尘心，换道妆以出院，别姊妹以登程。虽不知投师何处，而遥望城东，云山满目，仙界之路无穷，亦在乎修道之诚耳！玉京既飘然去，而是时之有名清客辈，如丁继之、沈公宪、张燕筑等，亦在应选之列。其与玉京订同心者，则惟丁继之一人。继之谓公宪、燕筑曰：“我等家住秦淮，正喜调丝弄竹，闲看好月名花，何与国家事？乃忽凤纸签名，乐工遍召，是以知南朝天子，已动春心矣。但我年过六旬，歌板久抛，前日拜托杨老爷从中设法，免我前往，如何又来传唤？殊出意外。”沈、张同答曰：“我二人亦许获





免，此次传唤，实所不解。”继之欲自为脱身计，乃以言哄之曰：“二位老弟，且作商议，料想我等清客，感动皇爷，召去教歌，亦属难逢难遇之机会也。”沈、张点头称是。继之又曰：“二位青年上进，理宜应召。我老汉多病年衰，尚何际遇之可望乎？今日我欲躲避不去，还求二位掩饰一二。”公宪曰：“此又无妨，太公钓鱼，愿者上钩。”燕筑亦曰：“汝又不犯王法，断无捕逮审讯之理。”继之曰：“既然如此，我竟回去矣。”遂即返身而行。回望青山重叠，尽可寻路逍遥。不然此身常在尘埃，焉能免得牵绊乎？乃从袖中取道巾黄绦出，更换毕，回首高呼曰：“二位请看我装束如何？可知我道人看破红尘，早醒扬州春梦矣。”言已，扬扬得意而去。公宪叹曰：“噫！彼竟独自出家，去得好狠心也。”燕筑曰：“我等任其自去，且在廊下晒暖。一俟姊妹辈至此，同往礼部过堂也。”二人乃席地坐。未及片时，寇白门与郑妥娘至，差役等亦随之而来。妥娘望见公宪、燕筑并坐于此，笑曰：“汝看老沈老张，不来约会我等，先在廊下取暖，理宜从重责之。”正上前取笑间，公宪见差役立于旁，因问曰：“又传我等往何处乎？”差役曰：“传汝等到礼部过堂，送入内庭教戏。”公宪曰：“前日已蒙免选，何得再来？”差役曰：“内阁大老爷不允，非请汝等老清客不可。”燕筑问曰：“汝可知清客等姓名乎？”差役取传票出，见是丁继之、沈公宪、张燕筑。既而问曰：“尚有姓丁者如何不见？”公宪曰：“彼已出家去矣。”差役曰：“既已出家，无从寻访，我当禀复上官。汝等二人竟往礼部过堂可也。”燕筑曰：“且待众姊妹来齐，一同前往。差役曰：“今日诸位老爷，都在秦淮赏雪，命带众女客在席间验看，故须分道而行。”公宪、燕筑乃行。差役又阅票而问曰：“汝是寇白门否？”白门应是。差役问妥娘曰：“汝是卞玉京否？”妥娘曰：“不是。我是老妥。”差役曰：“汝是郑妥娘，还有卞玉京何以不至？”妥娘曰：“彼亦出家去矣。”差役称异曰：“如何出家亦成双作对？真是怪事。我且问汝，后边有一脚小伶仃，行路艰苦者，敢是李贞丽乎？”白门摇首曰：“非也。李贞丽早已从良矣。”差役曰：“我初时拖彼下楼，彼云是李贞丽，如何不是？”妥娘曰：“或者是彼女儿，冒名顶替，亦未可知。”差役曰：“既是母女，充数何妨？”

语未竟，香君已缓缓前来，正如《西厢》有云：行一步，可人怜，如垂柳在晚风前，殊可悲也。况当腊雪未融，春泥犹冻，逼下红楼，行





经紫陌。弓鞋窄窄，莲步珊珊，大有行不得也哥哥之叹。奈何凤诏频传，蛾眉入选。陡遇催花之使，谁为惜玉之人。香君纵坚贞自守，而强暴相侵，被差役捕捉下楼，督催上道，不禁且行且叹曰：“依今闭门在家，祸从天降，传入宫禁，使学新歌。虽是依烟花本等，难以推诿，然依之志气，至死不磨，决不有负侯郎也。”斯时差役见香君行甚缓，大声催促曰：“速行！速行！累我守候多时矣。”白门俟其近前，嘲之曰：“此次下楼，未免屈尊之至。”妥娘亦笑曰：“我等造化，今得服侍皇帝，下楼何妨。”香君听其语含讥刺，乃答曰：“情愿奉让，不敢占先。”于是联袂而行。差役在前引导，忽然止步，谓三人曰：“前面即是赏心亭，内阁马老爷、光禄阮老爷、兵部杨老爷，少刻即到。汝等且在此整理伺候。”白门、妥娘点首无言。惟香君至此地步，别具衷肠，竟置生死于度外，默默私语曰：“幸得彼等聚在一处，正可吐我胸中之气。我想大铖如赵文华，士英如严嵩，今得见其席上相陪，忝颜趋奉，丑态毕呈，真不啻演出鸣凤一剧也。我何妨作一女祢衡，击鼓骂之，未识彼亦知之否耶？”

方当思想之际，忽闻喝道之声，武夫前呼，从者塞途，簇拥三乘大轿而来。知是马士英与阮大铖、杨文骢俱至，慌忙避之于道旁。士英等既至赏心亭畔，下轿同入。士英举首凝眸，赞美曰：“好一派雪景也。”大铖曰：“此间赏心亭，本是看雪之所。”士英不解，请言其故。大铖曰：“宋真宗曾出周昉《雪图》，赐与丁谓，并云卿到金陵可选一绝景处张之，因建此亭。”士英乃向壁上观之，问曰：“壁上单条，敢是周昉《雪图》乎？”龙友答曰：“此是画友蓝瑛近时见赠，非古画也。”士英连连称妙曰：“汝看雪压钟山，正对画图，赏心胜地，无过此亭矣！”龙友即命从人陈设炉榼游具毕，入席就坐。大铖向士英曰：“荒亭草具，恃爱高攀，得罪非浅。”士英曰：“是何言也？我只笑一班小人，奉承权贵，费用千金盛设，装出十分丑态，一无所取，徒传笑柄耳！”大铖微笑曰：“晚生今日扫雪烹茶，清谈攀教，显得老师相高怀雅量，即晚生辈脸上亦可免几笔粉抹。”士英颌首曰：“若说戏场粉笔，最是利害。一抹上脸，再难洗濯。虽有孝子慈孙，亦不肯认作祖父，可不惧乎？”龙友笑曰：“虽然利害，实则大公无私。所以儆戒无忌惮之小人，非为我辈而设。”士英曰：“据我而论，此辈都为奉承者所误。”龙友曰：“何也？”士英曰：





“汝看前辈分宜相公严嵩，何尝不是一位文人？如今《鸣凤记》中，将彼抹成花脸，其丑难看，岂非为赵文华辈奉承所误乎？”大铖闻言，即打恭称是曰：“老师相不喜奉承，益使晚生等心悦诚服矣。”

言时，举怀同饮。大铖回首问从人曰：“应选妓女，可曾唤到否？”从人禀曰：“俱已唤到，现在亭外伺候。”大铖命之入。差役即领众妓叩头毕侍立于侧。士英细看良久，乃吩咐曰：“今日雅集，何用彼等？竟往礼部过堂可也。”大铖急阻曰：“此系晚生之意，特令彼等到此，伺候酒席稍助清兴耳！”士英曰：“既如此，只留年小者在此，余者不必伺候。”寇、郑退出，士英乃问差役曰：“此妓唤何名字？”差役以李贞丽对，士英大笑曰：“丽而未必贞也。”复笑问大铖曰：“我侪既扮陶学士，何不再扮一折党太尉乎？”大铖曰：“妙甚！妙甚！贞丽过来斟酒唱曲。”香君摇首不答。士英叩问之，香君托言未习。士英曰：“斟酒唱曲，尚未学习，如何称为名妓？”香君曰：“原非名妓。”言未尽而泪已潸然下。士英问曰：“汝有何心事？容汝诉之。”香君自述苦情，并含讥讽曰：“妾之心事历乱如蓬，几次欲向君王控诉矣。始焉拆散我夫妻，魂惊天外；继又割开我母子，血溅楼头。彼之行为，凶猛比流贼尤甚，而乃作哑装聋，任人吐骂，不知惶恐，无耻已极！此岂尚有人心哉？”

士英未察其意，漠然曰：“汝竟有如此心事。”大铖即和之曰：“苦哉此女，其实可怜。”惟龙友心知其故，诚恐香君愤言取祸，败露机关，急忙阻止曰：“今日众位老爷在此行乐，何必诉说冤情？”香君佯为不解，又曰：“杨老爷是明白人，各之冤苦，殊不值一诉也。即今衮衮诸公，为国家所倚重，江山半壁，赖以支持，乃竟承希贵宠，选择声容，犹复花唱后庭，罔知大局，将我频加撮弄，妄事纠缠，独于寒风凛冽之中，对此雪海冰山，强陪觞咏，其亦鉴谅苦衷乎？”士英闻言大怒，叱之曰：“妮子胡言乱语，该当掌责矣！”大铖曰：“闻得李贞丽曾为张天如、夏彝仲辈品题之妓，宜其放肆若是，责之甚当。”龙友深心救护，以言解之曰：“我看此女年纪甚小，恐未必是李贞丽也。”香君恨曰：“我即是彼，汝将奈何？昔日东林君子，即我青楼贱质，亦知敬重；所可恨者，义子干儿，从新录用，未绝魏家之种，致使流毒至今也。”大铖知其骂己，不禁忿火中烧，喝曰：“汝真大胆！骂者是谁？速即撵出，丢在雪中。”从人应命，将香君推跌在地，香君犹坚强不屈曰：“想依雪





肤花貌，玉骨冰肌，何愁寒冻乎？”大铖懊恼曰：“该死奴才，敢在内阁大老爷前如此放肆，致令我等开罪，殊为可恨。”言时起身出席，欲以靴尖踢香君。龙友恐伤其体，急用双手掖之起。士英曰：“此等奴才，何难处死，特恐有妨我宰相之度耳。”龙友忙应曰：“是极是极，丞相之尊，娼女之贱，天地悬绝，何足介意。”大铖恨犹未已，乃曰：“据我意见，将彼送入内庭。罚当极苦之脚色，老师相以为何如？”士英准之。龙友惧有中变，即命从人携之出。然在香君意中，愿拼玉陨香消，尚恨鹃血满胸，未能一一吐尽也。

香君既去，士英不悦曰：“今日大好雅集，竟被奴才搅乱，岂不可笑！”大铖、龙友连作三揖，谢罪曰：“尚祈老师相海涵，容后竭诚奉敬。”士英默然，即与大铖扫兴而回。龙友行稍缓，暗想香君才下楼来，偏遇仇人，致有此祸，若非我从中默护，香君性命难保。今虽选入内庭，反少我几日悬挂矣。惟媚香楼无人看守，如之奈何？继而思之，忆及画友蓝瑛托我寻寓，不如邀彼暂住楼上，一俟香君出宫，再作商议，岂非一举两得乎？由是观之，香君之遭此磨难，天定之也，幸勿责龙友之多事也。香君之得以不死，龙友救之也，实亦天之垂怜也。阅者谅不河汉斯言。

第二十五章 选优

则见夫画栋飞云，丹雘耀日，凰集瑶阶，龙蟠玉柱，中悬一匾，三字堆金，盖当日奏乐之薰风殿焉。左右分挂对联，联云：“万事无如杯在手，百年几见月当头。”款书“东阁大学士臣王铎奉敕书”，是取及时行乐之意。殿上珠帘影下，瑞鼎香飘。中有四人伫立于此，四人为谁？即选入内庭之沈公宪、张燕筑、寇白门、郑妥娘也。公宪曰：“我等被选进宫，伺候两日，未见动静，不知何故？”燕筑仰面视之，半晌乃答曰：“此处是薰风殿，乃奏乐之所。我等既引领至此，谅必圣驾将临，选定脚色，立即演戏矣。”公宪曰：“汝可知薰风殿命名之意？”燕筑曰：“我记得琴曲中有一句‘南风之薰兮’，此意盖取乎是？”妥娘笑曰：





“既是男风有兴，要我等女客何用？”白门曰：“女客若得宠眷，可入嫖妃之列，胜彼男风多矣。”妥娘曰：“然彼男风纵得宠眷，不过是小兄弟而已。”燕筑佯怒曰：“徒弟竟敢骂及师父，放肆之至！”公宪曰：“待我等掌班时，休得将彼宽恕。”燕筑曰：“决不宽恕！俟明日教戏之际，先请老妥尝一尝鼓槌滋味。”妥娘嗤嗤而笑曰：“老张鼓槌，我已经尝试，实是平常。”众皆大笑。

笑声未歇，阮大铖已冠带而来——一入汉宫，俨如画图，待粉蝶与黄莺对舞，看乌纱同红袖交辉，乐可知也。今见公宪等四人在此，因问曰：“李贞丽如何不见？”白门答曰：“彼从雪中一跌，至今忍痛，故病卧在廊下耳。”大铖曰：“圣驾将临，选定脚色，立即演戏，焉能任彼任性乎？速去带来。”众人应是而去。大铖喃喃自语曰：“李贞丽如此可恶，今日净丑脚色，一定借重于彼，谅彼断难违拗也。”自语方已，见四内监簇拥帝至。盖弘光登极以来，将近一载，宴处深宫，几忘国耻。端居高拱，宠任权奸。方幸四镇扼守要害，流贼不能南下，可免外来之侮。虽有周、雷等欲立潞王，近已捕逮入狱，更无内顾之忧。即采选淑女，册立正宫，其志亦不属于此。所闷闷者，独享帝王之尊，尚少声色之奉耳。

是时帝登御座，大铖俯伏而言曰：“光禄寺卿臣阮大铖恭请万安！”帝命之起，谓之曰：“汝看时届阳春，残雪将消，新花尚早，殊令朕紧蹙愁眉，慵游倦耍也。”大铖奏曰：“圣上安享太平，正宜及时行乐，慵游倦耍何为哉？”帝曰：“朕有一事在心，谅汝定能知悉。”大铖曰：“莫非恐流贼南犯乎？”帝摇头曰：“非也。既有黄河阻隔，何惧天上飞来。汝言左矣。”大铖复曰：“殆愁兵弱粮少乎？”帝曰：“亦非也。我有淮阴镇守之将，又有江陵转运之粮，何愁之有？”大铖曰：“圣上不为内外兵马；或为正宫未立，配德无人乎？”帝曰：“亦不为此。早由礼部钱谦益采选淑女，册立在即。朕有三妃九嫔，夫复何求？”大铖曰：“又不为此，臣知之矣：敢是因叛臣周鐕、雷縠祚倡造邪谋，意欲迎立潞王乎？”帝曰：“卿言益误矣！想彼奸人倡言惑众，久已捕获下狱，更何足虑？”大铖低首沉吟，寻思者再。帝笑曰：“卿供奉内庭，乃朕心腹之臣，何尚不知朕之心事耶？”大铖慌忙跪奏曰：“圣虑高深，臣衷愚昧，其实不能窥测，伏望明白宣谕，俾得分忧。”帝乃实言曰：“朕贵为天子，何求





不遂。只因汝所献之《燕子笺》，乃中兴一代之乐，点缀太平第一要事。今日正日初九，脚色尚未选定，万一有误灯节，岂不可恼。”语至此，手指左右对联，又曰：“汝看阁学王铎所书对联云：‘万事无如杯在手，百年几见月当头，’执是而言，则一年安有几次元宵？故朕日夜踌躇，饮膳俱减耳。”大铖叩首曰：“若是则巴里之曲，有厘圣怀，微臣之罪也。臣今忝位卿僚，备员供奉，填谱曲词，附庸风雅，倘能腮描粉墨，亦愿怀抱琵琶，邀来宸赏，侥幸三生，博得君恩，荣华万世。恨难如愿，枉切于心，臣敢不鞠躬尽瘁，以报主知乎？”既而问曰：“但不知内庭女乐，少何脚色？”帝曰：“余者脚色，尚可将就，惟生旦小丑不惬朕意。”大铖曰：“此事不难，今礼部送到清客歌妓，均在外厢，听候拣选。”

帝命传入，大铖领旨而出，即引沈公宪、张燕筑、李香君、寇白门、郑妥娘进，俯伏殿前。帝问沈、张曰：“汝二人是串戏清客乎？”沈、张同声对曰：“不敢，小民串戏为生。”帝曰：“既能串戏，新出奇亦曾串过否？”沈、张并曰：“新出之《牡丹亭》、《燕子笺》、《西楼记》都曾串过。”帝曰：“既然熟悉《燕子笺》，即命汝二人为内庭教习。”沈、张叩头领命。帝又问曰：“三名歌妓，亦能唱《燕子笺》否？”冠、郑皆曰：“能。”帝大喜称妙，惟未闻香君对答，因问曰：“何故年小者并不回言？”香君乃以未学对。大铖跪奏曰：“臣启圣上：彼二人学过者，例应派作生旦，若未学者，例应派作丑脚。”帝曰：“既有定例，依卿所奏。”三人叩首，候旨串戏。妥娘私心窃喜，默默自语曰：“我老妥竟作天下第一正旦矣。”复见帝向大铖曰：“卿将《燕子笺》摘出一曲，命彼等当场串演，汝在旁指点之。”

于是公宪、燕筑、白门、妥娘试演一曲，大铖逐一指点，并描摹戏中态度以教之。帝喜曰：“果然有趣。彼等俱是熟口，不愁扮演不佳矣。”回首唤长侍斟酒，庆贺三杯。帝饮讫，兴益豪，起谓大铖曰：“我辈君臣同乐，打一回十番何如？”大铖遵旨。帝又曰：“朕躬善于打鼓，汝等各认乐器，自择擅长者用之。”众皆应命。一时群音齐奏，众响毕陈，名之曰“雨夹雪”。一套既毕，帝大笑曰：“十分忧愁，已为之消去九分矣。”复唤长侍斟酒，再庆三杯，且饮且乐曰：“今日者，集吴中之风月，聚邗上之烟花，击淮鼓以冬冬，调昆弦以飒飒。梦绕红楼十二，音传翠殿九重。如此美景良辰，都奉我无愁天子，岂不快哉！”言已，





目视香君之面，丰姿绰约，艳丽如仙，心甚赏识之，因曰：“朕看年小歌妓，美丽非常，派作丑脚，未免太屈。朕今问汝：汝既未学《燕子笺》，此外可曾学习一二否？”香君答曰：“学过《牡丹亭》。帝点首曰：“此曲亦佳，汝试唱之。”香君脸泛桃花，含羞不唱。帝曰：“朕见其粉面发红，不胜腴腆，赏彼一柄桃花宫扇，遮掩春色。”长侍即掷红扇与之。香君持扇掩面，轻发珠喉，唱曰：

（懒画眉）为甚的玉真重溯武陵源？也则为水点花飞在眼前。是他天公不费买花钱，则咱人心上有啼红怨。咳！孤负了春三二月天。

帝大喜称妙，又唤长侍斟酒，再庆三杯，一饮而尽。以手指香君曰：“看此歌妓，声容俱佳，岂可长材短用，理应派作正旦为是。”又指妥娘曰：“此妓面色太黑，若作丑脚，方为允当。”大铖遵旨，未敢有违。妥娘闻言，暗恨曰：“我老妥又不妥矣。”帝谓大铖曰：“汝将生丑二脚领去入班，即命清客二名用心教习。如有不到之处，非汝时时指点不可。”大铖跪而应是曰：“此乃微臣之专责，岂敢辞劳。”起引公宪、燕筑、白门、妥娘出。帝始谓香君曰：“汝即在此薰风殿中，将《燕子笺》脚本熟习三日，方去入班。”香君曰：“熟习不难，惟少脚本耳。”帝唤长侍曰：“汝将王铎楷书脚本赏与此旦。”长侍领命取给，香君跪而受之。

帝驾回宫，内监等随之入。只剩香君一人，掩泪自语曰：“可怜依已入宫闱，安有出头之日？重门深锁，内苑长关。风动珠帘，寒生罗袖。想起鸳俦拆散，惨隔云山，致教蝶梦凄凉，怨承雨露，会合无期，相思愈苦。去岁寄呈纨扇，空留人面桃花；今朝割断情丝，怅望天涯芳草矣。”既而叹曰：“徒思无益，且顾目前。依将脚本念熟，或者天恩见怜，放依出宫，再与侯郎相会，亦未可知。”自此之后，香君身处禁中，愁根透骨，瘦损蛮腰，真不啻广寒宫阙，姮娥守寡矣。悲哉！



第二十六章 赚将

前数章历叙李香君守节入宫事，久不言及侯生矣。盖朝宗奉史公之





命，监军防河，顺道归里。只以班生投笔从戎，不克效老莱斑衣舞彩。今在高杰营中，襄办军事。无如主将高杰，性气乖张，神情骄慢，竟忘史公临行之嘱，将总兵许定国当面责骂。朝宗闻而忧之，深恐挑起争端，难于挽救，故思进言劝谏，直往中军帐而来。与高杰相见叙坐后，高杰先问曰：“未知先生入帐，有何见教？”朝宗进谏曰：“侯某千里相随，专为防河大事耳。今者兵至睢州，威名大振，人人惊悚，处处移家，鸡犬不宁，军民纷扰。吾恐祸机莫测，不在外敌而在萧墙也。”高杰曰：“想彼许定国拥兵十万，夸胜争强，昨日教场点卯，尽是老弱残军。欺君糜饷，未便姑容，本当军法从事，我仅责骂数声，岂非从轻发落乎？”朝宗曰：“元帅差矣，亦知此时为何时乎？大好山河，只存半壁，全仗忠良将帅，速奏凯歌；更宜收拾人心，广招贤士，同舟共济，始克成功。不然，衅端一开，干戈起于门内，则大事去矣。”高杰曰：“此言虽是，然许定国托病不来，反请我入城饮酒，明明十分畏惧无疑。我看睢州城外，四面皆水，只有单桥小路，乃是可守之地。明日命彼让出营房，我即驻节于此。彼若不允，便将彼印牌夺去，另委别将，有何难哉？”朝宗急摇手曰：“此事万不可行！昨日教场一骂，争端已起。谚云‘强龙不压地头蛇’，彼在唇齿肘臂之间，仓猝生变，如何防备？元帅当三思之。”高杰自负其能，面露骄色，手指朝宗，大言曰：“书生之见，可笑益甚。想我高杰，威名盖世，即是黄、刘三镇，尚且甘拜下风；而况区区一许定国乎？定国乃走狗小将，我何防备之有？”朝宗听其拒谏不纳，愤恨已极，乃起身作揖，连声应是曰：“元帅既有高见，侯某何敢多言，即此告别。回舍省亲，在乡园中静听元帅喜信矣。”高杰并不挽留，拱手答言曰：“悉凭先生尊意。”朝宗遂冷笑拂袖而去。高杰唤二将入，面谕曰：“汝二将各领数骑，随我入城饮酒宴乐，此间大营人马，不许擅自行动。”二将遵令而退，安排已定，在外伺候。高杰出帐上马，二将率数骑随之，按辔徐行。军容潇洒。马蹄得得，竟向城关而来。不知高杰此去，无殊飞鸟投罗，游鱼入釜，而彼犹扬扬得意，顾盼自豪。身临险地，绝无戒备之心，可笑亦可悲已！

是时睢州城中，总兵许定国。昨被高杰责骂，惊吓成病，腹中泄泻不止。其夫人侯氏颇有胆略，画定计谋，命心腹家将手捧牌印，送交高杰，使之不疑。即请彼进城筵宴，约定饮酒中间，放炮为号，然后行





事。家将奉命，照计而办，正所谓准备强弓擒猛虎，安排香饵钓金鳌也。今家将方出城关，遥望高杰已至，便在桥头跪接。高杰近前问曰：“汝是何等差官？”家将答曰：“某是总兵许定国家将，叩接元帅爷虎驾。”高杰曰：“许总兵为何不亲来迎接？”家将禀曰：“许总兵卧病甚重，难以起床，特遣某送上牌印，恭请元帅爷进城筵宴，点查兵马。”高杰并不详察，贸然问曰：“设席在何处？”家将曰：“设在察院公署。”高杰唤左右收过牌印，掀髯大笑曰：“妙哉妙哉！牌印果然送到，明日安营歇马，可以任我区处矣。”遂命家将引马前行。片刻之间，已抵察院。家将请高杰下马，入内坐席。高杰坦然不疑，吩咐军卒在外伺候。继向同来之二将曰：“汝等非比他人，即坐下席陪我饮酒取乐。”二将叩谢，席地而坐，牌印置于旁侧。家将执壶敬酒，在高杰席前把盏。同时又有二家将为二将斟酒，数家丁在旁端菜，侍立于右。高杰执杯而饮，忽发怒曰：“如此薄酒，焉能下咽？”言已，掷杯于地。家将慌忙换酒重斟，并请用菜，高杰复怒曰：“如此冷菜，何能下箸？”掷箸于地。家将急即换菜呈上。高杰曰：“今日正月初十，预赏元宵，如何花灯优人，全不预备？”家将跪禀曰：“禀元帅爷：此间睢州，乃系偏僻之区，花灯优人，无从置备，还求元帅爷原谅。且将衙门灯笼悬挂数盏，军中鼓角吹打一通如何？”高杰允之，始向同来之二将曰：“我等不妨多饮几杯，喜今日威镇河南，营屯列柳。对此灯筵之上，将印兵牌，何快如之。”二将起而奉酒。高杰乐甚，即与二将猜拳行令，畅饮欢呼。家将等从旁窃笑之，暗叹高杰辈，死在临头，尚不惊觉，而犹放浪形骸，失其主将之体统，与标下兴酣拇战，殊可哂也。猜拳毕，二将曰：“某等不敢多饮矣，今日还须伺候元帅爷，点查兵马。”高杰曰：“天色已晚，不妨明日点查，再来酣饮数杯。”

正斟酒间，陡闻号炮声起，如春雷之骤震。座后侍立之家丁，出其不意，急执高杰之手。家将早已拔出佩刀，向前扑杀。高杰情知中计，还仗自己力大，挣脱其手，踊身一跃，已至梁上。惟带来之二将，不及防躲，均被家丁擒住，死于二家将刀下。一家将喊曰：“高杰脱逃矣，速速搜寻，免误大事。”于是众人等各执火把，四处找寻。家将忽仰面视之，见梁边洞穿一穴，急呼曰：“彼已顶破椽瓦，想是图遁矣。”众人又举火照耀而寻，家将以手遥指曰：“汝看楼脊兽头之侧，闪闪绰绰，





似有人影，急速放箭射之。”众将弯弓发箭，高杰料难逃遁，从上跃下。一家丁执住其手，家将认之，乃曰：“果然是老高也。”高杰叱之曰：“我是皇帝差来防河大帅，反贼安敢害我？”家将曰：“我等只认得许总爷，不认得谁黄谁黑，快快伸头领死。”高杰闻言跳跃曰：“我高杰有勇无谋，竟被许定国所赚，可恨可恨！”继又顿足长叹曰：“悔不听侯生之言，致有今日。”言至此，伸长其颈，又曰：“取我头去。”家将曰：“老高果然是一条好汉。”遂举刀割其头，提在手中，唤曰：“二位兄弟快捧牌印，一同回报总爷去。”正欲行走，一家将曰：“且莫张皇，三将虽死，还有小卒在外，如何处置？”家将曰：“不劳费心，久已斩杀罄尽。”又一家将曰：“还有一事可虑，城外高杰大营，明日得知消息，必然前来报仇。我等回禀总爷后，须求侯夫人妙计。”家将笑曰：“侯夫人妙计早已言定，得手之后，今夜悄悄出城，将高杰首级献与北朝，即引北朝军马，连夜踏水渡河，杀退高兵，亦作为我等下江南第一功也。”众乃无语而行。

第二十七章 逢舟

戎马纷纷，烟尘滚滚。中有一老年人，肩荷包囊，身跨驴背，驰骋于夕阳影里者，即李香君之师父，托寄桃花扇之苏昆生也。昆生风霜跋涉，道路间关，倍历艰辛。时虞阻梗，瞬经三月，将及河南，心头躁急，策蹇如飞。后有执鞭之赶驴者，奔走相随，忽尔大声疾呼曰：“客人慢行，汝看黄河堤上，逃兵纷溃，休被彼等夺驴去也。”昆生置之不闻，依旧向前疾驰。果见败残军卒，三五成群，弃甲抛戈，抱头鼠窜，形颇狼狽，纷散堤边。内有三人迎面奔来，拦截去路，肆其不法行为，突将昆生推入河中，夺驴而去。昆生遭此危险，心犹未乱，幸而河滩尚浅，身立水中，几及其肩，早将包裹顶于头上，高声呼救。其时有一号小舟，正在彼撑篙停泊。舟中坐一妇人，闻声疾视，忙唤舟子曰：“驾长，汝看前面水滩中有人狂呼求援，速即撑船过去，救彼一命，阴德不小。”舟子摇手曰：“黄河水流，非比别处，焉敢以儿戏视之？”妇人曰：





“人行好事，大王爷爷必然呵护，汝不妨努力救之。”舟子乃允，立于船头，手持竹篙，奋不顾身，在风急水紧之中，竭力撑去。将及昆生之躯，投篙向下，呼曰：“速速上来，是汝命不该死，遇见好人。”昆生乃攀篙而上，既至船头，此身抖颤不定，连声呼冷。舟子取干衣与之，妇人方背立向内。昆生换衣毕，叩谢舟子，舟子曰：“与我无干，实是娘子命我救汝也。”昆生急向妇人作揖称谢，适值妇人回身而立，对面相逢，不觉失惊曰：“汝是李贞娘，如何在此舟中？”贞丽亦定睛细认，惊曰：“原来是苏师父，汝从何处至此？”昆生叹曰：“此中原委，殊非一言所能罄尽也。”贞丽曰：“苏师父请坐叙谈。”

斯时船已停泊，舟子上岸沽酒去，昆生方细述曰：“自从汝身嫁朱门，歌楼深锁，舞榭常关，寒风冷雪之时，空闺寂寞，长夜凄凉，只苦杀香君一人，朝夕以泪洗面也。”贞丽闻之酸鼻，泣曰：“香君独住，如何度此惨淡光阴乎？”昆生曰：“我因受彼之托，前来寻访侯郎。无如征战之秋，难求确耗，以致驿路茫茫，空劳我殷勤动问也。”贞丽问曰：“此刻因何落水？”昆生曰：“我正在堤上行走，竟被乱兵夺驴，将我推入水中。得蒙救出浊流，与故人今夕重逢，亦云幸矣。”贞丽曰：“此系命中所注，师父应当不死。适逢其会，与我又有一面之缘耳。”昆生亦欲急知贞丽别后事，问曰：“贞娘，汝既入田府，今乃到此，何也？”贞丽曰：“汝勿躁急，我且取火与汝烘衣，再行细细奉告如何？”言已，正向后艄取火盆时，又有一舟从上流至。中坐一年轻书生，忽唤舟子曰：“此处已及吕梁地界，何不挂起风帆，赶走一程，以便明日起早乎？”舟子曰：“相公切莫性急，如此风狂浪大，难以行驶，不若在前边泊船之所，靠帮暂宿一宵为是。”书生允之，舟遂停泊于其间，正与贞丽之舟相邻。贞丽方取火盆出，昆生靠火烘衣，重提别后之事。贞丽就坐于旁，相告曰：“我真命苦，今又不在田家矣。想起出嫁之日，当晚十分勿急，装作新人，金屋娇藏，春光独占，一身宠爱，压尽群芳”……语未竟，昆生掺言曰：“如此则妙甚矣。”贞丽叹曰：“岂知田仰嫡妻异常悍妒，狮威大发，蛇毒狂喷，将我揪出洞房，一阵痛打，几濒于死。”昆生咋舌曰：“天下竟有此等之事，何故田仰不来解救？”贞丽曰：“田仰是一懦夫，素惧阉威，只得吞声忍气，竟将我赏与老兵为妻。”昆生又问曰：“汝已转嫁，如何在此船上？”贞丽曰：“此是漕标报船，老兵





上岸下文书去矣。初不意独坐船头，突遇旧人谈旧恨耳。”

言时，适为邻舟书生所闻，盖书生方欲假寐，忽闻邻舟二人对谈，滔滔不绝者久之，细辨口音，其男子似苏昆生，妇人亦觉相熟，故思猛唤一声以试之，即发声唤其姓名曰：“苏昆生！”昆生未辨声之何自而来，忙应曰：“是谁唤我？”生乃大喜，急出相见。昆生注目而视，亦大喜曰：“不料唤我者，乃是侯相公，巧甚妙甚！我正在此寻访，今日不期而遇，谢天谢地！速请过船，一认久别之旧人。”朝宗从之，过船后，见是贞丽，惊曰：“贞娘焉得至此？可云奇事。但不知香君在于何处？”贞丽曰：“自从官人避祸夜走，香君为汝守节，立志不肯下楼。”朝宗闻之泣下。贞丽又曰：“可恨马士英，差遣恶仆，将银三百，逼娶香君，送与田仰为妾。”朝宗惊问曰：“敢是我香君已他适乎？”贞丽曰：“嫁虽未嫁，而香君畏惧其势，竟尔撞死在地。”朝宗不待其词毕，大哭曰：“可怜我香君已撞死矣！”贞丽急止曰：“死尚未死，当时鲜血满面，晕倒于地。然门外索人甚急，妾身无奈，乃用权宜之计，替彼嫁与田仰。”朝宗忽喜曰：“此计甚妙，汝竟嫁与田仰矣，但今日全船欲往何处去乎？”贞丽曰：“我即住宿于舟中。”朝宗曰：“何也？”贞丽脸泛红霞，含羞不答。昆生曰：“彼为田仰妒妇所逐，今已转嫁船上将爷矣。”朝宗微哂曰：“经此种种波折，实是可怜。”

既而问昆生曰：“汝何为而至此乎？”昆生乃以己事相告曰：“香君在院，朝夕盼汝，故托我作寄书郎也。”朝宗急问书在何处，昆生手取包裹，且解且言曰：“此书新翻花样，不是花笺。摺叠宫纱，配成斑竹，实是题诗定情、催妆分韵之扇也。”朝宗接扇略视之，猝然曰：“此即我昔日相赠之诗扇也。”昆生以手指扇曰：“汝不见桃花点点、红晕半边，其中有万语千言，一时难尽乎？”朝宗目注扇面而问曰：“未识一面桃花，为谁所画？”昆生曰：“香君撞损花容，血溅满扇，后被杨龙友所见，加添梗叶，致成几笔折枝桃花。”朝宗喜曰：“果然尽是血点，龙友点缀成趣。则如此桃花扇，我当奉为至宝矣。然今日命汝带来，不知何意？”昆生曰：“我当出门之际，香君云：‘千愁万苦，俱在扇头。’即将此扇当作书信，故此寄来与汝。”朝宗又对扇而哭曰：“香君香君，我将何以报汝也！”继问昆生曰：“汝如何得遇贞娘？”昆生曰：“若问我则言之可险：今日身骑驴背，奔走长堤，不意遇见逃兵，竟将我推下河中。”





朝宗骇然曰：“昆老受莫大之惊险，而此扇未湿，何也？”昆生曰：“幸我心尚未乱，水势虽将及肩，而我以书信顶于头上，故得保全此《兰亭》真本耳。”朝宗拱手钦敬曰：“昆老以桃花扇为重，反以一己性命为轻，真可感也，但不知以后若何？”昆生曰：“幸得贞娘不畏风浪，移舟救我。”朝宗点首曰：“若非遇见贞娘，则黄河水溜，谁肯从井救人乎？”贞丽曰：“我亦出之于无心耳，及至救入舟中，方知是苏师父。”朝宗曰：“此之谓天缘凑巧，分明有鬼使神差也。”

昆生曰：“然特不知侯相公何以忽地南来乎？”朝宗长叹曰：“我自去秋奉史公命，相随高杰防河，不料匹夫无谋，刚愎自用，不受谏言，被许定国赚入睢州，饮酒中间，遣人刺死。我在家得此消息，恐为许兵侦缉，难以存身，只得买舟东下。汝看大路之上，纷纷乱窜，尽是败兵，我尚有何面目再见史公耶？”昆生曰：“既不往见史公，何不径往南京，看觑香君，然后再作计较如何？”朝宗闻言，深以此言为然，遂起身欲与贞娘别。贞丽曰：“我想曩时在旧院中，一家同住，乃今日水云重聚，惟少香君一人，不知此生还得相见，与掌中娇女一诉离情否？”朝宗恐人踪迹，不敢久留，急促昆生换衣讫，挥泪过船而别，舟遂开行。

惟贞娘自送二人去，自念此身厌倦烟花，得伴老兵度日，亦无所憾。何期异地相逢，故人复见，重温旧恨，更起新愁，不禁听震耳之涛声，为之低徊欲绝耳。

第二十八章 题画

画阁春愁，绣床香冷，闲阶苔碧，满院桃红——非即李香君之媚香楼乎？楼头美人已杳，艳迹空存，居于此者，乃西湖画士蓝瑛也。蓝瑛表字田叔，方从武林来时，路遇张瑶星，闲话于村店豆棚之下，前已言之详矣。及抵南京，因与杨龙友笔砚之交，造庐拜访，适值香君应选入宫，龙友即托其下榻是楼，作为绘画之所。然彼美云遥，空庭岑寂，繁华已歇，清静堪怜。

是日田叔起身绝早，整理文房，安排画具。正欲洗砚涤笔，调色措





笺，一时无净水可取，忽想得花梢晓露，最为清洁，用此调朱濡粉，鲜秀非常，遂手携色盏下楼，径向后园收取去矣。时方清晨，谁料有不速之客突如其来乎？来者为谁？即吾书中之主人侯朝宗也。朝宗在黄河舟中，巧遇苏昆生，一路同行。心忙意急，来至南京，天已傍晚。歇宿旅店一宵，黎明早起，更换新衣，即托昆生看守行李，独自一人寻访香君，正不啻崔护重来，急欲见桃花人面也。盖自念地北天南，身如蓬转；巫云楚雨，情似丝牵。行经巷畔乌衣，认得楼头燕子，追思往事，搅动新愁。我知今日伤春人，必然睡梦犹酣也……且行且思，已至院门之外。但见碧柳低垂，黄莺乱啖；人踪悄悄，草色芊芊，蛎墙褪粉，鸳瓦生苔。然而桃花依旧，笑向春风，中有美人，呼之欲出——我何殊刘晨阮肇再入天台乎？

朝宗举手推门，门乃虚掩。侧身潜入，阒无一人，心甚异之。鸟雀惊飞树上，藓苔踏破阶前。庭静帘垂，梁空泥落，只有双燕于飞，并无一传语。脚踪轻蹑，绕过回廊，直至媚香楼下，不觉喃喃自语曰：“汝看绣阁寂寥，湘帘画卷，殆香君春眠未起耶？我且不用呼唤，步上妆楼，悄立床前，待香君自己苏醒，使其一见是我，不知若何惊喜交集矣。”言已，拽起罗襟，拨开尘网，缓步上楼。方以为浓浓春色，尽在楼头，乃行至窗前，纵观几上，绝无银甲水弦，偏有脂箱粉奁：或者香君描写春容，学作女山人耶？不然，何以歌楼舞榭，竟改成画院书轩耶？嘻，异矣。意者香君为我守节，不愿作青楼旧态，故特留心丹青，藉以自遣春愁耶？思至此，身已在香君卧室前。刚欲以手轻推，忽讶重门封锁，心乃大疑曰：“何竟无一人看守此间乎？嗟嗟！美人去远，咫尺天涯。得悉此中情景，惟有往来莺燕，曾作冷眼之旁观，我欲问其颠末，惜彼不能传言，殊令人徒唤奈何而已。”

正嗟叹间，忽闻帘栊送响，似有人喘息声，急忙注视之，见一人手持色盏，径上楼头。是人亦见朝宗，伫立于此，惊问曰：“汝是何人，上我寓楼？”朝宗坦然曰：“此间是我香君妆楼，汝何得作寓于斯？”是人曰：“我乃画士蓝瑛，兵科杨龙友先生，送我作寓，非我之擅专也。”朝宗乃作谦词曰：“足下即是蓝田老，一向闻名，不胜久仰。”田叔曰：“请问台兄尊号？”朝宗曰：“某是河南侯朝宗，亦系龙友旧交。”田叔失惊曰：“足下文名震耳，今得会面，有幸之至！请坐请坐。”朝宗就坐





后，急欲知香君下落，所以冒昧动问曰：“我且问汝？汝知我香君住何处去乎？”田叔答曰：“闻已被选入宫矣。”朝宗大惊，期期而言曰：“如何……如何被选入宫，未识在于何时？”田叔以不知对。朝宗闻之，泪已夺眶而出，起立长叹曰：“室迹人查，欲见无由。第见纸破窗棂，纱裂廉幔，裹残罗帕，戴过花钿，使我起物是人非之感。至于旧日笙箫，已归乌有；当年景象，化作尘埃。鸳鸯尽卷，蟾镜难圆，从此窗外花枝，永不与丽人作伴矣。嗟乎！我回忆定情之日，桃花盛开，掩映妆楼，抑何娇媚；不料美人一去，零落如斯。今日重临，又值上巳良辰，桃花新放，对景触情，能不为之黯然神伤乎？”言时，掩泪而坐，取出画扇视之，见扇上斑斑血点，溅作桃花，比枝头更为鲜艳，复叹曰：“此皆为我而起，我今携上妆楼，展玩遗迹，宛对斯人。呜呼！我竟为桃花结下死生冤矣。”

田叔见其对扇悲叹，因问曰：“请教扇上桃花，何人所画？”朝宗曰：“即是杨龙友点染之笔。”田叔曰：“为何对之挥泪？”朝宗曰：“此扇乃我与香君订盟之物，尚记得香君手捧玉砚，索我诗篇，在当筵花烛之下，我曾书此作鸳鸯券也。诂意未及一月，我即避祸远去，香君闭门守志，不肯见客，触怒当朝权贵，放出一群走狗，仗势强抢香君下楼。香君万分情急，撞损花容，宛似血洒鹃红，晕倒于地，其时诗扇正在手中，致为溅血点污。后来杨龙友添上梗叶，竟成几笔折枝桃花……可怜桃花扇在，而人面不知何处去矣！”田叔待其词毕，细观扇上之画，点首称美曰：“有趣有趣，竟看不出血溅之痕，真乃妙甚，但此扇如何又到先生手中？”朝宗曰：“香君思念甚切，托苏昆生到处寻我，将此桃花扇当作一封锦字书。故我接得此扇，不辞跋涉，特来招访，不料香君又选入宫去，能无悲乎！”

语至此，泪又潸潸而下。猛见一从人入，禀报曰：“兵科杨老爷已在门外下轿，特来拜望蓝相公。”田叔慌忙迎上楼头，龙友见朝宗在此，拱手问曰：“侯兄来此几时矣？”朝宗曰：“才到此间，尚未奉拜，实深抱歉。”龙友曰：“闻兄向在史公幕中，又随高兵防河。昨见《塘报》，高杰于正月初十日，已为许定国所杀，其时兄在何处？乞言其详。”朝宗曰：“小弟正在乡园，忽遇此变，急扶家父逃避山中，一月有余。又恐为许兵踪迹，不得已买舟南来，路遇昆生，持扇相访，所以到此赴





约，竟不知香君已去，殊出人意料之外，谅兄深悉其细，还请以告我。”龙友曰：“香君于正月八日被选入宫。”朝宗急问曰：“未知何时方得出宫？”龙友摇首曰：“遥遥无期。”朝宗曰：“我惟有在此守候耳。”龙友曰：“此处无可留恋，还是另寻佳丽为妙。”朝宗喟然曰：“负此夙约，我心何忍？可怜彼身居永巷，度日如年，安得有瑶池女史，偷递情笺，使我可以放心而去乎？”龙友慰之曰：“世兄愁之无益，不如看田叔作画，暂释愁怀。”其时田叔举笔作画，二人就坐于旁，见是一幅《桃源图》，龙友问曰：“此画为谁家所作？”田叔曰：“大锦衣张瑶星先生新修筑松风阁，欲裱此作照屏之用。”朝宗赞曰：“笔法甚妙，一切位置点染，无不别开生面，与金陵旧派不同，真佳构也。”看不移时，画已脱稿，田叔向朝宗曰：“草草成就，贻笑大方，即求题咏数句，为拙画生色何如？”朝宗曰：“不嫌损色，自当献丑。”乃下笔书一绝句，诗曰：

原是看花洞里人，重来那得便迷津。

渔郎诳指空山路，留取桃源自避秦。

下注“归德侯方域题”。龙友读毕，谓朝宗曰：“佳句寄意深远，似有微怪小弟之意。”朝宗即手指画幅，借题发挥曰：“汝看流水溪头，落英成阵，阴浓绿树，远隔青峰，虽仍是春风旧境，而系恋无人，乃是一座空桃源也，盍趁夕阳未下，返棹而归乎？”龙友听其语中有骨，乃曰：“世兄休得抱怨，可知近今马阮当道，专以报仇雪恨为事，我虽至亲好友，不敢谏言。此事缘由，实由人日设席，特命香君唱曲，香君性气，汝所深知，即在酒席之前，手指二公，一场大骂。”朝宗惊曰：“如此则必遭毒手矣！”龙友曰：“幸得小弟在旁，竭力劝解，仅将香君推入雪中，受一虚惊而已。既而选入内庭，暂保性命，我反为之称幸者，职是故耳。今世兄与香君有旧，亦不可在此久留，倘生不测，奈何？”朝宗唯唯承教，早将一片热心化成冰雪，从此以后，惟有抱扇上桃花，藉以消遣余闲矣。是时朝宗收藏画扇，即与龙友起身下楼，田叔送至门外，拱手而别。



第二十九章 逮社

上卷之末，于《闲话》一篇中，表出者有三人焉：一张瑶星、一蓝





田叔、一蔡益所。田叔寓居媚楼香，得与朝宗相遇，已于上章言之，今当提及蔡益所矣。益所系金陵书客，设肆于三山街，堂名“二酉”，书拥百城，每求善价而沽，几若炫玉以售。间尝对人自夸曰：“天下书籍之富，当让我金陵；金陵书肆之多，当让我三山街；三山街书客之大，当让我蔡益所。”其店中所藏之书，如《十三经》《廿一史》，九流三教，诸子百家，腐烂时文，新奇小说，上下充箱盈架，高低列肆连楼。贸易则兴南败北，搜罗则积古堆今，抑且妙选严批，精开善印，为他肆所不及，诚有如益所自云者，宜其夸耀于同业，见赏于儒林矣。今当乙酉乡试之年，开科取士，闻有厘正文体之说，故聘请几家名手，在内批选文章，虽未告竣付刊，而是书之封面。先已标贴于店门之外，亦书贾招徕之一法，初不料因是以贾祸也。

益所将封面标贴后，适值侯生行经此处，正所谓合当有事耳。盖朝宗昨承龙友指教，未敢逗遛于此，故与昆生背荷行囊，即日为避地之计，一路迤迤而行。惟朝宗心殊戚戚，回想当年秦楼烟月，俨如一梦，至今日银汉迢迢，蓝桥阻隔，有谁救得此相思乎！因唤昆生曰：“我侪千里跋涉，为赴香君之约，不料彼被选入宫，音信杳然。昨晚扫兴归来，又恐有人踪迹，故此草草移寓，但何处是僻静之所，可以多住数日，窃听香君音信，倘候得诗题红叶，流出宫闱，则破镜或有重圆之日也。”昆生恐其执迷，以言晓之曰：“我看人情已变，朝政日非，且当道诸公，日日罗织正人，报复夙怨，不如暂避其锋，缓缓窃听香君消息为是。”朝宗点首曰：“此言有理，无如邻近州郡，颇乏相知，所与我交好者，只有陈定生住在宜兴，吴次尾住在贵池，我不免访寻故人，与彼等笑傲王侯，怡情山水，亦一人生大快事也。”

言时，已及热闹之区。昆生曰：“此间是三山街书铺廊，人烟稠密，须防豺狼当道，狐鼠窥人，请即疾行，免生枝节。”朝宗曰：“诺。”行不数步，瞥见蔡益所书店，想及定生、次尾常来寓此，何不借问一信，乃止步举目而观，又见廊柱之上，贴有新选封面，上书“复社文开”四字，左有小字一行，是“壬午癸未房墨合删”，右一行是“陈定生吴次尾两先生新选”，喜谓昆生曰：“莫非二人现寓此间乎？”昆生曰：“不妨入店问之。”二人遂相将入，益所正在柜上，忙问曰：“客人，敢是购取书籍乎？”朝宗摇首曰：“非也，特来借问一信。”益所曰：“未知所问是





谁？”朝宗曰：“陈定生、吴次尾二位先生可曾来此？”益所曰：“现在小店中，待我请彼向外。”转身自入，俄而定生、次尾出，与朝宗、昆生相见后，彼此一揖，各叙寒暄。定生问曰：“侯社兄，今从何处而来？”朝宗曰：“弟从敝乡来此。”次尾亦问曰：“进京几日矣？”朝宗曰：“昨日才到。弟因烽烟满目，州郡骚然，南北从军，往来奔走，朝秦暮楚，三载依人，迄今重访秦淮，续游桃渡，试看江乡风景，不似旧日温柔，殊可叹也。”既而问曰：“二兄又在此同操选政乎？”定生、次尾同答曰：“见笑之至，我等选楼下榻，知己论文，敢夸三代精英，愿救六朝衰弊。正文体以正人心，尽入东林之选；附清流以附骥尾，始传复社之名，侯社兄亦以斯言为然否？”朝宗颌首者再，忽闻益所唤曰：“请三位相公入内用茶。”定生、次尾遂邀朝宗、昆生入，方欣握手言欢，今夕拟联床共话，詎料对头忽至，当时叹狭路相逢——彼何人？斯即曩为复社所辱之阮大铖也。

大铖以光禄起用，新升兵部侍郎，特赐蟒玉，钦命防江。是日正到三山街拜客，长班持帖先行，随后扇盖高擎，仪从颇盛，大铖蟒袍玉带，稳坐高轩，骄态毕呈，缓缓而至。长班方向金都越其杰家投帖，大铖停轿于此，吩咐左右曰：“汝等不必虎威，一任百姓观瞻可也。我阮老爷今日蟒玉、大轿拜客，何等荣耀，非比东林群小，目下奉旨搜拿，不得不销声匿迹也。”言时，掀须大笑，得意之际，偶一回顾，适见书铺之前，廊柱之上，高贴封面，上有“复社”字样，即唤长班揭取视之，乃是“复社文开”、“陈定生吴次尾新选”等字，不觉大怒曰：“复社系东林后起，与周镛、雷縠祚同党，朝廷正当缉访，还敢留彼选书？如此书客，可称胆大已极，目无法纪矣！”语毕，大铖出轿入书铺中，命长班立传坊官至，坊官趋前跪禀曰：“大老爷传唤卑职，有何示下？”大铖曰：“此间书肆违犯法律，通同复社渠魁，我今奉命搜捕逆党，汝须蔓引株求，无得疏忽，致干未便。”坊官应命而入，即将蔡益所带至大铖前，益所跪禀曰：“小人蔡益所，并未犯法。”大铖厉声曰：“汝刻‘复社文开’，犯法已是不小。”益所辨曰：“此是乡会房墨，每年科场必选一部，实系旧例，何云犯法？”大铖大喝曰：“目前访捕逆党，功令森严，汝乃容留彼等选书，犹敢强辨，速速从实供来。”益所曰：“此事与小人无干，实由彼等自来，今尚在入选书。”大铖曰：“既然在内，汝须





用心看守，毋使漏网一人。”益所诺诺而退，大铖唤坊官近前私语曰：“访拿逆党，乃是镇抚司专责，速递报单，命校尉至此捕人。”始得重兴大狱，使杨左之覆辙，复见于今日矣。

坊官应是而去，大铖正欲上轿，而定生、次尾、朝宗等早悉其情，急步向外，攀住肩舆，同声高喊曰：“我等身犯何罪，命人看守？惶恐一位老先生，竟不畏天地鬼神乎？”大铖微笑曰：“学生并未开罪诸君，何故动此公愤？先请教诸兄尊姓台号。”次尾等一一答之，大铖微怒曰：“不意即是汝等三位，今日见我，可认得我威仪赫赫、气概昂昂否？”语至此，略一停顿，始向次尾曰：“丁祭之期，独谓阮光禄难司筵豆，汝乃何所见而云然耶？”继向定生曰：“借戏之时，我以《燕子笺》相酬，汝何故使我当场出丑耶？”末向朝宗曰：“我为汝代凑妆奁，翻被汝裙钗乱丢，羞乎不羞？”朝宗曰：“原来汝是阮胡子，今日特为报仇来乎？”定生、次尾附和曰：“彼为报仇来亦佳，何不揪彼至朝门外，宣讲其平日之丑行，彼将奈何何哉？”大铖佯笑曰：“不用忙急，领汝宣讲何妨，汝且看来者何人？”

朝宗等方回首而视，大铖已匆匆乘轿行。时有校尉四人，势甚汹汹，纷然而至，查问谁是蔡益所，益所应之，校尉即命其引领捕人。益所佯作不知，问曰：“不知所捕者谁乎？”校尉曰：“奉命捕捉陈、吴、侯三秀才。”朝宗曰：“不须捕捉，我等都在此间。”校尉见其承认，便将铁练套三人之颈，曳之而去。益所慌急万分，忙唤昆生出外，告之曰：“祸事祸事！陈、吴、侯三位相公一齐捉将官里去矣。”昆生曰：“此乃昏君乱相，公报私仇。可怜小小复社，祸继东林；赫赫马、阮，势同崔、魏，殊可忧也。我等急速随去，窃听真实消息，方可设法相救。”益所曰：“诺”。



第三十章 归山

前章出蓝田叔，述及朝宗题画事，继出蔡益所，言及朝宗被逮事。益所之后，张瑶星出焉，于以知上卷《闲话》一篇，实书中承上起下之





笔法也。之三人者，均与朝宗有干系，即用此以作关键，故书中分列三章，如鼎足然，首尾衔接，一气呵成，钩绾无痕，丝毫不乱。田叔之《桃源图》盖为瑶星而作，朝宗题之以诗，则瑶星知有朝宗矣。益所虽系书客，似与瑶星无关，然亦相识于旅邸，此次朝宗等被逮，出其店中，益所终难幸免，但刑事审讯，乃属锦衣专责，瑶星现居斯职，适相会合，使朝宗不致当堂受苦，益所以得偕隐深山，是岂偶然也哉？

瑶星名薇，原官北京锦衣卫仪正，当其避乱南来时，丹心耿耿，感格彼苍，悉载前书，毋待再述。及抵金陵，正值弘光正位，念其世勋，仍补旧缺。目睹权奸当道，朝局日非，怒焉忧之，乃于都城之南新筑屋宇三椽，取名曰“松风阁”，因托田叔画《桃源图》一幅，张挂于屏间，自以为世外桃源也。近日本欲投闲归老，只因办理逆案中，有礼部主事周镡、按察副使雷縠祚二人，马、阮挟仇，必欲置之死地，瑶星深知其冤，心甚惻然，但无法可以相救，因此中夜踌躇，去志未决耳。是日独坐书室中，窃叹新朝初建，党祸繁兴，正士寒心，廷臣侧目，此贤者鸣高肥遁之时，而我犹为彼操刀使割乎？所幸草阁新成，桃津可问，我将欲白云啸傲，聊寄浮生，偏因此黑狱沉冤，空劳幻梦，一片热忱，未敢灰冷，殊令人辗转思维，不忍决然舍去也。言念及此，见一家僮自外入，上前禀曰：“禀老爷：今有镇抚司冯可宗捕得逆党三名，请老爷升厅发放。”瑶星闻有公事至，即更冠带而出，升厅坐公案中，校尉左右侍立，罗列刑具于案下，使人见之不寒而栗。

时有解役投递文书，押进朝宗、定生、次尾三人，身带锁练，跪于案前。瑶星阅毕来文，问曰：“据坊官报单，云汝等结社朋谋，欲代周镡、雷縠祚行贿赂运动，因而该司捕解，速速从实招供，免受刑责。”定生、次尾呼冤曰：“我等系复社青衿，评选文稿，无罪而杀，实与坑儒无异矣。”朝宗亦曰：“某因访友而来，并未朝夕相共，无端殃及池鱼，还祈详察。”瑶星曰：“据尔所供，一无实迹，岂本衙门有意诬良为盗乎？”言时手拍惊堂，唤左右预备刑具，命其逐一拱招。定生向前跪白曰：“老大人不必动怒，犯生陈贞慧，直隶宜兴人，不合在蔡益所书坊选书，并无别情。”继及次尾，次尾曰：“犯生吴应箕，直隶贵池人，不合与陈贞慧同事，并无别情。”瑶星回顾解役曰：“既在蔡益所书坊结社朋谋，行贿赂运动，彼必知情，何得任其法外逍遥？速提蔡益所质审，不





得有误。”即投朱签与之，解役应声而去。朝宗乃上前跪诉曰：“犯生侯方域，河南归德府人，游学到京，与陈贞慧、吴应箕文字旧交，适来拜访。致被误拘，并无别情。”瑶星闻言，想起前日蓝田叔所画《桃源图》有归德侯方域题句，转问曰：“汝果是侯方域否？”朝宗曰：“正是犯生。”瑶星拱手曰：“失敬失敬，前日所题《桃源图》大有见解，多多领教矣。此事与汝无干，请过一边，少候片刻。”朝宗亟称谢之，斯时解役持签覆命，禀曰：“禀老爷：蔡益所店门关闭，逃走无踪矣。”瑶星自语曰：“朋谋行贿，全无证据，如何审拟？”正寻思间，一役持书上呈，瑶星见是内阁王觉斯、大宗伯钱牧斋公书，开封阅之，不觉点首者再，连称有理，始知陈、吴二犯即是复社领袖，一位是定生兄，艺苑称豪，一位是吴次老，骚坛独占，虽在缙继之中，非其罪也。想我职司锦衣，权操生杀，岂肯祸兴党锢，冤及清流乎！思已，乃向定生、次尾拱手曰：“不知是陈、吴二兄，致多开罪矣。请问王觉斯、钱牧斋二位老先生二兄一向交好否？”定生、次尾回答曰：“往日并不相与。”瑶星曰：“既不相与，为何发书，盛言二兄文名，嘱我开释？”定生、次尾皆曰：“想出二公主持公道之意。”瑶星曰：“是极是极，我虽武职，颇读《诗》、《书》，亦岂肯杀人媚人乎？既是冤屈，请过一边，候我批回该司，即行释放可也。”谕毕，方欲动笔加批，一役又持朝报送呈，且禀曰：“禀老爷：今日科钞有紧要旨意，请老爷过目。”瑶星搁笔停批，注目观报，见朝报上有云：

内阁大学士马一本，为速诛叛党，以靖邪谋事：犯官周鏞、雷縡祚，著监候处决。又兵部侍郎阮一本，为捕灭社党、廓清皇图事：照得东林老奸，如蝗蔽日，复社小丑，似螭出田。蝗为现在之灾。捕之欲尽，螭为将来之患，灭之勿迟。臣编有《蝗螭录》，可按籍而收也等语，奉旨这东林社党；著严行捕获，审拟具奏，该衙门知道。

瑶星观毕大惊曰：“不料马阮二人，又有此次举动，而今以后，正人君子靡有孑遗矣。我正思减轻约法，彼竟然重铸刑书，殆欲将清流投诸浊流耶？抑党碑复刻元祐耶？法网烦密，威令森严，眼见复社、东林尽遭固圉之禁，试彼残酷之刑，可胜慨哉！”瑶星惊叹者久之，乃谓朝宗等三人曰：“我本怜尔无辜，亟思开释，忽然奉此严旨，非惟周、雷





二公已定死案，且恐东林、复社无一人可以幸免矣。”朝宗等跪求超豁，瑶星曰：“我纵释放诸兄，然被别人捕获，更无生理，姑且静以待之。”于是援笔批之云：“据送三犯，朋谋纳贿，具无实迹，俟提到蔡益所之日，申明拟罪可也。”批毕，复向朝宗等慰之曰：“镇抚司冯可宗，虽系功名之徒，然其天良未丧，我当写书于彼，免将此事苛求也。”乃当堂写书一封，其书曰：

老夫待罪锦衣，多历年所，门户党援，何代无之。总之君子小人，互为盛衰，事久则变，势极必反。我辈职司风纪，不可随时偏倚，代人操刀，天道好还，公论不泯，慎勿自贻后悔也。

书中无恳托语，切中时弊，要言不烦实足使人猛省。瑶星写书后，起身拱立曰：“诸兄暂屈狱中，自有昭雪之日。”回顾差役押朝宗等三人下，退堂入内，喟然自叹曰：“想我张薇本是先帝旧臣，国破家亡，已绝功名之路。今乃恋此禄位，助纣为虐，岂不为世人所窃笑？古云：‘知几不俟终日，’看此光景，尚容踌躇再计乎？”斯时去志已决，遂唤家僮带马，托言养病，竟往松风阁而去。

瑶星款段出都门，趁此春晴晚照，满路上花飞絮舞，争逐马蹄，相送先生归去。又遥见城南山色，苍翠如屏，顿使软红尘里客梦全消矣。既至松风阁前，不觉自喜曰：“此是我世外桃源也。”下马登楼，看此间白石清泉，游人罕至，松风阵阵，声似波涛，命园丁开放门窗，扫除栏槛后，始则倚窗近瞩，见松阴低户，拂拂凉风，沁人心骨，宜安吟榻于其间。继而凭栏远眺，又见春水满池，盈盈一碧，照人须眉，宜支茶灶于此处，位置得宜，方不愧雅人深致耳。终乃自顾其身，不禁哑然失笑曰：“我因来时匆促，竟未卸除冠带袍靴，如此服色，岂是桃源中人乎？”即唤家僮取出簪笠、芒鞋、萝绦、鹤氅，一一更换毕，方拟略享清闲之福，得息案牍之劳，初不料稟事者又在门外矣。盖校尉奉命，已将蔡益所捕获，得悉本官在此养病，故特押解而来，相烦家僮传稟缴签。家僮乃上楼禀曰：“衙门校尉带同蔡益所特来覆命销差。”瑶星闻稟，殊出意外，深为骇然，暗想蔡益所一经捕获，倘或当堂质审，则三人难以开交矣。筹思半晌，顿生一策，命唤校尉在楼下伺候，听我谕下。家僮传校尉进，瑶星面谕曰：“此系机密重案，切勿丝毫泄漏。暂将蔡益所羁候园中，待我回衙细细审问。”校尉唯唯称是，即系益所于





树上，然后转身欲行，瑶星止之，复曰：“此间园中窄狭，将我骑来之官马，牵回喂养，并有我之冠带袍靴，汝亦顺便带去。我因欲多住几日，不许擅来烦渎。”校尉乃应声而退，瑶星忽顿足曰：“可恨可恨！衙役走入花丛，犯人锁在松树，还可称得桃源仙境乎。”

言已下楼，行至益所之前，益所跪诉曰：“犯人与老爷曾有一面之识。”瑶星正色曰：“虽系旧交，然汝容留复社，犯罪非轻。”益所叩头应是，瑶星即用言吓之曰：“汝店中所存书籍，大半出于复社之手，都是汝之赃证，凿凿可据，尚能抵赖乎？”益所又叩头哀告曰：“总求老爷笔下超生。”瑶星给之曰：“汝肯弃此家财，方能保全性命，不然，我亦难以救汝。”益所急应曰：“犯人得苟全性命，情愿离家。”瑶星喜曰：“若是则有救矣。”乃唤家僮去其锁练，复曰：“汝既情愿离家，何不随我住山？”益所曰：“老爷若肯携带，小人无不乐从。”瑶星以手遥指曰：“汝不见东北一带，云白山青，尽是绝妙之胜境乎？”言至此，回首嘱家僮曰：“汝须小心看门，我与蔡益所去去即回也。”益所乃相随而行，瑶星又遥指曰：“今夜汝我二人定宿在苍苍翠翠之中矣。”益所不解所谓，迟疑曰：“老爷欲去看山，须命人早备公馆，否则山寺荒凉，如何住宿？”瑶星微笑曰：“汝焉得知，我今舍此破纱帽，变作穷道人，何处岩穴不能容身？”益所闻言，颇有犹豫莫决状，瑶星促之使行，入山而去。从此白云深处，啸傲烟霞，不与世事相接矣，何乐如之？

第三十一章 草檄

自朝宗被逮后，苏昆生探悉真情，知侯公子身困囹圄，冤作罪魁，深恨马、阮有天无日，欲将正人君子深文罗织，为一网打尽之计，故以乾恩荫嗣厂公呼之。今因都城之中，惨雾阴霾，鬼魅用事，绝无解救之星；且念朝宗与己同乡同客，实是可怜，所以跋涉程途，远来湖广，求救于宁南左侯。不意住居旅邸，一连三日，欲入无门，心殊焦急，偶在店前闲立，见左兵往江上大操，行经是处，鸡犬无声，军容肃静，忽然有触于怀：我不若俟其回营，设一谋面之法，有何不可？乃唤店主而问





曰：“元帅左爷须待何时回营乎？”店主曰：“尚早尚早，三十万人马，每日操到上灯时候，况今日又留督抚袁老爷、抚按黄老爷同在教场饮酒，焉得早回？”昆生曰：“既如此，汝取一壶酒来，我且自甚斗自饮以候之。”店主取酒至，谓之曰：“候之何为？还请饮酒之后，早早安歇，免得生事。”昆生曰：“我并不向外偷窥，汝放心闭门可也。”店主点首而去，昆生翘首望天，自语曰：“汝看一轮明月早出东山，正当春江花月夜，只是兴会不佳耳。然有酒盈樽，何不试唱琵琶一曲，聊解闷怀乎？遂取鼓板出，且敲且唱曰：

（念奴娇序）长空万里，见婵娟可爱，全无一点纤凝。十二阑干光满处，凉浸珠箔银屏。偏称身在瑶台，笑斟玉罍，人生几见此佳景？惟愿取年年此夜，人月双清。

唱至此，举杯而饮，又自语曰：“如此妙曲，除去阮圆海，再无人赏鉴矣。然宁可埋之浮尘，不可投诸匪类。继思时已不早，定将回营，我且唱曲诱之；彼若闻声，不问则已，倘来问我，实是大好机会也。”乃敲鼓板续唱曰：

（前腔）孤影，南枝乍冷，见乌鹊缥缈，惊飞栖止不定。

正唱间，店主入内抱怨曰：“客人快请安歇，倘入元帅之耳，连累小店，非同儿戏！”昆生置若罔闻，仍唱曰：

万叠苍山，何处是修竹吾庐三径？

店主情急，手采其衣，昆生佯作欲睡状，已而答曰：“不妨不妨，我是元帅乡亲，倘彼知我在此，必然请我进府矣。”店主知不能强，遂亦转身而去，昆生接唱曰：

追省，丹桂谁攀？姮娥独住。故人千里漫同情，惟愿年年此夜，人月双清。

唱时，耳闻店门以外马蹄杂沓之声，想是军队回营矣：我且再唱一曲，重敲鼓板而唱曰：

（前腔）光莹，我欲玉箫吹断，骖鸾归去，不知何处冷瑶京？一曲未终，又闻喝道之声，自远而近，将及门首！乃高声大唱曰：环珮湿，似月下归来飞琼。

唱声达户外，十分清澈，泛泛可听。其时左良玉与袁继咸、黄澍等乘马而过，继咸闻声诧异问曰：“将军贵镇，亦有教歌舞者乎？”良玉曰：





“军令森严，民间谁敢为此？”黄澍亦曰：“此非有人唱曲耶？”良玉驻马听之，昆生更高唱曰：

那更，香雾云鬟，清辉玉臂，广寒仙子也堪并。惟愿取年年此夜，人月双清。

良玉听毕，大怒曰：“当今戒严之时，不遵军法，半夜唱曲，速即锁来见我。”左右应命打门而进，立拿昆生出，跪倒于马前。良玉问曰：“唱曲者即是汝乎？”昆生曰：“然。”良玉正色曰：“军令严肃，汝敢如此，实是大胆！”昆生绝无惊恐之状，答曰：“无可奈何，冒死唱曲，只求老爷宽恕。继咸曰：“听彼之言，如同醉语。”黄澍曰：“但其所唱之曲，堪称绝调。”良玉曰此人形迹可疑，必须带回帅府，详加审讯。我听其无故悲歌，此中必有原因也。于是良玉等带同昆生回归府第，相邀袁、黄下榻衙署，共议军情。袁黄允之，入内叙坐后，继咸曰：“适间唱曲之人，理宜早为发放。”良玉点首，即命左右带唱曲者进。昆生跪伏于地，良玉问曰：“汝将犯法情由，从实诉来，无得支吾。”昆生从容答曰：“小人自南京到此，特地来投元帅，实因无门可入，故意犯法求见元帅之面，非有别情。”良玉怒叱曰：“该死奴才，胆敢花言巧语，唐突本帅乎！”黄澍从旁劝曰：“不必动怒，彼云要见元帅，未识有何缘故？”昆生即禀曰：“迩来京中作事昏暗如雾，搜捕党人，报复私怨，日有所闻。今将侯公子陷诸黑狱，不见青天，还望旧交不忘旧恩，替新朝削除新忿也。”良玉曰：“侯公子是我世交，既来求救，必有手书，取来我看。”昆生叩头曰：“前日阮大铖亲领校尉，立时捕送监狱，如何写得及书？”继咸曰：“凭汝口说，焉能取信。”良玉沉思有顷，始曰：“不妨，我幕中有侯公子旧人，请彼一认，即知真伪矣。”回首唤左右请柳相公，俄而敬亭应召出，口中喃喃自语曰：“肉朋酒友，问我老柳，待我细细认之。”既至近前，乃从烛光中注目详认，不觉失惊曰：“此是我盟弟苏昆生也！言时，彼此凄然泪下。良玉曰：“汝果认得否？”敬亭禀曰：“他是河南苏昆生，天下第一唱曲名手，谁不认得。”良玉喜曰：“竟不知唱曲之人，乃有如此义士，实是可敬。”亟以双手扶之起，命之坐。昆生作揖就坐，敬亭先问曰：“汝且言侯公子因何下狱？”昆生叹曰：“因公子是东林旧党，复社新群，曾攻魏、崔之奸，分立门户之见，故小阮报此前仇，老马供其驱策，一时三山街上缁骑飞来，狼似鹰鹫，





擒如燕雀，竟将公子捕逮入狱，音信不通。我寻思无计，不得已冒死求救，幸将军不加诛戮，又得遇见柳兄，惟求兄代恳元帅，早发救书，始不枉我辛苦远来也。”敬亭未及答言，良玉愤恨曰：“袁、黄二位盟弟，汝看朝事如此，能不令人恨死！”继咸曰：“不特此也，闻得旧妃童氏，跋涉寻来，马阮从中阻梗，不令收认，别藏私人，预备采选，欲图椒房之亲，岂不可杀！”黄澍亦曰：“此外又有一事：崇祯太子七载储君，讲官大臣确有证据。今欲付之幽囚，人人共愤，咸思寸磔马阮，以谢先帝。”良玉闻之大怒曰：“我辈戮力疆场，专为报效朝廷耳。今乃信任奸党，残害正人，日日卖官鬻爵，天天演舞教歌，一代中兴之君，偏行此亡国之政，虽有史阁部一人颇有忠心，然彼马阮暗中掣肘免不得依样葫芦，只剩我孤身支手，焉能恢复中原乎？”既而跌足曰：“事已如此，夫复何言！我不得不作要君之臣矣。”乃作一摺向继咸曰：“相烦临侯代我修起参本。”继咸曰：“请问如何写法？”良玉曰：“汝但痛数马阮之罪可也。”继咸唯唯承教，敬亭忙送纸笔于案头，继咸略加思索，振笔直书，其中大意，惟言朝廷之上，宠用奸臣，捐弃旧妃，幽囚太子，公报私仇，巧翻逆案，混淆法律，诬害忠良。教歌舞以征佳丽，鬻官爵以纳苞苴，此皆马阮之罪状，尽列于参本中。

继咸写毕，良玉复作摺向黄澍曰：“参本之外，更须一道檄文，非借重仲霖起稿不可。”黄澍问曰：“其意可与参本同否？”良玉曰：“此可不必，但言我将发兵进讨，使彼等死无噍类。”敬亭在旁鼓掌曰：“极该极该！”良玉微哂曰：“汝前日劝我不可前进，今日为何又来赞成，岂非自相矛盾乎？”敬亭曰：“如今是弘光皇帝矣，所谓彼一时也，此一时也。”良玉称善曰：“斯言甚是。我左良玉乃先帝老将，先帝现有太子，是我小主，彼时马阮擅立弘光，我实未曾奉诏，更觉名正言顺矣。”敬亭复送纸笔于黄澍前，黄澍草檄立就，檄言廓清君侧，大壮兵威，爰举义旗，同伸挞伐。会看飞渡金陵，直朝帝阙，进谒孝寝，诛戮逆臣，实指顾问事耳。檄文脱稿后，良玉即请众人列名，继咸曰：“如此大事，应请新巡抚何腾蛟求其列名为是。”良玉曰：“腾蛟为人固执，不必相闻，谅亦无妨。”袁黄列名毕，良玉曰：“今夜誊写完备，明早飞递投送，我随后便可发兵矣。”继咸曰：“犹恐递铺误事。”良玉曰：“何也？”继咸曰：“京中匿名文书纷纷雨集，马阮早已预防，令人各处搜





寻，如有所得，一齐付之丙丁，自己并不过目。”良玉曰：“然则遣人送往何如？”黄澍摇手曰：“此又不可。闻得马阮密令安庆将军杜弘域，筑起板矾，久有防备我兵之意。檄文一到，未必干休，岂不将差去之人，断送性命乎？”良玉踌躇曰：“若是则奈何？”敬亭请曰：“还是老朽冒险一行。”袁黄同声惊叹曰：“不意柳先生竟是荆轲之流，我辈当以白衣冠送之。”敬亭慨然曰：“一条老命，能值几何？只愿办得元帅大事，虽死何憾！”良玉大喜曰：“有如此忠义之人，我左昆山理当下拜。”即唤左右取酒，跪进一杯，敬亭亦跪而饮之，众人皆拜，敬亭一一奉答，泪因之潸然下。盖此去金陵，不啻击筑悲歌，风寒易水，何日归来，前途莫问，能不令人黯然销魂哉？敬亭谓昆生曰：“借重贤弟暂陪元帅，我即束装东去矣。”昆生曰：“但愿救取公子，早日出狱，当再与老哥相见也。”敬亭乃向众人作别而行。

第三十二章 拜坛

呜呼！今何日乎？非三月十九日乎？去年三月十九日，非即崇祯皇帝缢死之日乎？是日也，为世上最惨痛之纪念日，虽在数百年后，永不忘此一日，而况当日者专司庙陵祭享之老赞礼乎？老赞礼住居神乐观旁，一腔眼泪满腹牢骚，唱作随心之令，权为取譬之辞，以家比国，意在言中。窃叹河北新房，早倾一半，而承继之儿郎，犹复贪图嬉戏，不报冤仇，不挣家业，宜其奴仆欺主，盗窃钱财矣。一家如是，一国亦何独不是？故老赞礼借此以寄慨耳。且见今岁乙酉，改历建号之年，家家庆贺，几忘去年甲申事，因唤其家属而问之曰：“今日是三月十几日，汝等其知之否？”家属以三月十九日对，老赞礼惊曰：三月十九日乃崇祯皇帝忌辰，奉旨在太平门外设坛祭祀，我当执事者，奈何忘之，宜速往坛前伺候去也。”言已遂行。审若是，则老赞礼其真忘之耶？抑恐他人忘之，而有意自言其忘耶？书中虽未表明，然自我断之，老赞礼亦有感而发也。是时已至坛前，见百官尚未莅止，即将香花烛酒，陈设案上以俟之。未几，马士英与杨文骢素服至，面上无戚容，推其用意，方以





为江山虽旧，图画犹新，值此暮春天气烟景宜人，遍野桑麻，正堪娱目尚何哭旧主升遐乎？只算告一游春短假也。惟史可法至时，则悲形于色，正拟哭奠江边挥不尽滔滔血泪，回忆去年今日，我欲问梦梦之天遭何花甲乎？噫！同是祭奠，而忠奸设心之不同如是。今在坛前相见后，士英曰：“今日乃思宗烈皇帝升遐之辰，礼当设坛祭拜。”龙友应之曰：“然。”史公问曰：“文武百官到齐否？”老赞礼答曰：“俱已齐集。”士英即传言行礼，于是各执事官捧帛捧爵，立于左右。赞礼鸣赞，众官排班就位，始行迎神礼，继行奠帛礼，赞礼乃跪读祝文曰：

维岁次乙酉年三月十九日，皇从弟嗣皇帝由崧谨昭告于思宗烈皇帝：仰惟文德克承，武功载纘，御极十有七年，皇纲不振，大宇中倾，皇帝殉社稷，皇后太子俱死君父之难。弟愚不才，忝颜偷生，俯顺臣民之请，正位南都，为宗庙神人主，恹一人之升遐，惩百僚之怠傲，努力庙谟，惴惴尤惧，枕戈饮血，誓复中原。今值宾天忌辰，敬设坛壝，遣官代祭，鉴兹追慕之诚，歆此苹蘩之献，尚飨。

祝文读毕，众官举哀，复行初献、亚献、终献礼，然后彻饌送神，各诣瘞位，焚化祝帛，礼遂告成。史公独大哭不止曰：“嗟乎！万里风沙，招魂何处？千秋圣驾，枯守煤山，只留得江南一半。遥望天涯，孤臣哭拜，竟若村翁，岁时伏腊，岂不悲哉！”老赞礼亦纵声大恸，较之众官益切，虽令铁石人闻之，亦为之伤心泪下。哭方毕，阮大铖匆忙至，大声呼号先帝曰：“今日是汝周年忌辰，可知我旧臣阮大铖哭临于此乎？”既而拭眼问曰：“可曾祭过否？”士英曰：“刻已祭过矣。”大铖趋至坛前，哭拜于地曰：“先帝先帝，汝国破身亡，实为东林小人所累，都已投往北朝矣，仅存我等一二忠臣，今日还来哭汝，汝何为至死不悟乎？”言罢复哭，士英手曳其衣，从旁劝止之。大铖拭眼与众相见，史公恶之，连称“可笑”而去。士英亦与众官并马进城，只算得舞雩归咏春风香，更何问江北之戎马纷纭乎？

须臾已至鸡鹅巷，士英曰：“此间离小寓不远，请过荒园，同看牡丹何如？”龙友托言拜客而别，众官亦散，惟大铖追随于后，同在园前下马，先后步入园亭。见花开如锦，仿佛洛阳三月，大铖赞不绝口。士英即命家人安排酒席，赏鉴名花，家人应命设席，二人乃更衣就坐，共饮杯巡，士英忽大笑曰：“今日已结崇祯旧局，明日恭请圣上临御正殿，





正所谓一朝天子一朝臣也。”大铖曰：“连日在江上，不知朝中有新政否？”士英曰：“今有假太子王之明，正在此商议发放，元老有何高见？”大铖曰：“此事明白晓畅，处之甚易。”士英请详其说，大铖曰：“老师相之得以权倾中外者，实以‘拥戴’二字而已。”士英连连称是，大铖又曰：“既因‘拥戴’二字，则此时太子到此，若果认以为真，将我等迎来之主放在何处乎？”士英点首曰：“是极是极，即命严行监禁，免得摇惑人心。此外还有旧配童氏，哭诉朝门，要求迎为正后，又将何以处之？”大铖决然曰：“此更不能承认，自古君主都爱娇娃，我宜采选来家，然后进宫作伐，方博得椒房之宠耳。”士英曰：“然，我今采选已定，断不许童氏进宫也。但东林、复社诸人，虽经捕获到京，如何审问？”大铖曰：“彼与我冤家对头，岂可容情？谚云：‘斩草不除根，逢春必发芽’。一经被捕，必须尽杀而后快，始免将来之大患。”士英大笑曰：“有理有理，足征老成见到之言，深合鄙意，当为之飞一大白。”

正值欢笑畅饮之际，有一班役持本而入，脚步匆忙，上前禀曰：“宁南侯左良玉有本章一道，封投通政司，此是内阁揭帖，呈送钧览。”士英接本观之，冲冲大怒曰：“利害利害！此是奏参我等之疏稿，疏中数出我七大罪，请圣上立赐处分，果然银毒也。”怒未已，又有一役持文旧进禀曰：“另有公文一道，遣人赍至，亦请察夺。”士英取读一过，大惊曰：“又是一道讨我之檄文，文中辱骂难堪，且欲发兵到此，取我首级，如之奈何？”大铖闻言，如雷轰顶，惊惶失措，满身乱战，期期而答曰：“可怕可怕！我亦一筹莫展矣。”士英曰：“虽然可怕，我等岂有伸长颈项，待彼来割取之理？快请思一良策。”大铖搔首沉思者久之，乃曰：“别无良策，惟有调取黄刘三镇，速往中途堵截之。”士英曰：“倘若北兵渡河，谁去迎敌？”大铖遂附耳低声曰：“北兵一到，迎敌何为乎？”士英曰：“不去迎敌，更有何法？”大铖微笑，手伸二指答曰：“只有两法。”士英曰：“汝试言之。”大铖先作俯身抠衣状，又作叩头跪地状，口中惟言二字：“跪——降——。”士英曰：“此言亦是，大丈夫烈烈轰轰，宁可叩北兵之马，不可试南贼之刀。我意已决，立即颁发兵符，调取三镇可也。”继忽停顿，心有所思，踌躇曰：“调之无名，恐三镇未必愿往，又将若何？”大铖曰：“不妨，只言左氏东来，欲立潞王监国，三镇自然惶急矣。”士英称善曰：“事非小可，必得元老亲自过江，





劝黄刘同舟共济，锁断长江门户，方保得性命身家；不然百万精兵，从空而下，一时进攻城关，谁能御之？”

大铖亦以为然，未敢耽延，即起身向士英告别，士英又附耳私语曰：“内阁高弘图、姜日广左袒逆党，俱已罢职，惟周镛、雷縠祚留在监中，恐为内应，我欲早日处决，汝以为何如？”大铖赞成其言，慌忙竟出。班役见而禀曰：“传檄之人，当场捕住，现在此听候发落。”大铖曰：“无须发落，即送刑部请旨处决可耳。”嘱毕，上马欲行，忽而寻思自语曰：“且忽孟浪，我看黄刘三镇。亦非左兵敌手，万一将来人处斩，过用决裂手段，恐日后难于挽回矣。”言念及此，急唤班役谓之曰：“汝速到镇抚司，拜上冯老爷，将此传檄之人用心监候，俟后再行处置。”班役应声去，大铖乃匆匆策马而行。

第三十三章 会狱

自侯生入狱后，书中未即提及，谅阅者多热心人，必欲深悉其近日之状况矣。盖朝宗在狱，瞬经半月，尚幸质证无人，暂羁候审，未受枷锁镣铐之苦，且与旧友陈定生、吴次尾辈聚于一处，聊床共话，颇不寂寞。然冤沉黑狱，身倚颓垣，堪嗟末后春风，乍来幽院，忽睹当前明月，低度危墙，能不为之伤心惨目耶？时方深夜，朝宗愁怀莫释，睡魔不来，仰见蟾辉清朗，槐影迷离，独在空庭中间步。碧宇澄澄，铁窗惨惨，哭声一片。夜静三更，谁怜狱底之人，枉遭白眼，似遇墙阴之鬼，化作青磷。悄立多时，忽然毛发直竖，令人生畏，急将定生、次尾唤醒。定生次尾揉眼而出，问曰：“此时月高斗转，夜已深矣，如何独行空院，踏遍满地露痕，尚不早早安歇耶？”朝宗曰：“我想同处牢狱之中，三春莺花，半点不见，只有明月一轮，还来相照。我若舍之而睡，岂不可惜？”定生连声称是，遂一同步月而行，耳闻刑具冤苦之声，何等凄惨，而三人徘徊月下，身轻宛若飞仙，我辈儒生即以棘闼锁院比之，亦无不可。

正玩月闲谈间，初不意有人在此窃听耳。窃听者谁？即投递宁南檄





文之柳敬亭也。敬亭被捕入狱，夜间倍觉其苦，忽因腹中作痛，蹲地出恭，故听得有人谈话，声似侯生，急忙起而视之，果是朝宗，乃唤曰：“汝是侯相公乎？”朝宗闻唤，不觉一惊，趋前细认，始知是柳敬亭。定生、次尾亦至，同问曰：“柳敬亭为何亦到此中来耶？”敬亭认得是陈吴二君，举手而言曰：“阿弥陀佛，可算是佛殿奇逢也。”朝宗曰：“果然难得，我等不妨坐地叙谈。”于是四人团聚而坐，颇觉有兴，盖今夜得逢故旧，不奇相遇于他乡，而奇相遇于牢狱，覩面倾谈，浑忘縲绁笑，看明月团圞，几视作武陵桃洞，同为避乱之秦之矣。朝宗问敬亭曰：“不知汝所犯何罪，枷锁连身，如此苦楚？”敬亭曰：“老朽并未犯罪，实因相公被逮入狱，苏昆生一时情急，不辞千里，远至楚南，恳求解救。左师闻言大怒，连夜修本参奏马阮，又发檄文一道，随后即发兵进讨，马阮畏惧，自然将相公释放矣。但当时传檄无人，我故自告奋勇，情愿探汤蹈火，助将军除暴解冤，今虽枷锁浑身，我心亦无所怨。”朝宗钦敬曰：“竟不知敬亭受苦，由我累及，且昆生远往求救，更是难得，可感可感，我将何以报之！”定生曰：“语虽如是，第恐左兵一来，我辈翻不能苟全性命。”次尾点首曰：“宁南不学无术，正不知如何收救耳。”

言已，彼此相视而叹，猛见灯光射入，有一狱官手中执牌，率领校尉四人举灯提绳而来。既至近前，狱官即声言刑部要人，明早处决，速绑逆党周鑑、雷縠祚二名。校尉领命，执灯照朝宗等四人之面，狱官知其非是，喝令躲避，向前竟行。定生听未真切，因悄悄问次尾曰：“所绑者究是谁乎？”次尾曰：“闻说是周鑑、雷縠祚。”朝宗已惊骇欲死，敬亭曰：“我等且在此少候，一观其究竟。”语未毕，即见狱官执牌在前，后有二人赤身披发，背绑两手，四校尉拥之而去。定生曰：“果然是周仲驭、雷介公二位。”次尾曰：“此乃我等之榜样也。”朝宗长叹曰：“东林之事，从此全翻矣，正人君子，枉遭屠戮，可怜片纸飞来，三更传去，能不令人胆颤心惊乎！嗟乎！地黑天昏，如此收场，其能免乎！”四人皆悲叹不置，朝宗忽问敬亭曰：“我且问汝：汝在外有何新闻否？”敬亭曰：“来时甚是仓猝，未曾探听，但见校尉纷纷捕人耳。”定生、次尾急问曰：“被捕者又是何人？”敬亭曰：“据人传述，欲严缉巡按黄澍、督抚袁继咸、大锦衣张薇，此外尚有几位公子秀才，我竟想不起矣。”朝宗曰：“汝试想之。”敬亭沉思半晌，方答曰：“人数甚多，仅记得几





位相熟者，有冒襄、方以智、刘城、沈寿民、沈士柱、杨廷枢。”定生诧异曰：“竟有如斯之多！”次尾强笑曰：“据我看来，此间狱中，将来可成一大文会矣。”朝宗亦笑曰：“若是则趣甚，此后圜牆之中，变作瀛洲翰苑，倘画一幅文会图，悬诸壁间，真不啻一群谪仙至此避绝尘嚣也。届时同赏春月，共感秋风，非千古之韵事乎？”

敬亭闻之亦笑，既而问三人宿在何号，朝宗曰：“都在‘荒’字号中。”定生亦问敬亭羁于何处，敬亭曰：“即在此处后面‘藏’字号内。”次尾曰：“前后相近，早晚可以叙谈矣。”朝宗曰：“我等尚是软监，敬老竟似重囚，恐未必能来去自由也。”敬亭犹作谑词曰：“阿弥陀佛，免上桯床，已算侥幸矣。”言时，因有刑具在手，作势谓三人曰：“汝看我拱手则礼数周全，曲肱则枕头稳便，所愁者，今夜酣眠缺少一长爪麻姑为我背上搔痒耳。”

第三十四章 截矶

明季之末，余书中有两义士焉：一曰柳敬亭，一曰苏昆生，虽求之于士大夫之间，尚属不可多得，而况一为说书、一为唱曲者乎？故吴梅村先生曾作《楚两生行》以美之，岂过誉哉。今敬亭既陷于狱，昆生相随左帅，举兵东下，约定巡抚黄澍、巡抚何腾蛟同日起马。是日船泊九江，又知会督抚袁继咸齐集湖口，共商入京之计。忽闻探卒报到，得悉马阮见檄文后，即调黄得功，在坂矶拦截去路，势甚雄壮。左帅命其子梦庚前往迎敌，准备当日间必有一场鏖战也。

黄得功字虎山，官封靖南侯，镇守庐和，堪称一时之名将。每欲与弘光帝收复中原，但恨二刘无肘臂之功，一左为腹心之患，满腔义愤，一片忠忱，所惜者不学无术耳。今奉江防兵部尚书阮大铖兵牌，调彼驻扎坂矶，堵截左兵，即唤家将田雄，速传大小三军，同听号令。军卒排立，应声如雷，得功谕之曰：“刻闻左寇兵临，甘为要君渠首，不服王章，楼船已入浦口，控扼上游，其锋甚锐。我等须谨慎防守，阻截下流，免被彼长驱大进也。”谕毕，率师至坂矶之上，严阵以待。须臾左





部兵至，旌旗如雪，衣甲如银，扬声呐喊，战舰纵横飞驰而来。将及坂矶，得功指挥众军，乱箭截射，纷若飞蝗，急如骤雨。左兵受伤颇多。慌忙败退。其时良玉正坐大号藤艘，顺流而下，不禁望浩浩江流，喟然兴叹曰：“我今削除奸佞，整理朝纲，纵使万年遗臭，而自问一点忠心，既得救储君在狱之苦，亦可对先帝在天之灵矣。继思其子梦庚，性情躁急，方欲借此题目，攻夺城池，我虽严责再三，又恐为乱兵引诱，误我大事，且待度过坂矶，再以正言劝之。思未已，突闻警报，知黄得功截杀坂矶，前部先锋俱已败退，不胜惊骇，暗想黄得功是一条忠义好汉，如何受马阮调遣，仅知拥戴新主，竟不念先帝六尺之孤，岂不可恨。”回首唤从人曰：“汝速看巡按黄老爷、巡抚何老爷舟泊何所？请来计议。”从人应命而去。

少顷黄澍上船相见，良玉曰：“仲霖果然到此，巡抚何公如何不见？”黄澍曰：“何公已中途折回矣。”良玉问曰：“回去不知何意？”黄澍曰：“彼与马士英有同乡之谊。”良玉曰：“既有此情，任其自去可也。但今黄得功截住坂矶，三军不能前进，如之奈何？”黄澍蹙额曰：“斯诚可虑，且待袁公到船，再作计较。正言论间，忽报袁公至，良玉传语快请，继咸上船，即曰：“适从武昌回署，整顿兵马，愿从鞭弭。”黄澍曰：“目下竟不能前进矣。”继咸曰：“何也？”良玉曰：“黄得功领兵截杀，先锋俱已败回。”继咸曰：“事已至此，欲罢不能，为今之计，宜速即遣人游说，若徒以兵戎相见，无益也。”良玉踌躇曰：“敬亭已去，奈无人可遣何？黄、袁默然。适昆生侍立于侧，上前请曰：“晚生与彼颇有一面，情愿效力。”黄澍赞叹曰：“昆生义气，不亚敬亭，今日正可借重。”良玉尚难信托，因问曰：“汝往游说，将用何言？”昆生答曰：“我但言鹬蚌相持，渔人得利。大凡英雄举动，必须瞻前顾后，曾受先朝勋爵，当思故主深恩，今乃欺其子，害其妃，得新忘旧，同室操戈，其亦可以休矣。”黄澍点首称善，良玉曰：“更须将我心事，一一剖讲明白，使其得悉奸臣当杀，太子当救，完此两件大事，则于朝廷一尘不惊，于百姓秋毫无犯，为何不知大义，妄行截杀乎？”黄澍亦曰：“彼黄得功一介武夫，尚知报效，我等焉有犯上作乱之理，请彼细思为要。”

昆生诺诺应是，方欲起身作别而往，猛见报卒慌急上船，报曰：“报元帅：九江城内一片火起，袁老爷本标人马自破城池矣。”继咸大惊





曰：“如何我本标人马，自破城池？殊为不解。”良玉勃然怒曰：“岂有此理！不用猜疑，定是我儿左梦庚干此不端，陷我为反叛之臣。而今已矣，我尚有何面目。再向江东乎？”言已，手掣佩剑，将欲自刎，幸被黄澍抱住。良玉气愤填胸，紧握继咸之手，注目而视曰：“临候临候，我负汝矣！”语至此，呕吐鲜血，倒于椅上。昆生急唤元帅苏醒，久之不应，黄澍曰：“想是中恶，速取辰砂灌之。”昆生见牙关紧闭，灌之不进，早已气绝而死，乃与众人大哭。可怜将星陡落，中道遽亡，渺渺英魂，竟随先帝于地下，呜呼伤哉！

继咸谓黄澍曰：“元帅已死，本镇人马霎时溃散。左梦庚据住九江，使我进退无门，倘若黄兵追来。如何逃避？”黄澍曰：“我等本系被逮之官，今又失陷城池，被捕入京，有谁解救，不如回返武昌，与巡抚何腾蛟别作良图。”继咸遂同黄澍过船而去，只剩昆生一人，看守元帅尸骸，悲苦万分。即取香烛设于案上，哭拜曰：“元帅如此英雄，而今气死，众人散去，撇下空船，可叹我江上招魂，无从买得一杯酒祭奠元帅英灵也。我且独守于此，待其子奔丧回船，收殓事竣，我方辞之而去，不然，我爱侯公子，我负左元帅矣。”由是观之，昆生之笃义而守，与敬亭之仗义而行，易地则皆然。

第三十五章 誓师

闲尝读近代史，有能于国家颠覆之际至死不变，效死不去，欲以一木支大厦，只手挽狂澜者，余于宋末得一人焉，曰文天祥，又于明末得一人焉，曰史可法。史公开府扬州，素抱经略中原之志，两年来吹角列营，每日里催征调马，军书旁午，将令难申，独守广陵，一筹莫展。可恨黄、刘三镇，不奉阁部指挥，咸听马、阮调遣，移镇上江，堵截左兵，黄河一带，置之不顾，三军拔队，千里空营，史公心甚忧之。果然接得塘报，本月二十一日，北兵乘虚而入，已抵淮境，自顾本标军卒，不足三千，焉能拒敌数万之众。既难进战，又难退守，则淮阳一失，京师势必不保，岂不将明代锦绣江山一旦送去耶。





当斯时也，即使诸葛复生，亦将无以为计，况史公之将略远不及诸葛乎。然成败利钝，非所逆料，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史公一片孤忠，实与诸葛相伯仲，庸何多让哉。噫！南风不竞，北虜称强，自念区区本部，究不知兵气若何，倘能众志成城，或可背城借一，则鲁阳之戈，不妨自我而挥也。故今晚私步城头，察看情形，命家丁提灯随往。既上城垣，凄然了望，习习悲风，音传击析，蒙蒙残月，影动危旌。时值更深，人方睡醒，有声自营帐中来，遂悄立于女墙畔，侧耳听之，果有军士作怨言曰：“北兵已到淮安，竟无一人顾问，独使我等几名残兵死守扬州，如何保得，元帅真太无分晓矣！”史公闻言，点首自语曰：“汝等焉知，万里长城全仗此扬州父子兵乎？”又听得军士发恨声曰：“元帅既不爱惜我等，不如趁早投降北朝，各图欢乐，何必在此束手待毙。”史公大惊，又自语曰：“彼等竟思投降，如之奈何？若将‘降’字横在胸中，则扬州难以保守矣。”复闻军士作怒声曰：“我等降与不降，姑且不论，何不自己变动，趁此抢杀一次，早早脱身而去。不然守到何时，方能终局耶。”史公闻至此，暗暗嗟叹曰：“竟不料情形如此，令人热心冰冷，夫复何言，且有不可终日之势。我当急速回去，连夜点兵，不及俟诸明日矣。”遂与家丁下城而返，立命掌号升炮，作传操状。

其时众军闻声惊起，相聚而言曰：“今乃四月二十四日，并非下操之期，如何半夜三更，梅花岭突然放炮？我等速往观之。”言已，纷纷疾走。中军已持令箭至，高声呼曰：“元帅有令：大小三军速赴梅花岭，听候点卯。”众军齐应，同至坛前，排立两行。史公乃戎装扎束，登坛而坐，即传中军近前，中军参见毕，史公谕之曰：“近日北信紧急，淮城失守，扬州乃江北要地，倘有疏虞，京师难保。迅传五营四哨，点齐人马，各照泛地，昼夜严防。敢有倡言惑众者，军法从事。”中军遵令向外，即以此言传谕三军。三军不应，史公曰：“如何寂然无声？汝可再传军令，命彼等高声答应。”中军如言，三军仍不应。史公吩咐击鼓传令，鼓声虽动，而三军又不应。史公曰：“分明都有离畔之心矣。”始则顿足长叹，继乃放声大恸，且哭且言曰：“嗟乎！皇天列圣，呼吁无灵，胜余一人勉支残局，奈人心已土崩瓦解？何嗟乎！史可法，汝真苦命也！既少良朋协力，又无兄弟同心，仅仗汝等三千子弟，岂知今日者各想逃生，谁肯舍死，如越人视秦人之肥瘠，漠不关情，甘让大好江山





当作请人筵席，不亦悲夫！”既而椎胸自恨曰：“史可法，史可法！平生枉读《诗》、《书》，空谈忠孝，时至今日，计穷力尽，我不能不为祖宗哭，更为百姓哭也。”

言时大哭不止，中军从旁劝曰：“元帅保重，军国大事，徒哭无益也。”乃以双手扶之，见史公泪点淋漓，战袍湿透，并闻一阵血腥，直透脑际，急唤左右掌灯照之，惊曰“浑身血点，何从而来耶？”史公拭目注视曰：“此从眼中流出，想是我一腔热血，化作两行热泪耳。”中军乃唤大小三军上前观看，果是血泪，感动人心，众将一齐跪地，中有一将曰：“尝言养军千日，用在一朝，我等不为朝廷出力，禽兽不若矣。”又一将曰：“我等贪生怕死，竟使元帅如此难为，皇天不佑。”一将更奋然曰：“百岁无常，谁能免死，今日愿舍一命，为元帅守此扬州城。”中军亦连连称妙曰：“谁敢再有二心，我即解送辕门，听元帅千刀万剐。”

史公转悲为喜，掀髯大笑曰：“果然如此，本帅理当拜谢。”众人慌忙扶住，连称不敢。史公曰：“众位请起，听我号令。”众方应声起立，史公谕之曰：“汝等三千人马，一千迎敌，一千内守，一千外巡。”众皆曰：“诺”。史公又曰：“上阵不利，守城；守城不利，巷战；巷战不利，短接；短接不利，自尽。”众亦一一称是。史公曰：“汝等须知降将无伸膝之日，逃兵无回颈之时，从此不良之念再莫横胸，无耻之言再休挂口，方是我史阁部结识之好汉也。”众又哄然应是，史公点首曰：“既然应允，无烦本帅多嘱，请列位欢呼三声，各回泛地可也。”众遂呐喊三声而退，史公鼓掌大笑者三。然而译书至此，吾不禁搁笔三叹，为之凄然泪下矣。

第三十六章 逃难

淡月高悬，愁云低罩，鱼更三跃，蜡泪双垂。半壁将倾，六飞远遁，斯正弘光帝骑马出宫时也。盖帝因左兵东犯，目为腹心之患，移镇堵截；不防河北人马乘虚渡淮，围住扬州，史可法连夜告急，大有朝不保暮之势，人心惶惑，大局岌危，都中文武，均无守志。欲召马士英、





阮大铖计议国事，而若辈闻风退避，踪迹难求。自知中兴宝位，不能安坐，乃与内监、宫女等深夜出宫，假发兵符，偷开城阙，方以为离此南京，即有藏身之所，故趁天街寂静，夜色朦胧，犹挈妃嫔以相从，空效太王之好色，可笑亦可悲已！及至天将黎明，士英进朝，始知帝主潜逃。又恐仇人残害，急即微服而行，欲离龙虎之都，早出鸡鹅之巷。自顾一队妖娆，十车细软，必须随身紧带，加意堤防，惟恐狭路相逢，致被仇家却夺耳。

士英乘马在前，夫役推车于后，正行间，突有乱民数人，手持木棒，拦截去路，厉声大喝曰：“汝是奸臣马士英，窃柄弄权，民穷财尽，今日犹思携带子女玉帛，逃往何处去耶？速速与我留下者！”言时，竟以木棒相饬，权作当头之喝，将士英摔倒于地，剥去其衣，劫夺妇女财帛而行。士英受伤后，横卧街心，不能即起。适值阮大铖策马而来，自念防江虽是美差，然恋之不舍，一旦北师南下，有谁代我餐刀耶？故将兵符抛入江中，以逃走为上策，特不知贵阳相公是走是降耳。且行且思，不意马足一绊，忙即勒缰下视，见是士英，惊问曰：“汝是贵阳老师相，为何卧倒在地？”士英呻吟曰：“我不能行矣，家眷行囊，俱被乱民劫去，还将我打倒在地。”大铖闻言，顿触己怀，乃曰：“晚生家眷行囊，尽在后面，若被抢夺，势必受千人笑骂矣，我当往迎之。”

语未竟，忽见一众乱民持棒而过，或拥妇女，或取行囊，纷纷然相谓曰：“此是阮大铖之家私，何不大众分肥乎？”大铖犹自仗官势，喝曰：“奴才如此大胆，竟敢夺我阮老爷之家私，当得何罪？”乱民等哗然曰：“汝即是阮大铖乎？来得正巧。”亦以一棒奉敬。大铖受击倒地，复剥其衣，并言饶彼狗命，且往鸡鹅巷裤子裆，将其房屋放火焚之，呼啸而去。士英呼痛曰：“腰已击损，不能起身，奈何？”大铖曰：“晚生手臂捶伤，亦只得在此奉陪。可叹我等十分狼狈，同病相怜，区区鸡肋，焉能挨得村拳乎。”二人方当悲欢之际，杨文骢亦行经其间，带挈从人，肩挑行李，正欲走马赴任去也。盖龙友新升苏淞巡抚，择定今日五月初十起行，将家藏书画古玩暂寄媚香楼，托蓝田叔随后携往，减从轻装，自觉爽快。行未多时，从人忽禀曰：“请老爷趑行一步。”龙友曰：“何也？”从人曰：“街上纷纷传说，北信紧急，皇帝、宰相都于今夜出走矣。”龙友曰：“既有此事，速速出城！”乃举鞭策马而驰，不意马忽惊





跃，却步不前，忙唤左右趋视，疑是尸骸二具，横卧于地，陡闻呼救声，龙友知其未死，命左右看是何人。从人细认之，急禀曰：“好似马、阮二位老爷。”龙友不信，上前俯视，果是马、阮，大为惊讶，慌即丢鞭下马，问曰：“二位因何弄到如此田地？”士英曰：“被乱民劫夺一空，仅留性命。”大铖亦曰：“我来救取，不料亦遭此难。”龙友曰：“护送之家丁都在何处？”士英叹曰：“想已乘机拐骗，四散奔逃矣。龙友唤左右扶起二人，取衣衣之，乃曰：“幸有闲马一匹，二位请速出城，勿再逗遛。”从人即扶马、阮上马，搂腰叠骑而行。”

龙友亦乘马随之于后，从人曰：“老爷切勿与彼同行，深恐遇见仇人，累及我等。”龙友曰：“然汝看一群乱民，自远而来，我等宜早避之。方思隐匿于路旁，而二妇人已至近前，披发奔走，情殊可怜。见是龙友，忙曰：“汝是杨老爷，为何在此？龙友定睛认之，乃曰：“原来是寇白门、郑妥娘，汝姊妹二人如何得出宫门耶？”白门曰：“正在歌台舞殿，忽然酒罢灯昏，内监宫妃，纷纷乱走，我等不出，更待何时。”龙友问曰：“李香君为何不见？”妥娘答曰：“我三人一同出外，奈彼脚小伶仃，难以行动，因唤一乘小轿，抬彼先走矣。”龙友复问曰：“朝廷果然出去否？”白门曰：“我等不甚深悉，沈公宪、张燕筑随后即来，问彼方知真信。”言尚未已，遥见沈公宪身被锦衣，怀抱鼓板，张燕筑手提纱帽，并握须髯，飞奔而来，形殊仓卒。龙友唤止之，问曰：“汝等何故如此慌张？”公宪曰：“杨老爷，殆犹未知耶？北兵杀过江来，皇帝已从夜间偷走矣。”龙友曰：“汝等今往何处？”燕筑曰：“各人回家探望，准备逃生。”妥娘笑曰：“惟有我等不怕，回到院中，准备接客。”龙友曰：“此时尚思接客，可称奇谈。”妥娘曰：“老爷有所不知，大凡兵马营中，赚钱最易，笙歌队里，卖笑何妨，谁不爱隋宫衰柳、吴苑残花乎。”语毕，即与公宪等三人俱去。龙友叹曰：“彼等亲见圣上出宫，光景已是不妥，我不如速往媚香楼，收拾行李，趁早还乡去也。”

主见已定，返辔奔驰，目睹逃亡人众，奔走街衢，料想君宰失迷，此时恐难出江关耳。转瞬已至李家院门，下马急叩，蓝瑛闻剥啄声甚厉，启户视之，疾询曰：“杨老爷何故去而复返？”龙友曰：“北信紧急，君臣逃散，尚能作苏淞巡抚乎？我故整理琴袱被更换布袜青鞋，欲唤一叶扁舟，载归乡里也。田叔点头曰：“此事我亦知之，适香君回家时，





已将详细告我矣。”乃回首唤香君出，香君珊珊而至，即与龙友万福。龙友曰：“多日不见，今朝匆匆一叙，又将远别。”香君问曰：“杨老爷欲向何处去乎？”龙友曰：“我竟回敝乡贵阳去耳。”香君泣曰：“侯郎狱中未出，老爷又欲还乡，依一弱女子，孑然孤立，更有谁来照顾耶！”龙友喟然曰：“如此大乱情形，万分急迫，父子尚难相顾，焉能携带他人。”语虽如是，而心中颇觉为难，初不意苏昆生之突如其来也。昆生自湖广回京，适值城中大乱，旌旗满目，改变乾坤，所以性急匆忙，特至院中探听朝宗信息，可巧龙友在院，又喜香君出宫，相见之下，遽问龙友曰：“侯相公因何不见？”龙友曰：“侯兄未曾出狱，焉得至此。”香君曰：“师父今从何处来乎？”昆生曰：“我因相救侯郎，远赴武昌不料宁南暴卒，当即连夜回京，忽闻乱信，急忙寻至狱门，早已封锁俱开，众囚四散，网开三面，未见侯郎，岂真将秀才害耶？”香君哭曰：“师父速替依寻侯郎来。”龙友曰：“汝看烽火迷天，烟尘遍地，抛妻弃子，一时恐难以团圆也。今为汝幸者，有汝师父作伴，我即欲出京就道矣。”又回顾田叔曰：“蓝田老收拾行李，盍与我一路同行乎？”田叔曰：“小弟家在杭州，安能陪汝远去。龙友曰：“既如此，当换上行衣，即此告别。”乃起身率从人去。

香君忍不住珠泪盈盈，哭曰：“杨老爷竟自去矣，只有师父知依心事。前日累汝千山万水，寻到侯郎，不想奴家进宫，侯郎入狱，两不见面。今日奴家离宫，侯郎出狱，又不见面，还求师父可怜，领依向各处寻访。”昆生曰：“侯郎不至院中，必然出城去矣，何从寻访？”香君曰：“依今定欲寻郎，任彼在天之涯，在地之角，亦情愿踏破铁鞋，遍历三千世界也。”田叔曰：“西北一带，俱是兵马，料彼不能渡江。如欲寻访，谅在东南山路。”香君曰：“就去何妨，纵入深山荒野，而仙境或似天台，重缔三生石上之缘，亦未可知。”昆生曰：“汝既一心欲寻侯郎，我亦有避乱之意，一准引汝前往，惜我路径不熟，奈何？”田叔指示曰：“城东栖霞山中，人迹罕到，大锦衣张瑶星先生，弃职修仙，我正欲拜访为师，何不作伴同行。倘或天缘巧合，得以相会于其间，亦属意中事，未识汝等以为然否？”昆生连声称妙曰：“各人即收拾行囊，一同出城可也。”香君亦甚愿意，遂与昆生、田叔等，舍此风月名场，跳出烟花旧寨；所不能消释者，惟此一点情根耳。虽金莲窄窄，行走颇艰，然





欲觅桃洞仙源，急离秣陵险地，亦几忘路之远近矣。

第三十七章 劫宝

自宁南举兵东下后，黄得功奉命征调，堵截坂矶，虽宁南中道身亡，其子左梦庚犹率领旧据住九江，得功故驻扎芜湖，防其北犯，未能遽奏凯还。即凤淮刘泽清、刘良佐二镇，亦离江北而至上江，备御左兵，以致凤淮一带，千里营空，北兵遂长驱直入，连夜渡淮，围困扬州，南都震恐，警信频传，其失计为何如乎。得功闻探卒稟报，心乃大惊，急唤田雄曰：“汝是我心腹之将，速领人马，往保南京。”既而叹曰：“我今推究其祸，实由阮司马夜发兵符、调镇移防耳。岂知拆东补西，顾此失彼，前抛河洛，后弃淮扬，任彼铁骑飞来，嗟我金陵气黯，纵提一旅之师，焉能救燎原之火耶！”

是时田雄尚未起行，而弘光帝已蒙尘至矣。盖帝逃出南京，昼夜奔走，宫监嫔妃，渐渐失散，仅有太监韩赞周相随在后。行吟江畔，乞食村间，且在此炎天赤日之中，策瘦马以独行，正不知何处是纳凉之所，殊可伤也。昨日往见魏国公徐弘基，被其驱逐出府，今日方至芜湖，遥睹前面军营，知是得功驻扎之处，指望其容留收养，得以寄人篱下，斯愿足矣。

帝乃至得功辕门首下马，唤赞周上前进言，赞周领命，高呼门上有入否，有军卒自内出，动问曰：“汝从何处来乎？”赞周以南京对，且曳其衣，依声相告曰：“万岁爷驾到，传汝将军速出迎接。”军卒不信，叱曰：“万岁爷焉得到此？汝休来将我恐吓。”帝从旁谓之曰：“汝去唤黄得功向外，即知真伪。彼会在江浦迎銮护驾，认识寡人之面目也。”军卒见其人物不同，又听其口气甚大，乃转身进内传禀。得功闻言，狐疑不决，慌即出外细认。将及辕门，帝早见之，先言曰：“黄将军一向无恙耶？”得功辨别非谬，急忙跪呼万岁，请帝入帐朝见。赞周乃扶帝升帐而坐，得功随入，朝拜曰：“臣拜吾主，重仰天颜，未识圣驾私巡所为何事？萧条鞍马，状似蒙尘，殆今神龙失水，致教飘荡风云乎？此皆





臣等之罪，咎在将相之深负国恩也。”帝叹曰：“事到今日，后悔无及，但望汝保护朕躬耳。”得功拍地哭奏曰：“皇上深居宫中，臣方能效命阊外，今乃下殿而走，大权尽失，致使臣进不能战，退不能守。呜呼！十分事业，已去九分，奈何，奈何？”帝曰：“不须慌急，寡人但求苟全性命，至于皇帝一席，我亦甘心退让矣。得功惊叹曰：“天下者祖宗之天下，圣上乌得弃之。”帝曰：“弃与不弃，全在将军一人。”得功曰：“微臣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其地均非所知。”帝泣曰：“将军果是一位忠臣也！”得功跪奏曰：“圣上鞍马瘁顿，早往后帐安歇，所有军国大事，明日再行请旨定夺。”帝点首应之，赞周方扶之入。

惟斯时之得功，焦思万状，喃喃自叹曰：“嗟乎！明朝三百年国运，争此一时；十五省皇图，归此片土如斯天大干系，欲令我一人担承，又焉能之。”既而传谕大小三军曰：“今夜马休解辔，人休解甲，摇铃击梆，分外小心，毋得疏忽。”众皆应命。得功又唤田雄曰：“我与汝是宿卫之官，即在行宫门外，同卧支更，以免意外之虞。”于是得功提心吊胆，手握双鞭，头枕田雄之股而卧。帐外则摇铃击梆，报数更筹，巡逻不绝，可谓严密周至矣。田雄忽向得功悄语曰：“元帅，我看皇帝之相，不似享福之器；况北兵过江，人皆投顺，元帅亦须见机而作为是。”得功曰：“恶是何言欤？古云孝当竭力，忠则尽命，为人臣子，岂可怀揣二心？”正言论间，忽闻外面传鼓声，惊曰：“晚上因何传鼓？慌忙起坐，见一军卒入内报曰：“报元帅：有一队人马，从东北方面来，云是二镇刘老爷，今欲会见元帅，商议军情。得功不以为忧，方以为三镇会齐，保驾乃可无虞矣。立即出外观之，果见刘良佐与刘泽清率领军队并马而至。将及营门，即高呼黄大哥在否，得功私心窃喜，急应曰：“愚兄在此，恭候多时。”二刘下马，良佐先开言曰：“哥哥获得宝贝，竟瞒蔽我等兄弟二人乎？”得功不解，问曰：“是何宝贝？”泽清曰：“宝贝即是弘光。”得功摇手曰：“切莫高声，圣上已安歇矣。”良佐悄问曰：“今夜尚不献宝，更待何时？”得功曰：“不知所献何宝？”泽清实言曰：“将弘光送与北朝，我等皆爵封王位，岂不是献宝乎？”得功怒喝曰：“汝等二人，敢来作此勾当，我黄闯子焉能容得！”即举双鞭击之。二刘各掣佩剑招架，得功大骂曰：“反贼反贼，汝今望风降敌，卖主求荣，状烦波斯，思居奇货，争功邀赏，倒戈劫君，真乃丧心病，反面无情之贼





党也。”良佐曰：“且慢破口，自己兄弟，争闹何为？”得功怒叱曰：“万恶狗才，君父尚且不识，谁与汝认兄弟耶？”言已又同二刘动手。不意田雄在得功后，暗骂笨牛，恨其尚不见机，弯弓拈箭，竟向得功腿上射之。得功应弦而倒，二刘鼓掌大笑。田雄返身入后帐，迅将弘光背出，帝唤韩赞周相随，赞周不应，帝恨曰：“奴才竟舍我而去乎？”掌击田雄之面，且问曰：“汝背我向何处去耶？”田雄曰：“背汝到北京去。”帝心惶急，狠咬田雄之肩，田雄忍痛，既至外方，掷帝于地，向二刘拱手曰：“皇帝一枚奉送。”二刘亦拱手答曰：“领谢领谢。”各曳帝之衣袖而行。

得功虽受伤在地，急即抱住帝腿，唤曰：“田雄田雄，快来夺驾！”盖未知田雄变心也。田雄作势使之放手，二刘竟曳帝去。得功欲起不得，问谁人射我一箭，田雄曰：“是我等放箭射贼，误伤元帅。”得功曰：“真是瞎眼狗才，我且问汝：汝何故将圣驾背出？”田雄曰：“我想护驾逃走，不料被彼夺去。”得功曰：“既如此，汝与我速速追回。”田雄笑曰：“不劳元帅钧谕，我是一名长解，行将收拾包裹，护送进京矣。语毕，手提包裹，飞奔而去。得功大怒曰：“此等伤天害理之反贼，恨我不及杀汝矣，呜呼！天乎，焉知明代江山断送于我黄得功之手乎？我虽平生骁勇，力敌万夫，然阻不住黄袍北上，定被江东父老所笑，不如一死报国，以明此心之无他也。”乃拔剑自刎而死。

第三十八章 沈江

时维五月，见夫龙舟竞渡，聚赛于江头者，非吊屈原之忠魂乎？不意千载而后，适值乙酉五月，史可法亦随屈原而去，吾将以吊屈原者并吊史公矣。史公自誓师后，仅率三千子弟，死守扬州，无如力尽粮绝，外援不至，是夜被北兵攻破北城。史公本拟自尽，忽念及明朝三百年社稷，全仗一己支持，岂可效无益之死，而舍孤立之君乎？因此缢下南城，直奔仪真，幸遇报船，渡过江来，虽离南京不远，而两腿酸疼，不能走动。为难之际，得一白骡，遂折柳枝作鞭，跨骡而行，独自一人，走此空江野路，孤怀抑郁，满目凄凉。遥望白下城关，云中宫殿，恨不





能一蹴而几，再图后举也。

方当加鞭疾驰间，不期迎面来一老者，肩背包囊，匆匆而至，不及趋避，猛然一撞，老者倾跌于地，急呼曰：“险甚险甚！我几乎滚入江去。骤上老将爷，奈何视而不见耶？”史公慌忙下骡，手扶老者起，招赔曰：“得罪得罪，我且问汝：汝从何处来乎？”老者曰：“我从南京来。”史公急问曰：“南京光景如何？”老者曰：“汝尚未知耶？皇帝已于前数日潜逃，目下北兵过江，满城大乱，城门久不开放矣。”史公大惊曰：“若是则去亦无益。呜呼！皇天后土，二祖列宗，奈何半壁江山，尚不能保住耶？”言时，放声大哭。老者听其哭声甚哀，仿佛是史阁部，乃问曰：“汝敢是史老爷乎？”史公点首称是，并问老者如何认识，老者答曰：“小人是太常寺老赞礼，曾在太平门外伺候老爷，老爷可记得否？”史公曰：“果然果然，记得是日恸哭先帝，即是老兄。”老赞礼曰：“不敢，请问老爷为何如此狼狈？”史公愀然曰：“今夜扬州失陷，方从城上缒下，因而至此。”老赞礼曰：“兹将焉往？”史公曰：“本欲往南京保荐，别作后图，不料圣上先已出走，我将安往耶？”语至此，顿足大恸，复曰：“圣上弃我而去，我殆如断篷之船耶？抑如无家之犬耶？嗟乎！呼天不应，唤地无灵，欲归无路，欲进难前。睹此滚滚波涛，是我葬身之地，岂不胜于一抔黄土耶？”既而自顾其身，又曰：“我史可法亡国罪臣，焉容得冠裳而去耶。”言已，摘帽脱靴，宽袍解带。老赞礼见其有寻死之状，急曰：“老爷还请三思，不可短见。”史公叹曰：“汝看茫茫世界，我史可法虽有英雄之志，然时至今日，目睹江山换主，我尚留恋何为哉？”遂耸身跃入江中而逝。老赞礼听其言语，未及防备，今见史公投身江流，不觉呆望良久，方抱靴帽袍服，哭唤史公曰：“老爷真是尽节忠臣也！若不过小人，谁知汝投江而死耶？”

正当大哭之际，前有柳敬亭与侯朝宗，后有陈定生与吴次尾携手而来。朝宗回首唤曰：“定兄、次兄，天色将晚，速即紧行一步。”陈、吴应之，敬亭曰：“我等出狱，不觉数日，东藏西匿，终无栖身之地。今已至龙潭江岸，理宜彼此商酌，分路逃生为是。”定生曰：“然。”突见老赞礼望江大哭，忙问曰：“老兄何故在此悲恸？”老赞礼见有人动问，乃止泪而答曰：“我是行路之人，适见史阁部老爷投江而死，不由人不伤心痛哭耳。”朝宗尚未深信，因曰：“史阁部焉得至此？”老赞礼曰：





“今夜扬州城陷，逃到此间，闻得皇帝出走，彼即连连顿足，跳入江去矣。”朝宗曰：“安有此事？”老赞礼以手指示曰：“汝若不信，请看脱下之衣服靴帽，便知非谬。”敬亭趋前翻视，见有浑身朱印，忙唤朝宗观之，乃“钦命总督江北等处兵马内閣大学士兼兵部尚书”印文，朝宗惊哭曰：“果然是史老先生也！”定生曰：“我等当对衣冠哭拜一番。”于是老赞礼将衣冠向上安设，众皆叩拜而哭曰：“公今跳出重围，行经江畔，孤城已失，故国难忘。谁知千里长江，早归别姓，空剩一腔热血，尽付东流。呜呼痛哉！”朝宗更手拍衣冠，大哭不止。敬亭曰：“阁部尽节，已成一代忠臣，相公不必过哀，我等当分手矣。”朝宗遥指曰：“汝看一望烟尘，我将安归乎？”定生曰：“我二人远道前来，原为送兄过江耳。今既不能北上，何不随我南行？”朝宗曰：“如今纷纷乱世，焉能终始相依，不若各人自便之为佳也。”次尾曰：“究不知兄意若何？”朝宗曰：“我与敬亭商议，欲寻一深山古寺，暂避几日，再图归计。”老赞礼从旁搀言曰：“老汉正思往栖霞山去，是处地方幽僻，尽可避兵，何不一同前往？”朝宗深以为然，定生、次尾皆曰：“侯兄既有栖身之所，我等即此告别。”遂各挥泪而行。

朝宗送二人去，乃问老赞礼曰：“汝往栖霞山中有何公干？”老赞礼曰：“实告相公：我是太常寺中老赞礼，为因太平门外哭奠先帝之日，一众文武百官尽属虚应故事，我故一时气愤，遍约村中父老，捐施钱粮，准于七月十五日欲替崇祯皇帝建一水陆道场。不料南京大乱，好事难行，因携带钱粮，径往栖霞山上，虔请高僧，了此心愿。”敬亭连称好事，朝宗惟乞求携带。老赞礼尚欲收拾衣服靴帽，敬亭问曰：“汝将各物送往何处去耶？”老赞礼曰：“我想扬州梅花岭是其点兵之所，一俟大兵退后，我去招魂埋葬，始有史阁部千秋佳城也。”朝宗赞叹曰：“如此义举，更令人钦佩之至。”老赞礼乃与朝宗、敬亭同行，时已暮色苍然，月生江上矣。



第三十九章 栖真

秣陵之东，有栖霞山焉。白云叠叠，翠嶂重重，竹径烟迷，松涛风





送，洵是仙踪相会之处，人迹罕到之区也。今李香君得至此间，实由蓝田叔之引领、苏昆生之护送耳。既入山中，欲寻住宿之所，见有一庵，题名“葆真”，叩门而入，巧遇卞玉京为此庵之主，遂与昆生止宿于此，惟香君情根未死，幽恨难消，不见侯郎，于心滋戚，因谓昆生曰：“郎今未遇，妾无所归，还求师父用心寻觅。”昆生曰：“此事暂且从缓，汝不见烟尘遍地，却向何处寻觅耶？且待庵主向外，议一常住之法，再作区处。”言谈未已，玉京自内出，盖其来此已五月余，实因昏主搜捕歌妓，逼断尘心，乃易道姑装，隐迹于此山中。笑看闲云，身同野鹤，十载繁华似梦，半生花月成空。今留香君栖宿，未免有情，谁能遣此？几令人回首当年，又种桃花于洞口也。

是时玉京向外，与香君、昆生相见后，即曰：“草庵淡薄，屈尊二位，殊为抱歉。”香君曰：“多承收留，感激非浅。”昆生乃实陈己意曰：“我正有一言奉告：江北兵荒马乱，急切不敢前行，况老朽仅知吹歌，山中又无用处，连日揽扰，甚觉不安。”玉京曰：“何出此言？且侯旧侣重来，蓬山路达，定许前缘不断，巫峡情浓矣。二位如不嫌寂寞，又何妨下榻其间乎？”昆生曰：“虽然，我有一活计在此。”言时，更换鞋笠，取出斧担绳索等物，复曰：“趁此天晴，我欲往岭头涧底，捡取松柴，以供早晚炊饭之用，岂不胜于坐吃山空耶？”玉京阻之，昆生曰：“彼此度日，安可偷闲？”遂挑担出庵而去。玉京将门闭掩，香君曰：“依在此闲坐无聊，愿作缝纫之事，以消长夏。”玉京曰：“正有一事借重，下月中元节，村中男女许到白云庵，与皇后周娘娘悬挂宝幡，敢求妙手，代彼造成，可算是十分功德也。”香君点首曰：“如此好事，情愿助力。”玉京见其应允，即取幡料出，陈于案上。香君一片虔诚，薰香洗手，方执幡以缝之，且自叹曰：“想依前身孽重纤纤十指，仅知箫孔箏弦，几曾作女红针线耶？”玉京曰：“香姐心灵手巧，一捻针线，便是不同。”香君曰：“依实不谙针线，全凭虔心一点而已。今者手捧仙幡，自甘忏悔，纵使指头肿裂，依将绣出鸳鸯别翻新样也。”绣幡之时，而剥啄之声起于户外。此间系清静地，来者果为谁耶？乃即香君日夜思念之侯郎，与老赞礼、柳敬亭同至于此也。

侯郎既至，则转瞬可见香君矣，而孰知不然。老赞礼引领入栖霞山，谓朝宗曰：“汝等须寻一道院，作为安歇之所。”朝宗举首望之，见





夫白石为墙，碧萝牵户，此中定是仙家，盍呼道童而问之，乃烦老赞礼上前叩门。玉京闻声而起，隔扉问其来由，老赞礼答曰：“我等从南京来，欲借贵庵暂安行李。”玉京曰：“此处是女道住持，从不留客。汝看石垣四耸，画掩重门，为女冠修真之地，毋来相混。”敬亭曰：“我等非比游方僧道，暂住何妨？玉京拒绝曰：“庵中严持戒律，谨守清规，与处女闺阁无异，岂容俗客喧扰耶？”香君亦从旁和之曰：“此言有理，今非比身在青楼之日矣。”玉京曰：“然此是我修行本等，不用秋采，且往香厨用斋去也。”老赞礼尚欲叩门，朝宗止之曰：“彼既谨守清规，我等何必苦苦纠缠。”老赞礼曰：“前面庵观尚多，待我再去访问。”三人于是行行复行行，见一人道家装束，芒鞋竹杖，手提药监，蹒跚而来，盖是人方从深山古洞采药归也。老赞礼心窃喜之，趋前拱手曰：“老仙长，我等因上山做好事，欲借道院暂安行李，敢求方便一二。”道人不答，注目于老赞礼之后，详加审认，不觉脱口而出曰：“此位相公，好似河南侯公子？”敬亭急应曰：“不是侯公子是谁？”道人闻其言，又细认而言曰：“老兄可是柳敬亭乎？”敬亭曰：“然。”朝宗亦留意认之，失惊曰：“汝是丁继老，今何以出家乎？”继之曰：“侯相公有所不知，我自知年已迟暮，性又疏懒，因此羞入旧宫，辞家远出，愿诵《黄庭》一卷也。”敬亭曰：“请问住持何山？”继之曰：“离此不远，有座采真观，即是修炼之所。不嫌荒僻，就请暂住何如？”朝宗欣然从之，老赞礼曰：“二位得遇故人，已有栖身之地，我欲往白云庵商量醮事去矣。”

朝宗谢其携带，老赞礼乃作别去，继之始携朝宗、敬亭而行。跨过白泉，又登紫阁，雪洞风来，云堂两落。朝宗忽惊曰：“面前一道溪水，陷断南山，如何过去？”继之曰：“不妨旁岸有一渔船，我等且坐船闲话，等候渔翁至此，央彼撑去，不及半里，即是采真观矣。”三人既上渔船，敬亭曰：“我老柳少时在泰州北湾，专以捕鱼为业，本是弄船惯家，待我撑去可乎？”朝宗连声称妙，敬亭乃持篙撑之。朝宗谓继之曰：“自从梳拢香君，借重光陪，不觉一别已是三载。”继之曰：“然且问香君入宫之后，可有消息也未？”朝宗摇首，取扇指示曰：“并无消息，惟此桃花扇，尚是我二人订盟之物，至今时刻在手。回忆青楼旧梦，竟成地老天荒，此恨此情，迄无穷尽。蓬山路隔，鸾凤分飞，可怜美满良缘，变作花残月缺，能不悲哉！”敬亭曰：“前日皇帝私走，嫔妃逃散，





料想香君已出宫门；且待南京平定，再去寻访，或有相逢之日也。”朝宗叹曰：“遭此兵劫，四散流离，恐今生未必相逢矣。”言之凄然泪下。继之指谓敬亭曰：“门前一带竹篱，便是采真观，请即拢船可也。”敬亭将船挽住，一同上岸，继之呼道僮取行李进，相让而入。

第四十章 入道

去年七月十五日，张瑶星自北京来，途遇田叔益所，闲话于旅店中，哭拜先帝，精诚感格，在夜深风雨之时，恍惚间见先帝、先后乘而过，当日发一愿心，欲于来年七月十五日在南京建水陆道场。乃弹指光阴，瞬经一载，南都不守，时局已更，瑶星早于三月间挂冠归山，住居白云庵中。书客蔡益所，当时随之出家，载来五车经史。山人蓝田叔，近日来此修道，遍画四壁蓬瀛，故此荒山之山，既可读书，又可卧游，何乐如之？虽世态纷纭，容颜已老，而处此玉壶琼岛，终古无愁矣，惟生平所耿耿于心者，先帝之深恩未报耳。

今当乙酉中元节，瑶星欲了愿心，广延道众，大建经坛，与先帝修齐追荐。适值南京老赞礼至，约会村中父老，来此搭醮。乃唤弟子蔡益所、蓝田叔出，面谕曰：“尔等率领道众，按照黄箓科仪，早设坛场，待我沐浴更衣，虔心拜请也。”于是益所、田叔铺设三坛，供养香花，安排茶果，立幡挂榜，位置整齐。事毕，田叔谓益所曰：“汝看山下父老，捧酒顶香，纷纷来也。”其时老赞礼率领村中男女，或顶檀降，或携村醪，或挑纸锭，或执绣幡。望帝座以非遥，问皇孙之谁是，有不掩泪追思，伤心凭吊者乎？老赞礼等既至山上，入庵相见，同声言曰：“众位道长，我等社友俱已齐集，即请法师巡坛。”益所、田叔乃向内请曰：“铺设已毕，请法师更衣，巡坛行洒扫之仪。一时鼓作三通，另有道士四名，各奏仙乐。益所等身换法衣，手捧香炉，恭候法师向外。须臾，瑶星缓步而出，戴金冠，披法衣，擎净盂，执松枝，巡坛洒扫。露滴清凉，尘消热恼，高瞻玉座，响动云璈。”瑶星周巡三转而退，益所等又向内请曰：“洒扫已毕，请法师更衣，拜坛行朝请之礼。”乃设牌位





于三：坛正坛设故明思崇烈皇帝之位，左坛设故明甲申殉难文臣之位，右坛设故明甲申殉难武臣之位。陈设后，细乐复作，瑶星九梁朝冠，鹤补朝服，金带朝靴，手执牙笏，步至坛前，跪而祝曰：

伏以星斗增辉，快睹蓬莱之现；风雷布令，遥瞻阊阖之开。恭请故明思宗烈皇帝九天法驾，及甲申殉难文臣：东阁大学士范景文、户部尚书倪元璐、刑部侍郎孟兆祥、协理京营兵部侍郎王家彦、左都御史李邦华、右副都御史施帮耀、大理寺卿凌义渠、太常寺少卿吴麟征、太仆寺丞申佳胤、詹事府庶子周凤翔、谕德马世奇、中允刘理顺、翰林院检讨江伟、兵科都给事中吴甘来、巡视京营御史王章、河南道御史陈良谟、提学御史陈纯德、兵部郎中成德、吏部员外郎许直、兵部主事金铉；武臣新乐侯刘文炳、襄城伯李国祯、驸马都尉巩永固、协理京营内监王承恩等。伏愿彩仗随车，素旗拥驾，君臣穆穆，指青鸟以来临；文武皇皇，乘白云而止。共听灵籁，同饮仙浆。

朝请既罢，细乐又奏，将酒三献，向上四拜，老赞礼与村民等随之而拜。瑶星祷告曰：“叩请列皇，下降碧霄，解脱煤山古树，来享椒酒松香。莫恨一群流寇，谁保千古皇基。伏望精灵永留山庙，使臣民没世不忘也。”祷毕而退，益所、田叔在左右位前献酒叩拜，老赞礼与村民等又随之而拜。益所、田叔祷告曰：“我等一片虔诚，谨祝甲申殉节文武群僚：或绝粒刎颈，幽恨难消；或坠井投绳，忠心不屈……还祈此日君臣同深醉饱，尚其飧之。”拜罢起身，奠酒焚帛，送神归天。众亦焚烧纸锭，奠酒举哀。老赞礼直至今日，方得痛哭尽情。村民等俱曰：“我等愿心已了，可以用齐去矣。”众人暂时散去，益所、田叔复向内请曰：“朝请已毕，请法师更衣登坛，做施食功德。”乃设焰口，结高坛，细乐继作，瑶星头戴华阳巾，身披鹤氅，手执拂子，徐行至坛前，拜起登坛，益所、田叔侍立于旁。瑶星拍案而诵曰：

窃维浩浩沙场，举目见空中之楼阁，茫茫苦海，回头登岸上之瀛州。念尔无数国殇，有名敌忾，或战畿辅，或占中州，或战湖南，或战陕右，死于水，死于火，死于刃，死于镞，死于跌扑踏践，死于病疫饥寒……咸望凄凄之髑髅，飞风烟之磷火，远投法座，遥赴宝山，吸一滴之甘泉；津含万劫，吞盈掬之玉粒，腹果千春。





诵时，撒米浇浆，焚化纸钱，虽曰幽明路隔，而战死沙场，难归故土者，一切饿魄饕魂，莫不来享甘露味矣。益所、田叔同声曰：“施食已毕，请法师普放神光，洞照三界，将君臣位业指示群迷。”瑶星曰：“甲申殉难君臣。久已超升天界矣。”益所、田叔并问曰：“还有今年北去君臣，未知如何结果？恳求指示。”瑶星回顾左右曰：“汝等两廊道众，齐心肃立，待我焚香默坐，闭目静观。”众皆无语，瑶星合睛良久，俨如入定，少时始醒，乃谓众人曰：“北去弘光皇帝，及刘良佐、刘泽清、田雄等，阳数未终，皆无显验。”益所田叔趋前禀曰：“还有史阁部、左宁南黄靖南三位死难之臣，未知如何报应？”瑶星点首，又闭目凝神者久之，既而开目曰：“善哉，善哉！我方梦见督师内阁大学士兵部尚书史道邻先生，自云奉上帝之命，册为太清宫紫虚真人；宁南侯左昆山，靖南侯黄虎山。封为飞天、游天二使者，一同走马赴任。幢幡对对，旗帜纷纷，细乐鼓吹，在前引道，甚是荣耀。足见皇天报应，不昧功劳也。”

益所、田叔各宣天尊之号，拱手曰：“果然善有善报，天理昭彰。”既而禀曰：“还有奸臣马士英、阮大铖，未知如何报应？”瑶星复闭目有顷，始后视而言曰：“苦哉苦哉！适见马士英散发披衣，被雷神击死在台州山中；阮大铖尚有冠带在身，正走至仙霞岭上，亦被山神夜叉推跌而死。二人都皮开脑裂，十分苦恼。足见孽镜明明，当头忽照；愀愀天网，插翅难逃也。”益所、田叔又诵天尊之号，拱手曰：“果然恶有恶报，天理昭彰。”续禀曰：“两廊道众，恐未听得明白，还求法师高声宣扬一周。”是时老赞礼与众村民等。执香伫立，恭听法音。瑶星乃举拂朗示曰：“众愚民听者，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盖善恶到头有报，只争来早来迟耳。”

老赞礼等叩头退去，适卞玉京引领李香君至。玉京与女道等在周皇后坛前悬挂宝幡后，方来讲堂中参见法师，随后丁继之亦偕侯朝宗到此。坛前稽首毕，朝宗持扇立于一旁，初未知香君之即在其侧也。但闻瑶星在坛上拍案警众曰：“汝等两廊善众，须将尘心抛尽，始求得向上机缘；若带一点俗情，免不得轮回千遍。”朝宗听讲之际，偶一回顾，见是香君，殊出意料之外，急即上前，手曳其衣。香君猛然惊视，乃日夜回肠之心上人！悲喜交集，低声曰：“汝是侯





郎，想煞依也！回忆当日者一旦分离，两相睽隔，音书难寄，梦寐徒劳；方疑恨海茫茫，空填精卫，诂意情天耿耿，阙补娲皇乎？”朝宗以手指扇曰：“汝看鲜血满扇，开放红桃，不几如登坛说法，乱坠天花耶！我将何以报汝？”

言时，二人把玩是扇。继之手曳朝宗，玉京手曳香君，并谓之曰：“法师在坛，且慢诉情。”二人置之不理，瑶星拍案怒叱曰：“何物儿女，敢来此处调情！”疾忙下坛，手裂其扇，掷之于地，乃曰：“此间清静道场，焉容得狡童游女，戏谑混杂！”余怒未已。益所细认之，惊讶曰：“此是河南侯朝宗，法师何竟忘之耶？”瑶星曰：“此女子又是何人？”田叔曰：“弟子认得，此乃旧院李香君，本是侯兄聘妾。”瑶星曰：“一向都在何处来乎？”继之答曰：“侯相公住在弟子采真观中。”玉京亦答曰：“李香君住在弟子葆真庵中。”丁、卞代答后，朝宗方向前作揖，以“张瑶星先生”称之，并谢前日超豁之恩。瑶星曰：“汝是侯世兄，且喜今已出狱矣。然我为汝出家，汝亦知之否？”朝宗摇首曰：“我实未知。”益所曰：“贫道蔡益所，亦是为汝出家。其中委曲，待我等从容相告。”田叔曰：“贫道是蓝田叔，特领香君来此寻汝，不想果然遇见。”朝宗闻三人言，始番均由一己而起，不胜感激曰：“丁、卞二师收留之德，蔡、蓝二师接引之情，我与香君世世图报不尽。”香君曰：“还有苏昆生，今亦随依至此。”朝宗曰：“柳敬亭亦陪我前来。”香君曰：“柳、苏二位，不避患难，始终相依，更为可感。”朝宗点首曰：“待我夫妻还乡，一一酬报。”瑶星正色曰：“汝等絮絮叨叨，是何言也？当此地覆天翻，还恋情根欲种，岂不可笑！”朝宗急辨曰：“此言谬矣！从来男女室家，人之大伦；离合悲欢，情有所钟。先生如何干涉？”瑶星怒曰：“咄咄！一对痴虫，汝看国在何处，家在何处，君在何处，父在何处？偏是区区花月情根，割彼不断乎？可叹汝仅知儿女之娇，不顾沧桑之变，艳语淫词，犹说前程锦片，牵衣握手，竟敢上告苍穹。焉知姻缘簿早已勾销，鸳鸯梦还宜猛醒。好花已谢，宝镜难圆，汝尚满面含羞，当场出丑，诂不被旁人窃笑耶？我劝汝及早回头，速投坦平大路，勿再误入歧途也。”朝宗警然而悟，乃长揖曰：“闻此发聋振聩之言，使我冷汗淋漓，如梦初醒。”瑶星曰：“汝可明白否？”朝宗曰：“弟子明白矣。”瑶星曰：“既然明白，汝即拜丁继之为师。”朝宗应命而拜，香君进言曰：“弟子亦明





白矣。”瑶星曰：“既然汝亦明白，即拜卞玉京为师。”香君遵命拜讫，瑶星回顾丁、卞，命与彼等更换道装。二人易服后，丁、卞请瑶星升座，行弟子引见法师礼。从此芟去情苗，何惜金枝玉叶；割除爱念，且听凤子龙孙。星移物换，似泛水沅境过情迁，如敲石火只胜浮生一半，得受师教于今时，纵观世界大千，愿证仙班于异日。

朝宗香君参拜于座前，俯首听训。瑶星指示曰：“男有男境，上应离方，快向南山之南，修真学道去者。”朝宗唯唯，继之引之而去。瑶星又曰：“女有女界，下合坎道，快向北山之北，修真学道去者。香君唯唯，玉京引之而去。瑶星乃身下法座，大笑三声曰：“汝看彼二人判袂分襟，并不将临去秋波回头一转，毅然竟行，实由我铲断情根，撕碎此桃花扇。则桃花扇之艳迹亡，桃花扇之哀情灭。非惟当日一对痴虫，再不许柔丝自缚，且使天下后世只闻桃花扇之名，亦不复为桃花扇所迷。谓为我之功，谁曰不宜。”

续四十章 余韵

自乙酉以迄于今，屈指已三载矣。苏昆生与香君在山住宿，从未归家，往来牛首、楼霞，采樵度日。柳敬亭与彼同志，自送朝宗修道后，即在此买一小舟，捕鱼为业。一渔一樵，时相邂逅，或歌或唱，尽可逍遥。是日昆生柴担早歇，专候敬亭到此，促膝闲话，而敬亭已从龙潭江畔，罢钓归来矣。值此秋雨新晴，波光似练，正欲寻昆生饮酒谈心，一路荡桨而来。遥见昆生歇担盹睡，想是醉卧糟邱耳，乃上岸唤之醒。昆生惊视之，忙曰：“大哥果然来矣。”敬亭曰：“贤弟殆已偏杯耶？”昆生摇首曰：“柴未卖去，安得有酒。”敬亭曰：“愚兄亦未卖鱼，彼此囊空，如之奈何？”昆生寻思半晌，乃拍手曰：“有一代酒之法在此：汝输水，我输柴，二人煮茗清谈，有何不可。”

正问答间，老赞礼携弦提壶而至，见是柳、苏二人，趋前唤之。敬亭、昆生拱手同问曰：“老相公焉得到此？”老赞礼曰：“老夫住在燕子矶边，今乃戊子年九月十七日，是福德星君降生之辰。我同山中众社友





到福德神祠祭赛已毕，路过此间。”昆生复问曰：“携此弦子酒壶何用？”老赞礼曰：“见笑见笑，老夫编成几句神弦歌，名曰《问苍天》，今日弹唱乐神，社散之时，分得一瓶福酒，适与二位相遇，即在此同饮三杯如何？”敬亭曰：“安敢取扰。”老赞礼笑曰：“此之谓有福同享。”三人乃席地坐饮，昆生曰：“可能将神弦歌使我等细细领略乎？”老赞礼颌首曰：“极可使得，老夫心事正欲向二位请教也。”乃弹弦而唱曰：

（问苍天）新历数，顺治朝，五年戊子；九月秋，十七日，嘉会良时。击神鼓，扬灵旗，乡邻赛社；老逸民，剃白发，也到业祠。椒作栋，桂为楣，唐修晋建；碧和金，丹间粉，画壁精奇。貌赫赫，气扬扬福德名位，山之珍，海之宝，总掌无遗。超祖祢，迈君师，千人上寿；焚郁兰，奠清醕，夺户争墀。草笠底，有一人，掀须长叹；贫者贫，富者富，造命奚为？我与尔，较生辰，同月同日；囊无钱，灶断火，不啻乞儿。六十岁，花甲周，桑榆暮矣；乱离人，太平犬，未有亨期。称玉笋，坐琼筵，尔餐我看；谁为灵，谁为蠢，贵贱失宜。臣稽首，叫九阍，开聋启聩；宣命司，检禄籍，何故差池。金阙远，紫宸高，苍天梦梦；迎神来，送神去，与马风驰。歌舞罢，鸡豚收，须臾社散；倚柘槐，对斜日，独自凝思。浊享富，清享名，或分两例；内才多，外财少，应不同规。热似火，福德君，庸人父母；冷如冰，文昌帝，秀士宗师。神有短，圣有亏，谁能足愿；地难填，天难补，造化如斯。释尽了，胸中愁，欣欣微笑；江自流，云自卷，我又何疑。

其歌作巫人腔，柳、苏拍手以和之。老赞礼唱毕，连称献丑，昆生赞曰：“妙绝，妙绝！较之《离骚》《九歌》，庸何多让。”敬亭曰：“失敬，失敬！老相公殆是财神转世耶？”老赞礼曰：“请干此酒。”昆生取而饮之，咂舌曰：“如此寡酒，实是难吃。”敬亭曰：“愚兄却备有下酒之物。昆生问是何物，敬亭曰：“汝试猜之。”昆生曰：“汝所有者，不过鱼鳖虾蟹而已。”敬亭摇头曰：“否，否。”昆生曰：“未识有何异味？”敬亭以手指口曰：“是我口中之舌。”老赞礼先问曰：“汝舌如何下酒让客？”敬亭笑曰：“汝亦知古人以《汉书》下酒乎？此舌能说《汉书》岂非下酒之物？昆生曰：“我与老歌斟酒，老哥即将《汉书》说来。”老赞礼连声称妙曰：“第恐菜多酒少耳。”敬亭曰：“既然《汉书》





太长，我有新编一首弹词，名曰《秣陵秋》，以此下酒何如？”老赞礼曰：“其即南京近事否？”敬亭曰：“然。”昆生笑曰：“此是我等耳闻目睹之事，汝若少有谬误，须当受罚。”敬亭曰：“一定无误，汝试听之。”乃手弹弦子，作盲女弹词调唱曰：

(秣陵秋) 陈隋烟月恨茫茫，并带胭脂土带香；骀荡柳绵沾客鬓，叮咛莺舌恼人肠。中兴朝市繁华续，遗孽儿孙气焰张；只劝楼台追后主，不愁弓矢下残唐。蛾眉越女才承选，燕子吴歆早擅场；力士签名搜笛步，龟年协律奉椒房。西昆词赋新温李，乌巷冠裳旧谢王；院院宫妆金翠镜，朝朝楚梦雨云床。五侯阉外空狼燧，二水洲边自雀舫；指马谁攻秦相诈，入林都畏阮生狂。春灯已错从头认，社党重钩无缝藏；借手杀仇长乐老，胁肩媚贵半闲堂。龙钟阁部啼梅岭，跋扈将军噪武昌；九曲河流晴唤渡，千寻江岸夜移防。琼花劫到雕栏损，玉树歌终画殿凉；沧海迷家龙寂寞，风流失伴凤徜徉。青衣衔璧何年返，碧血溅沙此地亡；南内汤地仍蔓草，东陵辇路又斜阳。全开锁钥淮扬洒，难整乾坤左史黄。建帝飘零烈帝惨，英宗困顿武宗荒；那知还有福王一，临去秋波泪数行。

弹词唱毕，昆生曰：“妙甚，妙甚！果然原原本本，一无谬误。”老赞礼亦击节称美曰：“虽是几句弹词，竟似吴梅村一首长歌。”昆生曰：“老哥学问大进，应敬一杯。”敬亭笑曰：“奈何使我饮寡酒乎？”昆生曰：“愚弟亦备有下酒物在此。”敬亭曰：“汝所有者，定是山肴野蕨无疑。”昆生曰：“非也，非也。”乃昨从南京卖柴带回来者。”敬亭曰：“何不取来共享？”昆生以手指口曰：“亦即我口中之舌也。”老赞礼曰：“如何又是此舌？”昆生曰：“实告二位：我三年未到南京，昨日忽然有兴，进城卖柴，路过孝陵，见此宝城享殿已成刍牧之场。”敬亭急问曰：“未知皇城如何？”昆生曰：“若说皇城，则墙倾宫倒，满地蒿莱矣。”老赞礼不觉下泪曰：“不料光景至此。”昆生复曰：“我又一迳走到秦淮，悄立多时，竟不见往来人影。”敬亭曰：“长桥旧院，是我等熟游之地，汝亦往观否？”昆生曰：“焉有不去之理，长桥已无片板，旧院仅存瓦砾。”敬亭捶胸长叹曰：“恸死我也！”昆生曰：“其时疾忙回首，一路伤心，编成一套北曲，名为《哀江南》，待我唱来。因拍板作弋阳腔，唱曰：“俺樵夫呵！”





(哀江南) (北新水令) 山松野草带花挑，猛抬头秣陵重到。残军留废垒，瘦马卧空壕，村郭萧条，城对著夕阳道。

(驻马听) 野火频烧，护墓长楸多半焦；山羊群跑，守陵阿监几时逃。鸽鸽蝠粪满堂抛，枯枝败叶当阶罩，谁祭扫，牧儿打碎龙牌帽。

(沈醉东风) 横白玉八根柱倒，堕红泥半堵墙高。碎琉璃瓦片多，烂翡翠窗棂少，舞丹墀燕雀常朝，直入宫门一路蒿，住几个乞儿饿殍。

(折桂令) 问秦淮旧日窗寮，破纸迎风，坏槛当潮，目断魂消。当年粉黛，何处笙箫。罢灯船端阳不闹，收酒旗重九无聊。白鸟飘飘，绿水滔滔，嫩黄花有些蝶飞，新红叶无个人瞧。

(沽美酒) 你记得。跨青溪半里桥，旧红板没一条。秋水长天人过少，冷清清的落照，剩一树柳弯腰。

(太平令) 行到那旧院门，何用轻敲。也不怕小犬牢牢。无非是枯井颓巢，不过些砖苔砌草。手种的花条柳梢，尽意儿采樵，这黑灰是谁家厨灶？

(离亭宴带歇拍煞) 俺曾见。金陵玉殿莺啼晓，秦淮水谢花开早，谁知道容易冰消。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这青苔碧瓦堆，俺曾睡风流觉，将五十年兴亡看饱。那乌衣巷不姓王，莫愁湖鬼夜哭，凤凰台栖枭鸟。残山梦最真，旧境丢难掉，不信这与图换稿，诌一套哀江南，放悲声唱到老。

是曲已终，老赞礼掩泣曰：“佳则绝佳，害我出多少眼泪耳。”敬亭曰：“此酒亦不忍入唇，不如对坐清谈为是。”

其时来一红帽皂隶，皂隶乃贱役，何必详其姓氏，而此则与众不同，盖以贵介而充贱役者也，书中故特详之。是人即魏国公嫡亲长子徐青君，生来富贵，享尽繁华；不料国破家亡，剩此孤身，无以糊口，只得在上元县中充当皂隶，勉强度日。今奉县官签票，访拿出林隐逸，故往乡间奔走耳。行经江岸之上，见有三老者席地闲坐，疑其非常人，因借乞火为由，访问隐逸之士，以便回覆上命也。乃即趋步上前，向老赞礼等乞借一火。敬亭让之坐，老赞礼曰：“看汝身上装束，似一位公差大哥。”青君曰：“然。”昆生问曰：“汝欲取火吃烟乎？小弟带有高烟，





聊以奉敬。”乃敲火吸烟与之。青君徐徐而吸，连赞高烟大妙，身忽晕醉倒地。昆生欲扶之起，青君摇手曰：“汝休扶我，让我暂歇片时，自可无害。”敬亭见其闭目而卧，置之不顾，因向老赞礼问曰：“记得三年前，老相公捧取史阁部衣冠，欲葬在梅花岭下，后来究属如何？”老赞礼曰：“后来我约同一班忠义之士，齐集梅花岭，招魂埋葬，可算是千秋盛事，惟当日未立碑碣耳。”昆生称善曰：“果然好事。但黄将军刎颈报主，抛尸路旁，竟至无人埋葬，真乃可惜！”老赞礼曰：“此事亦由我老汉为首，会同村中父老，检骨殓殓，建筑坟莹。非惟得免暴露，抑且甚为体面也。敬亭曰：“汝此二功德，实是不小。”昆生曰：“二位不知，彼时左宁南气死于战船中，亲朋尽散，非我老苏，仓猝间谁来殓殓乎？”老赞礼曰：“难得，难得，我闻其子左梦庚袭爵后，昨已扶柩回去矣。”敬亭以袖掩泪曰：“左宁南是我老柳知己，我曾托蓝田叔画一影像，又求钱牧斋题赞诗句，逢时遇节，展开祭拜，稍尽我一点报答之心。”

三人谈论未已，尽被青君所闻，疑是山村隐逸，即起身问曰：“三位是山林隐逸否？”三人皆起立拱手曰：“不敢，不敢，为何问及山村隐逸？青君曰：“三位尚不知耶？现今礼部上本，搜寻山林隐逸，抚按大老爷张挂告示，布政司行文，已经月馀，并不见一人报名。府县惶急，命我等各处访拿，三位一定无疑，速速随我覆命去。”老赞礼急辨曰：“老哥误矣，山林隐逸乃文人名士，岂肯出山。老夫本是假斯文，区区一老赞礼，如何去得。”敬亭、昆生亦并言曰：“我二人是说书唱曲中朋友，而今改作渔翁樵子，更是不堪矣。”青君曰：“汝等须知文人名士都是识时务之后杰，早从三年前出山矣。如今所访拿者，正是汝辈耳。老赞礼拂然曰：“从来征求隐逸，乃国家之盛典。公祖父母俱当以礼相聘，焉有访拿之理。定是汝一班衙役，奉行不善。”青君曰：“不干我事，有本县签票在此。”遂取出与三人观，并欲下手捕之。昆生曰：“不信果有其事。”敬亭曰：“如此则我等宜速行。”老赞礼曰：“然。”于是三人分路而走。青君追之不及，喃喃自语曰：“彼等一见我抽出绿头签，取开红圈票，竟唬得逃走无踪矣。”

此际忽闻吟诗之声，远远自风中来。其在山之颠耶？水之涯耶？此中殆有隐君子焉。青君信步往访之，而余音袅袅，不绝于耳……

渔樵同话旧繁华，短梦寥寥记不差；





桃花扇·白话故事

• 293 •

曾恨红笺衔燕子，偏怜素扇染桃花。
笙歌西第留何客？烟雨南朝换几家？
传得伤心临去语，年年寒食哭天涯。
真不啻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矣。

古典文学基本解读

